

北京圖書館 編

北京圖書館藏珍本  
年譜叢刊

70

DUXIU.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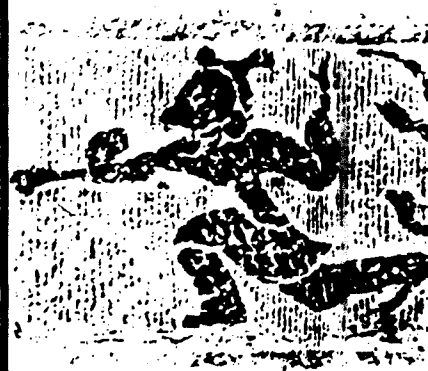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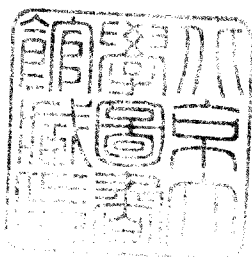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 北京圖書館 編

北京圖書館藏珍本  
年譜叢刊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第 70 册



# 第七十冊目錄

張楊園先生年譜	一
張楊園先生年譜	二四三
杜茶村先生年譜	三四三
冒巢民先生年譜	三五九
柴雪年譜	五一
先府君年譜	五四七

重訂張楊園先生年譜凡例

一是譜爲陳布衣所訂姚氏本姚本止一卷陳氏廣之爲四卷又附錄一卷今悉遵之

一譜中於年號甲子下載先生年數次低一字載先生事蹟次仍低一字載採用成書大槩遵依原本

一譜中採用成書如見聞錄願學記之類甚詳便於學者循覽但有泛記他人事屬在是年而於先生無涉者一概載入似失限斷今皆刪去其紀先生事而無甚關係者亦從刪至與人書簡

有補於世道人心者輒爲增入

一凡載先生年數及事跡均用大字其引用成書則字形稍縮以便閱者醒目

一雙行細註凡采用成書有原註者則標原註二字至陳氏發明之語加梓按二字餘凡標馥按垆按廣譽按字則皆訂正原本之誤也

一是譜向無刻本垆從乍浦錢椒海香家借得鈔本卷中有錢氏馥訂正語今並錄入錢字廣伯海昌人

一重訂體例定於垆前二卷是也後二卷暨附錄

廣譽續成之又以先生全集參校一過凡訂正  
原譜誤處並標註於本事之下



楊園先生年譜目錄

卷之一

辛亥歲起至甲申歲

卷之二

乙酉歲起至丁酉歲

卷之三

戊戌歲起至己酉歲

卷之四

庚戌歲起至甲寅歲終

卷之五





張楊園先生年譜卷一



門人姚夏輯

後學陳梓訂

辛亥明神宗萬曆三十九年十月朔丁卯辰時先生生於桐鄉清風里楊園

先生諱履祥字念芝又字考夫王父晦庵公處士

父諱明俊字九芝增廣生

原本云中浙闡副車廣

邑增廣生又云萬曆壬子以母疾不赴鄉試乙卯戊午再試浙闡不遇是未嘗中副車也今據訂正

母沈孺人

乙卯四十二年先生年五歲

九芝公授先生孝經。卽端坐朗誦音切皆辨。九芝  
公喜之。

巳丁四十五年先生年七歲

九芝公命名曰履祥。延姚江孫台衡先生課讀。

先世遺事云。憶自七歲就傅。大人命受書於孫先  
生。大人語先生曰。吾名是兒。雖云與長兒名近。亦  
欲其異。日學金仁山先生也。

巳未四十七年先生年九歲

丁九芝公憂。是年。公館沈氏。正月十九日赴館。諸  
生方贄見公。忽痰厥卒於齋中。年三十七。先生與

兄履正居喪。哀毀如成人。自後每遇考諱日。素服不食肉。不入館。不留客。不赴宴。終其身。

先世遺事云。萬曆己未。水溢。先君子已沒矣。家有貯米。鄰之家欲奪先人產。乃故高其價。直以誘前之售主。因使其求益價。而陽勸止。議益其價。先孺人曰。是弱我孤寡也。價益則米且盡。不益則產歸於彼矣。甯失米而已。產不可失也。乃盡發其米。如所議而去。是年。米價日貴。先孺人艱難支給。產得無恙。山陰劉先生祭田記云。是皆紡績之餘也。登斯田也。粒粒皆辛苦也。奉茲粢盛醴羞也。滴滴皆

啼烏血也。子孫念之。

庚申光宗泰昌元年先生年十歲

家故貧。喪後益窘。兄弟熒熒。王父鑪鎮開一小肆。資薪水。太夫人勤儉刻苦。朝夕督課。書聲機杼聲聞戶外。

先世遺事云。祥家先業素薄。比先君喪益貧。母延師誨祥兄弟。束修之費皆紡績所就。憶冬之夜時餘二更。忽忽念曰。明日先生何以供膳乎。計所紡木棉未及十五兩。遂復紡成一斤。雞旣鳴矣。其勞苦往往如此。

辛酉 熹宗天啓元年先生年十一

讀書錢店渡沈氏。卽太夫人外家也。受業陸昭仲。時雍先生。昭仲工詩文尚氣節。有唐詩鏡淮南子。楊子註疏行世。與四明戴吏部澳交。時吾郡司理某貪墨。昭仲偶舉弊政一二述之。戴卽撫拾彈章。事連昭仲。逮司寇獄。作圜扉吟。註離騷。竟沒囹圄。先生爲作傳。

壬戌 二年先生年十二

始學易。題周易之前頁曰。戒之戒之。甯得魚而忘筌。毋買櫝而還珠。

先世遺事云。祥一日濯手。先慈曰。盥盆中有水。祥求溫者。不許。曰。一濯猶畏寒。將何用乎。終不許。

乙丑 五年先生年十五

從諸叔明董威先生受業。

原本在癸亥歲下。見聞錄云。天啓乙丑。某

初事諸先生。又黃山先生素問發明序云。予十二歲識黃山先生於塾舍。時吾師陸子與先生善。是癸亥尚事陸先生也。乙丑始事諸先生也。補邑庠博士弟子員。

言行見聞錄云。天啓乙丑。祥初事諸先生。與錢元寒沅。錢字虎寅。錢一士本一同學。先生示馬援訓。兒子書。且戒曰。須知古人立身。醇謹爲本。不然。詎無畫虎不成之慮乎。

丙寅六年先生年十六

讀書陋巷村之蔣庵。

先世遺事云。先大父曰。凡作事無大小。一揆之理。義情庶幾無失。

戊辰莊烈帝崇禎元年先生年十八

作元旦詩云。升沈榮悴信由天。莫以私心攬自然。

人事盡時須委命。春風隨處咏新年。

見張碩果鼎九十六雜記

云有吾與點也氣象

娶孺人諸氏。雲芝先生女。叔明先生

兄女也。時士大夫服飾怪侈。巾或矮至數寸。袖

或廣至覆地。或不及尺。先生獨守其舊。謔者呼先



生為長方巾。或謂先生何必以衣冠自異。先生笑曰。人自異耳。

巳二年先生年十九

在家讀書。

庚午三年先生年二十

遭王考喪。原本在戊辰歲下(廣輿按)先世遺事云。年二十。先大父棄世。當系是歲。

辛未四年先生年二十一

讀書顏士鳳家。從傅明叔光日受業。丁太夫人

憂。六月十八日也。居喪一遵朱文公家禮。族人勸與兄析爨者。號泣謝之。

言行見聞錄云。傅先生深於易。每講易必先畫象。嘗曰。易者象也。未有不知象而能知辭者。士鳳事先生久。故雅善言易。先生嘗曰。心愈用愈細。愈細愈明。又云。崇禎辛未。顏士鳳及其族弟某延傅先生於家。予就其塾受業焉。同邑王友亦負笈至。既兩月。偶先生以事歸。竟不復出。謂士鳳曰。汝族弟雖幼。不可教。王生從游久。今雖在此。無益。汝與張子二人相友可矣。自是士鳳與予交最厚。先生命之也。備忘云。予二十後得交士鳳。方知流俗之卑污。不失足於周鍾張溥之門者。皆其力也。其

言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君往見彼。則予絕君交矣。

申壬 五年先生年二十二

所居被火災。是年有送顏士鳳之金華序。末云。紹興劉念臺倡教和靖書院。斯道未墜。或在於茲。予欲問業。貧不澤游。志而未逮。士鳳歸來。蓋迂道。戴山之陰。先予請見焉。以益廣其所得也。斯時先生未作願學記。然慕山陰之志切矣。

酉癸 六年先生年二十三

館顏氏。

甲戌 七年先生年二十四

館顏氏。時東南文社方興。各立門戶。士鳳與先生嚴約。毋濫赴。但與同學數子。邱衡輩。文行相砥而已。

乙亥 八年先生年二十五

館甌山錢氏。錢本一父飛雪。素敬愛先生。嘗歎曰。方今賢者如考夫。未見其匹。因延至家。訓幼子本甯。本懋。甥姚夏九歲而孤。雖未執贄。先生每慰卹教之。

姚璉王子錄云。問邵子冬不爐。夏不扇。睡不就枕。

者三十餘年。信乎先生曰。何獨邵子。如某亦不就枕者十餘年。壯歲館餼山錢氏。徒亦衆。每夜必更三四番輪侍。而某則未嘗寢也。將曉或倦。則隱几片時。或作文一首。率以爲常。備忘一條云。予年二十餘。小學尚未見。崇禎八年。願此書於學宮。坊閒刊行。始得讀之。復幸天啓其衷。求近思錄讀之。然後稍知爲學之門。與張白方書云。弟自二十以後。因讀龍溪集。憬然有動於心。始知舉業之外。有所謂聖賢之學。進而求之。陽明致良知之說。已而得白沙敬軒之書。則亦讀之不厭。斯時志高氣

盛以爲聖賢指日可至。然反之於心。廓然蕩然。無所依據。旣數年。乃得近思錄讀之。因有事濂洛關。閩諸書。意中竊喜。以爲若涉大水之有津涯。與厯溪山之有塗梁也。然反已自顧。則徒傷流俗之日深。與氣質之益錮。昔日聖賢可爲之志。則又忽然不知其何所去也。

丙子 九年先生年二十六

館甌山。

丁丑 十年先生年二十七

館甌山。

先世遺事序云。履祥遭家不造。有生八年。先子棄世。易簀之時。祥猶從羣兒戲。既聞先子歸。忻然反室。自謂從大人所揖。誦書屬對。希果餌筆墨之授也。及園。老婢泣。私問故。對曰。相公亡矣。駭之寢。見家人羣聚而號。然後疑先子亡也。自此哭泣。先大父撫祥曰。天乎哀哉。如此之幼而喪父也。然後迺信先子之亡。自此哭仆地。嗚呼。人至父死而猶不知也。他尚何知哉。是後撫育教誨。出則先大父。入則先慈。自飲食立行以及守身修業與人交友之事。罔有不教。教罔有不淚。是以成童以往。至於弱

冠。貧而失學有焉。大過則不敢出也。年二十先大  
父棄世。閱一年。先慈又棄世。痛哉。天乎。禍變大作。  
助爲虐者紛紛矣。維兄與祥。雖貧窮困厄。未嘗一  
日忘先教也。然求能繼先人之志。則亦何有。今終  
喪者又三載於茲。年歲日逝。過失日有。恐一旦遂  
至不肖。以大隕先德。則罪孰大於此。用是憶先大  
父先慈之言語行事。或得之親授。或得之傳聞。書  
之於簡。兢兢遵守。庶遺教日聞。猶之侍先人以無  
忘寡過云耳。丁丑秋九月男履祥謹述

戊寅  
十一年先生年二十八



館甌山。一日。因夢見顏子。謂門人曰。吾年殆止三十二耶。念父母未入土。遂鬻產之半營葬地焉。是年有鄉約記。

已卯 十二年先生年二十九

館甌山。始作願學記。其序云。自張夫子爲劄記之語。前正率多作之。履祥魯過於人。閔凶自幼。長幸有悔。竊事先傳。雖知固習疎。罔與至教。然一言幾道。皆先聖賢良師友之錫也。其敢忘諸。因以所聞爲願學記。與二三子共勉而已。若乃剽竊塗言。沾沾訓俗。則豈敢出此。時崇禎己卯秋九月旣望。

又自序略云。卯之歲。秋既暮矣。撫時發省。悼昔者於志有未篤。而學多所遺也。乃辭交游。遠室家。旅於菰蘿之間。環水爲郭。時俗不入。於是旦作夜思。或燕論之次。誦息之餘。意有所開。輒書以記。竊矢弗諉。先生兄正叟入邑庠。先生泣曰。兄不負先慈教。但恨先慈不及見耳。時閩邑公舉太夫人節孝。達部旌表。邑令盧公國柱給額曰。鄒國遺風。蓋太夫人嘗訓先生兄弟曰。孔子孟子亦是兩家無父之子。只因向上。便做到聖賢地位。故盧額四字紀其實也。是年與門人講呂氏鄉約。

相國年譜  
庚辰 十三年先生年三十

館菱湖丁友聲家。友聲饒於貲。時歲饑。供膳過豐。先生對案不食。命減饌。因勸友聲賑卹鄉里。訓門人曰。大荒之後。必有大亂。宜讀經濟書。宴安膏粱。大不可也。作喪祭雜記。是年。有狷士記。

辛巳 十四年先生年三十一

館菱湖。歲復大禳。族子有自鬻者。先生百計措金贖之。而勉其力耕。

願學記云。哀哉哀哉。履祥不得事母者。忽十有一年矣。每思先慈之訓。無非聖賢至教。祥未之能一

也。曰毋畏惡人而欺無能者。不侮鰥寡。不畏強禦也。曰德於己者不可忘。無德不報也。曰毋憶人之短。不念舊惡也。曰非勞不可貨取。見得思義也。曰有餘施及窮人。周急不繼富也。曰修身宜日上。日無止。君子上達也。曰甯下人。毋驕人。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曰毋辱及汝父。守身爲大也。曰須親美德。近正人。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也。曰宗族親戚朋友毋遠。親親也。故舊不遺也。曰毋求人。毋倚勢。正己而不求於人也。毋倚勢作威也。曰表與裏惟一。圭璋特達信也。曰愈己者學之。見

賢思齊也。曰好學敦善。不愧於祖宗。無念爾祖。聿修厥德也。曰爲善天知之。爲不善天知之。蕩蕩上帝臨下有赫也。曰敬老者與長。尚齒也。出則弟也。曰毋爲人所賤。君子惡居下流也。曰凡事宜有終始。利永貞也。曰雖人語不變。言必信也。曰毋易田業。有恆產也。曰耕桑蠶績。惟勤務本也。曰毋佚遊失業。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也。曰毋忘汝父意。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也。曰敬父詩書。手澤存焉也。曰毋負先生教誨之德。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也。曰毋忘善言。告之話言。順德之行也。曰宜盡汝之

心。忠也。曰毋喪汝之德。厚也。曰於上者敬之。禮也。曰於下者寬之。惠也。曰省事。簡也。曰正汝容貌。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也。曰愛汝身。不登高。不臨深也。曰不得罪於鄉黨。言忠信。行篤敬也。曰毋妄作。知命也。曰憎於人者。毋怨人。反求諸其身也。曰不爭。克讓也。曰昌汝室。及於後人。教誨爾子。式穀似之也。曰兄弟之愛。毋或異於今。和樂且孺也。曰亦不爲人惡。鄉人之善者。好之也。曰時念母言。慎行其身。不敢不敬也。曰毋以剛而忿。高明柔克也。曰毋以速而躁。動靜不失其

時也。曰毋長飲以亂

原註履祥七歲飲酒至醉母撻而戒之

飲酒孔

嘉。維其令儀也。曰毋恥衣不鮮。

原註履祥十五歲夏月求紗衣母不

與

令聞廣譽施於身也。曰毋恥食不厚。

原註履祥幼嘗讀書

歸值宴客母與蔬食不悅因戒之

養其小體為小人也。曰毋薄於

祭祀。事死如事生也。曰豈不知母苦。哀哀父母生

我劬勞也。曰趨毋疾。足容重也。

原註履祥每疾行而躓

哀哉

哀哉。曾子曰。往而不可反者年也。去而不可復者

親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原註時六月十

有八日。先慈忌日也。痛祥年已及壯。不能脩身。有

違母教。復以羈旅。不得歸執祀事。因以所記憶掩

履祥不能力行母教。而庶得以自補也。

壬午十五年先生年三十二

館茗溪吳子琦家。始出願學記示人。先生葬親既卜兆。而村民阻葬。弗克遂。因厝柩於莊。命佃戶居守。盜至。失火焚其莊。災及兩柩。先生痛不欲生。副之以椁。日夜臥椁次。號哭不食。李石友偕親朋力勸之歸。乃強啜粥。鳴之官。自是冬臥草苫。夏臥竹廩。歲餘。賊不可得。有劫過客盜自供。劫先生莊。郡司馬聶公牒先生至。一見重之。讞理得情。賊九人。定案論死。門人邀先生執友顏士鳳輩請御酒肉。釋茗廩。先生未從。甲申。渡江拜念臺先生。從



者猶擔竹廩。念臺先生勞之。始釋焉。和衣仍用粗麻終其身。歿遂以殮。是年有赴壬午試詩。與唐灝儒書。與唐鄰哉書。與友人書。告同志啓。

見聞錄云。崇禎壬午。予同諸友見福建黃石齋先生於武林靈隱寺。先生曰。學者之患。莫甚於好名。我三十以前所讀書。俱不著實。以其好名也。今日正是爲名所誤。君子之道。淡而不厭。淡者。道之味也。古人富貴貧賤。夷狄患難。處之惟一。只是淡。淡則處富貴貧賤。夷狄患難。如無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也。滋味都一樣。自題制義序後跋云。壬午作

也。辭多矜誇。今日對之。自覺可恥。然意氣豪發。今日此種意思。殆不可復。使當時盡去時藝。畢力學問。十餘年以來。應有可觀。存此示戒。又社業序跋云。夸辭可恥。然予昔之所以不受。變於社者。猶賴有此。而人稍遠之。

未癸十六年先生年三十三

復館餼山。姚夏始執贄。具束脩之禮。先生堅不受。曰。我喪父如子之年。我從諸先生讀書。此堂亦如子今日。向辱子外王母憐我幼孤。每手爲櫛髮。授飲食。命童婢勤澣滌。侍寢興。視通家孫如己孫。此

德未能報。今子方依外氏。我於子。報子外王母也。夏以告錢母。均為感泣。始令門人讀近思錄。閱

顏氏家訓白鹿洞學規。八月。顏士鳳訃至。先生

悲慟。經紀其喪。手錄其詩文。至乙酉。顏氏家難作。

乃以一冊授姚夏。曰。士鳳著述。僕向以一冊藏之

屋梁。一冊隨身。亂世存亡不可知。今以一冊授足

下。遼海鶴音。唯此而已。子與孝嘉善。他日歸之可

也。孝嘉。士鳳長子。名鼎受。冬。葬九芝公。是年

有經正錄。

（祥按）先生癸巳與吳仲木書云。弟於崇禎末年。集朱子童蒙須知白鹿洞學規

司馬溫公居家雜儀藍田呂氏鄉約四書為一卷。付敝友刻之。會亂不果。今思此書不可不刻。欲備

刻資寄兄料理。不審可否。此卽經正錄也。癸未有  
序。王辰又序。癸巳欲付諸棗。先生之倦倦於反經  
者切矣。其  
旨微哉。其  
言行見聞錄序。送錢崑賓之長超序。同

學喪師疏。治平三書序。與徐文匠書。與沈子相書。  
與沈星浮書。答唐鄰哉書。與吳又韓書。與孔文在  
書。復王斐忱書。與朱近修書。與屠闇伯書。與趙公  
簡書。擬招五首。

甲申  
十七年爲

大清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先生年三十四

館餼山。春。借錢寅至蕺山謁劉念臺先生。有春冬  
兩問目。以念臺人譜證人社約等書歸示門人。嗣

復於念臺遺書中采其醇正者。輯爲劉子粹言。  
是年作顏士鳳詩序。上劉念臺先生書。與朱靜因  
書。與俞廣之書。與王紫眉書。與徐文匠書。與王章  
吉書。與吳又韓書。

見聞錄云。甲申春。見劉先生於越。問曰。亦嘗靜坐  
乎。對曰。無事時便靜坐。曰。有益否。曰。自謂頗得力。  
先生微笑曰。若說不得力。便是欺也。又問古人主  
一之指。曾理會否。對曰。誠則一。先生曰。何以得誠。  
曰。以敬。先生曰。從誠敬做工夫。便不謬。劉先生  
曰。學者最患是計功謀利之心。功利二字最害道。

祥因言平日甚苦學問不能日長月益。先生曰。今將奈何。對曰。日日打算。月月打算。必求視前有進。不然則恥。庶幾不至退落。先生曰。此亦計功謀利之心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忘勿助長也。工夫恁地做去。如何打算得。祥聞之悚然。予平生與人每持二語曰。我不負人。人甯負我。錢字虎曰。不可若此處已以厚。而薄待天下之人也。我不負人。亦不欲天下人負我。予所志者如此。予曰。是則善矣。但過於自然。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我亦欲無加諸人。雖聖人言之。不過如此。然子貢實未

到此。故子曰非爾所及也。予所謂人甯負我。非敢菲薄天下人也。亦因人情不遠。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我苟不負人。人焉有負我之理。字虎曰。終不能無弊。一日因侍坐。各以所言質諸先生。先生喜曰。如此質論甚好。張子之言近於責已。然不逆詐不億不信。而不能先覺。終於本體有受其蔽處。成已仁也。成物知也。不至人我兩無所負。未善也。錢子之言近於厚。然不欲天下人負我。而不求其何以不負。終成虛見。亦未有以得其不負之實也。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上面工夫。煞是喫

緊。然。是。滿。足。非。可。以。議。論。承。當。也。因。各。謝。教。而。退。  
書。顏。士。鳳。傳。後。云。予。既。作。顏。士。鳳。傳。反。已。自。思。  
士。鳳。生。平。不。善。不。入。吾。之。入。多。矣。士。鳳。一。介。不。取。  
吾。之。取。多。矣。士。鳳。言。必。信。行。必。果。吾。之。言。不。能。顧。  
行。多。矣。士。鳳。能。知。人。吾。失。人。多。矣。士。鳳。與。人。有。過。  
能。盡。言。吾。不。盡。言。多。矣。士。鳳。憂。人。之。憂。樂。人。之。樂。  
吾。之。自。私。多。矣。士。鳳。朋。友。信。之。鄉。人。親。之。不。善。者。  
惡。之。吾。不。見。信。於。友。不。見。理。於。鄉。同。流。合。汙。多。矣。  
德。之。不。修。過。之。不。改。負。此。良。友。何。以。自。立。因。附。書。  
此。庶。其。有。戒。云。時。甲。申。十。月。十。九。日。願。學。記。云。



吾自見劉先生以後，自信益篤。自失士鳳以後，自脩益急。自別開美以後，自警益切。

張楊園先生年譜卷二

門人姚夏輯

後學陳粹訂

乙酉二年先生年三十五

五月。

大兵南下。時金陵兵逃竄者率爲劫掠。邑里騷然。先生攜家避亂吳興水鄉。獄中盜九人向劫先生莊者。乘府縣無官。排犴門出。縱橫鄉曲。去楊園數里。人爲先生危之。未幾盜復爲盜所讒。自相賊殺。歲餘皆死。先生自是得安寢。是年有送錢一士之

西安序。保聚事宜議。五噫詩。

丙戌三年先生年三十六

館爐鎮族兄彬家。命門人曰。吾輩生於東南。地不  
嫻弓馬。天不受膂力。當務經濟之學。於唐學陸宣  
公。於宋學李忠定公。因令讀二公遺書。而於忠定  
集加評點焉。又曰。人有不可知者三。生死一也。疾  
病一也。聚散一也。今幸不死無疾。得與諸子聚處。  
願無虛此歲月也。因和程巽隱先生惜日短詩。執  
友及門俱和。先生序之。有丙戌吟二首。其一云  
欲求端本窮源事。盡在鷄鳴而起時。一念離真卽

爲妄。此中得失寸心知。其二云。雍熙景象非難致。端在永淵不已時。試念空山最深處。一陽方動物先知。是年有讀易筆記。書龍谿題壁後。與姚大也書。與唐鄰哉書。

丁亥四年先生年三十七

館顏楚先家。顏氏之族多匪僻。士鳳遇之得其道。僅以無事。士鳳歿。父楚先公嫉惡過嚴。族人憾之。故有乙酉之難。至是延先生課諸孫。并欲倚以護持。先生力爲排解。羣小欲甘心焉。先生不顧也。

七月。錢寅卒。遺孤曦昶俱幼。先生親視舍斂。經紀

其喪哭曰連喪好友。吾道之窮。是年交凌渝安先生。乃寓書姚夏曰。字虎既歿。復得宁膺。不幸中之幸也。宁膺。渝安舊字。輯農書成。先生歲耕田十

餘畝。地數畝。種穫兩時。必自館中歸。躬親督課。提筐佐饁。不以爲勞。其修桑。老農弗逮也。非祭祀不設肉。客至。村醪野菽。情意殷肫。雖門人後輩。相對如嚴賓。而議論津津。聽者忘倦。是年有祭錢字虎文。示顏氏兄弟帖。牧獵圖記。答友人書與姚大也書。

見聞錄云。孫子度爽。素以文字見稱。薦紳間弟子

從游頗衆。丁亥。予訪於家。問所以不授徒之故。曰。已絕意進取。而教人舉業。是嫠婦爲人作嫁衣裳也。吾恥之。後見嚴穎生文挺。沈石長孺。朱韞斯天。麒。俱以課讀爲事。曰。蒙可訓。成童以往。卽不可訓。以志俱在進取也。將以舉業可爲乎。則身旣不爲矣。如以爲不可。猶教人爲之。是欺已欺人也。欺人不忠。欺已無恥。朱簡臣尤持此斷斷。度其人他日將爲舉業者。亦拒之。雖臨以父命。終不受。曰。爲非義以養其親。是陷親不義也。甯貧困以死。此或太過。然志則可尚已。予感之。亦謝舉業之徒。康齋先

生詩云。誓雖寒餓死。不敢易初心。嘗三復以自勵。

子戊五年先生年三十八

館顏氏。課授之餘。又助楚先生料理家政及禦侮之事。心力俱瘁。時里中盜作。避居邑城。幼所從孫先生。年老矣。道梗不得渡江。卒於先生家。先生爲之殯厝。招其子至。貧不克扶櫬。又竭力助之。聞者感歎。是年有采山遺稿序。與友人書。與姚大也書。

願學記云。易卦凡有坎。多繫涉川酒食之文。可知飲酒之與涉川。其險均也。予每因飲得過。今重戒。

之。戊子正月朔記。與顏孝嘉書云。凡人不可以不知勞。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蓋天之於人。猶父母於子。父母於子。欲其他日克家。必須使其苦貫。若是愛以姑息。美衣甘食。所求而無不得。所欲而無不遂。養成膏粱紈袴氣習。稼穡艱難有所不知。一與之大任。必有不克負荷者矣。所以勞苦種種。正以爲動忍地也。動心忍性。所以爲大任地也。吾人生此亂世。兼以孤苦。憂患之心。如何不切。直



須從百苦中打鍊出一副智力。然後此身不爲無用。外可以濟天下。內可以承先人。詩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念此何能不中夜徬徨也。又云。古人云。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言行己之不可不慎也。年少未嘗涉事。雖有差失。長者爲之任過。至於昏冠以往。則有成人之道。當此一舉一動。名教之地。分毫得罪不得。若不將修己工夫著實用力。安常處順。幸而保全過了一生。一遇事變。便破敗出來。到得破敗時節。便高才博學。一無所濟。顯名盛勢。亦一無所濟。誠有所謂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者。

可哀也已。若此皆緣平時不能好修。故至於一敗而不可救也。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可者。不得已而可之之意。非謂小者竟可不顧也。百行草草。大節未有能立者。故曰不可不敬也。

又云。少年血氣未定。無事不可以引其心。博奕飲酒之類。智者固有不可。至若作詩寫字。耳目玩好。以及閑雜諸書。此於學者日用最近。往往不免。然亦足以喪志。不可不遠。先儒論舉業曰。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夫舉業。朝廷以之取士。士子以之修身。尚猶苦其奪志。他可知已。楊子雲曰。孝子愛日。陶

士行曰。大禹尚惜寸陰。吾人當惜分陰。龜山先生曰。此日不再得。由此思之。此等不獨有所不可。亦有所不暇矣。與友人書云。前者閒與友人論及出處。弟云。吾人處世。非止則行。止則息。交絕遊。匿聲逃影。不復與人事接。出則辭墳墓。棄妻子。更不反顧旋踵。杖策馳驅。以戮力於中原。此非命世之才。不能爲。故弟擇其前者而處之。然猶不能。故復與波上下。偷以全生。若乃似出不出。似處不處。言語不慎。幾事不審。而又無重勢。以自託。藩籬以自固。斯亦古之人所謂獨坐空山。放虎自衛者也。仲

山甫中興良佐。詩人美之。猶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有深意。兄翁以爲何如。

己丑 六年先生年三十九

館顏氏。時年不順成。與門人言吾郡水利不講。時被旱潦。其要在濬吳淞江。屢作書致縉紳先生交好者。囑其條陳當事。後嘉善柯聳建議濬之。本先生說也。

備忘云。己丑庚寅之間。友人有謂予忠信者。顏雪癯。惡我者也。應之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忠信安得而稱之。季心。愛我者也。規予曰。欲誠其意。先致

其知當努力於格物工夫。予思之。深中予病。并佩服之。蓋前時實從姚江入門。後來雖知程朱之書爲正。畢竟司馬溫公劉元城之集。著力處重。自此則一意讀程朱矣。

庚寅

七年先生年四十

館顏氏。錢寅族人。有爲里胥者。以浮役嫁累於遺孤。先生爲之申訴。始得清理。因作再哭錢字虎文。大哭而焚之。柩次十月。門人欲爲先生稱觴。先生與姚夏書曰。以爲杜舉乎。則責之太薄。以爲介眉乎。則未聞壯者而居老者之位也。辭意激切。門人

懼而止。娶側室朱氏。是年有與顏子重書與屠下枝書。

與唐灝儒書云。古人著書。多因斯道不明。不得已而有言。以補天地之憾。若道理已無餘剩。而吾之所學。未足以信諸今。而傳諸後。則兢兢乎不欲發爲文辭。書所謂非惟不敢。亦不暇也。居常竊與同志諸兄太息傷悼。百有餘歲。學術不明。邪說肆出。雖有勤學好古之士。一經漸濡。終其身而不能自出。自誤誤人。釀成生心害政之禍。以至於獸食人。人相食而未之有已也。幸而禍亂之中。良心天啟。

耳目所及。往往有人嚮往正學者。正宜洗心滌慮。體究濂雒關閩之遺書。以求得乎孔孟之正傳。見諸躬行而無所愧怍焉。以一救其猖狂無忌。似是而非之積習。未宜擇之不精。見之不卓。而汲汲焉發爲文辭。以與俗流陋見之子相與夸多而角技也。且人亦顧所學之何如耳。使所學果足以信諸今而傳諸後也。卽不著述。亦不容於不傳。如其不足信。諸今而傳諸後也。卽多著述。誠何益於多少之數。幸而傳之不遠。則不過如匹夫匹婦牆陰之私語。人罔聞知而已。不幸而傳。則小者見嗤於君

子。大則適以成其罪案而已矣。抑思程夫子何如人哉。猶不敢輕於著書。而况吾人之於聖賢之道。未能一窺見其戶牖。而輒有所著。多見其不知量矣。

辛卯八年先生年四十一

僦居爐鎮錢氏。以課兒子嗣九。因授徒焉。作初學

備忘

〔廣譽案〕  
見序文

壬辰九年先生年四十二

居爐鎮。時歲儉米貴。先生不得已以十數石質典。時適有冒取典中金者。先生冠服儉陋。不類時下



本朝全言  
紳士。典商詰先生冒取。欲拉之。鳴官。先生默不語。嗣有識先生者。典商白其主。因出謝。願不取子金。自罰。先生笑止之。明日。商肅衣冠具儀幣登堂納拜。先生不受幣。接以賓禮。商告人曰。吾未見大度如此公者。犯而不校。吾反無以自解矣。冬。渡江。弔山陰先生肖像以歸。是年。有與劉伯繩書。與沈尹同書。贈劉子本序。弔王元趾文。弔沈堦伯文。禱雨疏。

經正錄序云。天之恆道。民實秉之。存亡顯晦而治亂以分。由古準今。百世無改也。故綱常者經世之

本。父子君臣之道得而國治。猶恆星不愆。而五氣  
順布。四時序行也。邪慝生於心。則禍亂中於世。洪  
水猛獸之害。胥是焉起。殆非朝夕之故矣。極陰生  
陽。無往不復。有開必先。非學術不爲功。竊取反經  
之義。爰輯舊聞。舉其要約。手訂是編。以資下學之  
助。或正其本云爾。與吳仲木書云。伯繩兄所撰  
年譜。初聞疑其太繁。讀之俱不可少。文集之外。竟  
可自爲一書。單行於天下。後世蓋先生學問之源  
流。立身之本末。固備於此。而亦足以見伯繩之學  
之大都也。其旁見側出。異時可以采入國史者。並

多也。冬春之間。其稿本原約寄來。尚得同兄及乾兄參酌之。人心胥溺。正坐學術不明。先知先覺之任。在聞道之士。固不可以卸擔。但弟猶竊有懼者。爲已爲人之辨。第一宜分明。目前粗淺。先決聲氣藩籬。而後可以共學。若其發念未免出於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縱使極爲完行。祇以一鄉原人了其平生。於身心全無交涉也。吾兄才高學富。天資近道。竊意尚宜從戰兢惕厲中用一番工夫。大易損先於益。革先於鼎。而以因爲德之辨。其與中庸丁甯末簡。蓋合轍也。世間毀譽是非。一概無足計。

較。惟有自省自考。不知老之將至而已。原本繫已丑歲。馥案

當在是年冬。

又云。自今人士。惟有洗滌肺腸。舉前習

氣。自有生以來。所膠固而難却者。刮磨殆盡。從心

性中流出道理。以為立身應事之本。方成豪傑作

用。若但依附名義。頭出頭沒。作一善斯可矣之人。

究其所歸。有不如碌碌無聞之流俗而已也。

癸巳 十年先生年四十三

居爐鎮。

原本作館。澱湖。吳仲木家。廣譽按。是年答

哀仲來歲之訂。是癸巳甲午。俱里居教授。未嘗赴澱湖也。

遣嫁長女於尤介

錫。舉葬親社約。社始於德清唐灝儒先生推廣

之分八宗。宗八人。立宗首宗副。凡社有葬親者。宗首副傳之。各宗首副。彙八宗弔儀人三星致葬家。八宗宗人之子俱會聚。卽登於社約曰。某年月日某人某親已葬。使未葬者惕然。以七年爲期。過期不葬者不弔。所以示罰也。後又增一條。八年葬者亦酬其半。以存厚也。自是七年之內。葬親者凡數十家。先生親已葬。葬叔祖之無後者。冬大病幾殆。黃山人程長年療之。復起。山人巖居高隱。先生爲作傳。又有黃山先生素問發明序。是年有周民東亡說。與吳哀仲書。與姚大也書。

與吳仲木書云。辱論操存之說。先師靜坐說更無遺義矣。大易動靜不失其時。周子則曰動而無動。靜而無靜。於此用一番把捉工夫。正恐愈把捉頭緒愈紛。勢不能以須臾也。程子所謂滅於東而生於西也。否則朱子所謂昏昏地睡去也。是以程門相傳。惟有主敬一法。而後人看主敬。又大費力。是以先儒復解之曰。但得心存。斯是敬。勿於存外更加功。蓋心之爲體。原是整齊嚴肅。原是光明洞達。由於欲動情勝。此種體段。遂至放失耳。通書云。無欲故靜。此爲探本窮源之論。主敬則自無欲。無欲

則不期靜而靜。靜固靜也。動亦靜也。薛敬軒先生常呼主人翁在室否。卽此意也。若胸中持一敬字。卽已爲敬字束縛。正如先儒所論溫公之失。不得已尋個中字來放著也。冰解凍釋。工夫做去自有此種意思。非可期必。非可強求。必有事焉而已。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亦自然之理。工夫不著緊則不進。太著緊則有進銳退速之患。不優游則不安。過優游則有因循荒怠之弊。此中消息。正如日月寒暑。無驟進。亦無暫停。在善學者得失淺深自知之耳。初學備忘大學誠意章一條。

自註云。吳哀仲曰。此條不脫姚江習氣。癸巳之秋。韞斯述以見告。韞斯可謂愛我。哀仲時方二十三。所見已如此。惜乎短命。不得竟其志也。予追念若非癸巳一病幾死。亦不能稍有進步。此所以識予之本末也。

甲午 十一年先生年四十四

居爐鎮。

原本作館。澈湖吳哀仲家。〔廣譽按〕辨見癸巳年下。又丙申與吳哀仲書云。以仁兄數

年來懇懇之誠。祇得今歲之赴命。則是年不館。哀仲家益明矣。

夏。兄子夭歿。哭

之慟。

姚本作十月。〔廣譽按〕敘銜。鄧鳴當在夏月。

十月。會葬祝開美。

是年。有許魯齋論二篇。周母吳太君六十壽序。赤



米記跋西臺慟哭記。記鄉先達語。會祝孝廉葬阻

雪二首

原本云訓子語成。珣按是書成於乙巳。觀序文可見。今訂正。

與吳仲木書云。乾初兄以大學知止二字爲疑。則緝蠻穆穆二節。明有疏義。禪乎非禪。不待辨而決也。蓋緣萬歷以來學術日晦。說書者多以釋老解儒書。宜有以啟乾初之惑。然此解大學者之罪。非大學之正解也。竊謂禪學。於他書猶易竄入。至於大學斷斷不可。非徒不可。實不能也。其門庭堂奧。光明嚴正。確實周詳。無隙可乘。天下後世儒者之道。賴以不至晦蝕者。幸有此書之傳。不圖今日反

以是加獄也。又云。先人積德累行。不幸早世。其用心之際。弟幼無所聞知。稍長。聞之先人之及門者。以及伯叔。皆云。燕居之處。卽書二語云。行已率由古道。存心常畏天知。至於書籍之間。往往書之以自儆勵。其不閑幽明可知也。豈宜至於無後而家兄惟一子。初婚而夭。弟今年又生一女。齒髮如此。後嗣茫如。韓子所謂視茫茫而髮蒼蒼。言念及此。能不爲之戚戚哉。與吳哀仲書云。吾人自幼至今。氣習之移易已多。而又無大賢以爲之訓迪。此身受病之處。自宜日深。然有於中。未有不形於

外者。譬如戾氣流行於天地之間。輒有水旱凶災之應。飢飽寒暑勞憊與夫七情之傷。中於臟腑。則其病之發也。亦見於氣色肌膚血脈之際。是以仁義禮智根於心。則有晬面盎背施於四體之驗。而小人閒居爲不善。則有厭然揜著之情。故曰體用一原。顯微無閒也。學者誠欲得其病根所在。但就日用行習之間。自省自考。驗之人情之從違。揆之義理之離合。則固有不待他求而得之者矣。知其病。則所以對治之者。亦有不待外求而得之者矣。弟數年以前患痰疾。三年不愈。一醫良醫也。視之

曰病在七情。中有瘀血矣。求藥之。醫曰藥治三分。自治七分。請問自治之方。醫曰快樂而已。因之每遇憂怨哀鬱之來。輒多方遣之。不終月而愈。由此推之。學問之道。其對治亦猶是也。仁兄惓惓於習心。欲念之未去。夫亦察其習之所慣者何在。與夫欲之最深者何在。而施以對治之方。則凡平日讀書取友。皆從此處栽培。及夫言語行事動靜起居。一有所發。卽與克治。則夫拔去病根之效。將有不煩餘力而致之者矣。其重者旣去。則其輕者自然以次而廓清。其急者先去。則其緩者亦可漸見其

淵滌。正如光武克復舊物。得力唯在昆陽一舉而已。與沈尹同書云。大學之要。在於致知誠意。中庸之要。在於明善誠身。而其求端用力之處。一則曰格物。一則曰擇善而固執之。非有二也。擇善卽格物之謂。知至則明乎善矣。誠意則誠乎身矣。知至意誠而德明矣。明善誠身而性盡矣。始於擇善。終於止至善。而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與夫位天地育萬物。舉不外乎此矣。然則吾人日用工夫。止有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內省不疚。無惡於志而已。此誠意之事也。其致知格物之事。則博學審問慎

思明辨者是也。自後儒分尊德性道問學爲二事。而格致之說。紛若聚訟。以愚測之。亦於朱子之言。或未之詳考而已。其語格物者曰。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噫。盡之矣。今之論者。舉其一而遺其一。以相非詆。相附和。率以己意之所嚮者主之。奴之。而不能虛心平志以求夫天理之至當。宜其輾轉沿習。而學術遂爲天下裂也。夫所以致知而明善者。將以誰爲乎。誠爲人也。則急急乎暴揚標異。以冀天下後世之見而聞之也。誠爲己也。則反求其身。

遜世不見知焉可也。此大學於誠意一篇。分別君子小人而言之。而中庸於次章素位章末章對舉君子小人而言之也。蓋爲已。則必闇然。必慎其獨。必居易俟命。君子之所以中庸也。爲人。則必的然。必揜其不善而著其善。必行險徼幸。小人之所以反中庸也。外此則行不著習不察之人而已矣。然而夫婦之愚。本其好惡之良。多有不違於道之事。若小人之無忌憚。則必至於無所不至。雖有忠孝廉節之行。斯亦巧言令色穿窬之盜而已。使其著書立說之侈。斯亦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之類而已。

吾人今日。讀古人之書。被儒者之服。其於夫婦之  
愚夫婦之不肖。既已有閒。若夫本於的然而極於  
無忌憚。則凡賢知之過。皆將不免於此。而所當切  
已自省者也。所謂戒慎恐懼者也。然則舍却下學  
爲已。更無學問之可言。更無工夫之可事。至於上  
達天德。則徐以俟之而已。非可意計懸度也。先難  
後獲焉可也。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  
計其功。學者始初一念。若從功利起見。早已走入  
小人門徑矣。與姚林友書云。辱問程子主一之  
說。誠不足以知此。或者不貳之爲一。不遷之爲主。



若一心之中。天理與人欲互勝而互負。則必至於  
一身之間。動靜不相得。言行不相符。始終不相應。  
常變不相準。昭昭冥冥不相合。此皆不一之大端  
也。孔子曰。道一。仁與不仁而已矣。孟子曰。何必曰  
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學者於此入門工夫。辨得界  
限分明。而兢兢自持。必使日用之間。存心應物。要  
皆出於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得而閒之。方爲  
得其所主。而食息寢興恆於斯。顛沛流離恆於斯。  
獨寐寤歌恆於斯。朝廷軍旅恆於斯。然後無所往  
而不一矣。一則誠矣。乃其慎獨之功。則卽此辨之

不可不早。與夫持之不敢不兢兢者此也。假如吾人今日讀書。一心於學問。一心於祿仕。此心固已二矣。究之心豈有二用。一長則一消。輕重進退。勢所必至。極至於違禽獸不遠。雖有不甚。而天理閒發。亦不過小人揜著之心。勃然一動。而其後亦卒歸於似忠信似廉潔而已。所以此種學問。決須洗心滌慮。徹底澄清。從頭做起。方有向上路頭。如鼎之初爨。顛趾出否。而後可致烹飪之用。若一向和泥帶漿。不清不楚。雖加以五味之美。徒增穢惡耳。豈得而飲食之哉。先儒有言。舉業之事。不患妨功。

只患奪志。今爲諸生所望一舉。及一舉之後。所望  
又不止於此。人情豈有極。蓋有潛移默奪而不自  
知者。孟子矢人函人之辨。而云術不可不慎。充類  
而言。宜有然者。古人所以願以志養。不欲以祿養。  
原其心。豈忍以一身之故。儉其親哉。出乎此者。入  
乎彼。誠有所甚懼耳。又况窮達有命。多不由於業  
之工不工。出處有時。所係一生得失不小。未宜草  
草視之也。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卽如弟者  
於斯。其爲夙夜之勤勞。亦已多矣。究何益乎。假令  
當年卽知委棄諸生。以盡力於學問之道。豈至四

十無聞。未免爲鄉人而已乎。許魯齋君子也。其言曰。吾生平爲名所累。竟不能辭官。觀其遺言。如有深悔恨者。豈非其初爲祿一念不能絕之於早。至於沒齒。遂有雖悔莫追之恨哉。原本繫辛卯歲。覆按當在是年。

乙未

十二年先生年四十五

復館甌山錢氏。冬。舉葬親歲會於本甯家。歲會者集葬社中人及四方觀禮之士。延有學行者賓事之。先生爲主。懸孟子像於中堂。行士相見禮。講呂氏鄉約等書。及禁作佛事。并邑令胡舜允禁火葬告示等條。七年之中。一舉於清風里。至是再舉。賓

爲烏程凌渝安克貞。德清唐灝儒達。沈上襄中階。

海甯陳乾初。確乾初有葬論。刻入葬社約。嘉興徐敬可。善諸人。

是年有初學備忘序。衣袂記。責善朋友之道論。

處館說。葬親社請賓公啟。跋朱翁永昌後札。後答。

吳仲木書。與唐灝儒書。答張巖貞書。

與錢子固書云。乙未之歲。與足下兄弟叔姪相見。

共朝夕。諸君之意。皆亟亟文藝是營。而僕所反覆。

鼓動。多在農桑敦睦。早婚早葬四事。與吳哀仲。

書云。蘇氏之學。原本於國策。其爲學者之禍。甚於。

柳氏。柳氏辭章而已耳。蘇氏則詖淫邪遁無所不。

至矣。神廟時世教方壞。蒙士四書一經正文讀完。卽讀國策莊列三蘇文字幾種書。作爲舉業。以取世資。是以生心害政之禍。至今猶烈也。弟二十時尚喜讀蘇文。國策則素不喜讀。然亦幼失先人以至於此。少年讀書。比之擇術習氣之中人。惟讀書爲最深。此種文字。不可不切戒也。與沈尹同書云。傳聞時閱兄有親之喪。未及往弔。方爲闕然。而石長兄述其殮時。純從釋氏。殊駭於耳。時閱儒者卽不能諭其親於生前。奚爲復從亂命。處之非禮於死後乎。斯亦吾等朋友之羞也。往者不諫。願因

仁兄獻言。請以先王之禮葬。勿終守夷俗之教。則時閔於親爲幹蠱。於身爲改過。孝莫大矣。世教大衰。學者格物一段工夫。置之不講。而從事於空虛誕慢之說。以爲高元。遂使其弊至此。可爲痛心也。與嚴穎生書云。仁兄擔荷之強毅。立論之洞達。興起後人之功。自非同人所及。所不能無微嫌者。文史之論。不免太多。此自仁兄得力之處。卓有獨見。樂與人歷歷言之。竊疑少年學之。游心文史之意深。用力身心之意少。亦足以生起一種病痛也。今日文弊極矣。疑謂當救之以質行。質行者。非欲

蔑棄典文。枝鹿推魯之謂。安定先生之教。以經義治事爲二科。今之學者。誠能脩身立行。一準乎經義。平日講求。無非先王經世之實政。以爲隱居求志之務。庶幾成就一種人才。爲天地間見小大功用。使斯世斯民有所賴藉。而吾人所爲皇皇半生在已在人。或不至於游談虛夸。與羣居終日言不及義者同科也。

丙申 十三年先生年四十六

館吳哀仲家。作澹湖塾約。秋盜劫爐鎮。入先生家。先生亟攜家避匿。僅以身免。廣譽按見與吳哀仲書



邱季心雲先生同邑友也。清剛真樸。勇於爲義。然於朱註互有疑信。妄爲刪改。由是與先生論不合。交好如初。而始終弗愜也。是年有贈張白方序。困勉齋記。弔吳仲木文。吳仲木墓誌銘。

見聞錄云。秀水俞恭藻。周煒。善文辭。有美志。而少無師友。赴辛卯鄉試。中式焉。已而作詩曰。皎皎明月姿。塗塗露更繁。朝華夕以敷。松柏何巘岏。萬物固相遠。誰能強所歡。愧我嬰世網。中路復悲歎。日出多徬徨。日暮心苦酸。何如拾瑤草。白雲共盤桓。丙申初夏。因友人許子元龍訪予於澉浦。以是詩。

爲贄。請納拜焉。予固辭。復因吳子哀仲以請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又曰。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先生何相拒之至也。予終辭。留一宿別去。時恭藻已病。是秋竟不起。哀仲哀其志。爲文弔之。復助其喪。張恭佩鼎嘗慕恭藻。未及交而恭藻歿。適恭佩在郡。亟展轉索其遺文。得與友手書詩二章。其一過魯謁孔陵。其一卽皎皎明月篇也。持以赴予。且歎曰。春仲木死。秋恭藻又死。何志於學者之弗幸乎。

丁酉十四年先生年四十七

居爐鎮

原本作館徐氏。覆案先生館徐氏。惟戊戌一年。是年家居。

五月長子

維恭生側室所出。是年有絹褶記。壽吳母序。與

吳哀仲書。

與陳乾初書云。吾人生於學絕道晦之日。目前朋友真有朝聞夕死之志者。要無幾人。大率祇如朱子所言。既欲不失賢人君子之名。又欲不失安富尊榮之實耳。至於誠心嚮此。而又不能無學術同異之辨。此道之所以益晦。而學之往往而絕也。前書謂大學爲禪之權輿。以其言知不及行也。大學之書具在。何一章之不及行乎。卽以知論。禪之言

知說頓說漸。總不致知者也。今之儒名而禪實者。言致知而不及格物者也。且自誠意而往。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何一而非行之事乎。仁兄歸罪於此。正如折獄者以嫌疑殺人矣。弟約而斷之。兩言而已。謂大學爲非孔曾親筆之書。則固然已。謂大學爲非孔氏之道。曾氏之學。則必不可。蓋人未有外身心意知天下國家而可以爲人者。則未有能外八條目而可以爲學者。今且有人於此。事物物能明其理。意不妄發。心無私邪。視聽言動俱中禮而無愆尤。由是施於家而父子兄弟夫婦。

以宜施諸國而君臣上下以定。施之天下而物物能使各得其所。其得謂之聖人之徒乎。其不得謂之聖人之徒乎。而尚何俟深言也。而又何禪之可附託乎。仁兄平昔有云。道理要當信之於心。未可全憑古人。夫心何常之有。人心不同。有如其面。惟斯理天下古今一也。推其本末。心卽理也。陸氏之說。而王氏祖述之。亦非陸氏之說。西來直指心體之說。而陸氏符合之。此說一倡。師心自用之學大熾。推其流極。弑父與君而無不忍。何也。吾心信得過。自己無有不是處也。

張楊園先生年譜卷三

門人姚夏輯

後學陳梓訂

戊戌十五年先生年四十八

館郡中徐忠可家。

正月返楊園故廬。

原本繫已亥歲。馥按

戊戌與姚大也書云。今年正月仍返楊園故廬。與家兄同居而身餬口於禾中。原本誤。

是

年有鄔氏議卹序。施氏族譜序。自題族譜序。贈別

林岐宗序。百一吟序。愛日堂記。

原本繫已亥歲。廣譽按篇中有云。走

書樵李屬子記。之。當在是年。

玩器喻說易贈錢曦。沈氏農書跋

補農書敘。弔沈善勝文。與吳哀仲書。與徐重威書

見聞錄云。戊戌之歲。徐忠可彬以施易修博書來。招子課其子。子與之約。祥向以三事自持。能悉如願乎。忠可請曰。曰。不拜客。不與宴席。不赴朔望之會。時易修集遠近人士爲朔望講會。今以餬口之故。不得已教子弟一二人。若其外更增一事。非廢人所堪。不敢聞命。忠可唯唯。予因是館郡中一載。吳哀仲謙牧闈。予至郡。移書相規曰。龍潭老人之義。得毋可思。深感哀仲愛我之篤。惜其早世。失此畏友。後十年。語溪友人亦以課子見招。徐敬可遺書。大指謂茲非僻靜之地。恐非所宜。然已不能不往。謝其厚愛。而

舉哀仲之言。豈以老旣竟。達知已乎。此所以志也。  
答沈德孚書云。道猶路也。道者日用事物當然  
之理。道者。天下古今之所共由。夫子朝聞夕死之  
言。只爲人不知道者而發。猶所謂誰能出不由戶。  
何莫由斯道也。猶孟子所謂行之而不著焉。習矣  
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不是日  
用常行之外。別有一物。可以生時將得來。死時將  
得去。如異端所謂末後一著也。生死之說。亦甚平  
常。生順則死安。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  
是。顛沛必於是。任重道遠。得正而斃。如是而已。故



曰未知生焉知死也。豈有生前事物全不致知力行。只打點死時一著之理。聞者亦只是致知力行之際。講求體驗。實見得道理如此。非有參透頓悟之幻妄也。世儒十人而九。好持此以爲論說之端。雖曰不墮於禪。吾不信也。又云。道之顯者謂之文。聖人之道。不外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故夫子教顏子。亦只教其博文約禮。其問爲仁之目。亦教以非禮勿視聽言動。姚江以異端害正道。有朱紫苗莠之別。其弊至於蕩滅禮教。今日之禍。蓋其烈也。或云。靜中不見天地萬物。渾然與天地萬物同。

體。此之謂未發之中。此之謂退藏於密。此境莫只推與禪家。竊謂此際正要辨別。毫釐千里。君子敬以直內。未發之中。畢竟與禪家之空寂有別。若只是冥然空寂。如何能發而中節。曰。釋氏亦黜頑空。曰。明知不是。却不承認不是。又躲閃到一邊去。正所云釋氏之言善遁也。又云。常見人說受用二字。愚直不解。所謂聖賢心事。只有朝乾夕惕。那會貪著受用。恐便是孔顏之樂否。曰。仰不愧。俯不作。從戰兢惕厲中出。然則樂天知命。無入不自得。與受用二字。顯然有公私義利之別也。又云。百餘

年來學術晦冥。邪說暴行。塞乎天地。入於膏肓。竊謂姚江之教。如吳楚稱王。蠻夷猾夏。僭食上國。東林之教。如齊晉之稱伯。尊周攘夷。而功罪不可相揜。天道循環。無往不復。數十年內。應必有大賢之士。起而任斯道之責。揭日月於重淵。而使之復旦者。惜乎祥與先生皆不及見矣。（梓按）此言卽夫子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正見自在之重。有不得而辭者。此先生所以爲朱子後之一人也。與姚大也。書云。三喪未舉。遊子之情。能無黯然。但自足下而外。恐未有切切於心。亟營馬鬣者。春秋霜露。感人至深。故人惓惓專望。努力一歸。畢此事。

而出。則天涯魂夢。方能帖然耳。與徐敬可書云。吾人之學。須將善心之端。四處把截。單留一條正路。努力向前。如二氏之書。斷宜屏絕。不使入目。又如勲名建豎。悲歌慷慨之情。與夫辭章靡曼之習。風流闊散。晉宋間人風味。俱不可使留。整整從彝倫。日用上致知力行。惟日孳孳。斃而後已。方能自拔於流俗。若夫富貴利達。得喪毀譽。不入胸中。斯亦不足言也已。

己亥十六年先生年四十九

尤介錫父治農桑。家富而樸。鄉里稱爲善良。介錫

幼略能文。負笈來遊。言規行矩。甚相契也。故先生以女字之。後其兄師錫舉進士。耽酒色。介錫背師而效焉。屢誨弗悛。甚至買娼爲妾。猖狂恣肆。先生女素嫻閨訓。引詩書以諷諫。嚶嚶逆耳。反如寇仇。竟與妾謀。鳩殺之。先生往哭。親見被鳩狀。訟之公庭。僕僕二年。雖殺妻之典未正。而褫其衿。逐其妾。不齒於人數。鬱鬱以死。通國快之。然而先生所遭亦良苦矣。是年有墮齒記。告尤氏先人文。哭女文。近鑑序。〔祥按〕近鑑一書。爲東牀作也。自懲擇婿之失。有痛於心。因并一時見聞所及。存爲殷鑒。或乃謂稱人之惡。先生之所由無後也。亦小儒之見矣。答尤策臣書。與尤

西眷書。與尤天士書。與尤氏通族書。復伯兄書。

子庚十七年先生年五十

館海鹽錢厚庵暨姪商隱家。

錢本姓何

爲十年之約。先

生允其半。有遺安堂日課。

始作備忘錄

是年。

有弔吳裒仲文。弔吳伯仁文。姚以存字說。書問目後。啓兄弟親族。

與何商隱書云。承喻頭腦之說。論語一書。謹言慎行爲多。不亟亟於頭腦也。顏子述善誘之功。則曰博文約禮而已。請爲仁之目。則曰非禮勿視聽言動而已。此卽所謂約禮之實也。曾子一貫之指。則

曰忠恕而已。子思受曾子之學者也。中庸所述與  
論語曾子之言如合符節。故曰忠恕違道不遠。孟  
子。傳子思之學者也。其言曰居仁由義。曰求放心  
其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卽求放心之謂也。求放心  
則中庸戒慎恐懼之謂。而論語日省其身臨淵履  
冰之指也。仁義二字。論語未嘗並舉。易傳則曰立  
人之道曰仁與義。中庸則曰仁者人也。義者宜也。  
則亦夫子之言也。至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  
而行。求仁莫近焉。則與曾子子思先後一轍矣。三  
代而下。濂溪則曰主靜立人極。關中則曰知禮成

性。程門則曰敬義夾持。曰存心致知。曰理一分殊。朱子則曰居敬窮理。要而論之。豈有異指哉。居敬所以存心也。窮理所以致知也。惟居敬故能直其內。惟窮理故能方其外。惟內之直故能立天下之大本。惟外之方故能行天下之達道。然居敬窮理又非截然有兩種工夫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是爲窮理。其不敢苟且從事。或勤始怠終。及參以二。三。卽爲居敬。故又曰學者用功當在分殊上。其曰知禮成性。卽約禮之謂。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曰禮所生也。三百三千。皆所從出也。所謂



分殊也。其曰主靜立極者。定之以中正仁義而已也。仁義而不軌於中正。則仁或流於兼愛。義或流於爲我。而人極不立矣。禮以敬爲本。敬則自無非僻之干。人欲退而天理還矣。欲退理還。則終日言言所當言。終日行行所無事而靜矣。故又曰無欲故靜。然則茂叔子厚雖不言主敬。而敬在其中矣。由是而上質之鄒魯。豈不同條而共貫哉。吾人學問。舍居仁由義四字。更無所謂學問。吾人工夫。舍居敬窮理四字。更無所謂工夫。凡先儒之言。若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若爲天地立心爲生

民立命。若以興起斯文爲己任。種種道術。舉不外是矣。仁兄生平所致力於六行之修者。豈非仁義之事。所以立人之道者。豈有他哉。而更欲頭腦之求。古人騎驢覓驢之喻。是之謂矣。特患居敬之不熟。則有或得或失之憂。窮理之未精。則有或然或不然之慮。要亦無他道也。有不熟則勉進於熟而已。有未精則勉求其精而已。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九州萬國。而統於一王。千流萬派。而歸於一海。千紅萬紫。而合於一太極。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而非仁也。仁

人心也。義人路也。源深則流長。根凝則實茂。清明在躬。則氣志如神。平日工夫。惟在涵養其本原。以爲制事酬物之主爾矣。朋友講習養也。獨居思索亦養也。讀書考究養也。飲食動作亦養也。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如伏雌之抱卵。其事不舍。其進不銳。如日月之貞恆。修其疆畔。時其耔耘。如農夫之力穡。而後可致其精也。而後可幾於熟也。必若先儒云。滿腔子皆惻隱之心。盎然若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天地之間。必若先儒云。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截然如萬物之各正其性命。子思所云擇善固執。

孟子所云深造自得。其或以此也歟。夫學問者將以盡性命之理也。苟不本於天之所賦。物之所受。非學問之正也。安可使之有兩截乎。事物者身心之準則也。苟事至物來。而處之不當其分。正身心之病也。安可視之爲兩途乎。自世儒以在物爲理。處物爲義之言爲不然。而體用內外。始判而二之矣。自世儒不明於動靜。不失其時之義。而以墮黜聰明爲靜。不明於心存斯是敬之義。而但以嚴威儼恪爲敬。而人倫庶物之外。若別有一種學問矣。夫事物之不能不日至者。勢也。逆之非也。拒之亦

非也。以其皆不免於自私而用智也。非順應之道也。無事則讀書。讀書者所以維持此心。而不使其或怠也。非以務博也。默坐則思索。思索所以檢點其身。而不使其有闕也。非以耽寂也。事至則泛應。泛應者所以推行天理於事事物物。而不使其有過有不及也。非以外馳也。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則一矣。無有事無事。無有人無人。無敢慢。則一矣。一則窮通一矣。壽殀亦一矣。死生亦一矣。然則仁兄所憂心粗氣昏者。恐不一之故。未必皆不能讀書之故也。上蔡誦史不遺一字。程子責其玩物喪

志。上蔡面赤。程子曰。此卽是惻隱之心。由是思之。讀書只是工夫之一種。非不能讀書。便無工夫也。但擇善之功。惟讀書爲得益之易。故以爲先務耳。然卽讀書而論。亦不可以不一。耳目一則心志專。而義理純熟。襟則意分而氣散。卽日力亦有所不給矣。孟子之言暴其氣者。非獨應事酬物言語動作之間。與夫喜怒哀樂之感也。書亦一物也。讀之亦一事也。物至而人化物。滅天理而窮人欲。惟讀書亦有之。故敬之道不可須臾舍也。

〔釋按〕先生全集。惟頭腦

一書。論爲學之功。最爲詳盡。蓋志同道合。不覺其言之盡。盡也。

答屠子高曰。格

物之義。竊詳來論。非絲經文本有可疑。或諸吾兄  
平日於物之一字。未之體當親切。故有推而遠之  
之疑也。吾人自有生以來。無一刻不與物接。夫而  
君臣父子。小而事物細微。無非物也。則無非我性  
分之所固有而不可辭者。故曰萬物皆備於我。有  
是物。卽有是物當然之理。惟聖人爲能先知先覺。  
而於人倫庶物。莫不各副其當然之則。不此卽不  
免仁者謂仁。知者謂知。百姓日用而不知。而三  
身之喜怒哀樂。與夫視聽言動。無往而得當其可  
矣。是以學者始事。在卽物而窮其理。窮一物則知

一物。窮物物則知物物。漸積馴致。以至於無所不知。而吾德之明者始無不明矣。正如火之德本明。而非麗乎物。則亦何以見其光哉。近代釋氏之說。亂於吾儒之書。於凡人倫庶物。一切視之爲外。遂欲離物而求其所爲惺惺者昭昭者。雖其清淨寂滅之餘。此中不無所見。然未有不陷於一偏。舉此遺彼。而於大中至正之矩。終以有乖也。今且以中庸之義通之。明善者卽致知之謂也。擇善者卽格物之謂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四者。卽格之之事也。抑非特學者舍是無所用其力也。雖孔子好古



敏求。孟子深造說約。亦若是也。來教隨處體認力行。力行自屬心正後事。陽明以爲善去惡是格物。非也。隨處體認天理。甘泉嘗有是言。然不免有病。要惟程朱之言爲無弊耳。仁兄但本程朱之意。於日用之事。凡身之所接。無不審察。無不研求。勿厭繁碎。不求近功。久久熟落。當有自得之效。不覺其若冰之釋而凍之解也。 跋山陰先生別帙云。復古本是姚江一種私意。大指只是排黜程朱。以伸已說耳。今試虛心熟玩大學之書。謂文無闕。終不可也。謂簡無錯。終不可也。謂經傳詞氣無異。終不

可也。則知章句之爲功不小矣。石本自是近代人所作僞本。先師後來亦病其割裂。不復主張矣。備忘云。古人云十年讀書。今雖遲暮。耿耿此心。較之少年心志不定。外誘紛如師友督責而不前者。豈不有閒。自茲以往。去衛武懿戒之日尚有四十五年。只當初學從師讀書數年。未必不稍有所成也。母徒云去日苦多。庚子歲暮自警。

辛丑 十八年先生年五十一

館半邏。夏經三月不雨。三吳瀕旱。高鄉禾盡槁。與曹射侯書。論水利甚悉。又見備忘。是年有葬。

親會啟。與顏子重書。

壬寅康熙元年先生年五十二

館半選。次子與敬生。先生甚喜。語人曰。若得見他成立。必教他向上一條路上走。惜乎甫成童而先生沒矣。是年有與周鳴臯書。

與何商隱書云。康齋先生常念從容深晏養之句。吾人精力。大段不如往時。亦不得不以此自勗也。又云。讀書學問之一事。就讀書而言。經其本根。史其枝葉也。史至後代。尤枝葉之枝葉矣。大約三患均有。事失情實。一也。是非不足勸戒。二也。淫詞

燕說三也。生平惟唐鑑不得一看，以爲恨事。若司馬史兩漢書，少壯嘗喜讀之。今久不然矣。昔人有言：鴻鵠所以高飛，六翮而已。若夫腹背毳毛，增一把不爲多，減一把不爲少。竊謂人誠有之，書亦然也。又况橫議妄作，非特腹背毳毛之比而已。

癸卯 二年先生年五十三

館半邏。嫁次女於陸。未幾而寡。先生養恤其孤。是年有先人畫像記。告錢厚菴先生文。遺安堂訓語。

與徐重威書云。所諭祕笈之書。竊意雲老未必欲

印。僕亦不欲相勸。陳繼儒近代得罪名教之人也。徒以生於未俗。故令得保首領以歿。烏可容於堯舜之世乎。天下人心陷溺極矣。士不得志於當時。諸於世教有害者。不克埽而除之。則亦已矣。可復推波助瀾乎。若乃養生之說。自昔堯舜禹湯文武周孔思孟。未聞爲之。愚不敢學也。程子有言。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節嗜慾。定心氣。僕平生服膺。惟是而已。然已有所不能。何敢效山林枯槁之士。遺棄人羣。自私有盡之形。軀爲哉。嘗思陳白沙陽春樓靜坐三年。因而有得。不知三年之中。人倫事

物闕失幾許。果其有得。當自痛悔。往不可追。而復

沾沾色喜。持以教人。是誠何心哉。〔廣譽按〕是書未詳何年。姑從原

本附此。

甲辰 三年先生年五十四

館半邏。是年有假道學論。〔原本〕繫乙未歲。〔觀按〕是年冬作。

示長子維恭云。前年秋攜女棄家從呂先生。字康侯

受業。先生剛直好義。勢利不以動心。吾所深敬不

意遠遊。久而弗返。因復請於嘉興屠先生。字子海高

鹽何先生。字商隱。同縣邱先生。字季心。烏程凌先生。字渝安

皆深造自得。敦善不息。君子人也。吾所深契。平

生切磋。受益為多。幸俱見許。女得納拜。女事之終

身奉為宗主。便有向上一路。父所守者。耕田讀書

承先啟後八字。稼穡艱難。自幼固當知之。但筋力

尚待長大。若誦讀講求。童而肄之。至老不可舍。吾

請於先生。預為十年之序。始受小學。是讀書做次人基本。

大學論語。孟子中庸。聖學之淵源。次詩書禮記周

易春秋。六經義理。互相發明。不治經。則書義不能通達。異說足以奪之。易是家傳一經。尤當

加意。次近思錄。治經之階梯。范氏唐鑑。讀史之門戶。大學衍義

經史之條貫。以及性理通鑑綱目。經史之匙鑰。著龜也。等書。女能

一一聽受先生之教。熟讀精思。則自此以往。好書

甚多。然大本曰盡於此。自古聖賢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更無別種道理。成就大小。存乎志力而已。王妣有言。孔子孟子。只是孔孟兩家無父之子。只爲有志向上。便做到大聖大賢。若是不肯學好。流落無底。女切切記之。又云。凡人從幼至老。只有擇善一路。終身由之。無窮盡。無休息。心非善不存。言非善不出。行非善不行。以至書必擇而讀。人必擇而交。言必擇而聽。地必擇而蹈。小大精粗。無不由是。論語曰。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見善如不及。見不



善如採湯。聖人諄復示人之意切矣。在家在外。總無不與人同處之理。一與同處。薰炙漸濡。勢必相入。所與善。進於善。所與不善。流於不善。可畏也。已有不善。固當速改。不可因以害人。人有不善。尤宜痛戒。何可使其累我。成湯聖人。猶然檢身若不及。改過不吝。顏子大賢。只是不貳過。得一善服膺而弗失。若乃見善不遷。有過不改。甚或善惡倒置。好惡拂人。飾非使詐。怙惡不悛。災已辱先。民斯爲下而已。父母愛子。雖云無所不至。如此等人。豈願有之乎。答孫爾大云。有志學問者。檢點克治工夫。

全恃自己。不輕放過。無有師保。如臨父母。亦何待  
 朋友箴規之力哉。謹以爲學大指奉覽。一日辨  
 心術。邪正義利之類。一日明義理。講習討論之類。一日治性情。剛柔  
過不及。已上敬以直內事。一日正容體。九。一日  
 謹言行。一日審事爲。已上義以方外事。學者辨  
 心術。是始初第一事。然工夫緊要。全在明義理。治  
 性情。存養以是。省察克治亦以是。二者得則大本  
 已立。大本立則動作威儀應事接物。略加檢點。可  
 也。敬義夾持。則見善必遷。有過必改。純熟後則  
 不習无不利也。

乙巳四年先生年五十五

館半選。王邁人庭歸自江西藩司。造訪先生於

楊園。貽先生盃一級。先生不受。固請留之。乃付

門人。藏為他人葬錢寅之資。訓子語成序之。按

訓子語初學備志二書。大名崔麟徵早已登棗。今

存幽湖德蕙堂。至己丑後陳克鑑所鑄。不知作備

志始庚子。乃不考其年次之先後。跋云先生作備

志。以精微博大。非後學所易窺測。故又著初學備

而書猶存人閱。故正之。是年有與許大辛書。與

姚大也書。與顏子重書。太學錢先生墓誌銘。

與沈敬夫書云。憶前寓居里中。書聯云。四海良謀

惟井牧。六經大義真耕耘。士友往還。朝夕見。亦

鮮解其意者。鄙意特謂農政廢。四海困窮矣。若欲  
綏萬邦。屢豐年。非井牧不可。而學者深造自得。正  
如服稽力田。朝夕有事。勿忘勿助而已。若此淺陋  
已少同懷。則一方志業可知矣。與徐敬可書云  
詳來教。知合并之無日矣。論語二十篇。無非謹言  
慎行之旨。孟子七篇。大要息邪說距詖行之心。世  
教不明。處士橫議。前者非程朱。後者并不尊孔孟。  
學庸也。而云宜黜。孟子也。而以莊生並之。不圖橫  
議至此。更不圖此種議論。近日知交中。日出而不  
止。可爲慟哭流涕也。與朱韞斯別楮云。連日相

對終覺堅強。迂物之意多。至誠惻怛之意少。困  
阨久。則猜防疑畏之心不期生而自生。然何可不  
推誠而待物也。以疑待人。人盡可疑。以不疑與人。  
人盡可與。李忠定有言。誠則明。疑則暗。門內之  
治。恩揜義。義勝多。至於傷恩。詩美周王。美其肅讎。  
而記曰。夫敬與和何事不行。若家庭之間。之其所  
親愛而辟。則易。至於賊義之其所賤惡而辟。則易。  
至於賊恩。賊義。則終吝。賊恩。則終凶。俱不可不慎  
戒也。不以事物經心。一語或以受益。或以中病。  
諸葛武侯云。惟學可以廣才。吾人才智不生。率

是學問不得力。每思先友吳南村質美未學之語。久而愈服。康齋先生日錄云。知弗致。已弗克。何以學爲。然則人安可不於不知處求知。不於難克處克將去也。

丙午五年先生年五十六

館半邏。過烏戍。聞張佩葱嘉玲居喪盡禮。敬之。

與錢本一論學。本一欣然求理學書讀之。先生寓書曰。柏園學道之志。及茲方發。不已晚乎。然以衛武觀之。猶然少壯。願此意勿衰也。重九日。挈

次子與敬赴館。

廣譽按舊本無。今據與徐重威書補。

是年有書近

思錄後。示兒百自箴。示蒙士圖。送沈幾臣之睦州序。公弔呂康侯文。答張佩葱問喪禮書十六條。又寄張佩葱書。吳哀仲墓誌銘。錢先生遺事。與曹射侯書。與徐重威書。與顏子重書。與顏子樂書。

與凌淪安書云。古人有言。如天不欲使斯道復明。則不使後世有知者。今既有知之者。斯道豈終晦蝕哉。處士橫議。異說紛如。自昔衰亂。無世不然。要亦不足爲患。吾人不自努力。無能守先待後耳。鄉邦靡敝。與起無人。此繇沃土不材。氣習使然。士果能具豪傑之志。卓立風塵之外。奮乎百世之間。氣

志既起天且弗違。而况人乎。是在同志三四人互  
相勗勉而已。昔有友人歎息今日爲學之難。弟答  
之云。世治世亂。爲學互有難易。太平之日。士君子  
危言危行。履道坦坦。此其易也。然精神易於偷惰  
則進德爲難。禍亂之日。正氣不伸。動與讐尤相觸  
師友講習。此爲難矣。然操心危。慮患深。則脩省較  
易。是以古人進德脩業。多於明夷蒙難之日。是則  
艱難守正。以續墜緒之茫茫。非吾人之責。而誰責  
耶。而吾人日用之功。自非祖述孔孟。憲章程朱。亦  
將何以自淑而淑人哉。孟子曰。天下溺。援之以道。



又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又曰。經正則庶民興。斯無邪慝。若此者。求之則得。爲之則成。沒身焉耳矣。答張佩葱書云。中庸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論語言志於道。隨言據於德。吾人日用之際。密察用心。是入德之門。知其不善而亟改之。是進德之路。中庸末簡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孟子七篇。大旨在首章。仁義與利之辨。人只說向天下國家。所以不親切。反求諸己。利重一分。卽仁義輕一分。出此入彼。一長一消。必至之勢也。學者誠欲居仁由義。何可不朝夕慄慄。審所

用心乎。卽若治生一事。固不可已。然祇有務本節用而已。天下國家之計以是。一身一家之計亦以是。外此卽商賈技術之智。儒者羞爲。邪說暴行。不必奇特看。弑父與君。只舉其極重耳。凡不軌於聖賢中正之道者皆是也。聖賢崇德廣業。只庸言之信。庸行之謹而已。今試檢點日用之間。喜怒哀樂不中節處。其爲邪說暴行。不已多乎。士人所守者義。所安者命。凡義之所在。卽命也。不知義命。枉爲小人。達不可行於天下者。窮卽不可身自爲之。脩諸己。推諸人。又云。名世之業非他。惟是

古昔聖賢所為脩諸己而可以治乎人者爾矣。百工之事。猶懼言龐事雜。吾人於學。但能專心一力。日有孳孳。歲月儘優游也。不急之務。無用之書。願一概屏棄之。

丁未六年先生年五十七

館半選。張佩葱屢求納拜。先生不聽。與錢本一書曰。近得畏友如佩葱。庶慰日暮道遠之懷。以其能策勵頽惰耳。吾人德業不及後生。大為可恥。

近古錄成序之

書四卷。一立身。日見聞紀訓。陳棟塘良模著。二居家。日先進遺風。耿

楚侗定向著。三居鄉。日見聞雜記。李彥和樂著。四居官。日厚語。錢懋登著。〔覆按先生輯近古錄

在丁未。何商隱語水主人欲先生作名臣言行錄。在壬子。前後相距六載。陳世倅刻近古錄引篇首。似誤。是年有書聖途發軔後。沈氏族譜序。近古錄序。求仁堂記。適安堂記。寄贈葉靜遠序。費母壽序。敘祠田經始錄。弔裴紹岐文。啟諸同志諸先生暨伯兄訓子語後。與沈石長書。與徐敬可書。與顏子重書。

與語水主人書云。平生拙學。不敢自揜者。惟是篤信儒先。以小學近思錄爲四書六經之戶牖階梯。而吾人立身爲學。苟不從此取塗發軔。雖有高才軼節。焜耀當世。揆以聖賢所示之極則。終有偏頗

駁雜之嫌。未足與於登堂入室之林者也。與張  
佩葱書曰。聞門內親遜之風。令人敬企不已。自非  
言物行恆。無間幽顯。何以有此。詩稱文王。言其亶  
亶。言其緝熙。人於世間。雖云白駒過隙。若從少壯  
起。足就途。至於老耄。當不下四五十。年。苟其終始  
一意。夙夜懋勤。欲以方駕古人。要非難事。唯仁兄  
加意。益肆厥力而已。與許欲爾書云。承教以前  
輩得失。不必深論。吾人但師法其是。以爲爲己工  
夫可也。竊以前人已死。其得其失。論之固已無益  
于彼。在吾人既欲取以爲法。則其得者固當擇而

取之其失者亦當擇而舍之也。是固不可以不論之詳。孟子所謂尚友古人。讀書論世。不可不知其人也。學者若止爲人。則人有耳目。人有心志。擇之精與不精。取之得與不得。以爲不與於已而姑置之可也。然此念已非斯人。吾與恫瘝乃身之誼。若果真切爲已。則聞一言卽有一言之損益。見一行卽有一行之吉凶。正猶飢渴者之於飲食。疾病者之於藥物。惡可不辨其可否而漫嘗哉。弟少亡師友。不知學問之道。任意取舍。固嘗遇毒見凶。噬臍何及者也。故於知交之虛懷篤志者。閒以愚夫一

得望而不可至者。及所嘗失足。悔而知返而已。日暮途遠者。言其一二。而聞者初未之或信。是恐無異適于山者。遇虎見傷。幸未即死。逢後來者。語以虎伏之穴。其情辭顏色。不免駭栗。或過若後來者不察而訶止之。甚者疑其不識騶虞。錯以為虎。而直前履之也。則於為己為人之分。可不俟多言而決矣。原本繫癸卯歲。廣譽按篇首云。因近祭埽。小兒初攜以出。身類保姆。不能晷刻相舍。當在是年。

戊申七年先生年五十八

館半邏。是年有錢氏館別言。答張佩慈書。又答

問易七條。問克己復禮一條。問禮及四書數十條。又雜問數十條。又答呂涇野內篇疑問十餘條。示維恭云。忠信篤敬。是一生做人根本。若子弟在家不敬信父兄。在學堂不敬信師友。欺詐傲慢。習以性成。望其讀書明義理。向後長進。難矣。欺詐與否。於語言見之。傲慢與否。於動止見之。不可掩也。自以爲得則害己。誘人出此則害人。害己必至害人。害人適以害己。人家生此子弟。是大不幸。戒之。戒之。

己酉八年先生年五十九



館語水。主人招自甲辰冬。嗣是敦請不已。先生辭

之再三。又虛席以待者二年。至是始就焉。廣譽按見與徐

敬可。書。姚攻玉瑚始來謁。廣譽按原本庚戌歲重出今刪。嫁幼

女於周氏。是年有自箴并說語溪約語與凌渝

安書與屠子高書答張佩葱書與何商隱書與顏

孝嘉書與陸孝垂書。梓年二十侍姚蠶菴先生先生為言下愚不移尤瑁玷楊

園周瑁玷誠菴而執柯者楊園也此亦先師痛心事然天下固有不可化誨之人一殺妻一為盜於

兩先生何病哉。與錢子大書贈張佩葱歸故居序同趙

二阻雪邵家灣邱老家二絕。

瑚錄云。瑚於是秋初見先生。後寄語王言如云。攻

玉耽於靜坐。未免病在厭動求靜。白沙學主靜者也。其詩有曰。廊廟山林俱有事。吾儒隱居求志正。爲時世不偶。故當退處巖谷。然守先待後。經綸素具。亦無一事可略也。若嬾散厭棄。惟求閒靜。設有行義之日。豈能有所爲乎。瓊錄云。仲秋先生同張宣城張企周至震澤。弔王曉菴夫人之喪。弔儀白布一端。曉菴辭謝。先生曰。某平生未嘗以虛禮加友朋。曉菴不敢卻。璉見先生始此。與門人書云。學問固重踐履。然必自致知格物始。僕碌碌一生。竟成虛度。祇因從前讀書不得要領。至於知悔。

而已無及矣。與嚴穎生書云。頗聞吾兄所至。輒以圍棋畱止數日。行年五十有餘。猶不能自克耶。茲事較之他惡。似乎尙小。實而論之。非細行也。廢時墮業一也。耽物喪志二也。比之匪人三也。高明如兄。豈未之思耶。猶憶二十年前。浩如兄狐狸之詩。兄明知其意。而久不能改。可謂不負死友乎。今日石長渝安尹同諸兄。各以茲事介然懷不滿之意於兄。兄亦夙昔所知也。而亦自若。豈兄平生誠切之心。愛及朋友。而不自愛。侃直之言。欲朋友之虛受。而不虛已以聽也。特以阨窮遺佚之日。聊以

自適而無妨耳。此意甚不然也。白沙學術之有疵者也。其詩曰。廊廟山林俱有事。若謂逸民處士。可以頽然自放。則古今當有一種無事之人。與日月而爭光。不與草木而俱腐矣。況于門內。則有子弟。門外。卽有鄉邦。吾人一行不慎。以是害己。卽將以是害人。不可不畏也。朱子有言。枉費少壯精力。虛擲有限光陰。崦嵫已迫。德業無成。念此如何不痛於心耶。往不可諫。來猶可追。感兄誠直。先施多矣。不敢不布此區區。重唯努力。與沈丹曙書云。兄於禾中。聲譽藉起。此固德音之昭。有不能自悶者。

但托交末。與有光焉。幸甚幸甚。近者所聞於人。則以疇昔遠行深爲懲悔。而并勸亦臨兄以無復進取。誠若所言。可謂自治嚴而愛人切矣。但鄙見所及。有不止此。敢以私商而就正焉。亦臨敦篤長者其爲進取。不過隨流旅逐。未能脫然於世俗之所爲。非有熱中必得之見也。至於遠行既所未有。世固有敦厚之質。未嘗妄有干求。亦能絕意進取。恬淡遠利。內行雅可稱述。而學術頗謬。用其篤實之力。於離經背道之際。計其終身所得。不足償失。雖復雅以濟人及物爲心。而功不勝其罪者衆矣。所

以學術之歧途。辨之不可不早也。夫釋氏之與儒者。其似是而非。前哲辨之已詳。真有苗莠雅鄭之不可以強同。淄澠涇渭之不可以強合者。而世挾經之子。顧欲以其私智比而同之。至反以彼詖淫邪遁之說。以亂吾大中至正之矩。幾何其不彝倫攸斁。胥夏而夷也。仁兄愛友之切。竊謂宜從本原要領之處。與之極論而救正之。其諸一端兩端之脩舉。雖未嘗非立身大節之所係。若欲以是一二過人之行。引而置之儒者之林。則恐莫之敢許也。如近代張二無黃元公諸公。述其平生操履名節。

非不可稱。究其歸。特以一節之士。不知理道者也。  
 士君子修身力學。不知求為全德。而祇以一節概  
 其生平。亦可惜矣。若據正而論。身為士大夫。不能  
 閑邪守道。以淑後起之人。而躬之所先。尊信服膺  
 者。乃出於無父無君之教。以禍人心。而敗世道。其  
 為罪已當。久在兩觀之列矣。孟子所謂誦堯誦桀。  
 行堯行桀。所爭豈在遠哉。原本繫丙申歲。廣譽按  
 全集不載何年。其前篇  
有云。聞頗悔前日之出。并及渝  
 老再娶。佩葱典宅事。姑附於此。

才學全言卷之六 才學全言卷之六 才學全言卷之六

張楊園先生年譜卷四

門人姚夏輯

後學陳梓訂

庚戌九年先生年六十

館語水。是年有做老篇。同趙二入山訪何商隱  
王寅旭語水主人詩。示兒一條。與屠子高書。與沈  
甸華書。與顏孝嘉書。與孫商聲書。與曹友眉書。答  
徐重威書。答施龍友書。

璉錄云。秋。璉兄弟拜謁先生於張佩兄齋中。適語  
溪以東臯遺選數十冊。託佩兄發出。舟子負上。連



呼重甚。先生戲語曰。此未必重。吾以爲輕如鴻毛耳。璉因問學問之於舉業。固可並行而無妨耶。抑必屏棄而後可從事耶。先生正色徐語曰。詩有之。荼蓼朽止。黍稷茂止。企周語及有吳江產數畝。因納稅甚遠。不及早料理。遂受累無已。先生曰。此固宜責己。學者所以不可放過一事也。古人誦詩讀書之日。出宰百里之邑。極是常事。若平時已產數畝。尙不盡心。設或異日出臨一方。簿書期會。紛紛不一。又何所措手足耶。先生出。璉問佩兄曰。先生將何往。佩兄曰。先生於米鹽日用之事。亦躬

爲料理。凡出鎮。必豫訪素行誠實者。方與交易。人亦不忍欺之。故交易有常處。不輕數易也。始學齋記云。天地之生人爲貴。仁義者人之所以爲心也。今予與子處。覆載中。服衣冠。負書策。列於士林。則旣貴于人人矣。可不求其所以貴于人人者。以無忝天地之心乎。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宏毅。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行天下之大道。宏者廣居之量也。毅者行道之力也。其始莫不自其一念不安於人人之所爲。而守之不變。致知力行。以至於終其身。又自其身推而達之。莫不始自一人獨立不懼。

勉焉不已。以漸及於家邦之遠。若火之然。星星攸  
灼。至於燎原野而烈山澤。若泉之達。涓涓盈科。至  
於經川瀆而放四海也。故曰居仁由義。大人之事  
備矣。然欲居仁。必充其無欲害人之心。以盡其類。  
則斷一樹。殺一獸。苟爲非仁。而有所不忍。欲由義。  
必充其不取非有之心。以盡其類。則簞食豆羹。千  
駟萬鍾。苟爲非義。而有所不爲。非然者。雖其聲聞  
權藉。孔昭於當世。使邦家之人。皆有賢豪君子之  
目。究其隱微。終不免於雞鳴而起。孳孳爲利之徒。  
且晝所爲。枯亡其固有之良而已。揆其失。惟在於

辨之不早辨也。辨之云何。今日者感民生之憔悴。父子兄弟不能相保。嘗爲惻然於中。見人事之不臧。欺詐相高。陵軋相競。甚惡其廉恥道喪。非不耿然甚明。乃人心何常。葆之不易。凡諸寢興食息之恒。動作云爲之際。無不內省諸己。孰爲仁。孰爲非仁。孰爲義。孰爲非義。不表飾於大廷。不苟弛於幽隱。人知之惟是人不知亦惟是。切切焉未免鄉人以爲憂。有初鮮終以爲戒。歷茲以往。百行皆然。當其窮入孝出弟。閑聖道以正人心。及其行以不忍人之心。遏惡揚善。正君而定國。約困而不隕。通顯

而不盈。庶幾不失任重道遠之義。而後無負於衣冠書策。中處覆載間也。與許欲爾書云。竊以傳書與著書不同。著書本其人之所得。瑕瑜高下。其面目不能自揜。傳書當以世教爲心。苟其言不可以法天下傳後世。則甯爲之深沒其文。以毋滋惑世誣民之禍。則於作者旣爲愛之以德。而在我也。亦不得罪于天下後世。如忠憲其人。誠君子也。但當時文集固已失之於前。而今茲節要復不能正之於後。則亦忠憲之不幸也。此亦學問中明辨之一端。非欲與世故爲同異。以取尙口之窮也。

答張

佩葱書云。吾人遭此凶災。

是年六月。江南大水。

易所謂震來

虩虩時也。古人進德。恒於多凶多懼之日。益爲加厲。蓋操心危。慮患深。視平日康甯無事。情懷自是不同也。家兄歸。具述闔門搏節之美。以勉弟。弟卽轉述以勉主人。卽此可見修己及物之效矣。然憂能傷人。故詩曰。維憂用老。樂天知命之懷。又自不可少者。陋巷憂中樂。耕莘樂處憂。二者固宜並行不悖也。與陸孝垂書云。患難之來。唯有守正。可以出險。故明夷之彖辭曰。利艱貞。蹇之彖辭曰。貞吉。困之彖辭亦曰。亨吉。蓋不失所亨。惟在守正。故

本義於屯卽云在此則宜守正。以此意非祇一卦一爻之義也。中庸素位而行。雖當貧賤患難。只正己而不求於人。居易以俟命而已。答顏子樂云。吾人所苦。只在虛度時光。忽焉而壯夫。忽焉而衰暮。一無所成。大率坐此。足下自今宜置一課籍。凡日之所課。與心之所疑。以及所得。臨睡則悉書之。要使已有所稽。人有所考。方能日積月累。以期有進。進進不已。斯可有成。諺云。人生一世。試思天地生我。如何賦畀。父母生我。如何屬望。豈宜虛生虛死。等之鳥獸草木耶。此意真切。自然欲罷不能矣。

辛亥十年先生年六十一

館語水。作惜往日詩云。端為有知皆害義。納之

規矩始非狂。又云。讀罷遺經旋內省。始知厥疾在

膏肓。自注云。嘗為良知之言者十年。又云。匪為舊

章陰護惜。却因簞豆未能忘。自注云。先後為舉業

之師二十年。又云。克己未難難復禮。周行不遠未

能從。遣長子維恭從學王寅旭先生。伯兄初為

次子與敬授句讀。廣譽案見與葉靜遠書始選朱子文集。

批呂氏童蒙訓。原本繫庚子歲。覆按先生庚戌從孫商聲借童蒙訓抄錄。辛亥

三月書屬佩葱節錄語類所論童蒙。訓過處。則批童蒙訓當在辛亥之歲。張佩葱欲



納拜。轉免諸先生代懇。先生終不許。姚蓮請其故。先生曰。某生平授書外。未嘗納拜。正師弟之稱。蓋見近時講學之風。始於浮濫。終於潰敗。平日所深惡者。而暮年躬蹈之乎。且佩葱學行可畏。亦不敢當也。今後諸同志不以某衰耗無聞。有疑則質。有事則商。某自不敢不效忠告。慎勿襲此標榜之迹也。是後人無敢再申此請者。與張佩葱復舉葬親會同事者二十人。法益美備。是年有與凌淪安書。與孫商聲書。答張佩葱書。與張巖貞書。答鈕亦臨書。與姚大也書。甲申冬。問日後記。

璉錄云。仲春望。見先生於力行堂。問爲學之要。先生曰。程子之教。存心致知。朱子之教。居敬窮理。居敬所以存心也。窮理所以致知也。言雖不同。其旨一也。然存心致知。異說或可假借。惟居敬窮理。則異說無容竄入矣。吾人由程朱而遡孔孟。如由宗子而繼高曾。若不于居敬窮理加功。是欲入室而不由其戶也。又云。某平生用力。小學近思錄爲多。稍有得益。亦在於此。故有志問學者。必舉此二書相勉。璉錄云。同弟侯先生。先生訓以爲學當祖述孔孟。憲章程朱。諄諄數十語。璉問日用工夫。

非助卽忘。先生曰。要知必有事焉。孟子本說集義。程子兼居敬說。益精密矣。吾人日用工夫。居敬窮理。如是而已。若忘與助。病實相因。忘固不可。助亦不可。惟助故易忘耳。又以雞之伏卵。反覆開導。又云。隱居求志。行義達道。何可一日忘之。答姚攻玉書云。先民有言曰。儒者之學。本天。故道曰天道。德曰天德。理曰天理。以至惇庸。則曰天命。致罰則曰天討。中庸所稱。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無非是也。至其日用工夫。亦惟法乎天而已。逝者如斯。盈科後進。不舍晝夜。無驟進。亦無暫休。孟子曰。必有

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曾子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死而後已。以是而已。故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又曰。知我者其天乎。非有纖毫私智。可以穿鑿附會于其閒。亦非有一毫人力。可以安排布置於其際。故曰天也。此儒者之學所由異於二氏者也。今竊觀來書。則深歉然於前此讀書之不多。與夫生質之不敏。而未免有求之過急之意。夫已去之歲月。致悔于蹉跎。天資之穎異。有不若於人。凡志學之士。宜無不懷此心者。然皆有所不必憂者。先民遺訓。工夫只在循序。只在不舍。曾

子竟以魯得之。用心過苦。用力過急。卽不免有正  
與助長之患。不特妄意躡等。病隨以生。其見道理  
必有偏枯不舉之弊。且將使身心不甯。易致疾病  
也。如日讀四書五經。限以行數徧數。以至年數。固  
爲窮理之所先。必有事之大目。但恐人事閒之。有  
不能取必者。而况先難後易。熟則敏生。非可拘拘  
者乎。又如列以八則。亦覺多端。程門之教曰敬義  
夾持。朱子之教曰居敬窮理。所學雖博。而持守無  
多端緒也。至若敬靜一條。尤不能無可商者。儒者  
主敬而不言靜。故其效至於動而無動。靜而無靜。

釋氏主靜而不言敬。故其流至於空虛無用。非有兩用之力也。亦非可并致其功也。若夫經之與史。雖有緩急輕重之序。亦難截然分而爲二。蓋經以立其本。史以驗其用。理則一也。宜乎並進其功。人之心思。本自靈通。固不可使其泛用。亦不可使之滯于一隅。局于一節二節也。古人課程。不獨朝經暮史。厭飫優游。雖至詩文詞賦。皆藉爲游藝之資。以涵泳其性情。陶淑其耳目知思。未有孤行一意。使讀書之日生趣。索然也。至如教課誦習。似不可分爲己爲人之心。因與弟子講解而已益明。因與

弟子誦數而已益熟。時切檢點。不敢慢忽。卽爲主於敬。長其所善。救其過失。與之遷改。總已分內事也。夙興夜寐。行無越思。內期盡乎己。外期盡乎物。卽爲時時習之。而須臾不離乎道矣。此事往年祥亦未能看作一項。故每至于累心。近方見及。便覺泰然。總之吾人立志則願希聖希天。而用功則一循下學之序。存心則宜以一夫不被澤爲己憂。立身則以箠豆不受於人爲有恥。其取人之善也。不當遺於細微。其攻己之惡也。則無閒於幽顯。窮通得喪。一俟天命之所爲。出處語默。惟視時義之所

可。若將終身。始卒一致。如是焉而已矣。與葉靜  
遠書云。佩葱進德剛而求志敏。後來所至。固未可  
量。嘗憂老成數輩。後先凋謝。絕續之際。擔荷無人。  
重賴其興。光昭斯緒也。蓋學術膏肓。未有甚於此  
地者也。終日講讀論語。只沈溺於小人喻利之一  
言。終日談說孟子。只孳孳於邪說暴行。生心害政  
之一途。耳聞目睹。無非此物。此志。可爲痛哭流涕。  
自非豪傑之士。興起而振救之。人類或幾乎息矣。  
近得震澤之閒士友。應求鳴和。綽有起色。傳曰。深  
山大澤。必產龍蛇。天地之心。殆將有見於此乎。



與徐重威別楮云。世人論學。多說做聖人。僕只說士希賢。賢希聖。世人多說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僕只勸人讀書。世人多說精一執中。僕只說遜志務時敏。允懷於茲。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而已。又云。山陰先生曰。嘗思一日所行。不負三餐茶飯否。况此凶饑。目前之人。糟糠不給。奈何不夙夜念之。與門人書云。吾人工夫。只存養省察二者相爲終始。無少壯。無初學成德。自強不息。惟此而已。造次顛沛。必於是。殫壽不貳。修身以俟。修者於此。必者於此也。中庸首章先存養。末章又先省察。蓋二

者如車兩輪。鳥兩翼。廢一不可。其克治則因有偏有失而後用之。省察之繼事也。讀書是士人恒業。其實無往而不然。世之務博覽者。知讀書而不知從事於此。爲異學者。好言未發之體。而不讀書。是以非無美質。而衣冠之子。求一言一行之幾於天理而不可得也。又云。接手教。其中有不能不蹈流俗之失者。家貧親老之語。每見世之勇爲不義。多以此藉口。夫家貧則有固守之誼。親老則有志養之文。聖賢遺訓。至爲昭明。未聞身之不恤而恤其家。子實爲之而歸過於親者也。抑何不思之甚。

耶。記曰。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平日讀書求志。得力不得力。全從應事上驗之。

壬子十一年先生年六十二

館語水。延姚攻玉瑚課子。爲幼子與敬結姻於沈丹曙氏。築務本堂成。遷家廟神主。先生經營之。與兄正叟同居。怡怡終身。主人請評傳習錄。先生謝不敏。三請乃允。其總評云。讀傳習錄。其損爲長傲習非。爲文過輕自大而卒無得。姚江罪之大者。詆朱子爲異端。本釋氏以爲教。所謂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者也。若夫傲然以生而

知之自處。自堯舜孔子而外。未有所服膺。尤其無  
恥之甚也。又云。一部傳習錄。只驕吝二字。可以蔽  
之。姚江自以才智過人。又於二氏有得。逞其長以  
覆其短。故一意排斥儒先。蓋思論語曰。如有周公  
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世以陸王  
並稱。實則不同。王較陸尤多欺。已誑人之罪。其不  
能虛已遜志。則一而已。評晚年定論曰。年之晚與  
不晚。論之定與不定。考之年譜自見。卽此姚江欺  
已誑人之罪。雖有儀秦之辨。不能爲之解矣。其他  
皆旁用側抹。一一辨駁。學者當購其全編讀之。茲

不盡錄云。

此一段三百字。姚氏年譜初本所無。梓所增也。故雷序中有陳布衣一語。實則

全卷梓未嘗校定也。三請乃允之說。出於螿菴口

述。今按先生與商隱書云。前日相商評論傳習錄

若有其本。收二三冊。即點汚者不妨也。則先生館

半選時。何先生已發其端。語水主人復請之。而先

生之意。乃決耳。螿菴又云。先師每事慎重。不輕下

筆。即朱子全集一書。凡看十遍。然後加圈選定。豈

易言哉。原本繫於庚戌年下。馥案。王子八月與

恥齋書。有初夏商兄委批傳習錄未之舉筆之語

則批傳習錄當在王子八月以後。廣譽按。訓門人

語姚璉。王子八月五日所錄一條。閏八月答張佩

葱書。皆與

錢說合。

選讀書錄居業錄。謂姚璉曰。居業錄

有謹嚴整肅氣象。讀書錄有廣大自得氣象。冬

客有遊閩告行。先生命酒。時姚瑚姚夏在坐。先生

曰。為貧就館。亦不得已也。恐將來所往之地。必不

日。為貧就館。亦不得已也。恐將來所往之地。必不

日。為貧就館。亦不得已也。恐將來所往之地。必不

日。為貧就館。亦不得已也。恐將來所往之地。必不

能靖。囑以早還。否則他適。若鯁鯁重有慮者。時方承平。不覺也。越歲。滇閩亂。始服先生之遠見。是

年有鄙叟說。原本尚有玩器喻。廣譽按已見前。戊戌年下。恐有誤。俟考。與凌淪

安書。與徐敬可書。與主人書。與沈甸華書。答張佩

葱書。與姚攻玉書。與姚四夏書。與王言如書。與周

山甫書。答陸孝垂書。答許大辛詩。敘銜恤鳴。即訓子語

更名

傳習錄評云。或疑陽明與朱子同日存天理。去人

欲。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云好善而惡惡。安在良

知之。言有害人心世道。曰。陽明欲排窮理二字。而

惟心之所發。便爲天理。又以性善爲無善無惡。未嘗指氣拘物蔽以爲欲。不知何者爲天理。何者爲人欲也。楊朱墨翟。亦是堯舜而非桀紂。理欲混淆。則好惡倒置。生心害政之禍。何所止極乎。又云。閃爍變幻。總不出知行合一之旨。不排二字。是三教一門本領。所論往往首是末非。或末是首非。或首尾俱非。中間是。或首尾俱是。中間非。正所謂假竊近似以文其奸也。豈知本領不是。憑他覆蓋掩飾。終不得而隱其情也。瑚錄云。瑚館先生門下。先生時以補偏救弊是修身要旨爲訓。一日出

見復申此意。曰：凡言修者，必有不善之處。修之之功，去其不善，以歸於善而已。宮室器用皆然。况于身乎？修之字義蓋如此。又訓瑚兄弟曰：一日不學，則此身卽一日陷於不肖。虧體辱親，卽在乎是。敢不黽勉。又嘗訓瑚兄弟曰：學者立心當以天下爲己任。而工夫則雖小物亦當用力。又曰：世無無職分之人。人無無職分之日。求盡職分，自不得不憂，不得不懼。知憂知懼，必使無憾而後卽安。能盡職分而後可以安命。程子所以亟稱要不悶守本分之言也。先生有族弟無子，以繼室隨。



來之子爲子。一日掃墓。欲與拜。先生曰。甯可飲時  
來。與拜則不可。時彼父母出怨言。族人家人多有  
勸先生者。先生終不許。語瑚曰。禮教不明。而直道  
難行如此。璉錄云。先生家居。每坐務本堂東北  
隅。一室縱橫方丈。一几一榻。几上朱集一本。筆硯  
各一。無他物焉。書亦未見有雜陳也。看書或倦。則  
拱手默坐。或徐步課農桑。及蔬果花藥之類。皆手  
經理之。或私語璉曰。張先生之學。有體無用。如  
某則地理兵法屯田水利之事。無不考究詳明。此  
有體有用學也。子有意乎。璉笑而不答。後述以告

先生。先生曰。如某何敢言有體之學。然論道理亦未有有體而無用者。程子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斯言胡可不玩也。若僅以考究地理屯田兵法爲有體有用之學。則固未知體之爲體矣。先生家居雖盛暑。必衣冠危坐。未嘗稍有怠肆之容。若有勞役事。則去上服。著最粗麻布衫。至帽與襪。雖勞與酷熱。未嘗去也。每從先生登舟。必正身拱立。俟過先人之墓。於舟中深揖。又遠數十步始坐。聞之自壯。至老。行雖急。未嘗聞焉。先生一日語璉。暫出。問何往。曰。亡婿總服已及三月。今至彼處釋。

之耳。於卑幼之喪不敢不勉如此。因知先生素冠服以此也。與孫永修書云。夫子以大孝稱舜。首曰德爲聖人。舜亦人之子也。在彼爲法天下。可傳後世。在我碌碌。德音不昭。幾何而不忝所生乎。然則能讀幾卷書。作幾篇文字。在鄉里作一尋常無過之人。斯亦不足言也已。唯希賢希聖。夙夜黽勉。晞顏亦顏。古之人豈欺予哉。

丑癸 十二年先生年六十三

館語水 率長子維恭從學佩葱 選朱子語類  
是年有錢柏園文集序。紀友贈計需亭序。與陳

乾初書與葉靜遠書。答張佩葱書。與胡次嚴書。與姚大也書。與陸霞生書。與門人書。與呂仁佐書。答陸孝垂書。與董理涵書。

備忘云。心粗性急。讀書之至戒。改之爲貴。

仲春自警。下二

條。君子而不仁。正如白地上。雖著些黑點。要之

也不多。不久亦當湔滌。小人而仁。正如黑地上。雖閒有些白點。不久終是變滅了。理明義精。則能

知言知人。知言知人。則神閒氣定。而此心能宰制萬物。程子所謂金革百萬。與疏水曲肱一般。如此方可以成天下之務。定天下之業。所以學莫先於

窮理。窮理之益莫大于讀書。嘉玲錄云。二月丁卯。同先生攻玉至震澤。先生曰。中庸言素位而行。吾輩今日素位。則貧賤患難。自是正命。若妄想富貴。便是桎梏。便非正命。瑚錄云。先生曰。非義之貨色。吾人視之。當如洪波烈火。如鼎鑊刀鋸。又曰。論語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於此當反覆思之。思之審欲信之篤。若信不及。真是枉做小人。又曰。昔吳袁仲有言。學問之要。只是事事不可放過。才欲放過一處。便長因循怠惰之心。此語甚善。卽先儒所謂居敬。所謂必有事焉也。果能持之以恆。

終始不懈。使造次顛沛。亦無放過。則極其精密矣。  
東莊侍坐。先生諄諄以讀書相勉。又曰。境之困苦。士之常事。貧窮患難。豈有獨我受不得之理。  
又曰。方正學云。人才日衰少。善保膝下兒。吾人有課讀之責者。不可不時存此意。先生遇諱日。祭時用墨冠白服。佩葱問焉。曰。家兄不能變服。故某亦不敢純素耳。嘗從先生至半邏。百里之遠。必終日危坐。坐處亦不移尺寸。每私驗之。必如此。語之佩葱兄。佩兄曰。玲與先生同寢。通夕未嘗反側。真所謂夢亦齋莊也。璉錄云。先生曰。先儒有云。

讀朱子門人所記之書。不若讀其手筆之書。此言固是。蓋朱子手筆之書。其精微純密。曲折融化。似非語類所及。然非潛心體會之久。不能得其微妙所在也。若語類一書。明白詳盡。初學先玩之。即可知所從事而獲益焉。兩書讀有先後。要之不可偏廢也。又曰。某欲取朱子文集語類兩書。選定編輯。錄其最切要精粹者。為朱子近思錄一編。自問精力日衰。不能及矣。有志者異日體此意而敬成之可也。

原註先生辛亥年選朱子文集。至壬子七月命璉抄選日。癸丑年選語類。至甲寅夏。璉亦抄藏語類甫卒業。而先生已不起矣。若天假數年。近思錄可成。惜哉。甲子夏記。

曰。本朝理學。如曹薛吳胡四君子。某讀其書。知其道。可以繼濂洛關閩。可俟來學。愚意朱子近思錄外。可輯爲四子近思錄。謂璉兄弟曰。予惟好是懿德之心。自驗覺甚切耳。近日於詩之昊天日明。及爾出王。昊天日旦。及爾游衍。與易之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二三處愈見親切。璉問先生壯年學問之功。先生曰。予念先孺人之訓。有曰孔子孟子。只是兩家無父之子。惟有志向上。便做到大聖大賢。又曰汝須做人行道上人。予自少至老。遵奉此訓。慄慄危懼。不忍忘遺體之



重而已。人行道句。作時語讀。

問爲學之道。曰。莫先篤信。子

曰。篤信好學。又曰。信而好古。惟信得篤。然後好之。至。若不信而能好古。未之有也。因言學字始於說命。惟學遜志務時敏云云。蓋學莫要於虛心遜志。其曰務時敏。卽所謂時習也。其曰敦學。卽所謂朋自遠來也。今之學者。雖自號好古。絕無謙虛退讓之心。究竟不過成得驕且吝之驕字。克伐怨欲之克字而已。與何商隱書云。讀語類。其服膺不釋者。顏子好學。及宏毅章所錄。尤覺會心。敬聞左右。以當野人之芹而已。與主人書云。韓子云。有以

志乎古。必有以遺乎俗。近本此意。致書友人。略言君子之儒。遞世無悶。究竟爲天下法。可傳後世。小人之儒。同乎流俗。合乎污世。贏得身名俱辱。其界分所爭。要亦無幾。只在辨之於早。固知微生之見。宜爲舉世所疾。附此相質。未必不爲知己所可也。

答屠子高書云。夙昔屢承下問。比復審思。或者先生養氣之功。尙有未至否。蓋人至大。至剛之氣。本諸天地。生而具足。直以養之。而無所害。則足以配道義。而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無是則餒。小而日用之常。大而彝倫之重。當言而不敢言。不當言

而不能嘿。當行而不敢行。不當行而不能止。以至遷善不力。去疾不盡。率坐此故。竊以爲此種工夫。凡在覆載之間。無一人可不爲。無一日可不爲。故云必有事也。與王寅旭書云。今日言學。往往有人。約而言之。兩種而已。重致知者。薄躬行爲。無足取。此則所謂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者也。尊踐履者。忽窮理爲不足事。此則所謂淺陋固滯。而不能進於高明之域者也。二者互相非詆。而邪說由之以生。甚則交相水火。而暴行因之以作。誰實軌之以中正而無失者。先生佩兄遠近相望。

可謂南服之英賢矣。名世之業。雖不得見諸當時。名世之學。則自可傳之後起。伏願吾友朋相與勉。毋以經綸參贊。非幽居之責也。答姚四夏別楮云。他人爲學。苦其不前。兄則憂其過銳。而不量力。他人患其一得自安。輟多於作。兄則憂其一事未終。又進一事。二者均足爲病。根原則一而已。試觀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一息如此。終古亦如此。故曰自強不息也。與陳霜威書云。吾人一生學問。不外養德養身二事。讀西銘可知。仁人孝子之用心矣。日用之閒。願深體此言也。

與孫商聲書云。旬日以來。聞大邑社事復興。吾兄  
往應其請。慕賢乎。隨俗乎。誠不能以無疑。韓子云  
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不知茲事之興。在  
君子道長之日乎。小人道長之日乎。異時主張茲  
事者。爲吉德之人乎。凶德之人乎。恐不難一言以  
斷也。竊嘗妄謂君子之德。遞世无悶。然究竟爲法  
天下。可傳後世。小人之儒。同乎流俗。合乎汙世。然  
贏得身名俱辱。昌黎氏所以勤勤於友生。謂其有  
以志乎古。必有以遺乎俗也。以兄高明之識。自宜  
辨之于早矣。弟於東漢諸君子。竊慕徐孺子之爲

人願學之而未能。其後管幼安潛龍以不見成德。諸葛孔明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之語。未嘗不佩服終身。然自顧非其人。不敢妄擬也。兄於韓子素好其文章。而於東漢諸公。夙景其風烈。故敢引喻及此。願宥其狂瞽。而加察焉。原本繫丙申歲

廣警按與孫書前有二篇。庚戌辛亥所作。此書篇首云再歲不晤。當在是年。又按七月與張佩葱書云。商聲兄一劄煩致。然尚惟酌之。不宜達則已。蓋即指此書也。

甲寅 十三年先生年六十四

家居 正月為長子維恭娶婦朱氏。寄姚夏書曰。不佞舉子遲暮。不意及見新婦之入門也。蓋先生

貧病已甚。以喜以悲也。

原本繫癸丑年下。按甲寅與葉靜遠書云。今之正

月。勉為長子。授室。當入甲寅。

春病脾。諸生問疾。移榻中堂。七

月二十八日。疾革。命具衣冠。恬然而逝。何雲士某

某諸先生經紀其喪。次年乙卯。雲士先生偕諸先

生及門數十人會葬先生。時盜賊猖獗。里中騷然。

有先生先世之鑒。不暇遠擇地。即卜兆於楊園里。

宅東南田畔。相距半里。西山甲向。地非爽塏。鑿小

池灣以瀉水。馬鬣之封。童而不樹云。是年有答

葉靜遠書與姚四夏書與徐重威書與沈組綬書

玲錄云。三月乙巳。先生曰。近來看得道不遠人。一

章覺親切些。道不遠人。卽有物有則也。故下說其則不遠。註中所以爲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如云聰明在耳目。慈孝在父子也。改而止。改字最說得切實。人能宏道。非道宏人。道非亡也。人自外於道耳。但能改其無道。卽在道中矣。然道實不外乎人心。故云忠恕違道不遠。但單說心。則異學禪學皆言心。可以假託。故下文又言子臣弟友。庸言庸行。則中庸之道。信乎其不遠人。而非隱怪之所得假矣。又云中庸言道。費而隱三字最盡。刑名術數之流。其於道之費處。略講究得些。然不知道之隱。



虛無寂滅之學。其於道之隱處。略窺測得些。然不知道之費。惟言費而隱。則高不入于空虛。卑不滯於形器。程子又說體用一原。顯微無閒。尤親切。惟道之費而隱如此。所以學者不可不操存省察。玲偶說與門人說書。先生曰。最要是欲學者反身而自得之。臨別。又曰。大舜所以爲聖人者。只是虛受。文王所以爲聖人者。只是乾乾不息。瑚錄云。七月二十三日。偕佩葱問疾。時先生久病。羸瘠已甚。不數日。卽易簀矣。猶坐至更餘。端莊整肅。諄諄以學問勉瑚兄弟。未嘗稍有倦怠敲側也。所謂

一息尙存不容少懈如此。璉錄云。七月二十六日。先生猶衣冠坐起。倦極而寢。張企周往候。先生欲起。整衣冠以見。企周固辭。不獲。先生曰。君子愛人以德。此不必辭。與沈子相書云。日者仁兄固留。而弟必決去者。以目下方持慎言語節飲食之戒。誠恐他友繼至。不能俯察。應酬太煩。不免多言傷氣。多食傷脾耳。旣而思之。冬春以來。相見者三。無次不以死生爲言。得非以弟於死生之際。有所未達。猶有貪生畏死之見乎。自惟生於亂世。幼痛終天。雖久視息覆載。詩所謂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者也。况復行年六十有餘，尚有何貪，何畏，但吾人所以不同於釋氏者，行父母之遺體，不敢不敬，故一出言，一舉足，不忘臨深履薄之義。凡夫日用酬酢之常，食息寢興之細，苟一出於忘身徇欲，是皆立乎巖牆桎梏之類也。豈若釋氏祇以不貪生，不怖死，爲了死生大事，而終日以末後一著爲念哉。夫吾儒所謂末後一著者，得正而斃，全而歸之而已。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又曰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祥於道，未之有聞，正恐未得死所，雖甚迷昧，樂正子春之戒，亦知守之不敢有違，是以甯虛友

朋之愛而不顧也。又承論及先師山陰先生古易之書，竊疑未論其詳。不當爲先生傳布於世也。蓋祥於甲申仲春，見先生於戴山之宅，聞先生有易義之書，請而讀之。先生曰：此往時作，不足觀也。吾欲改而未及。自此距先生殉道，不過一載有餘。未聞有所改正。然又非程子易傳尙冀有進，未欲遽傳之意。則今日及先生之門者，當體先生之意。本伯繩之志，敬守其書，藏而弗失，可也。何必亟亟行世，以爲先生重哉。况先生輕重，豈在書之傳與不傳哉。易自畫卦繫辭以來，義文周孔之後，程朱之

前代有作者。其爲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義。使人居安樂玩。得以寡過者。固多有功於天下後世。其爲不知妄作。得罪聖人者。已不少也。蓋易之爲道。微顯闡幽。知來藏往。大無不包。細無不入。故繫辭曰。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後之作者。舉其一廢其百。得於此。失於彼。凡夫用智自私。穿鑿附會。而不軌於大中至正者。皆賊道害義。而得罪於聖人者也。故記曰。易失之賊。近代世教不昌。儒風不振。學者不明於義理。大都以釋老之似。亂大道之真。

其爲賊更不可言。縱使不至於賊，而多此書易不  
因之加明。少此書易不因之爲晦。又何必紛紛多  
事。自取妄作之咎哉。朱子燭籠之喻。多一條骨。障  
一路明。竊謂今之言易者無不然也。孟子曰不直  
則道不見。惟仁兄進而教之。勿以其人將及溝壑  
而棄之。則幸甚幸甚。

梓按先生歿後。門人姚璉編全集。至康熙甲申  
後。海昌范蜀山先生鯤鼓勵同學。協力付棗。刻  
初學備忘訓子語備忘錄言行見聞錄近鑑經  
正錄喪葬雜說近古錄補農書訓門人語讀書  
筆記十餘種。文集甫刻十八卷。辛卯蜀山歿。工  
遂不竣。至辛丑。梓借硤川張君莘臯鳩刷資三  
十金。印集分布。後五六年。集板以流言燬於火。  
今兩浙所流傳者。惟辛丑所刷數十部而已。先

先生自夫人以下五棺貧不能葬。因具灰沙窆於先生墓側。又以三和土周先生槨外。築尺許。舊有小石碑云楊園先生之墓。乾隆十八年。浙江學使雷先生更之鉅碑。題曰清故理學真儒楊園先生之墓。

張楊園先生年譜附錄

後學陳梓輯

未刻書目○願學記

卷六

問目

朱子文集語類選

目 王學辨

此范先生定此名非先生本有是日也羣書日記亦然

讀書

居業選

羣書日記

未刻文目○題劉忠宣公遺事

題傷蛇行

題考

槃獨寤圖

題詩存後

王

書春秋繁露後

崇禎丁丑

書龍溪題壁後

書清江異隱兩集後

書倪

譜改田碑後

丙戌

書理桐拙操後

先生年譜書

後 書某友心意十問答後

跋唐灝如葬親社



約 附清風里補例三條 跋西臺慟哭記甲午七月

書宋理宗事 跋綠雪亭雜言一條 敖英著 書朱

翁永昌後札後乙未三月 跋沈德甫札 書姚氏族

譜 書小學末示學者 書近思錄後示兒丙午

跋朱子與長子受之書後 書聖途發軔後丁未

書吳孟度像後 書羅豫章誨子姪書後 書許

淮陽紀異後 書六戒後 韓詹夫著 書文學錢公墓

誌銘後 書貽孫集後 書徐子顧嘉予傳後

書徐子保甲論後 跋五老同壽卷癸丑 梅花賦

引 白兔賦引 生壙引 自箴并說己酉 硯銘

二 戶銘 斛銘 瓶銘二 夏楚銘 錢太常

像贊 告先師文 仲丁告師孟子文王辰 祭先

代始為飲食之人 告尤氏先人文己亥 告錢厚

菴先生文 會葬告呂念恭文 告陸壻文 哭

顏士鳳文 同社弔岳孝廉文 弔祝開美文

祭錢字虎文二 弔呂公亮文 弔唐鄰哉文

弔李石友文

何商隱先生初學備忘引云先生懿德醇詣一生授

學默默以忠信篤敬孚於人絕不事口耳佔畢然

而言論旨趣之著見于筆墨者已自不少汝霖之

交先生晚終始十七年中說之而學未能也辱不  
我遺每出一簡相示必極謙慎蓋意不自足又惟  
恐人以空言視之也迨病亟始託全稿而欲質靡  
從已然由中有本之言字字皆可垂教原無容贊  
一辭者如自省則有願學記備忘錄師門則有問  
答錄聞見則有言行錄訓子有語誠人有鑑喪祭  
有說農圃有書俱一一從身心日用閒體驗天理  
民彝以爲立身應事自淑淑人之準則非辭章訓  
詁家所能窺其一二者故不厭知希切切懼鄰於  
表暴真實學也其餘尺牘詩文散在知交者尙多

方事彙集惟塾中與羣弟子語一冊蓋嘗手定其次爲上下卷題曰初學備忘每授學者傳抄則梓而行之或非先生之所靳也竊慨正學陵夷三百年中河津餘干而下指不易屈讀先生是編庶乎嘗鼎一臠知味者將毋想見其全乎武原何汝霖識

凌渝安先生序先生全集云人之爲學所以修身盡性也性雖無形而其理不越乎倫常事物之間故踐形卽所以盡性下學卽所以上達知道器之不離則可與言性矣自論性不明往往有爲傳心之

學而反失其本心余友張念芝先生於學絕道晦之日獨明於心性之故而修身力行以踐其實其於是非真偽之際辨之明而守之篤其言日子思首原天命之性而蔽其旨於大本達道孟子揭性善二字以示人而驗其情於四端之發由是而紛紛之說始定厥後程子出而曰性卽理也又明確不移聖人復起不易其言陽明易之以心卽理也便錯蓋心則虛而活謂之具衆理則可謂之心卽理則不可故中庸言率性而不言率心孔子不言其性不違仁而言其心不違仁况渠以無善無惡

言心之體則心卽理句亦屬鶻突不過師心自用  
廢却讀書窮理之功而已不窮理則不知性不知  
性豈能盡心哉故姚江之學興則說理全無根據  
認虛靈知覺爲心而以無善無惡名之則雖言理  
而反失其本心浸淫於禪而不覺矣此張子見道  
不惑尊聞行知故其言之焯焯而一時知之者亦  
寥寥也蓋陽明本以文人餘習好異立新彼於仁  
義禮智而外獨提良知兩字別立門庭爲根據孟  
氏而不顧博學詳說明庶物察人倫之旨婉轉說  
合以良知自有天則萬事只求心之所安天理之

才  
曰  
言  
粲然於吾心者謂之文種種說歸于心內不肯以  
格物爲窮理其病只坐心卽理也一句生出夫賦  
於性而統于心渾然在中者理之一本也殺于事  
物察乎天地有物有則者理之散殊也窮理盡性  
以至命孔門之正學也不言精義利用而謂一心  
惺寂足以窮神達化道器之分釋氏明心之學也  
以理明義精之學爲支離而致良知於事物之間  
祇求心之安未審合乎當然之則姚江師心之學  
與異教同源也恃其聰明舌辨足以禦人以佐成  
一己之說而一時之好徑欲速者喜其言之直捷

而放縱闖茸者樂其教之脫略而不核於事情相  
與尊之轉相矜尚况其文學事功亦足以震炫一  
時而淺識者遂以有言者信其德勇者信其仁也  
將盈天下而莫辨其非矣或爲兩歧之說者謂朱  
子自明誠之學也而陽明白誠明將等之堯舜孔  
子乎况孔子生知猶居自明誠之列凡其開示後  
學皆由教而入者也陽明以自明誠爲非亦安識  
所謂自誠明豈非以杳冥昏默最上一乘之說爲  
之胚胎乎張子拒之素嚴雖未能摧排廓清然當  
羣言鼎沸尙知伊洛淵源者則張子反經之力也



抑思百餘年以來聖學榛蕪反覆沈痼士子毀棄  
程朱之書漸不識孔孟門庭猖狂自恣往而不返  
故學術亂而士習壞士習壞而生心害政之禍淪  
胥而莫救則學術之關氣運豈小哉語溪何求老  
人以崇正闢邪爲己任尊信朱子之書而表章之  
辨析精微表裏洞徹使學者因朱子之遺言以尋  
孔孟之墜緒如披雲霧而見青天厥功不細然學  
其學者未免爲語言文字之習講論愈繁而知德  
者鮮文章日多而約禮者寡畢知殫能於時藝之  
中謂足盡聖賢之蘊卽所以論道講學而於修辭

立誠之道未能體會將朱子惓惓釋遺經訓後學  
竟是安排作時文地步而以修飾之辭爲干進利  
祿之資恐崇信陸學者益思所志所習之論義利  
之辨深中學者隱微而偏內之弊愈不可返又將  
來斯道之憂也惟念芝先生學有本原功崇實踐  
持守集義養氣之功致力庸行庸言之際道器不  
離動靜無閒驗其素履則厯險難而不渝極困窮  
而自得凡發於語言文字絕不矜情作意藹然自  
見於充積之餘言愈近而旨愈遠見愈親而理愈  
實有德之言非能言者比余交三十年察其語默

動靜莫非斯道之流露非深造自得者不能也先生之學可謂明而誠矣先生生於明季少時向道聞山陰劉先生爲海內學者所宗往受業於門先生德器溫粹陶淑於山陰更覺從容歸而肆力于程朱之書學益精密識益純正仰質先聖其揆一處洞悉無疑而同學者或詆其說之異同不知信程朱卽所以信孔孟博文約禮孔門教人之準繩知言養氣孟氏爲學之律令程朱之書翼經而行如日月之麗天求道者舍此而別求門庭是猶背日月而索照也使先生而在充養自然積厚流光

當不能名其所至然其所已言者實與先儒相發明以惠後學猶規矩之於方圓也梓其書而公之遙遙宇內必有負異挺特篤實爲己者讀其書自有以得其中之所存也烏程凌克貞撰

又與楊園書云天下之變由于人心人心之變由于學術百餘年來聖學榛蕪歧途百出今欲挽久溺之人心開久錮之耳目非大力量者不能如弟輩學力亦無精彩動人儒門亦覺冷落而弟之朽鈍爲甚循途守轍正如策蹇驢于康莊狂瀾顛倒不能障百川而東之惟願尙友千載沒齒無悔而已

當與兄共勉之道之不明有二溺于俗與溺于意見耳溺于俗者不必言溺于意見者其病難挽大抵聰明文學之士入手便思超脫立論喜求新異始而厭薄程朱既而厭薄孔孟孔孟不敢毀惟取立論之異於程朱者以爲快不知亙古今只有此理而已何嘗有所異到得義理精融時自覺得新意無窮夫子語顏子而不惰豈曰有所異聞耶學者入手當思有著力處便求超脫不得心境到得能樂地位自然神明變化何止超脫若不思致力之難便求會心之適唯有影響解悟之見以自適

已意而已施之日用多驗不過種種病痛直探其源只坐合下的然一念上來果有闔然求道之心則病根自少學者聰明各有分量又無篤實求道之心狂言異論不知世道人心將何所歸也弟與兄年力已過然弟以爲血氣雖衰嗜欲淡而天根見克己之功亦覺省力願與兄更加猛勵一線未斷誰爲留之

沈石長先生與先生書云於季心容巢兩兄閒得驗知道力之高厚與義勇之剛方私擬以爲所養如此而所發如彼真孟子所謂浩然之氣直養而無

害者也去夏今春又得讀所寄渝安爾慥穎生札  
救朋友之急必本于天地之立心規同人之過必  
推于學問之根原命意措辭一字不苟以爲當吾  
世而求師程微長兄其誰與歸然以弟之不肖至  
愚至柔少負先人之訓長無師學之傳虛度光陰  
已及見惡之年而精神頹放不能自振所謂蒲柳  
之姿望秋先零者也乃其心不死猶有爲人之望  
而性復忿戾不能安于世俗每欲絕類離倫飄然  
獨往以爲斯人固不可棄而鳥獸尤不可同但茫  
然四顧何處是安身之地此磊之所以日夕躊躇

而未有決者也卽如謀生一事力旣不能負未又無工商之業只得以處館爲事乃前乎此者課文旣與心違後乎此者句讀又與俗戾而同志之中不以謀食相諒而反以謀道相託是自欺欺人進退兩無所據矣此又磊之所以日夕愧恨而未有已者也方今世已衰矣道已微矣所賴一二同志相與力閑聖道鼓倡後學留碩果之不食以爲窮上反下之計然易曰儉德避難禮曰默足以容此正矇光匿采之時乃或者欲以口舌爭則執塗之人而告之或者欲以文墨顯則大集羣衆而講之



休咎卽不可知恐爲己爲人之學闡然的然之道  
于此焉判矣此又磊之所日夕憂惕而未有己者  
也最可憂者今日一二有志之士能自振於波靡  
之中所謂卓然特立獨行者也而或流爲異類或  
娛於詩酒或崇尚氣誼陷於非僻則有志矣而未  
必同其志不必言也若夫一二同志之中又自有  
道術之裂其或脫落聞見而獨提本原者以爲性  
在先而教在後吾已窺見性命之原則學術俱綴  
是開天下以荒經蔑古之禍矣其或拘文義專務  
尋章摘句以爲知在先而行在後吾日諷詠詩書

文藝而聖賢在是是競人以辭華而不知有敦本  
尚實之行矣更可憂者其志同矣道同矣而未同  
其功則或限於資質之魯氣習之惡境遇之艱疾  
病之困師友之離索坐是以有盡之居諸恣無已  
之悠忽卽如長兄惠教以來星移物換已三度矣  
而長兄之德學益進於高深敝地諸賢未見有超  
軼絕塵也或反失其本來面目者有之至於弟磊  
之無狀真朱子所謂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自  
宜有道君子之所棄絕然每讀朝聞道夕死可矣  
之章惕然有寤于心以爲人有生而不聞道不唯

不可以生并不可以死故不聞則百年皆虛聞則一朝夕皆實豈可以當世有明師良友而不一懇求又豈有仁人君子見龔瞽者之匍匐於溝壑荆棘而不一指引之於正道也凡此種種之所欲質者俱于身世有關而不可但已本宜徒步就正既阻於力屢欲筆叩又懼其突而無禮且書亦未必言之能盡意滿擬念時兄之約或得因以一覲光儀而折衷其疑不謂竟虛德音之來括而愚蒙之通塞亦有命也輾轉圖維若終不言則蓄之無已時矣敢特因季心之便而冒昧以陳惟先生憐而

教之

王寅旭先生喜先生至山詩云歲寒期約各蹉跎祇

有先生帶雨過驥子已能閑禮數龍門猶自喜茲

歌考翁同趙二理及令郎來縱談經濟農書好細勘精微小學

多幾許客懷消未得朝來不待酒杯和原本載七律二首廣

譽按其二係贈趙二理故刪

張岵瞻先生上何先生書云玲生三十有一年矣二

十一年而始聞先生之名又五年而從凌先生執

贄以見又六年而請納拜正師弟之名先生許又

六年然後受曉菴何求備聞斯言蓋不屑教亦不

終絕玲方退而修省冀自今行無大虧復申前請  
繼見與凌先生手書又似欲終絕者若是則玲之  
惑也滋甚蓋聞民生于三君與師皆以義合其合  
也則君先乎臣弟先乎師禮也後世人倫不明君  
罕下士而士多失身少不親學而長好爲師二者  
交譏然而人倫不明由於師道之不立也師道不  
立則異端爭起于是有所謂良知之學者良知之  
師敖然自聖不師往哲自立門戶思以其學易天  
下而無從也見才俊之士則多方以鉤致之旣得  
之患失之故或拜而復還或還而復拜擁臯比之

儀有同兒戲浸淫不已四海風靡羣然慕心學之名而好之既乃漸涵入骨髓不復能自解免迹其授受始猶矜私智驚虛聲而卒流爲勢利之門於是以前講學爲倖竇以載贄爲苞苴當事可通則通當事山人可附則附山人惟利之求無復廉恥其壞人心敗風俗蓋不少矣極其流禍遂至於遺親後君天崩地坼而餘波遺焰之所及迄今未弭嗚呼其原始於學術不正而生心害事禍至此極也當此之時非有至德可師者拯其橫流何以回一陽於重陰之下而來復哉側聞張先生素以興起

斯文爲己任今者道明德立玲之愚陋何從仰測  
高深然嘗竊識君子之緒言矣凌先生曰同人學  
問各有偏長成德君子其惟考翁曉菴曰君子以  
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楊園有焉何求曰先生聞  
修一室而聞風者悅服覲德者心醉惟其誠也尊  
教則曰學術至正言行無疵三百年來指不多屈  
至其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尤莫  
知其所以然也先生自任則曰祖述孔孟憲章程  
朱非吾人之責而誰責夫諸君子皆知德之人又  
非阿私所好合而觀之則先生之足爲師表誠有

欲辭而不得者然猶深執謙退概謝從遊蓋以君子所處非獨一身得失乃闢風俗盛衰今之師弟濫觴已極故欲杜門却贄以身示範其亦憂深而慮遠已雖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我求童蒙而相感以私所謂人之患在好爲人師也童蒙求我而志應以公所謂師道立則善人多也二者相似而其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且燐火之不息正以日月之未出也甯當因噎而廢食哉孟子不因楊墨之橫議而廢設科朱子不因金溪之倡教而謝諸生惟其守先待後雅意作人用俾聖緒光昭久



而不墜然至于今聖遠言湮已不勝邪說交作之  
憂向使孟子朱子俱塊然獨善以全高則後之人  
雖有志於孔子之學孰從而求之而道術之分離  
乖隔又不知其何所底已是以君子進則行其道  
退則傳諸人豈好勞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今  
以盛德如先生善教如先生人心向仰如先生邁  
此道喪學絕之日進旣無可爲而退又不欲廣其  
傳彼之近聲利而溺虛無者固已前禽不誠矣卽  
有願學之士亦只望絕計窮或求進不得而退自  
廢棄甚或憔悴以死又其甚者轉而從學異端而

未知返先生豈不畏天命閔人窮哉不然其亦何  
心於獨善也意者門牆旣闢風動四方恐非龍潭  
老人之意乎竊謂龍潭老人誠不測其所至度亦  
同人於郊咸晦志末之倫耳以視康齋興起餘干  
之功孰大孰小必有能辨之者矧先生今日旣無  
勢位之榮又不標榜爲事自好者無所嫌而敢進  
有爲者無所爲而不來不過二三後生不遇于時  
之士帶經負耒相從于十畝之間衡門之下以求  
其至難得者于身初不敢有夸毗矜躁之念冀或  
風動四方以上累師門則與先生匿景沈聲身焉

用文之意固並行而不悖也若謂維皇不欲斯文之喪則秉彝在人心師友在簡策豪傑之士無文猶興卽欲就正有道亦顧其實何如耳甯必摳衣委贄標師弟之名乎則愚又有說焉無文猶興天下一人而已方此風頹俗靡人才衰少苟有志於學者皆當曲成之俾大以成大小以成小此乃萬物並育之心豈可以豪傑概人人而况人之豪傑自許者未必果豪傑乎如接輿荷蓀之徒惟自許豪傑而不屑屈首于聖門故其高風峻節雖令人慨想於千載之餘然每讀書至下車而辟反見則

行未嘗不嘆聖人之畏天命閔人窮無時敢忘而  
自以爲是者之終難入道也假令彼得聖人而師  
之其所造甯止此哉蓋孟子所謂歸而求之有餘  
師者特以拒曹交之不誠雖至理亦不外是而非  
聖賢教人之成法也語曰嫻習禮樂不如式瞻儀  
刑諷誦文辭不如親承音旨又曰古人所以貴親  
炙之也有以夫不然者秉彝在人心而執氣拘物  
蔽之心爲良知師友在簡策而曰六經註我我註  
六經且剽竊聖賢之說以文已說其不畔道者鮮  
矣誰則能無師傳而神會乎若夫名者實之賓也

世固有名罕實者矣實至而名不從未之有也  
或曰先生雖不以師道自居及門譽髦已不一人  
薰其德而善良者又不知凡幾矣是豈有心獨善  
哉果遇英才固所樂得而涵育也子自無受教地  
耳夫復何言嗟乎此則玲之罪也玲少愚陋既長  
雖幸得從諸君子遊然賴其教而知人生固有學  
問焉不當溺于舉業之卑汚而已至於克伐怨欲  
生心而不知制情慢邪僻設身而不知檢罪大行  
虧悔於前而靡贖遷善改過期於後而未能而窮  
理之事入德之門則尤茫然罔識厥旨雖有善教

將安施也顧以行負神明親不逮養今誠不忍以遺體終陷小人之歸冀及時操祓篲于有道之門以爲出谷遷喬之計悽悽丹誠懷已數年而不意先生拒之深也夫日月所照靡閒容光雨露所濡不遺朽木若曰自授書而外未嘗有曰師曰弟子者則上旣不獲隨敬夫諸子執箕膺攜于前下又不得從蔡生授几奉杖于後每一念至誠不自知其涕泗之橫生也而諸君子之進說於函丈者猥以朱蔡爲言則先生且將隱度之曰朱子固予所願學玲猶不足當季通之一映惡乎知夫道若是

則先生之牢關而嚴拒固宜諸君子不棄玲而終  
覆露之請易說以前曰與其進歸斯受孔孟家法  
也震澤之濱有一人焉與波上下幾死者數大懼  
而號救於先生者六年矣又如是而後救恐終汨  
沒矣其勢急其情悲仁人能終不一動心乎倘得  
矜哀而蚤收之以療其飢渴之苦心以少答父母  
生我之意于萬一則先生成全之德沒齒不忘而  
諸君子以大公之懷而引掖放廢之人俾聵得聰  
俾矇得視而敢不飭身補過以爲圖報之地乎雖  
然玲非獨爲一己之私而已誠願先生懼生心害

政之禍體孟子朱子之心毋終執謙退以龍潭老人自處用是興起斯文萬物並育則師道立人倫明他日一陽復生天下英才應運而作或有其人而孔孟程朱之統豈終無所託乎昔昌黎上宰相三書君不先而自售士林惜之矜以困蒙求師當不嫌於瀆故雖見絕而不知止今聞講席將東敢爾上塵台聽伏懇朝夕從容轉布下誠俾遂區區

幸甚幸甚

王曉菴先生評云沈潛懇至剖析詳明軼師說而上之豈特類視宰相三書而

已哉雖然文不足道也憂深慮遠擔荷已復不淺雖欲自寬不可得已興起陸緒砥障狂瀾責有所歸勉之勉之梓上書姚螫菴先生幾千言先生曰某當時初謁先師亦累千言然襍亂不足存稿



已焚矣惟先友佩葱上書商隱先生凡二千餘言  
求執弟子禮于楊園曉菴擊節謂駕師說而上之  
足下當熟復他日倘修先  
師年譜不可不附錄也

又咏關盼盼詩云楚姬花艷本傾城忽洗紅粧女伴

驚自是倚門非所好退修初服豈求名 公子王

孫狎送迎一朝謝絕莫相驚直教投贈人難近方

信冰心出至誠 製芟拳蘭結束新舍情欲寄所

思人縱教梅標無消息寂寞空閨自守身 梓初見  
蟄菴先

生時先生云佩葱初見先師有詩三絕君  
可錄一通時時諷之則學道之志決矣

又謝樵叟一絕云綽約山花滿路旁遊人爭採入奚

囊若非樵叟勤相告服艾盈腰尚說芳

陸稼書先生年譜一條云先生年五十四歲閱張考夫備忘好生從松陵姚氏借鈔持至與先生同讀兩日深以爲快後丁卯之夏從恆陽寄書語水主人長子曰張先生遺書未有刻本前偶見其備忘一冊篤實正大足救俗學之弊尊處必有全集表章之責非高明而誰哉又一條云語水主人長君來會云張考夫初年不欲教弟子作經義晚年亦教爲之又言考夫爲人謙讓爲主於老年多推以爲勝已於後生多方鼓舞然少分寸老年後生居之不疑反成病痛云云

梓按備忘一書正先生晚年所著一條云程子有云

舉業不患妨功只患奪志人苟志不爲所奪雖作  
舉業無害否斯言不然也人苟志不爲富貴利達  
豈無一事可爲何故而必爲舉業夫志氣之帥也  
豈有志既奪而功不妨者觀此則晚年亦教子弟  
爲經義者不亦誣乎此不過主時文講學之說而  
以此玷先生耳至謂以謙德滋流弊尤不足辨矣

### 張楊園先生小傳

先生居桐鄉之楊園村故東南學者稱爲楊園先生  
諱履祥字考夫號念芝幼孤王父及母夫人訓之  
成立幼中酒母責之諭曰孔子孟子亦是兩家無  
父之子只爲肯學好便做到大聖大賢爾勿自棄  
也年十五爲諸生恥入社嘗讀小學近思錄忽有  
得作願學記遂東渡拜劉念臺先生門下有甲申

春冬二問目歸而肆力于程朱之書真知力踐覺  
人譜獨體猶染陽明然以師故不敢言澈湖何商  
隱先生延之家塾出傳習錄請評以維斯道以覺  
來學先生不敢任也旣而館語水主人復以請先  
生復固辭旣乃慨然謂東南壇坫西北干戈其亂  
於世無所上下東林諸公氣節偉然而學術未純  
神州陸沈天地晦盲生心害政厥由傳習於是毅  
然秉筆條分縷析洞揭其陽儒陰釋之隱以爲炯  
鑒蓋自此書出而閑闢通辨困知皆所謂擇焉而  
不精者矣吳江張嘉玲棄諸生從先生遊資獨敏

故所造彌粹諸弟子或質魯不善學或藉以干祿  
或襲爲口耳標榜皆弗逮也先生自亂後益杜門  
寡交惟茗上凌子渝安沈子石長及商隱道義切  
磋終身無閒與人和易故人王邁人旣顯請謁亦  
不峻拒惟默坐晤對使自愧而已平居雖盛暑方  
巾深衣端拱若泥塑或舟行百里坐不少欬晚年  
寫寒風佇立圖自題云行已欲清恆入于濁求道  
欲勇恆病於怯噫君之初志豈不曰古之人古之  
人老斯至矣其彷彿乎何代之民先生詩非所長  
古文得八家神髓然教學者惟以嚴立藩籬深造

堂奧爲則嘗云三代以上折衷於孔孟三代以下折衷于程朱於朱子綱目文集語類晨夕不釋手訂其疑而闡其微旁及讀書居業童蒙訓魯齋集俱爲評本嘗自痛先世厝宮貧不蚤葬燬于盜雖罪人已得斬首祭墓衾衣猶粗麻卒年六十有四遺命以衰斂商隱偕諸同人葬先生於艸廬側碑曰楊園先生之墓配諸孺人長子維恭早世次子與敬不及娶而歿繼聖文亦歿配姚氏守節歿無後門人姚璉輯文集及訓子語備忘初學備忘言行見聞錄近鑑農書共三十餘卷後學范鯤刻之

海昌因語水流言誤燬天下惜之

古民曰有明一代儒者薛胡爲冠而敬軒乃尊魯齋爲朱子後之一人何所見之隘也惟先生值仁山之厄不僅潔其身砥白雲之節不徒衍其傳純粹如敬軒而窮研洞悉謹飭如敬齋而規模宏遠存養深不涉于澄心省察密不淪於獨體志存西銘而辨嚴兼愛行準中庸而惡深鄉愿障姚江之瀾直窮其窟殺語水之波力防其潰嗚呼如先生者真朱子後之一人已雖然武夷九曲剩水殘山金華私淑猶延其脉今之爲楊園後之四子者何

人嗚呼危哉乾隆十三年秋日後學陳梓拜撰  
雷文宗序姚大也輯年譜云余向見寶應朱止泉先  
生集論當代儒者首推楊園張先生在京師得友  
人手錄遺書循環讀之益信止泉之言不爽然以  
未獲盡睹爲缺比眎學浙江加意訪求先生族孫  
諸生繼棧出家藏本并年譜相示嗚呼先生之書  
海內流布甚少學者倘得其年譜亦可想見其語  
默動止皆與道爲體而切景行之思矣屬濮川陳  
布衣校定而繼棧梓成爰贅數語於簡端後學寧  
化雷鉉敬書



繼棻跋云家楊園先生集康熙閒海昌蜀山艸堂已  
刊十餘種行世顧歷年寢久城門仲魚板燼厄灰  
是集之流傳少矣以故江浙藏書家雖不乏鈔本  
而四方名公鉅卿宦遊吾浙者欲讀其書想見其  
爲人往往不可得庚午年安溪李授侯先生來守  
吾郡渴求楊園集棻以家藏舊本獻辛未年寧化  
雷翠庭先生視學浙中下車之日卽殷殷致詢遺  
集暨公按臨吾郡訪求里居墳墓及子孫族姓甚  
悉棻亦以舊本文集并未刻年譜爲獻公謂全集  
卷帙繁重未易重刊獨年譜開雕可以猝辦遂捐

金劄劄兼樹碑墓上題曰理學真儒先後賢曠世  
相感豈偶然哉年譜之刻旣竣用以垂世行遠世  
之學士大夫雖未及覩先生全集而一覽茲譜亦  
可以得其大概矣乾隆癸酉孟春月姪孫繼棫謹  
跋

廷梧跋云孟子闢楊墨而孔子之道著韓子闢佛老  
而堯舜以來相傳之道賴以表章朱子闢象山而  
濂洛之道統以傳自吳臨川謬分象山爲尊德性  
紫陽爲道問學明之王陽明遂倡良知之說以晚  
年定論誣朱子簧鼓後學風行海內天崇之末甚

至應舉之文必勦竊佛書共詡元妙陽儒陰釋較  
象山之害尤烈家楊園先生出奮袖而力辨之使  
學者灼知姚江之誤其手批傳習錄尤大彰明較  
著也陸清獻公學問醇正爲當代大儒攷其一生  
得力尊朱闢王果孰開其先乎閩中雷翠庭先生  
曰楊園先生接薛胡之學脉契洛閩之心傳在我  
朝實先陸清獻而真知允蹈者也可謂知之深  
矣年譜之刻由公鑒定并捐資剞劂音曾伯祖謂  
劉伯繩所刊念臺先生年譜文集之外竟可自爲  
一書單行天下後世悟於茲譜亦云乾隆十八年

孟春月曾姪孫廷梧謹跋

後學陳梓自跋重輯年譜云先生少工時藝科第操券可得年十五補弟子員至甲辰年三十五而不獲登賢書者人以爲偶焉蹭蹬而不知天之所以玉成先生爲紫陽之後之一人也昔者先生嘗自歎矣余於己卯壬午論文藝亦可僥倖但當時一中式則亦爲祝開美矣夫申酉閒之爲祝開美者豈少哉于斯道之傳何當焉天生子靜於南渡以黑腰子亂學術則必生朱子以接孔孟之傳天生陽明于明季以滿街聖人混儒釋則必生楊園以

續程朱之統世非無闡陽明之人或偏於窮理而流爲入耳出口或偏於力行而徒爲謹小慎微皆不足以服陽明之心又何以折其辨而撲其焰哉惟先生知之確行之勇敢舍明存養密精義入神而篤實光輝故一切鬼蜮之技無所售而晦蝕之道賴以復且魏了翁敘朱子年譜曰三才一本道器一致幽探乎太極無極之妙而實不離乎匹夫匹婦之所知大至於位天地育萬物而實不外乎閭室屋漏之無愧卽以是合之先生又奚忝焉則信乎朱子之後之一人已然則爲先生之年譜僅

儕之鄉黨自好之士粗拾其行誼梗概使後之仰  
泰山北斗者黯淡無色非後學之咎哉第年譜之  
作必取材乎日記陸清獻有日記故好生年譜成  
于歿後之丁丑不過五年楊園不聞有日記也故  
當時至交如凌何沈三先生并不聞有行狀佩葱  
幾幾黃勉齋而不永其年卽門人之編次全集者  
又不及早訂之而大也一生飢驅遠遊寥寥數語  
何足怪哉然猶幸有此影響得據以追遡平昔交  
遊問答之書及願學備忘近鑑言行見聞訓門人  
語之散見者庶幾捃摭以成斯編則大也之功亦

不容混矣梓生癸亥距先生易簣已十年弱冠謁  
 螯菴又失詳問登記至今年七十有二始為之遺  
 老凋謝何從而質所疑哉雖然朱子年譜成于門  
 人李果齋其原本已無可攷行世者祇明李古沖  
 本近則洪去蕪本而已孰意訂四百餘年之謬誤  
 者尚有今竇應之王懋竝則自今而後安知無好  
 學深思之士復砭古民之舛訛而勒為定本者乎  
 渺渺九原拭目企之矣乾隆十九年四月晦日識  
 又重訂年譜有感寄繼牀詩云此任惟三公  
 生 其次惟岵瞻一為道義交默契流水音一為入

謂凌何  
沈三先

室弟心法所熟諳見知失聞揚末學肩何堪裔孫  
辱虔懇故紙搜荒函迢迢八十載僻野誰遺簪况  
我半體民垂死髮鬢山鬼潛窺窗篝燈獨呻吟  
觸喉滋忌諱投筆紛誅芟罪我或不避迷途標指  
南良知証厥賊人譜青超藍庶幾真面目十亡存  
二三但恐中道蹶殘稿徒糊龕翻使小儒詬大言  
終身慙

又東塾菴門人李元繡詩云楊園元旦詩氣象似  
與點姚譜所不載云自碩果選

卽張  
恭佩

其書可假不

一瓿恕我褊碩果九十六吾少曾共飯時侍塾菴



座寬袍白髮短老來餘典刑忽忽今在眼螿菴絕  
高足惟君堪接軫遺編富鈔錄慨許助修纂秉燭  
夜呼兒塵緣謝門撻

又與謝雪漁書云館故山時曾奉蕉雨楊園先生  
全集鈔本中有許魯齋二論朋友之交論假道學  
說處館說周民東亡說喪祭雜說後愛蓮說玩器  
喻鄙叟說諸篇海昌本中所無蓋當時說論本各  
一卷蜀山病革不及刻耳弟今年重訂年譜煩命  
諸生錄寄雖不及詳載其文而篇名不可遺卽所  
作之年月亦不容漏天中左右懸候玉音臨池翹

跋

又跋言行見聞錄云此書吾友莘臯鑄于康熙庚寅年藏於家祠之永思樓故海昌全集燬板時獨免於難至雍正甲寅童不戒於火永思災斯錄亦爲灰燼并予所寄楊園手書與朱靜因簡彷彿宣示又紫雲冰雪中玉友偕故人遠來尺牘筆筆聖教大可惜也今海內楊園有板之書惟幽湖德蘊堂大名崔氏本訓子語初學備忘二種而已噫先生一生坎坷幸有後學梓其遺編而祝融屢厄之然則棗梨之壽夭亦有命耶莘臯沒于甲戌四月

十有八日梓聞訃爲之慟書此志慨

又跋訓子語云兩閒至痛事莫如無後之人讀無後之人之訓子書而其人又爲紫陽後之一人嗚呼悲哉此天地鬼神當爲飲血者也楊園云罰莫重於斬祀當先生作此語時豈自知其不再傳而絕乎以常理論之此書爲萬世子孫訓可也乃以至重之罰加之盛德之詣彼蒼果何心哉則今日之痛尤莫甚於無後之人讀不自知其無後之人之書天地乎鬼神乎有知乎無知乎壬申十一月廿三日揮涕書

憶癸酉仲夏謁一齋陳先生於硤川攸芋堂語及  
楊園遺事長以年譜爲問陳先生曰其姪孫繼棧  
近將姚本付棗惜未盡善蓋當代大儒一言一行  
莫非斯道所攸繫年譜之作良不易易也逮陳先  
生取大也原本及楊園全集與凡生平聞見之足  
證者覩縷詳悉以成是編然後楊園之懿德醇詣  
實爲紫陽後之一人讀其譜可信斯言之不誣矣  
獨是孔孟程朱相傳之道統得楊園而復續今之  
眞知實踐肆力楊園之學者茫茫宇內舍先生而  
誰哉乾隆己卯仲春月下澣後學武原徐棖謹識

乾隆十八年汀州雷翠庭先生視學浙江以姚大也所輯張楊園先生年譜命濮川陳古民補其缺漏鐫版流傳顧未及百年舊本鮮有存者乍浦錢海香嘗手錄是譜珍而藏之子友宋小茗司鐸桐鄉既佐邑宰黎公爲先生立碑修墓復建祠于學宮之偏歲時修祭表章正學可爲不遺餘力矣聞海香藏有年譜屬予借錄以歸將重刻行世詩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型今溯楊園先生百有餘載流風遺韻日就湮沒得此書流布士林俾學者生其高山景行之慕是卽老成典型也道光二年仲

秋之吉吳興徐熊飛跋



重訂楊園先生年譜跋

楊園先生年譜舊有姚大也本乾隆癸酉學使雷公刻以行世後陳古銘重輯是編其文視姚本加詳而紀事繫年尚多舛漏海昌錢廣伯嘗校正數處未盡也辛卯冬予取先生文集及手定書參互考證以訂陳氏之誤稿未及半而嗽疾大作乃以屬予友顧訪溪續成之訪溪詳細校閱爲補正其舛漏者凡若干條書旣成錄而藏之異日付梓以廣其傳使覽者有以考先生言行之詳而興起于學焉其亦陳氏之意也夫道光癸巳仲春平湖後



學方垞謹跋

楊園先生年譜錄弄篋行有年矣錢甥廷翰爲余言其師方君子春有校定善本方君服膺先生之言者也索而讀之芟繁訂誤考正詳明君與其友顧君訪溪實共成之洵姚氏陳氏之功臣也余并增附二徐君跋語開雕以廣其傳方今碩儒輩出有讀是編而興起者先生之書行且大顯於世卽方顧二君訂正之功尤不可沒也道光甲午季秋後學沈維鏞謹識於太平使署

刊板旣成遽聞子春以七月初嶮血疾作歿於武林時甫奉銓錢塘訓導赴大府考驗也嗟乎以君信道

之篤檢身之嚴進未有艾庶幾克紹 先生之絕學  
者何竟天天年耶覆校是編爲之隕涕甲午十月下  
澣維鐫再識

重訂楊園先生年譜跋

楊園先生年譜四卷附錄一卷陳氏梓因舊譜而訂定也譜始輯於姚氏夏陳氏所訂視舊爲賅備而詳略猶有失宜者辛卯冬予友方垌子春重爲訂正旣而嗽疾甚劇乃屬廣譽續爲之廣譽因取先生文集暨手定之書參互比較爲補正若干條于是先生之嘉言懿行始得考其詳焉嗚呼自姚江倡良知之說天下才知之士靡然從風而朱子之學幾於中絕先生出山陰之門獨力闢良知粹然一歸于正然則繼薛胡之後而開清獻之先使

朱子遺緒絕而復續者非先生力歟統計先生爲  
學大要凡有再變蓋發憤求道之功至己卯而倍  
篤願學記所以作也迨癸巳因裒仲一言規誨王  
學之辨愈嚴自是更無絲毫出入者深造詣極稱  
爲朱子後之一人不誣也夫先生之道旣爲後學  
所宗仰而陳氏之爲是編用心尤勤誠不可不傳  
於世則夫訂訛補闕以待後之人之有所考信焉  
固陳氏之志也校錄旣畢爰書數語於後以識嚮  
往云後學平湖顧廣譽謹識



重編張楊園先生年譜序

近代眞儒惟陸清獻公及張楊園先生爲得洛閩正傳自陳湛不主敬高顧不識性山陰不主致知故所趨無不差而清獻與先生實爲迷途之明燭矣先生嘗師山陰故不敢誦言其失然其爲學之明辨審諦所以補救彌縫之者亦至矣先生實開清獻之先清獻尤服膺先生之粹顧清獻宦成而功顯名德加於海內先生行誼著述前輩論說雖備而終不著則以其跡旣隱而其書又不克盛行於世學者罕見故也去年秋蘇厚子惇元自浙歸攜其全集來示且盛言當從祀孔子廟庭并鈔輯諸序文雜傳將以補年譜之闕疑東樹受讀卒業信悅服翫如凍餓者之獲饗俎布帛也因論儒者學聖人之道徒正固不及中中或不能純粹以精而純粹

以精必在於明辨哲先生可謂深詣而全體之矣前輩稱爲朱子後一人非虛語也於是間謁學使嘉興沈鼎甫侍郎啓告以宜奏請從祀并爲刊布遺書極蒙嘉諾且授以新刻陳古民所訂年譜歸而細讀之惜其尙未盡善爰屬厚子重爲編次厚子固好學而尤篤嗜清獻及先生書者今以其所編來示實較陳氏爲得其要領昔劉伯繩謨山陰年譜先生謂其學問源流立身本末已備文集之外可以單行吾於茲譜亦云然夫先生學足於已行修於身豈在名之顯晦以爲損益惟其辨道閑邪繼往聖開來學則甚有賴於其言之存旣賴其言而可不知其人論其世乎此年譜之作所以不容已也且自朱子而後學術之差啟於陽明而先生閑邪之功其最切者莫如辨陽明之失惜所評傳習錄不見然就其總

評及集中所論皆堅確明著已足訂陽明之歧誤矣若求其全書  
讀之其說應在羅整庵陳清瀾張武承之上因序年譜略論其大  
概於此道光丁酉十月桐城後學方東樹謹序





張楊園先生年譜

一九四九年式強

桐城後學蘇惇元纂訂重編

明萬曆三十九年辛亥冬十月丁卯朔時加辰先生先生姓張

氏諱履祥字考夫別號念芝浙江嘉興府桐鄉縣人世居清風

鄉鑑鎮楊園村故學者稱楊園先生按鎮在縣西北十三里村在鎮西三里西溪橋之南

先生大父晦庵公處士生平存心厚喜成人之美每聞親黨中

作一善事輒勸助成之聞一不善事咨嗟不已蹙然勸其勿作

少未習舉子業然酷好學問居常手不釋卷每就老儒質問所

疑於經史傳記醫卜雜家無不通曉父九芝公諱明俊邑增廣

生姚大也夏原本作中浙開副榜顧豫康廣譽據先生先考事略訂今按通志府縣志俱作邑庠生性至孝事

親順志無違嘗赴省試聞母疾輒束裝歸或勸以親疾未革終

場再行公不聽急歸侍養燕居之處書一語曰行己率由古道  
存心常畏天知書籍閒往往書自做勵語邑中咸稱為端士遇  
人吉凶曲意周卹不計有無弟子家貧不受其贄嘗出見故家  
子遭賦被械因代為之輸焉母沈孺人諱芳之女旌表節孝兄  
履禎字正叟邑庠生

四十三年乙卯先生年五歲九芝公授孝經先生端坐朗誦能辨  
音切公喜之

四十五年丁巳先生年七歲父命名履祥九芝公語人曰吾名是  
兒雖取與長兒名相類亦欲其異日學金仁山先生也

按府縣志俱作  
生時父夢金仁山來故名  
今用先生先世遺事中語

從餘姚孫台衡先生受書時郡邑

中蒙師多姚江人而孫先生端方忠實故九芝公特延致命先

生受業焉

四十七年己未先生年九歲春正月丁父憂是年九芝公館沈氏  
正月十九日入館諸生方贄見公忽痰厥卒於齋中年三十七  
先生與兄正叟居喪哀毀如成人時先生大父晦庵公在堂母  
沈孺人年三十二家故貧窘晦庵公於鑪鑊開小肆以資薪水  
沈孺人勤儉持家延師課先生兄弟紡績供脩膳晦庵公嘗教  
之曰愚而不學則益其愚智而不學則失其智汝毋荒嬉不讀  
書如吾非有所爲然一刻離書策不得沈孺人教之曰孔子孟  
子亦是兩家無父之子只因有志向上便做到大聖大賢汝若  
不肯學好便流落無底自是出則晦庵公入則沈孺人自飲食  
坐立以及守身修業交友之事罔不教焉

天啟元年辛酉先生年十一歲讀書錢店渡桐鄉地名受業於陸曆休

先生陸先生館於錢店渡沈氏即先生外家也陸先生名時雍

桐鄉人工詩文尚氣節著有詩文集嘗選古詩鏡唐詩鏡又注

離騷韓子淮南子揚子等書歿後先生為之傳

二年壬戌先生年十二歲陸先生講易先生晝夜把卷沈吟題其

上曰戒之戒之寧得魚而忘筌無買櫝而還珠

五年乙丑先生年十五歲從諸叔明先生受業交錢字虎輩姚本作

亥受業於諸先生錢廣伯馥諸先生名董威桐鄉人事親極孝

養好義輕財先生負笈從於甌山桐鄉地名錢氏之鶴堂與錢无寒

汾錢字虎寅錢一士本一同學友善攻經史治制舉業諸先生

示馬援訓兄子書且戒曰須知古人立身醇謹為本不然詎無

畫虎之慮乎 應童子試補縣學弟子員

六年丙寅先生年十六歲讀書陋巷村

桐鄉地名

之蔣巷

崇禎元年戊辰先生年十八歲行冠禮先生年十五時前輩或字之曰吉人至是更字曰考夫初士大夫高冠博袖至崇禎開服飾怪侈巾或矮至數寸袖或廣至覆地或不及尺先生獨倣深衣意袂尺有二寸冠守舊製謔者呼先生爲長方巾或謂先生何必以衣冠自異先生笑曰我何嘗異人自異耳又嘗曰人徇其所同余守其所獨固有見病於時者也 娶夫人諸氏夫人乃雲芝公女叔明先生兄女也

二年己巳先生年十九歲讀書於家侍大父與母菽水承歡與同志友錢字虎一士輩伏臘相造登堂拜母沈孺人爲具雞黍焉

三年庚午先生年二十歲遭大父喪

姚本繁戊辰歲願豫  
康據先世遺事訂

四年辛未先生年二十一歲從傅明叔先生受業交顏士鳳傅先生名光曰號石翁深於易是年同里顏士鳳統延至家先生就其塾受業既兩月傅先生歸謂士鳳曰汝與張子二人相友足矣遂不復詣塾先生自是與士鳳交最厚以兄事之後嘗曰自得士鳳而始聞過焉又曰人不可無直諒之友余二十後得交士鳳方知流俗卑污不失足於周鍾張溥之門者皆其力也已而交寄生其言曰君止本質好學問之道多未是也寄生姓倪名露吳興人夏六月十八日母沈孺人卒先生居喪遵朱子家禮後遇父母忌日輒素服齋居外寢不飲酒食肉終身如一

曰云

五年壬申先生年二十二歲是年顏士鳳之金華先生作序送之略曰紹興劉念臺先生倡教和靖書院斯道未墜或在於茲余欲從遊有志未逮士鳳來歸盍迂道戴山之陰先余請見以益其所得也

六年癸酉先生年二十三歲館顏士鳳家先生嘗曰今之貧士衆矣皆將不免飢寒宜以教學爲先務蓋亦士之恒業也凡人只有養德養身二事教課則開卷有益可以養德通功易事可以養身舍此不事則無恒業何以養其身無以養身不免以口腹之害爲心害便將敗德但爲此須本忠恕之道不可失其本心又曰教課誦習不可分爲人爲己與弟子講解而已益明與弟子課數而已益熟時切檢點不敢慢忽卽是主敬長其所善救



其過失與之遷改總已分內事也又曰工浮文習詭遇廣交遊今之所謂良師古之所謂民賊也子弟從之害其心志敗其百行其不干天殃者罕矣士鳳高明勇斷爲先生益友朝夕相與切劘焉

七年甲戌先生年二十四歲仍館顏氏時東南文社方興紛紛各立門戶士鳳與先生嚴約毋濫赴惟與同里邱瞻伯衡錢字虎寅錢一士本一嘉興屠闇伯彙王言遠庭李山顏明熬海鹽吳仲木蕃昌海昌朱近修一是輩以文行相砥而已方周鍾之寓桐鄉也開門受徒遠近至其門者肩摩踵接邑中不識鍾者惟先生與士鳳二人人皆笑之士鳳曰鍾爲人浮僞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宜爲所惑後鍾行事適驗其言

八年乙亥先生年二十五歲館甌山錢飛雪家飛雪名濤一士之  
父也爲人好義與九芝公及諸雲芝公善素敬愛先生嘗歎曰  
方今賢者考夫而外吾未見其匹因延至其家令幼子本寧本  
懋本卓受業先生教課之餘自學甚力嘗答姚四夏璉曰某爲  
學不就枕席者十餘年壯歲館甌山錢氏徒甚衆每夜必更三  
四番輪侍而某則未嘗寢將曉或倦則隱几片時或作文一首  
率以爲常故某精力早衰此可爲鑑而不可學蓋道理當早作  
夜息無有如此矻矻而不休者也 始讀小學近思錄先生嘗  
曰余年二十餘小學尚未見崇禎八年頒此書於學宮坊間刊  
行始得讀之復幸天啟其衷求近思錄讀之然後稍知爲學之  
門又曰余年二十三四釋氏之書已絕不入目然於陽明龍溪

之書則深信之以爲聖賢之域可指日而造後讀近思錄及程  
朱諸書漸覺王氏之言矜驕無實而舍之

九年丙子先生年二十六歲館甌山

十年丁丑先生年二十七歲館甌山

十一年戊寅先生年二十八歲館甌山一日夢見顏子晨起謂門  
人曰豈吾年止三十二耶因思親柩未葬急擇葬地鬻田產之  
半而購焉

十二年己卯先生年二十九歲館甌山 兄正叟補縣學生先生  
曰家兄得錄不負先母之教但恨先母不及見揮涕久之 邑  
中公舉沈孺人節孝旌表門閭縣令盧君國柱贈額曰鄒國遺  
風沈孺人昔嘗以孔子孟事勗先生兄弟茲亦紀其實也 秋應

浙江鄉試 始錄願學記其序曰自張子爲劄記之語先正多

因之某魯鈍過人閔凶自幼一言偶得皆聖賢師友之賜也其

敢忘諸因筆所聞爲願學記按記中有祖述孔孟憲章程朱二

語乃先生爲學要旨也 始與門人講呂氏鄉約

十三年庚辰先生年三十歲館菱湖歸安地名丁友聲家友聲家素裕

時歲大饑供膳過豐先生對案不食命減饌勸友聲賑卹餓殍

訓門人曰大荒之後必有大亂宜讀經濟書宴安於膏粱大不

可也 作喪祭雜說其序曰冠昏喪祭禮之大者今里俗昏禮

猶存古意冠禮廢矣然未有違禮傷教如喪祭之甚者也習俗

錮人賢者不免特爲拈出數條使其非知非必將求是庶其

亟復之至此說多言俗敝罕述禮文蓋其義已備於家禮會典

諸書

十四年辛巳先生年三十一歲館菱湖 歲大禮族子有自鬻者

先生百計措金贖之而勉其力耕

十五年壬午先生年三十二歲館苕溪歸安地名吳子琦家 讀濂溪

集求所謂主靜之說 秋如杭州應鄉試遇漳浦黃石齋先生

先生同友人見黃先生於靈隱寺黃先生曰學者之患莫甚於

好名我今日正為名所誤君子之道淡而不厭淡者道之味也

古人富貴貧賤患難處之惟一只是淡淡則處富貴貧賤患難

如無富貴貧賤患難也 盜焚先生莊延及晦庵公櫬室先是

先生卜兆葬祖而村民阻之弗克葬遂停柩於莊茲盜火其莊

延及櫬室先生聞變奔詣慟不欲生副以椁七日夜露處其儻

號泣不食李石友偕親朋力勸之謂死而齋恨不如生而討賊  
乃強進飢粥衣墨衰匍匐訴於官自是冬臥草苫夏臥竹廩歲  
餘賊不可得其後捕獲劫過客盜具伏曾劫先生莊郡丞傳先  
生爲事主訊鞫得情賊九人定讞論死門人因邀先生執友顏  
士鳳錢一士輩勸曰先生孝感賊讎云復請御酒肉釋苦廩先  
生猶不肯從甲申歲渡江師劉念臺先生從者猶擔竹廩劉先  
生知而勸慰釋之而先生終身抱痛四時裋衣用粗麻卒時遺  
命卽以斂焉

十六年癸未先年三十三歲復館甌山錢氏令門人讀小學近  
思錄顏氏家訓又令各書白鹿洞規揭於座右門人姚夏錢氏  
之甥也幼孤先生每愛憐而教之至是夏依外氏始執贄受業

夏具東脩先生不受曰我喪父如子之年從諸先生讀書此堂辱子外王母憐我幼孤爲之澣櫛視飲食寢興如己孫此德未報我今於子亦少以報子外王母也 秋八月顏士鳳言至先生輟講慟哭徒步至其家經紀其喪收其詩文手錄藏之至乙酉顏氏家難作手錄一冊授姚夏曰士鳳著述遼海鶴音惟此而已僕向以一冊藏之屋梁以一冊自隨荒亂存亡不可知今以一冊授子他日歸其子鼎受可也 交祝開美開美名淵海昌人劉念臺先生直諫得罪開美以舉人會試在京抗疏論救時開美尚未受業劉先生之門其後詔革開美舉人鎮撫司逮問是冬開美被逮赴京先生借錢字虎一士送至吳門初先生元事顏士鳳至是在吳門有復得一兄之語明年春遂因開美

請事劉先生焉 冬葬九芝公 輯經正錄取朱子訓學齋規

即童蒙 白鹿洞規司馬溫公居家雜儀朱子增損呂氏鄉約四

種以爲此錄其例曰齋規爲小學之事蒙養以正作聖之基故  
居於首洞規大學之事由小學而及大學不躐等也師舍是無  
以教弟子舍是無以學二者所以修身也雜儀齊家之事君子  
修其身則言有物行有恒故次之鄉約御邦家之事修身齊家  
而後可以化民成俗治平之業則舉而措之耳故以終焉序曰  
天之恒道民實秉之存亡顯晦而治亂以分由古準今百世無  
改也故綱常者經世之本父子君臣之道得而國治猶恒星不  
愆而五氣順布四時序行也邪慝生於心則禍亂中於世殆非  
朝夕之故矣極陰生陽無往不復有開必先非學術不爲功竊



張栻傳先生年譜  
取反經之義輯舊聞舉其要訂是編以資下學之助或正其本  
云爾 答吳子琦語是時復社聲名達於窮鄉爭趨張溥周鍾  
之門吳子琦請於先生欲遊名公之門以延譽先生止之子琦  
意甚堅先生曰如必不可已往拜楊維斗先生可也

十七年甲申爲

大清順治元年先生年三十四歲館甌山 二月如山陰受學於劉念  
臺先生之門先生偕錢字虎至蕺山謁劉先生劉先生問曰二  
子有親乎對曰祥與寅俱幼喪父今母亡又數歲矣劉先生色  
動似重有哀者徐曰修身所以事親也又問曰亦嘗靜坐乎對  
曰無事時便靜坐又問古人主一之指曾理會否對曰誠則一  
問何以得誠對曰以敬曰從誠敬做工夫便不謬又曰學者最

患是計功謀利之心功利二字最害道又曰事無求可功無求成惟義所在而已先生擇願學記中語質於劉先生劉先生批之冬復以續得之語寄呈劉先生亦批答之後名之曰甲申春冬問目歸來自謂有得以劉先生人譜證人社約等書示門人其後於劉先生遺書中採其純正者編爲劉子粹言 夏四月始記言行見聞錄其序曰言行何爲而有錄也師之也師之奈何某不敏不能博聞多識家貧不勝舟車以請事當世賢人君子也因述有知以來所見聞於師友於鄉黨於道路其深信弗疑學而未逮者書之於策佩服不忘記曰天不愛道地不愛寶苟擇而取之莫非師也恭愍陳公常手錄格言以爲力行之助愚竊志焉先覺君子其有以嘉錫我矣 五月聞京師三月十

九日李自成之亂縞素不食去館攜書篋步歸楊園

二年乙酉先生年三十五歲夏攜家避亂吳興水鄉 閏六月哭念臺先生先是

大兵南下五月克南京六月克杭州念臺先生聞之絕食二十三日而卒

二年丙戌先生年三十六歲館鑪鎮族兄彬家先生謂門人曰須讀有用之書毋專習制義當務經濟之學於唐學陸宣公於宋學李忠定公因介讀兩公奏議而於忠定集加評點焉又曰人有不可知者三生死也疾病也聚散也今幸不死無疾得與諸子聚處願毋虛此歲月也因和程巽隱先生惜日短詩執友門人俱和先生序之程名本立字原道桐鄉人明初從朱彥修聞

許白雲之學官僉都御史靖難時殉節 交邱季心季心名雲  
同邑人勇於爲善安貧好學清剛直樸之氣實過乎人先生甚  
敬之嘗曰余三十六七交邱季心季心規余曰誠意在先致知  
兄道理只從書冊上求人情事物如何不察余謹志之 是年  
有讀易筆記

四年丁亥先生年三十七歲復館顏氏士鳳之父楚先名世傑延  
先生課其孫鼎受輩 秋七月錢宇虎卒遺孤曦昶俱幼先生  
親視含斂經紀其家哭曰連喪好友吾道之窮也 交凌渝安  
渝安名克貞初名階字宇膺烏程人先生與姚夏書曰宇虎旣  
歿復得宇膺不幸中之幸也 輯農書是書出於漣川沈氏言  
歸安桐鄉耕桑之法先生課耕手是編與家人共講明之先生

嘗有言曰人須有恒業無恒業之人始於喪其本心終於喪其身然擇術不可不慎除耕讀二事無一可爲者許魯齋有言學者以治生爲急愚謂治生以稼穡爲先舍稼穡無可爲治生者能稼穡則可無求於人無求於人則能立廉恥知稼穡之艱難則不妄求於人不妄求於人則能興禮讓廉恥立禮讓興而人心可正世道可隆矣又曰無財非貧忘稼穡爲貧無官非賤廢詩書爲賤治生無他道只務本節用一語盡之若此豈不心逸日休旣以學者自命而孳孳以治生爲急此又不受命而貨殖之最粗極陋者也心勞日拙能無愧恥乎又曰近世以耕爲恥只緣制科文藝取士故競趨浮末遂至恥非所恥耳若漢世孝悌力田爲科人卽以爲榮矣夫耕則無游惰之患無饑寒之憂

無外慕失足之虞無驕侈之習思無越畔土物愛厥心臧保世承家之本也但因而廢學一任蚩頑則不可耳又與人書云冀缺梁鴻未嘗不傭不耕以其非傭耕之人而傭耕故當時敬之異世慕之也若荷鋤負耒不識禮義者比戶皆是矣教子弟終以詩書爲主前哲如吳康齋講濂洛之學率弟子以躬耕劉忠宣諱大夏教子讀書兼力農此風可爲師法也若一意重農恐遂至於廢讀帶經之事日疎俚鄙之情日長一傳再傳將憂禮義之弗克世其家矣區區之望實欲如古之孝悌力田躬耕養志不求聞達之英賢耳先生歲耕田十餘畝地數畝種麥兩時在館必歸躬親督課草履箬笠提筐佐饁其修桑枝則老農不逮也種蔬時藥畜鷄鵝羊豕無不備先生自奉甚儉終身布衣蔬

食非祭祀不割牲非客至不設肉然蔬食爲多惟農工以酒肉  
餉雖佳辰令節未嘗觴酒豆肉以自奉密友至則村醪野菽情  
意殷肫雖門人皆對之如嚴賓丙夜長談議論津津懽娛灑落  
聽者忘倦時里俗習奢盛餐侈費肴器簡樸者惟先生一家而  
已

五年戊子先生年三十八歲館顏氏時鼎受習制義鼎孚方誦經  
鼎爵初就塾先生批文授經復口授小學論語先生與士鳳非  
尋常交其老親幼孤多賴先生護持心力俱瘁幾至成疾云

避亂邑城時里中盜作僦居本邑城中 經紀孫台衡先生喪

孫先生年老居先生家疾作時盜發道梗不得渡江卒於先生  
家先生爲之殯斂其家貧甚招其子至竭力助之扶柩歸先生

產素薄荒亂之餘家益窳而於師友之閒百計助護焉

六年己丑先生年三十九歲館顏氏時年不順成與門人言嘉郡水利不講時被旱潦其要在濬吳淞江屢寓書與縉紳中之素好者屬其條陳當事其後嘉善柯聳建議濬之本先生說也

一意爲程朱之學先生嘗曰己丑庚寅之閒友人有謂余忠信者某縉紳惡我者也應之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忠信安得而稱之季心愛我者也規余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當努力於格致工夫余思之深中余病並佩服之蓋前時實從姚江入門後雖知程朱之書爲正畢竟於司馬溫公劉元城集著力重自是則一意讀程朱書矣

七年庚寅先生年四十歲館顏氏 納側室朱氏先是諸夫人有



二男俱殤勸納妾而先生以未至四十不許至是始納焉  
十月門人欲稱觴祝先生四十壽先生與姚夏書曰以為杜舉乎  
則責之太薄以為介眉乎則未聞壯者而居老者之位也辭意  
激切門人懼而止

八年辛卯先生年四十一歲僦居鑪鎮教授因兄子嗣九失教僦  
居錢氏課之并授徒焉 作初學備忘以訓兄子及里中來學  
者除三年兄子死去家館甌山念之感愴不能已因詮次增補  
為二卷以授門人

九年壬辰先生年四十二歲居鑪鎮教授 冬如山陰祭念亭先

生肖像以歸 姚本繫辛卯年陳顛  
躬梓據見聞錄改

十年癸巳先生年四十三歲居鑪鎮教授 姚本作館瀨湖吳仲木  
家願康曰是年答吳

仲木與吳哀仲書並云寓居敝里而辭哀仲來歲之訂是  
癸巳甲午俱里居教授未嘗赴澉湖也茲從顧更訂本 作

日省錄訓門人 嫁長女於尤氏 秋聞吳哀仲規語哀仲名

謙牧海鹽人先生舊與之交茲石門朱韞斯天麒以初學備忘  
示哀仲哀仲曰山陰不脫姚江習氣吾是以不敬山陰看來考  
夫不脫山陰習氣韞斯述以告先生先生曰吾於先生之學未  
能得其萬一况敢言脫乎然未嘗不服哀仲之知言少年見理  
端的吾僅見此人後又曰時哀仲年二十三所見已如此惜乎  
短命不得竟其志也予自追念若非癸巳大病復起亦不能稍  
有進步 遇疾幾不起休甯程長年膾生療之愈長年少任俠  
散萬金不顧既而棄諸生隱於桐鄉以醫給衣食於書無不讀  
讀必出特異之見著有素問發明先生爲之序 冬舉葬親社

約於清風里先生友人德清唐灝儒達作此約先生增廣之社  
分八宗每宗八人立宗首宗副凡所宗內有葬親者本宗首副  
傳之各宗首副彙八宗弔儀人三星致葬家八宗宗人之子俱  
會聚卽登於社約曰某年月日某人某親已葬使未葬者惕然  
以七年爲期過期者不弔後增一條八年葬者衆亦酬其半以  
存厚也嘉郡惑於風水之說又有阻葬澆風多停柩數十年先  
生懲己之痛而廣不匱之孝思每聞朋友未葬其親者輒憂形  
於色若以謀葬告必獎勸代籌使必成其事社約之舉七年內  
葬數十家又輯昔賢論葬諸說爲喪葬雜錄并作答客記言以  
喻惑於風水陰陽拘忌而怠緩其事者於是仁人孝子聞風激  
勸者不可枚舉薄俗爲之一變焉時先生親已葬葬叔祖之無

後者

十一年甲午先生年四十四歲居鑪鎮教授

姚木作館澈湖吳哀仲家顧豫康曰按丙

申與吳哀仲書云以仁兄數年來懇懇之誠祇得今歲赴命則是年不館哀仲家明矣茲從顧更訂本又按初學備忘序亦可見

夏兄子嗣九甫婚而天先生痛哭數日與吳仲木書云先

人積德累行不間幽明豈宜無後而家兄一子初婚而天弟今

年又生一女齒髮如此後嗣茫然能不戚戚哉 冬十月會葬

祝開美先是杭州失守劉念臺先生殉國時開美方葬母還家

設祭畢投繯死 與湖州友人沈尹同伊書論學其畧曰大學

中庸二書所以開示後學至詳且切矣大學之要在於致知誠

意中庸之要在於明善誠身而其求端用力之處一則曰格物

一則曰擇善而固執之要之非有二也擇善即格物之謂知至

則明乎善矣誠意則誠乎身矣知至意誠而德明矣明善誠身而性盡矣始於擇善終於止至善而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與夫位天地育萬物者舉不越乎此矣然則吾人日用功夫止有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內省不疚無惡於志而已此誠意之事也其致知格物之事則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者是也自後儒分尊德性道問學爲二事而格致之說紛若聚訟以愚測之亦於朱子之言未之詳考耳其語格物者曰或者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噫盡之矣今之論者舉其一而遺其一以相非詆相附和率以己意之所向者主之奴之而不能虛心平志以求夫理之至當宜其輾轉沿習而學術遂爲天下裂也夫所以致知而明善者將以誰爲乎誠

爲人也則汲汲乎暴揚標異以冀天下後世之見而聞之也誠爲己也則反求諸其身遯世不見知焉可也此大學於誠意一篇分別君子小人而言之而中庸於次章素位章末章對舉君子小人而言之也蓋爲己則必闇然必慎其獨必居易俟命君子之所以中庸也爲人則必的然必揜其不善而著其善必行險徼幸小人之所以反中庸也外此則行不著習不察之人而已矣然而夫婦之愚本其好惡之良多有不違於道之事若小人之無忌憚則必至於無所不至雖有高節善行斯亦巧言令色穿窬之盜之類而已使其著書立說之侈斯亦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之類而已吾人今日讀書被儒者之服其於夫婦之愚夫婦之不肖既已有間若夫本於的然而極於無忌憚則凡賢

引林園先生全集  
三  
智之過皆將不免於此而所當切己自省以時用其戒慎恐懼者也然則舍下學爲己更無學問之可言者矣更無功夫之可事者矣至於上達天德則徐以俟之而已非可意計懸度也先難後獲焉謂也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學者始初一念若從功利起見則已入於小人門徑矣

十二年乙未先生年四十五歲館甌山錢一士家定門人日課格每日記讀某書見某人行某事抄某書各記一葉隨時檢點重午節歸家貧不能設飲先生怡然曰讀朱子集半本可當午醉人服其安貧樂道 冬十一月舉葬親歲會於甌山錢本寧家原約同會始終兩會先生恐日月浸久相見太疎不免怠忘之患因補例每歲特增一會其已葬者於會期申再拜稽顙之禮

以致謝既省登拜之煩亦使未葬者有所觀感癸巳歲舉於清  
風里至是再舉集葬社中人及四方觀禮之士延有學行者爲  
賓先生爲主懸孟子像於堂中行士相見禮講呂氏鄉約等書  
讀禁作佛事律并邑令胡舜允禁火葬示賓爲烏程凌淪安克  
貞德清唐灝儒達沈上襄申階海昌陳乾初確嘉興徐敬可善  
諸人乾初有葬論刻入社約

十三年丙申先生年四十六歲館澈浦

海鹽地名

吳哀仲家

姚本作館徐氏茲從

顧豫康訂本又按見聞錄有乙未冬應澈浦來年之請次年中夏盜作不復往之語亦可爲證

作澈湖塾約

其畧曰爲學須立大規模萬物皆備於天地間事孰非分內  
事不學安得理明而義精功夫須是綿密日積月累久自有益  
毋急躁毋間斷尤忌等待眼前一刻卽百年中一刻修德行道



盡其在我窮通得喪俟其自天險難在前靡有不知動心忍性

者幾人在於少年益宜憂患存心無忘修省之實近代學者廢

棄實事崇長虛浮人偷庶物未嘗經心是以高者空言無用卑

者淪胥以亡今宜痛懲專務本實一遵大學條目以為法程

春吳仲木卒先生經理喪葬為文弔之且志其墓姚本繫辛丑年今按見開

錄有丙申春仲木死秋恭夏四月俞恭藻請執弟子禮不許

藻死之語故改繫是年恭藻名周煒秀水人善文辭有美志因許元龍申謁先生於澉

湖作皎皎明月篇為贄請納拜先生固辭又因吳衷仲復請先

生終不許留一宿別去

十四年丁酉先生年四十七歲居鑪鎮姚本作館徐氏見開錄戊戌之歲徐忠可招余課其

子因是館郡中夏五月長子維恭生後字側室朱氏出也錢廣伯據此訂

錢廣伯據此訂

夏五月長子維恭生

後字側室朱氏出也

十五年戊戌先生年四十八歲春正月返居楊園故廬

姚本塾也亥年戊戌

歲與姚大也書云今年正月返楊園故廬與家兄同居而身餬口於禾中錢廣伯據此訂

館郡中徐忠可

家忠可名彬嘉興人託秀水施易修博致書延先生課其子先生與之約曰某向以三事自持能悉如願乎忠可請目曰不拜客不與筵席不赴朔望之會今以餬口之故不得已教子弟二人若其外更增一事非廢人所堪不敢聞命忠可唯唯因是館郡中一載時易修集遠近人士為朔望講會故先生有不赴會之語 與何商隱定交商隱名汝霖初名青字雲士海鹽人隱居澈浦紫雲村人稱為紫雲先生本姓何氏其遠祖撫於錢氏因蒙其姓至商隱始復本姓焉與先生志同道合相交十七年 秋補農書徐敬可將卜居於鄉請先生補沈氏農書之未

備者先生以上壤不同事力各異沈氏所著歸安桐鄉之法施之嘉興秀水或未盡合然其梗概可得而舉因以身所經歷與老農所講論者筆之

十六年己亥先生年四十九歲家居 作近鑑先生長女嫁於尤

介錫介錫父治農桑家法勤儉鄉里稱其謹愿介錫幼能文從先生游遵循規矩先生愛之以女妻焉後其兄師錫舉進士耽酒色介錫背師教而效之先生誠之曰汝兄起農家遽改度至此而忘祖父成家之艱難此不祥也汝不見某著姓科名接踵其謹慎何如汝輩獨不思效之乎屢誨不悛竟買娼爲妾益猖狂恣肆先生女素嫻閩訓引詩書以諷諫而正言逆耳視如寇讎遂與妾謀鳩殺之先生自懲擇婿之失有痛於心因記見聞

所及存爲殷鑒其序曰人無於水監當於人監竊觀人世興亡  
隆替之故無古今大小未有一轍者也士庶人罔與朝廷邦  
國然身家之慮宜各有之夫艱難以立基劬勞以鞠育所生之  
懷靡不日冀有成保世滋永爾乃昏泯無知卽於淪喪俾前業  
一朝以盡甚至殞軀殄祀可不哀哉因舉少壯迄今覩聞所逮  
足爲鑑戒者筆示後生應知禍敗匪作自天災殃蓋必由人庶  
其有所畏慎莫敢惰志也矣

十七年庚子先生年五十歲館半邏

海鹽地名

錢厚菴家厚菴名福徵

本姓何氏與其從子汝霖慕先生德業延教其子爲十年之約  
先生允其半作遺安堂日課示門人每日讀書背書解書寫字  
記小學分別時刻定爲程格并示以習靜坐習九容及定省應

對進退之儀過犯有罰 吳裒仲卒先生爲文弔之且銘其墓  
始記備忘序曰惺堂史先生有云金陵再造之地蓋先生官  
金陵得賢士大夫講學自是厥德益新故爲此言也余顛蹶之  
餘已無復有生之志矣何子商隱以其叔父之命延余館遺安  
堂課其稚子始至爲辭以弔故友裒仲而云行蠲濯於海濱私  
心所期將欲力圖自新等之復生云爾何圖命之不淑竟拂初  
懷簡冊旣疏論言亦寡雖良友日親歲月淹久撫躬念省悲恨  
如何又念人生苦短生死誼隆堪此虛擲外負知己內負寸心  
因出前後所書儆戒遺忘者錄正商隱存爲沒齒之後永鑒厥  
愆焉按是錄始庚子終甲寅乃先生老年所著篤實正大純粹  
以精先生著述之最精要者論者比之讀書續錄竊恐有過之

不及也錄內有云志存西銘行準中庸亦先生論學要旨也  
台向商隱書論學其畧曰承喻頭腦之說按論語一書謹言  
慎行爲多不亟亟於頭腦也顏子述善誘之功則曰博文約禮  
而已請爲仁之目則曰非禮勿視聽言動而已此卽所謂約禮  
之實也曾子一貫之旨則曰忠恕而已子思受曾子之學者也  
中庸所述與論語曾子之言如合符節故曰忠恕違道不遠孟  
子傳子思之學者也其言曰居仁由義曰求放心其曰持其志  
無暴其氣卽求放心之謂也求放心則中庸戒慎恐懼之謂而  
論語曰省其身臨淵履冰之指也仁義二字論語未嘗並舉易  
傳則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中庸則曰仁者人也義者宜也則  
亦夫子之言也至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

焉則與曾子子思先後一轍矣三代而下濂溪則曰主靜立人  
極關中則曰知禮成性程門則曰敬義夾持曰存心致知曰理  
一分殊朱子則曰居敬窮理要而論之豈有異指哉居敬所以  
存心也窮理所以致知也惟居敬故能直其內惟窮理故能方  
其外惟內之直故能立天下之大本惟外之方故能行天下之  
達道然居敬窮理又非截然有兩種工夫也博學審問慎思明  
辨是爲窮理其不敢苟且從事勤始怠終及參以二三卽爲居  
敬故又曰學者用功當在分殊上其曰知禮成性卽約禮之謂  
殺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曰禮所生也三百三千皆所  
從出也所謂分殊也其曰主靜立極者定之以中正仁義而已  
也仁義而不軌於中正則仁或流於兼愛義或流於爲我而人

極不立矣禮以敬爲本敬則自無非僻之干人欲退而天理還  
矣欲退理還則終日言言所當言終日行行所無事而靜矣故  
又曰無欲故靜然則濂溪橫渠雖不言主敬而敬在其中矣由  
是而上質之鄒魯豈不同條而其貫哉吾人學問舍居仁由義  
更無所謂學問吾人工夫舍居敬窮理更無所謂工夫凡先儒  
之言若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  
立命若以興起斯文爲己任種種道術舉不外是矣仁兄生平  
所致力於六行之修者豈非仁義之事所以立人之道者豈有  
他哉更欲頭腦之求古人騎驢覓驢之喻是之謂矣特患居敬  
之不熟則有或得或失之憂窮理之未精則有或然或不然之  
慮要亦無他道也有不熟則勉進於熟而已有未精則勉求其



精而已平日工夫惟在涵養其本原以爲制事酬物之主爾矣  
朋友講習養也獨居思索亦養也讀書考究養也飲食動作亦  
養也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如伏雌之抱卵其退不舍其進不銳  
如日月之貞恒修其疆畔時其耕耘如農夫之力穡而後可致  
其精也而後可幾於熟也必若先儒云滿腔子皆惻隱之心益  
然若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天地之間必若先儒云在我之權度  
精切不差截然加萬物之各正性命子思所云擇善固執孟子  
所云深造自得其或以此也與夫學問者將以盡性命之理也  
苟不本於天之所賦物之所受非學問之正也安可使之有兩  
截乎事物者身心之準則也苟事至物來而處之不當其分正  
身心之病也安可視爲兩途乎事物之不能不日至者勢也迎

之非也拒之亦非也以其皆不免於自私而用智也非順應之道也無事則讀書讀書者所以維持此心而不使其或怠也非以務博也默坐則思索思索者所以檢點其身而不使其有闕也非以耽寂也事至則泛應泛應者所以推行天理於事事物物而不使其有過有不及也非以外馳也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則一矣無有事無事無有人無人無敢慢則一矣一則窮通一矣壽夭亦一矣死生亦一矣 交呂康侯屠子高康侯名璜秀水人子高名安道嘉興人

十八年辛丑先生年五十一歲館半邏 與曹射侯論水利射侯名序石門人夏經三月不雨三吳苦旱高鄉禾盡槁先生甚憫惻與射侯書論開濬桐鄉石門海昌嘉興海鹽等處水利章程

周詳盡善

康熙元年壬寅先生年五十二歲館半邈 次子與敬生亦側室  
 出也生時先生甚喜或譽之曰先生是大中公宜乎生兩程子  
 先生笑曰吾若得見其長成必教其向善路上走惜乎未成童  
 而先生歿矣 交沈石長石長名磊湖州人 寫寒風佇立圖  
 自題曰行己欲清恒入於濁謀道欲勇恒病於怯噫君之初志  
 豈不亦曰古之人古之人老斯至矣其彷彿乎何代之民  
 二年癸卯先生年五十三歲館半邈 嫁次女於陸孝垂之子幼  
 娶歸數年而寡先生養其孤 作遺安堂訓語  
 三年甲辰先生年五十四歲館半邈 夏答孫爾大書論學其畧  
 曰有志學問者檢點克治功夫全恃自己不輕放過謹以為學

大指奉覽一曰辨心術

刑正義一類

一曰明義理

講習論之類

一曰治性

情剛柔過不及之類

已上敬以直內事一曰正容體

九容

一曰謹言語

曰慎事爲已上義以方外事學者辨心術是始初第一事然功  
夫緊要全在明義理治性情存養以是省察克治亦以是二者  
得則大本已立大本立則動作威儀應事接物畧加提撕檢點  
可已敬義夾持則見善必遷有過必改无有師保如臨父母純  
孰後則不習无不利也 冬手書示維恭其畧曰前年秋攜汝  
棄家從呂康侯先生受業先生剛直好義勢利不動心吾所深  
敬不意遠遊久而不返復請於屠子高先生何商隱先生邱季  
心先生凌渝安先生皆深造自得敦善不怠君子人也吾所深  
契平生切磋受益爲多幸俱見許汝得納拜終身奉爲宗主便

有向上一路吾所守者耕田讀書承先啟後八字稼穡艱難自幼固當知之但筋力尚待長大若誦讀講求童而肄之至老不可舍吾請於先生預爲十年之序始受小學次大學論語孟子中庸次詩書禮記周易春秋次近思錄范氏唐鑑大學衍義以及性理通鑑綱目等書汝能一一聽受先生之教熟讀精思則自此以往好書甚多然大本已盡於此自古聖賢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更無別種道理成就大小存乎志力而已又曰小學是讀書爲人基本四書聖學之淵源義理之統宗六經義理互相發明不治經則書義不能通達異說足以奪之近思錄治經之階梯唐鑑讀史之門戶大學衍義經史之條貫性理通鑑綱目則經史之匙鑰著龜也學者當務之急具此數書其他經籍文

字可以類推

四年乙巳先生年五十五歲館半邏 故人王言遠任江西藩司  
歸里造楊園訪先生貽杯一緞一先生不受固請乃留之付門  
人藏爲他日葬錢字虎之資 秋七月作訓子語示維恭又名  
銜恤鳴分十二綱曰祖宗傳貽積善二字曰子孫固守農士家  
風曰立身四要愛敬勤儉曰居家四要親親尊賢敦本尚實曰  
正倫理曰篤恩誼曰遠邪慝曰重世業曰承式微之運當如祈  
寒之木堅凝葆固以候春陽之回處榮盛之後當如旣華之樹  
益加栽培無令本實先撥曰平世以謹禮義畏法度爲難亂世  
以保子姓敦里俗爲難若恭敬擗節退讓則無治亂一也曰恂  
恂篤行是賢子孫桃薄儉巧侮慢虛夸是不肖子孫曰要以守

身爲本繼述爲大

五年丙午先生年五十六歲館半羅 夏六月答張佩慈問喪禮

佩慈名嘉玲吳江人先生過烏戍卽烏青二鎮相鄉聞其居喪

中禮甚敬之未幾佩慈介凌渝安執贄以見先生至是佩慈以

喪禮十五條質問先生一一答之先生嘗稱其穎敏誠篤精勤

嚴密同學之軼倫絕羣者又嘗作序贈之有曰質敏而志剛行

修而氣下肫肫乎有德君子也與錢一士書曰近得畏友張佩

慈庶慰日暮道遠之懷以其能策勵頽惰耳吾人德業不及後

生大爲可恥 錢一士聞先生論學欣然求理學書讀之先生

寓書曰一士學道之志及茲方發不已晚乎然以需武觀之猶

然少壯願此意勿衰也 呂康侯遠遊卒於睦州先生爲文甫

之

六年丁未先生年五十七歲館半邏 張佩葱師事先生屢求納  
拜先生不允仍以友道處之 輯近古錄取安吉陳棟塘良謨  
見聞紀訓麻城耿楚侗定向先進遺風吳興李彥和樂見聞雜  
記海鹽錢懋登裴厚語等書節錄編爲四類一曰立身二曰居  
家三曰居鄉四曰居官凡四卷其序曰尚寶李公云余年七十  
外所見皆後生纖巧淺薄可厭回首往事近古者邈不可追此  
見聞雜記之所以作也今距尚寶沒又五十餘年人心習尚益  
復駭異旅食鹽官時與何子雲士喟悼及之何子出陳耿李錢  
四公書示余余課餘展閱益不勝仰慕焉爰節錄其去古弗遠  
者若干條稍爲編次以資則倣又使後人稽覽知疇昔之世教



化行而風氣厚其君子野人各能砥礪整束以彰淳隆之治也

七年戊申先生年五十八歲館半邈 冬十二月作百自箴贈別

門人

姚本繫丙午年今  
據遺稿年月訂

明年季秋復爲說以申之曰天之生人

一而已其有智愚賢不肖之異孰爲之自爲之也尊卑貴賤於  
是乎分成敗禍福於是乎別無非自者公私敬肆誠僞厚薄貞  
淫淑慝弛張作輟所以智所以愚所以賢不肖其異異於是出  
處語默安危理亂廢興存亡所以尊卑所以貴賤所以成敗禍  
福其分其別罔不恒於是人之取舍有得有失則苦樂隨之人  
之大患非自暴則自棄耳自暴者惡之剛也自是自聖自縱自  
恣自擅自用自封自殖之類是也自棄者惡之柔也自艾自解  
自晝自侮自甘自暇自耽自溺之類是也始於自乖終於自戡

此愚與不肖之形也然則如之何能自鏡自反則能自怨自艾能自浣自藥則能自新自拔此去愚不肖入於賢與智之門也何以智何以賢智者勉而求其知賢者勉而求其行知無疆行無疆修治以下則勉求之目也勉求不已之謂自強自強不息乃爲自復復者復其天之所生也凡此在人自爲而已自爲之意深而後能自主亦在人自好而已自好之心篤而後能自圖孰得孰失何取何捨宜如之何決擇焉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八年己酉先生年五十九歲館語水館主人請自甲辰之冬屢請屢辭主人虛席待二年今始就焉訓門人曰學問固重踐履然必自致知格物始先生館語水數年勸友人門人刻一程遺書

朱子遺書語類及諸先儒書數十種且同商略迄今能得見諸書之全者先生力也。作東莊約語其畧曰儒者之學修身爲本罔間窮通克己功夫甯分老少祇求無忝斯生不負師友在覆載中有殊庶物而已延平先生曰愛身明道修己俟時不可一日忘於心此其準的也盛年百務未厯履道坦如尤以收斂翕聚爲固基植本之計讀書所期明體適用近代學者徒事空言宜乎佔畢沒齒反己茫然全無所述也日用從事一遵胡安定經義治事以爲心則古人淡泊明志膏粱之習克治爲先常白山藜粥可取法也學問之道罔尚從容然一任優游難希自得果能必有事焉其諸惰慢非惟不敢亦不暇矣。秋姚攻玉四夏兄弟因王寅旭來謁問學寅旭名錫闡攻玉名瑚四夏翁

璉俱吳江人其後先生寄語曰攻玉耽於靜坐未免病在厭動  
求靜吾儒隱居求志處於巖谷然守先待後經綸素具亦無一  
事可畧若懶散厭棄惟求閒靜設有行義之日豈能有所爲乎  
先生嘗稱攻玉清苦嚴毅甚可畏也 嫁幼女於周鳴臯之子  
九年庚戌先生年六十歲館語水 作傲老篇

十年辛亥先生年六十一歲自是以後四年何商隱與語水主人  
以先生年老不應復有課誦之勞宜以餘年優游書籍乃各具  
脩俸爲先生家用請先生往來語水半選間相與講論住留任  
便焉 以後四年姚陳本俱作館語水今據  
先生與顏孝嘉書及何商隱跋語訂 命維棊從王寅旭  
受學命與敬從兄正叟受句讀寅旭近年與先生交益密先生  
嘗謂其與張佩葱遠近相望可謂南服英賢矣 張佩葱屢欲

納拜執弟子禮先生不許佩葱上書何商隱并求諸先生代懇先生終不許姚四夏請其故先生曰某平生授書之外未嘗納拜上師弟之稱蓋見近時講學之風始於浮濫終於潰敗平日所深惡者而暮年躬蹈之乎且佩葱學行可畏亦不敢當也今後諸同志不以衰耗無聞有疑則質有事則商某自不敢不盡心以告慎勿襲此標榜之迹也自是攻玉四夏亦不敢復申此請矣 作惜往日詩有云端爲有知皆害義納之規矩始非狂又云讀罷遺經旋內省始知厥疾中膏肓自註云嘗爲良知之學十年又云非爲舊牽陰護惜却因簞豆未能忘自註云先後爲舉業之師十年又云克己未難難復禮周行不遠未能從始選朱子文集先生欲取朱子文集語類兩書選錄其最切要

精粹者編為朱子近思錄惜乎選甫卒業而歿未能編定成書  
姚四夏曾抄選目厥後門人惟摘鈔所選四書語類刊行焉先  
生於是書看十過然後加圈選定 批呂氏童蒙訓 與張佩  
葱復舉葬親會與者二十人法益備美

十一年壬子先生年六十二歲春延姚攻玉課子攻玉執弟子禮  
先生必以賓師禮待之攻玉固辭不獲 為與敬聘沈丹曙女

築務本堂成先生經營築成遷家廟神主奉之與兄正叟同  
居怡怡終身正叟後先生五年卒姚四夏曰常見先生家居每  
坐務本堂東北隅一室縱橫方丈一几一榻几上朱集一本筆

硯各一無他物焉

秋批傳習錄

姚本繫庚戌年錢廣伯願豫  
康據壬子八月與友人書及

訓門人語答  
張佩葱書訂

先是館半邏時何商隱請先生評之以維斯道以

長易圖七上戶普

三

覺來學先生謝不敢任今四月商隱復請先生與友人書曰此固商隱斯世斯民之心切切於出焚援溺故不擇人而呼號以屬之竊意人心胥溺之久有未可以筆舌爭者抑其中詖淫邪遁之病在在而是本原已非末流之失蓋有辨之不勝辨者至是館主人復請先生謝不敏三請乃允其總評曰讀傳習錄其損爲長傲習非爲文過輕自大而卒無得姚江罪之大者詆朱子爲異端本釋氏以爲教所謂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汚濁者也若夫傲然以生知自處自堯舜孔子而外未有所服膺尤其無恥之甚也又曰一部傳習錄只驕吝二字可以蔽之姚江自以才智過人又於二氏有得逞其長以覆其短故一意排斥儒先盍思論語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

也已世以陸王並稱實則不同王較陸尤多欺已誑人之罪其不能虛己遜志則一而已又曰或疑陽明與朱子同曰存天理去人欲同是堯舜非桀紂同云好善而惡惡安在良知之言有害人心世道曰陽明欲排窮理二字而惟心之所發便爲天理又以性善爲無善無惡未嘗指氣拘物蔽以爲欲不知何者爲天理何者爲人欲也楊朱墨翟亦是堯舜而非桀紂理欲混淆則好惡倒置生心害政之禍何所止極乎又曰閃爍變幻總不出知行合一之旨不排二字是三教一門本領所論往往首是末非或末是首非或首尾俱非中間是或首尾俱是中間非正所謂假竊近似以文其姦也豈知本領不是憑他覆蓋掩飾終不得而隱其情也評晚年定論曰年之晚與不晚論之定與不



定考之年譜自見卽此姚江欺已誑人之罪雖有儀秦之辨不能爲之解矣其他皆旁批側抹條分縷析一一辨駁焉又戊戌歲與沈德孚書曰姚江良知之學其精微之言只吾心自有天則一語而已夫人性本善以爲天則不具於吾心不可也然人之生也有氣稟之拘有習染之遷有物欲之蔽此心已非性之本然故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也夫子之聖必至七十然後從心所欲不踰矩亦謂天則未能卽此心而是故須好古以敏求耳今以未嘗學問之人而謂吾心卽是天則可乎將恐雖無物欲之蔽猶有習染之遷卽無習染之遷而氣稟之拘將必不免此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而君子之道鮮也夫子之門雖以顏曾之徒亦不能不因其性之所近以爲學而必待於夫子之裁之

若當下卽以所知爲良而已動符聖人無煩學慮之支離則何以顏子所見卽有不同於曾子子路所見卽有不同於冉求以及子張子夏子貢仲弓莫不皆然而亦何必終身服膺夫子之教哉此如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此豈不是良知所發出曾子言之則知游夏子張所謂似聖人者正未必然也又如一卷之書昨日讀之所見如此今日讀之所見又如此今年讀之如此來年讀之所見又未必如此然昨日豈無良知乎抑有兩良知乎抑今日所知或未必良而尚待之來年乎然則所謂吾心自有天則而滿街都是聖人者何說也整庵先生謂世間豈有見成良知是也夫孟子之言良知良能本謂不學不慮豈非見成而顯謂豈有見成其苦心可思也

已今日邪說暴行之徒莫非自託於良知之學究其立身寡廉  
 恥決名教流禍已極而有志於學問者曾不知察方將主張其  
 說以鼓動學徒招來羣輩斷然自信而不疑亦難乎其為豪傑  
 之士矣 選讀書錄居業錄先生嘗曰居業錄有謹嚴整肅氣  
 象讀書錄有廣大白得氣象有明理學如曹薛吳胡四君子某  
 讀其書知其道可以繼濂洛關閩可俟來學愚意朱子近思錄  
 外可輯為四子近思錄先生選舉二錄姚四夏亦抄出選目惜  
 未選曹吳二集編定成書也 冬作示蒙士圖

姚本繫丙午年  
今據遺稿年月

訂 寫考槃獨寤圖

十二年癸丑先生年六十二歲春正月率維恭往從張佩葱學  
 始選朱子語類明年春卒業掩卷歎曰不知天假我年得再看

一過否乃未數月而先生歿矣

十三年甲寅先生年六十四歲春正月為維恭娶婦朱氏

姓本繁  
癸丑年

錢廣伯據甲寅  
與葉靜遠書訂與錢本竊書曰賤體傷脾氣困頓不可言又不

免以小兒婚事擾心連遭歲歉之後大難為力又與姚夏書曰  
今春豚兒已授室不佞舉子遲暮不意及見新婦之入門也蓋  
先生貧病已甚以喜以悲矣 夏五月病脾甚張佩葱見先生  
於半邏先生夜坐猶凝然無斂側 秋七月庚寅終於正寢庚  
寅二十八日也先是二十三日先生在語水張佩葱偕姚攻玉  
四夏問疾先生久病羸瘠已甚猶坐至更餘莊整端肅諄諄勉  
以學問未嘗少有倦怠依倚先生旋歸家二十六日衣冠坐起  
卷極而寢張企周往候先生欲起整衣冠以見企周固辭先生

曰君子愛人以德此不必辭二十八日時加戍命具衣冠居正寢恬然而逝何商隱同某某諸友經紀其喪先生生平家居雖盛暑必衣冠危坐未嘗少有怠肆之容若有勞役事則去上衣著最麤麻布衫帽與鞵雖勞與酷暑未嘗去居常几上止置書一冊無雜陳看書或倦則拱手默坐或徐步課農桑凡蔬果花藥之類皆手經理之米鹽日用之事亦躬親料理舟過先人墓按姚四夏所記楊園港口有先生先人墓在焉必正身拱立於舟中深揖遠數十步始坐自壯至老雖倉卒必於是於喪禮尤詳慎雖卑幼總小功之服必素衣冠終其日數赴几筵釋之舟行則終日危坐坐處不移尺寸寢則通夕不反側行止夢寐無不莊敬也 明年葬於楊園宅之東南時盜賊猖獗里中騷然有先生先人之鑿不及

遠擇地卽卜兆於宅東南田畔相距半里許西山甲向何商隱  
偕諸友朋及弟子數十人會葬墳前立小石碑題曰楊園先生  
之墓其後門人以先生墓地非爽塏遂遷葬於楊園村北西溪  
橋南百步許溪邊乙山辛向 先生長子維恭早世次子與敬  
未娶而歿繼孫聖聞亦歿繼曾孫名文相其後未考今則無主  
後者甚可悲也 康熙六十年海鹽張莘臯朝晉餘姚陳頰躬  
梓修先生墓并以夫人已下五喪未葬者附葬於墓側 乾隆  
十六年浙江學使甯化雷公鋹更之鉅碑題曰理學真儒楊園  
張先生之墓 嘉慶六年桐鄉台台肥李君廷輝修楊園村舊  
祠立主崇祀并修墓立石 十六年浙江撫軍蔣公攸銛檄飭  
立主祀於青鎮分水書院 二十三年桐鄉令黎君恂修

墓重刻墓碑教諭仁和宋君咸熙立祠於學宮之偏 道光四年夏浙江撫軍黃梅帥公承瀛疏請入祀鄉賢祠十二月十二日禮部議覆具奏十五日奉

旨依議明年立主入祠崇祀

張楊園先生年譜附錄

編年詩文目

崇禎壬申 送顏士鳳之金華序

丁丑 書春秋繁露後 先世遺事序

戊寅 鄉約記

己卯 願學記序

庚辰 喪祭雜說序 狷士記

壬午 赴壬午試詩 制義自序 生公遺事記 與唐灝儒書

與唐鄰哉書二首 與友人書 告同志啓

癸未 擬招五首 經正錄元序 送錢崑賓之長超山序 治

平三書序 與徐文匠書 與沈子相書 與沈星浮書 答



唐鄰哉書

與吳又韓書

與孔文在書

復王棐忱書

與

朱近修書

與屠闇伯書

與趙公簡書

代作同學喪師疏

哭顏士鳳文

順治甲申

顏士鳳詩序

言行見聞錄序

上劉念臺先生書

并別帙

與朱靜因書

與俞賡之書

與王紫眉書

復徐

文匠書

與王章吉書

答吳又韓書

顏士鳳傳

書顏士

鳳傳後

乙酉 五噫詩

送錢一士之西安序

保聚事宜議

弔祝開

美文

丙戌 丙戌吟

和程吳隱惜日短詩并序

書龍谿題壁後

書倪譜改田碑後

與姚大也書

與唐鄰哉書

丁亥 牧獵圖記 示顏氏兄弟帖 答友人書 與姚大也書

祭錢字虎文

戊子 采山遺藁序 與友人書 與姚大也書

己丑 與顏子重書

庚寅 贈趙公簡詩 與屠下枝書 與唐灝儒書 與姚大也

書三首 再哭錢字虎文

壬辰 經正錄序 贈劉子本序 與沈尹同書 與吳仲木書

二首 禱雨疏 仲丁告師孟子文 弔王元趾文 弔沈壘

伯文

癸巳 周民東亡說 與劉伯繩書 與吳哀仲書 與姚大也

書二首 與吳仲木書三首

甲午 會葬祝開美阻雪詩 許魯齋論二首 周母吳太君六

十壽序 跋西臺慟哭記 赤米記 記鄉先達語 與吳仲

木書五首 與吳哀仲書五首 與沈尹同書 與姚林友書

葬親社請賓公啓

乙未 責善朋友之道論 處館說 初學備忘序 跋朱翁永

昌後札後 衣袂記 與吳仲木書三首 與唐灝儒書 答

張巖貞書 與吳哀仲書一首 與沈尹同書 與嚴穎生書

答吳哀仲書幣小啓

丙申 贈張白方序 困勉齋記 與吳哀仲書三首 吳仲木

墓誌銘 弔吳仲木文

丁酉 壽吳母序 絹褶記 與吳哀仲書二首 答陳乾初書

戊戌 玩器喻 鄔氏議卹序 施氏族譜序 自題族譜序

贈別林岐宗序 百一吟序 說易贈錢曦 沈氏農書跋

補農書序 愛日堂記 春風草堂記 與吳衷仲書二首并

別楮 與徐重威書 答沈德孚簡七則 與姚大也書 與

徐敬可書 弔沈善勝文

己亥 近鑑序 墮齒記 與尤策臣書一首 與尤西眷書二

首 與尤天士師錫書一首 與尤氏通族書 復伯兄書

告尤氏先人文 哭女文

庚子 備忘錄序 書問目後 跋山陰先生別帙 姚以存字

說 與何商隱書 答屠子高書 與徐敬可書 啓兄弟親

族 弔吳衷仲文 弔吳伯仁文

辛丑 啓葬親會諸友 與曹射侯書并別紙 與顏子重書

康熙壬寅 與周鳴皋書 與何商隱書

癸卯 先人畫像記 遺安堂訓語 告錢厚庵先生文

甲辰 假道學論 答孫爾大書并別楮 示長子維恭

乙巳 訓子語序 與許大辛書 與姚大也書 與顏子重書

與沈敬夫書 與徐敬可書 與朱韞斯書并別楮 太學

錢先生墓誌銘

丙午 書近思錄後示兒 送沈幾臣之睦州序 答張佩蔥問

喪禮等書四首 與曹射侯書 與徐重威書 與顏子重書

與顏子樂書 答凌淪安書 錢先生遺事 吳哀仲墓誌

銘 公弔呂康侯文

丁未 近古錄序 書聖途發軔後 沈氏族譜序 寄贈葉靜  
遠序 費母壽序 求仁堂記 遺安堂記 敘祠田經始錄  
啓諸同志暨伯兄正定訓子語 與沈石長書 與徐敬可  
書 與顏子重書 與某書二首 答張佩蔥書一首 與許  
欲爾書 弔裴紹岐文

戊申 錢氏館別言 答張佩蔥書二首又答問 示維恭 與  
顏孝嘉書

己酉 同趙二阻雪邵家灣邱老家詩 自箴說 贈張佩蔥歸  
故居序 與凌淪安書 與屠子高書 答張佩蔥書四首  
與何商隱書 與陸孝垂書 與錢子大書二首 與嚴穎生  
書 與沈丹曙書

庚戌 做老篇 同趙二入山訪商隱寅旭語 詩 始學齋記

示兒 與屠子高書 與沈甸華書 與顏孝嘉書 與孫

商聲書 與曹友眉書 與徐重威書三首 答施龍友書

與許欲爾書 答張佩慈書一首 答陸孝垂書 與顏子樂

書

辛亥 楷往日詩 甲申冬問日後記 與凌淪安書 與孫商

聲書 答張佩慈書三首 與張巖貞書 答鈕亦臨書 與

姚大也書二首 答姚攻玉書 與葉靜遠書 與徐重威書

并別楮 與門人書二首 答呂仁左書

壬子 自題畫像 答許大辛詩 鄙叟說 敘銜恤鳴 題詩

存後 與凌淪安書 與徐敬可書 與某書三首 答沈甸

華書 答張佩慈書四首 與姚攻玉書 與姚四夏書 與姚大也書 與王言如書 與周山甫書 答陸孝垂書 與孫永修書 答門人書

癸丑 錢柏園文集序 紀友贈計需亭序 跋五老同壽卷

與陳乾初書 與葉靜遠書 答張佩慈書二首 與胡次嚴

書 與姚大也書二首 與陸霞生書 與門人書二首 與

呂仁左書 答陸孝垂書 與董理涵書 與何商隱書 與

某書 答屠子高書 與王寅旭書 與姚四夏書二首并別

楮 與陳霜威書 與孫商聲書

甲寅 答葉靜遠書 與姚四夏書 與徐重威書 與沈組綬

書 與沈子相書



年歲未詳詩文 有所思四首 烏夜啼二首 同游不同意

浩歌 重九日 市柏 野步 無題 母諱 上達詩 廣

居詩 旅歎 宿山中 閏七月七日 題介甫詩後 感遇

贈屠子 偶占 聞禽 卜居 遇災 故居 酬友人

偶占 漁父 答季心見規 謝友贈竹杖 聞德甫卜 得

顧貞女傳 有感 酬徐堅石 觀物偶占 偶占二首 鵲

旦不鳴 屠處士曠隱居 後愛蓮說 幽風說 社業序

倪氏族譜序 忘憂錄序 飭身儀則序 黃山先生素問發

明序 壽沈德甫六十序 陳母葉太君九袞壽序 壽二母

并詩 題劉忠宣公遺事 題傷蛇行 自題寒風竝立圖

自題考槃獨寤圖 書清江吳隱兩集後 書理桐拙操後一

劉先生年譜書後 書某友心意十問答後 跋唐灝儒葬親  
社約附清風里補例三條 跋敖英綠雪亭雜言 跋沈德甫  
札 書姚氏族譜 書小學末示學者 跋朱子與長子受之  
書後 書吳孟度像後 書羅豫章誨子姪書後 書許淮陽  
紀異後 書韓詹夫六戒後 書文學錢公墓志銘後 書貽  
孫集後 書徐子願嘉子傳後 書徐子保甲論後 梅花賦  
引 白兔賦引 生贖引 粵蕉記 姚子復姓記 野泊記  
桐鄉災異記 書宋理宗事 上本縣兵事書 陳時事書  
與陳乾初書一首 與吳仲木書九首 與何商隱書六十  
三首 與凌淪安書二首 與沈石長書二首 與沈尹同書  
與某書 與嚴穎生書并別楮 與唐灝儒書二首 與邱

季心書四首 與朱韞斯書二首 與李石友書二首 與沈  
德孚書二首 與沈上襄書 與沈爾慥書 與張白方書二  
首 與許大辛書二首 與許欲爾書二首 與徐敬可書廿  
八首 與徐忠可書 與張恭佩書五首 與施易修書 與  
許元龍書 復諸友書 與張巖貞書六首 答姚林友書  
與賈子周書 與沈丹曙書 與張允公書 與薛楚玉書  
與岑漢明書 與許祥伯書 與潘澄伯書 與孫爾大書  
與姚仲聞書六則 與胡世繩書 與黃無奇書 與  
書 與錢叔建書 與施龍友書 與吳汝典書十二首 與  
顏孝嘉書十二則 與程邇可書 與姚大也書五首 與陸  
霞生書 與錢子爽書 與錢子固書二首 與錢晦仲書三

首 與徐重威書七首 與門人某書八首 與呂仁左書四  
首 與沈敬夫書 與錢範可書 與錢子大書二首 與屠  
虞來書 與蔡舍書 上母舅書 與陸孝垂書十六首 與  
陸幼堅書二首 與周山甫書 鄉約公舉沈義儀先生啓  
代人請親家啓 先考事畧 陸先生傳 倪寄生傳 程長  
年傳 錢太常像贊 硯銘二首 戶銘 斛銘 瓶銘二首  
夏楚銘 告先師文 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 會葬呂念  
恭告文 同社弔岳孝廉文 弔呂公亮文 弔唐鄰哉文  
弔李石友文 告陸壻文

未列年譜書目

詩集

文集

讀書筆記

土學辨

海昌范北溟鯤刻先生全書  
取傳習錄評語彙爲一卷題

長易圖七三三譜寸象

七

為此

羣書日記亦范北冥定名

答門元刻本入文集海昌祝貽孫泮彙訂全書更此名

門人所記元刻本名訓門人語祝訂本更此名

淑艾錄祝貽孫擇全書精要語仿近思錄例為此編

### 考夫遺言

### 節錄諸家評論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曰履祥初講戢山慎獨之學晚乃專意於程朱

立身端直鄉黨稱之其全書多儒家之言存日子部雜家類

又曰淑艾錄持論頗為純正存日子部儒家類

凌渝安先生名克貞烏程人明諸生曰余友張念芝先生於學絕道晦之日

獨明心性之故而修身力行以踐其實其於是非真偽之際辨之明而守之篤又曰先生學有本原功崇實踐守集義養氣之功以致力於庸言庸行之際道器不離動靜無間驗其素履則

歷險難而不渝極困窮而自得凡發爲語言文字絕不矜情作  
意而藹然自見於充積之餘言愈近而旨愈遠見愈親而理愈  
實有德之言非能言者余交三十年察其語默動靜莫非斯道  
之流露非深造自得者不能也先生之學可謂明而誠矣先生  
生於明季少時向道聞山陰劉先生爲海內學者所宗往受業  
於門先生德器溫粹陶淑於山陰更覺從容歸而肆力於程朱  
之書學益精密識益純正仰質先聖其揆一處洞悉無疑使先  
生而在充養自然積厚流光當不能名其所至然其所已言者  
實與先儒相發明以惠後學猶規矩之於方圓也全集

又曰同人學問各有偏長成德君子其惟考翁

見張佩蓀上何商隱先生書

沈石長先生

名希歸安人

曰於季心容巢兩兄間得驗知道力之高厚

與義勇之剛方私擬以為所養如此而所發如彼真孟子所謂浩然之氣直養而無害者也去夏今春又得讀所寄渝安爾燧穎生札救朋友之急必本於天地之立心規同人之過必推於學問之根源命意措辭一字不苟以為當吾世而求師程微長

兄其誰與歸與先生書

何商隱先生名汝霖又姓錢海鹽人明諸生曰先生懿德醇詣一生授學默默以

忠信篤敬孚於人絕不事口耳佔畢然而言論旨趣之著見於筆墨者已自不少汝霖之交先生也晚終始十七年中說之而學未能也辱不我遺每出一簡相視必極謙慎蓋意不自足又惟恐人以空言視之也迨病亟始託全稿而欲質麤從已然絲中有本之言字字皆可垂教原無容贊一辭者其所著各書俱

一一從身心日用間體驗天理民彝以為立身應事自淑淑人之準則非辭章訓詁家所能窺其一二者故不厭知希切切懼而於表暴真實學也竊慨正學陵夷三百年中河津餘干而下指不易屈讀先生書其庶幾乎初學備忘引

又曰習詞華者資口耳尚德業者調性情先生此書無非欲人舍燕益之外慕反而求之身心見諸倫常日用成其為闡然之君子而已初學備忘題詞

又曰學術至正言行無疵三百年來指不多屈至其不言而飲人

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尤莫知其所由然也見張佩葱上商隱先生書

王曉庵先生名錫闡字寅旭吳江人曰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楊園

有焉見張佩葱上何商隱先生書



陸清獻公

諱隱其字稼書平湖人官御史贈禮部侍郎

曰余於王子五月始會

於

郡城旅舍諄諄以學術人心為言有曰考夫雖師念臺而不盡

從其學考夫之於念臺也猶朱子之於籍溪屏山白水乎非延

平之比也一時之言皆有關係余所深佩服者

松陽具存

又曰張考夫先生遺書未有刻本前偶見其備忘一冊篤實正大

足救俗學之弊

與友人書

陳古民先生

名梓字頴躬餘姚人

曰先生評傳習錄洞揭陽儒陰釋之隱以

為炯鑒蓋自此書出而閉關通辨困知皆所謂擇焉而不精者

矣又曰有明一代儒者薛胡為冠先生純粹如敬軒而窮研洞

悉謹飭如敬齋而規模宏遠存養深不涉於澄心省察密不淪

於獨體志存西銘而辨嚴兼愛行準中庸而惡深鄉原障姚江

之濶直窮其窟啟當湖之學道得其傳嗚呼如先生者真朱子

後之一人已傳小

又曰天生子靜於南渡以黑腰子亂學術則必生朱子以接孔孟  
之傳天生陽明於明季以滿街聖人混儒釋則必生楊園以續  
程朱之統世非無關陽明之人或偏於窮理而流爲入耳出口  
或偏於力行而徒爲謹小慎微皆不足以服陽明之心又何以  
折其辨而撲其焰哉惟先生知之確行之勇敢舍明存養密精  
義入神而篤實光輝故一切鬼蜮之技無所售而晦蝕之道賴  
以復且魏鶴山序朱子年譜曰三才一本道器一致幽探乎太  
極無極之妙而實不離乎匹夫匹婦之所知大至於位天地育  
萬物而實不外乎暗室屋漏之無愧卽以是合之先生又奚忝

為則信乎朱子之後之一人已

重輯年譜跋

陳文恭公

諱宏謀字汝奇號格門桂林人官大學士

曰楊園先生學術純正踐履篤實

伏處衡茅係懷民物立論不尚過高惟以近裏著己為主敦倫

理存心地親師友崇禮讓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讀其遺集不能

不想慕其人而歎其未見諸施行也學規二則雖止為勉勵學

侶之語而於讀書制行之大端切己反求固已本末兼該徹上

徹下工夫全在於此學者其詳玩之

學規引

又曰先生以躬行所得為訓子之語事不越於日用倫常理惟主

於忠信篤敬實為立身行己之極則所宜家置一編者也

訓子語引

祝人齋先生

名詮字貽孫海甯人舉人

曰先生少即有志聖人之道當是時王

氏良知之說中於人心先生蓋深究焉而識其非也聞山陰劉

念臺先生以慎獨訓後進爲能鞭辟近裏往受業焉其後與凌  
渝安沈石長何商隱切劘講習益務躬行日有孜孜於四子六  
經及濂洛諸書以深明乎天人合一之故而力踐夫道器不離  
之實嘗以爲聖人之於天道庸言之信庸行之謹盡之矣傳

又曰明之季也橫議譎張人心惑溺程朱之學不傳而孔孟之道  
或幾乎晦矣楊園先生生當其時恪守子朱子居敬窮理之訓  
以實致其崇效卑法之功其遇彌艱其行彌篤其所有事不越  
人倫日用之常而念慮所存恒周乎天下後世蓋畜德如此其  
光大也又曰自先生起而後來賢知往往聲應氣求以嚴其辨  
百川之東迷途之復不可謂非先生反經之力之所及也又曰  
先生之書之必可信今傳後以維世道而正人心者畧具於此

後之學者誠由先生之遺文追而溯諸昔賢往聖之所以爲教者以觀其淺深離合何如而恍然於斯道之不可誣焉則庶有

賴夫

景訂全  
書序

又曰楊園先生生於有明之季慨然以斯道爲己任其所爲學一循孔門博文約禮敬義直方之則大要以爲仁爲本以修己爲務而以中庸爲歸爲能有以正後儒偏諛之趨而續古聖微茫之緒百年以來其道漸著流風餘韻被及四方淫嘗讀其遺書昌言真教與于朱子先後一揆讀之愈久而味愈深長其備忘錄爲先生晚年劄記充實之積發爲輝光其切於日用補於輓近不啻粟帛之療飢寒鐘鏞之振聾聵焉又曰先生盛德所至迴狂瀾砥中流身因道亨確乎不拔實兼統乎河東餘于諸君

子而為朱子以後五百年來聞知之一人非淫之私言敢云爾

讀其書當有見其概者

淑女錄引

雷翠庭先生

名鉉字貫一審化人官副都御史

曰楊園先生接薛胡之學脈契濂

洛之心傳實先陸清獻公而真知允蹈者也

傳

又曰向見陸清獻公衛濱日鈔極推楊園張先生繼見寶應朱止

泉先生遺集論學術稱楊園為最醇蓋先生少嗜姚江中師戴

山卒一歸於雜閩所著初學備忘切實為已足為學者入門之

階梯茲錄更引而伸之閒論史及時務

朱中黃學博率蕭山諸生刻備忘錄序

又曰楊園先生伏處一隅終老布衣庸言庸行絕無驚世駭俗之

事當是時南北講學壇坫相望列門牆者趾相錯而先生退然

如不勝雖以張佩葱之篤志力行求為弟子而不肯受曰生平

不敢以講學為人師也陸平湖年齒雖後猶可及相見而先生既歿始讀其遺書乃敬而服之則其韜晦之深何如也今之學者多知所向方亟望得其遺書而讀之則其道之闡然而日章

又何如也

朱蕙佩刻祝訂全書序

朱中黃先生

名坤字正甫秀水人官蕭山教諭

曰當明季姚江良知之說盛行獨

楊闈張子確守程朱其邃密似薛文清篤實似胡敬齋醇乎醇者也曾受業劉念臺門下往來問答見於劉子之集及張子之書所輯劉子粹言尤大有功於師門者又曰陸清獻公與先生道德相埒一用一不用惟其用也故天下知有陸子之學矣惟其不用故天下至今不知有張子之學猶幸遺書具在不至泯絕伏冀刊布學宮以師生講習倘久而論定如宋之蔡九峯元

之趙江漢明之胡敬齋俱以布衣從祀則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上督學雷公請祀楊國先生於叢山鴛湖兩書院書



張栻先生年譜附錄

三

張楊園先生傳

先生姓張氏諱履祥字考夫浙江桐鄉人也所居名楊園故學者稱爲楊園先生先生明萬厯中年十五補邑諸生少讀陽明龍溪之書則慨然有志於學先是東林甚熾高顧諸公各標宗旨講學名觝排王氏實出入於良知之說其後念臺劉公設教山陰以慎獨主靜爲宗先生聞而往師之年三十餘屏居教授益刻勤於學夜不就枕者十餘年旣而悟師說之非乃力闢王氏壹心於程朱操行粹然於交友盡規延掖後進殫心與力所著備忘初學備忘等書平易篤實論者謂直接薛胡之傳以康熙十三年卒年六十四嘗評王氏傳習錄以爲讀其書使人長傲文過輕自大而卒無得又曰一部傳習錄吝驕二字足以蔽之同時平湖陸清獻以

張楊園先生年譜附錄  
開聖道自任斷斷辨王學之非與先生家比壤而竟世弗相見先生沒後清獻始得見所著備忘書歎爲篤實正大足砭俗學之弊云先生少壯有大志晚乃避世畏聲利若浼所教授皆童蒙以舉業請質者輒謝弗納其韜匿如此

論曰楊園先生將葬祖而櫬室爲盜所焚長女適非人爲所毒殺其所遭視生人特異老年妾生二子迨歿後相繼以天而訖無主後又神道之不可究測也然宋元以來率以近代儒者耐食於孔氏之庭如先生殆毫髮無愧而後之王者所必取也然則天所以賦之亦優矣

道光十有八年春三月仁和後學邵懿辰謹撰

謁楊園先生墓記

往余纂訂楊園先生年譜卽有志謁先生墓去年夏重來浙道桐鄉迂舟入城謁先生主於鄉賢祠詢墓地不得其詳不果謁後閱志乘知在鑑鎮西溪橋今自杭如蘇過桐挈舟至鑑鎮逾鎮西行二里許抵西溪橋橋南百步先生墓在焉維舟詣墓下焚香瞻拜先生墓居中西向二子從葬左右北域近溪邊廣僅數弓碑仆地古松前伐存枯根補植者始盈把余低回久之感歎不已墓南半里許有村一區詢之卽先生故居楊園村先生故廬嘉慶閒其近支裔孫貧甚出售於金氏其前爲先生祠堂今圯毀無存村人種桑其上後存小屋五間多朽壞意卽先生晚年所築務本堂也村中人云先生墓始葬宅東南地非爽塏旣而二子亡門人遷葬西

溪橋又云村北二三百步有古塚乃先生祖墓余往視之墓甚小無碑碣可證不敢盡信也先生之後二子皆天繼孫亦天再繼曾孫不審幾傳而今無主其祀者卽今村中居數姓亦無先生同族者矣竊惟先生乃曠代大儒道德著述垂諸後世嘉惠無窮其祠墓人人皆宜防護豈可忽乎而今則壞廢傾頽見者且不知其爲先生祠墓矣余嘗觀詩人文士及以一技名者其祠墓丹楹刻桷巨碣穹碑見者莫不其曉而先生祠墓雖屢繕葺皆減省從事未能垂遠是何世人重藝而輕道也曷勝慨歎哉余欲募同志捐貲修墓立碑買石爲墓門重建祠堂於故址購祭田三數畝招農佃之使典守祠墓而飢驅無定在不能遂志甚有望於先生之鄉後進與官先生之鄉者道光庚子三月二十六日桐城蘇惇元謹記

重編張楊園先生年譜後序

惇元曩讀三魚堂集當湖先生稱楊園先生書篤實正大去年夏在杭州友人邵映垣懿辰亟稱先生書出先生與人論學書數篇讀之深以爲快同購求全書久不獲其後至嘉興友人高伯平均儒爲購得初學備忘訓子語及姚大也所述年譜讀之極歎其親切動人而求全書益急今年春復至杭購得備忘四卷伯平又爲購祝人齋選訂全書十六種并借抄本遺彙六種願學記問目示喪祭雜說遺文循讀卒業竊歎先生之學誠如當湖之言自宋以來得朱子正傳者首稱西山魯齋敬軒敬齋整菴當湖諸儒先生書純正平實介乎諸儒之間而精詳親切殆又過之讀其書能令人仰止而興起也夫士希賢賢希聖驟希孔孟無從而入必以程朱爲階

梯希程朱以近代純儒爲階梯不又得所從入乎嘗謂今日爲學宜奉當湖爲師蓋時代近則做法易及讀先生書體用兼備巨細畢舉是又一最切近之師也顧當湖書傳播甚廣而先生書則求覓甚難學者若不得其全書能得年譜讀之亦可窺其端緒惇元初讀姚譜病其疎略不著其大者欲補訂之因旁蒐遠緝抄錄若干條藏之篋笥秋中歸里以全書呈方植之先生方先生讀之極歎異服膺因勸方先生啟學使沈公鼎甫奏請從祀孔子廟庭公許諾且頒以新刊陳頴躬增訂年譜方先生復惜陳譜漫冗難見要領令惇元重編於是本姚陳二譜更採全書細繹纂訂刪繁補闕做通鑑例編述而以文目及諸家評論之語附錄於後先生言行事實以及進學之序教人之方論學著述之旨於此可見其要

略焉讀是譜者庶幾仰止興起而更求全書以學焉則得所從入  
循序漸進不至背馳也矣惟全書流傳甚尠重刊廣布是又所切  
望於世之君子道光十六年冬十二月桐城後學蘇惇元謹識

後三年惇元復遊浙詣先生鄉謁祠墓稽志乘訪求逸事又交  
平湖顧豫康廣譽假所藏海昌元刻文集言行見聞錄訓門人  
語及未刻全本願學記日省錄陳頰躬元本年譜等書繼又假  
觀海昌元刻全書備志五卷訓子語二卷初學備志二卷學規  
一卷喪祭雜說一卷補農書二卷詩文集十  
入卷言行見聞錄四卷近鑑二卷經正錄一卷  
近古錄四卷喪祭雜錄一卷訓門人語三卷因將年譜復加  
更訂多所增益乃重易彙沈鼎甫侍郎既許奏請從祀尋試竣  
入都因疾引退遂不果請祀之舉仍望海內有心君子焉二十  
一年六月惇元再識



先生書甚難購求海昌元刻版前已燬蕭山重刻版久不印未  
審存否今惟祝訂十六種版藏平湖屈氏稍稍印行又記

杜茶村先生年譜

黃岡汪士淪原編

羅田王葆心拾補

自西漢杜陵杜衍地名京兆樊川晉當陽唐襄陽鞏縣宋山陰鳳

陽皆杜氏先世之望明初始以武功官黃州衛遂占籍焉又三

百年譜以徙亡今自先生祖以下次其里居

祖若芝

明萬曆己卯舉人官南充知縣

父祝進

明萬曆壬子舉人國子助教世稱退思先生改號蛻斯

方朔

先生兄老而歸黃子孫居白麓山

濬

先生為退思先生之仲子母陳太夫人

紹凱

先生弟後與先生皆寄籍江南上元

萬曆三十九年辛亥一歲

先生生於正月十六日

四十年壬子二歲

四十一年癸丑三歲

四十二年甲寅四歲

四十三年乙卯五歲

四十四年丙辰六歲

四十五年丁巳七歲

入小學四月月初九日弟紹凱生先與兄方朔在塾見三弟三十詩

四十六年戊午八歲

四十七年己未九歲

四十八年庚申十歲

天啓元年辛酉十一歲

二年壬戌十二歲

三年癸亥十三歲

先生言潘始識事見外父諸老交若甄司冠錦石晏太宰元洲及先君子晨夕

聚首當在此數年中

四年甲子十四歲

五年乙丑十五歲

六年丙寅十六歲

七年丁卯十七歲

先生言外父夢城時報會元傳爲吾婿疑在此時

崇禎元年戊辰十八歲

二年己巳十九歲

先生自言就童子試遇知  
賞及鯁學宮疑在此時

三年庚午二十歲

四年辛未二十一歲

五年壬申二十二歲

五月五日作杜  
子堅遺稿序

六年癸酉二十三歲

七年甲戌二十四歲

去其鄉傲舍金  
陵與胡曰從友

八年乙亥二十五歲

九年丙子二十六歲

十年丁丑二十七歲

除夕茅止生遣送酒資及三君引  
客金陵游樓霞詳見游攝山小

十一年戊寅二十八歲

正月二日交茅止生范仲  
閻方密之鄭超宗諸人

十二年己卯二十九歲擬冠賢書  
悞落副車

十三年庚辰三十歲將以貢入北雍  
梅付司業南雍  
故亦有師生之時  
吳

十四年辛巳三十一歲東游鹿城諸同人  
送見燕磯感奮詩  
序

十五年壬午三十二歲北游京師又中乙  
征漫筆及秋榜交  
胡行諸作  
是年

必嘗回黃據云鄧子  
余在危城云可證也  
詞

十六年癸未三十三歲

順治元年甲申三十四歲作順天巡撫潘永圖  
見壬辰八年前一  
到句誌銘  
初遊焦山

厓再枉草  
堂詩二首

二年乙酉三十五歲盡室居金陵  
南胡致果作山  
曉亭記

三年丙戌三十六歲秋仲送琬林妹  
古一篇有三弟  
三十歸楚有五  
律

四年丁亥三十七歲

四月十日七日秦淮  
舟中作燈船歌

五年戊子三十八歲

年葆心按冬先生集樸巢民詩運於刊順江又  
序云今夏與辟彊再聚刊是江乃並作序  
時但不知在戊子後何年是江乃並作序

巢民序作

又按同人集知順治五年戊子夏間  
先生客冒氏有戊子陽月望日社集

三後五日芙蓉齋看月即席限詩又  
有後五日芙蓉齋看月即席限詩又

後三日同諸上人再集詩  
龔鼎孳趙而林等均列

六年己丑三十九歲

宿金山與蔣  
前民論讀書

七年庚寅四十歲

是年與陳階六會於金  
陵為作楚州酒人歌

葆心按同人集有龔鼎孳順治庚寅清  
秋前一日過杜于皇寓庵值雨坐靜室

茶話同辟疆諸子共用王龍標韻詩後

生有和作又有龔鼎孳庚寅暮春雨當

過辟疆友雲軒寓園詩先生有和作當

為同時寓白下事又同人集有順治

七年庚寅季春寄壽辟疆盟兄暨長嫂

蘇夫人四十雙壽贈言五古一章又有

庚寅新秋坐深翠堂

題董姬手書一跋

### 八年辛卯四十一歲

### 九年壬辰四十二歲

### 十年癸巳四十三歲

### 十一年甲午四十四歲

先生配卒於是年以壬辰

春游京口有金焦諸別蔣前

民有別興三十首及茶喜一首

葆心按同人集有吳偉業題董宛君

小像八絕句次在壬辰秋後乃順治

子十年先生有和梅村夫

絕當即作於是時



十二年乙未四十五歲

有豫章草序

十三年丙申四十六歲

侍至廣陵主因圍子之作張

十四年丁酉四十七歲

日葆心按同人集有釋弘先生有今

命春忽得二章一和無可師一自拈  
兒子錄寄詩二首又有過水繪

庵長堤桃花盛開僅得  
此詩一首當即同時作

十五年戊戌四十八歲

見客斷金陵仲兒世有送捷兒五古一

篇十一月游  
攝山有詩

葆心按同人集有順治十五年戊  
戌十月二十五日為巢民跋詩於

小艇中  
一篇

十六年己亥四十九歲

隆福寺為之作記別梅村先生萬

十七年庚子五十歲  
春初有試杖戲作棄養未

十八年辛丑十一歲

康熙元年壬寅五十二歲  
葆心按同人集有康熙元年壬寅九

二年癸卯五十三歲  
客淮陰記茅止天生三君詠山有蘭陵

序草

三年甲辰五十四歲  
客江都十六送黃童子序寓焦山見乙

四年乙巳五十五歲  
至東臯有清明日飲海棠下詩

葆心按同人集先生在水繪庵乙巳上

為水繪之游但以後飲之不獲與

又按巢民己巳端陽詩序云乙巳而

茶村先生年譜

一利華印刷所承印

倡後和居冒氏甚久已

又按同人集有文蓋在康熙四年七月

生自署之年月

又按同一日為集有康熙四年乙巳七月

茶村兩先生同其年亦史諸子相巢送

河干賦詩惜別凡康熙四年乙巳是

年分於上巳脩禊水繪庵漁唱後

漁洋又有二集兩登湘中閣眺已望上

已阮亭使君脩禊水繪庵分賦五閣律

和巢民歌七占一章又有乙巳五日

分得澄字  
七律一首

又按汪氏譜乙巳歲至東阜有清  
日詩乃不知東阜何在据同人集知

其為如阜  
氏水繪園也

五年丙午五十六歲

先生尊人棄養是歲先  
有送龔孝升北行六首

六年丁未五十七歲

客維揚閏夏作外父觴露詞十  
二月至瓜渚宿魏氏榮露堂

七年戊申五十八歲

客泰興有生日桐初共飲  
詩記與姜綺季論鬼報

八年己酉五十九歲

客泰興有辭其令諸人復邑志事作讀  
畫樓記交季方石諸人復邑志事作讀

九年庚戌六十歲

自梁谿返金陵作朱羽南誌銘  
十二月客揚州有揚州春諸詩

十年辛亥六十一歲

至松江與王東阜  
論免房號銀書

十一年壬子六十二歲

寓松江西門外  
祭周櫟園作  
老樸胡義勤誌銘  
作杜來閣記

交黃氏昆季  
作一草庵記

十二年癸丑六十三歲

至常州江陰有松風墨寶記  
孝升文江胡曰從壽序李  
白登

科記序五舅父陳公蘇嶺  
席上書

十三年甲寅六十四歲

十四年乙卯六十五歲

十五年丙辰六十六歲

長至蒲道上花笑  
軒晤道

十六年丁巳六十七歲

在真江有五  
歌謝顏衡山詩

十七年戊午六十八歲

見子世廬燕子磯詩有詩  
傷之又游蘇嶺澄江官舍

十八年己未六十九歲

九月初豫章游葉桐  
月題

十九年庚申七十歲

有陳階  
六序

二十年辛酉七十一歲有送朱齋三序序 朱

二十一年壬戌七十二歲

二十二年癸亥七十三歲在江寧回于渚公啟

二十三年甲子七十四歲仲春飯壽福菴詩有青岳壽序

二十四年乙丑七十五歲在金陵送秋詩夏傷足跋黃九烟詞

二十五年丙寅七十六歲寓江寧書王奉常札與吳炯燧等作太湖釣詞冬酌公調

紅梅下除日和愚齋韻

二十六年丁卯七十七歲答維揚汪蛟門見訪題程鼎菴傳題吳秋屏詞是年六

月某日卒

按先生為王養所封翁婿生子三長世農字湘民次世廈

字柏梁三世捷字武功女一適葉桐初世廈弱冠喪母嘔血斗許展轉牀榻苦吟有云風前黃葉夏能飛果以夏月

卒

游攝山序  
作九月卒

此顧景星斷鴈吟序中語也据此則世廈以

哀毀而死於孝世農世捷知啜菽讀書便爲奇福皆能善承父志而方宗伯著墓表則云先生故三子一子幼迷失一爲僧遠方一名世濟與此不合邑明經呂德芝書杜和尚事似與方說合宋小阮先生云顧爲先生之友方及先生之門宜附載呂文

見諸家評記中

而兩存顧方之說云

按先生尊人退思先生名重當代詳見吳梅村詩中不但樂禪喜之游而落筆妙天下也至其兄方朔先生之爲人

則屢見吟咏羨不容口若吾兄逃俗客孤調得兄同及和  
兄作等篇可證方朔先生晚歸黃岡先生及蒼略先生老  
於江南子孫遂寄籍焉迄今白葭山諸杜以耕學爲業者  
皆方朔先生後也昔王休徵二子一有不忘故鄉之仁一  
有不戀本土之達惟仁與達退思先生之三子蓋與之結  
千載之契云

吾家自方朔祖由江南歸岡邑始離城居徙白葭山而茶  
村叔祖蒼略叔祖皆寄籍白下未歸每於歲時致祭追溯  
餘風未嘗不慨然遠想年來諸君子請於前觀察慶公前  
太守李公與楊公今太守徐公前邑侯劉公皆有題詠並



許建祠祀茶村叔祖以表揚先哲近復旁搜變雅堂詩文  
 之所未備附以蒼略叔祖湘民諸祖之作是茶村叔祖雖  
 不欲以詩人自名方望溪語而詩名在杜之淵源不異浣花溪  
 上此固諸君子顯微闡幽之盛心而邛等忝為之後於先  
 人無能為役聊識數語於簡末以明終不可諉而已時道  
 光二十三年癸卯秋仲後裔大邛大封大壯啓鈔啓錦等

謹跋

以上均見乾隆彭刊本

年譜終

冒樂民先生年譜序

家史之有年譜猶國史之有年表也桓君山謂太史公三代世表實效周譜彭城史通亦謂表譜相因而作然則表之與譜固同原而異流與然唐以前國史有世表有年表而家史則有世譜無年譜先秦傳記之傳於今者若晏子春秋之類最錄言行蔚成巨編而未有分年排次故讀其書者多不得其先後間有一二可攷者亦多歧悟莫能論定則以無編年之例故也自北宋人以陶杜之詩韓柳之文按年爲譜後賢踵作綴緝事迹以爲書者日多於是編年之例通於傳記年經月緯始末昭焯此唐以前家史所未有也蓋名賢魁士一生從事於學問論議之

間其道德文章既與年俱進而生平遭際之隆污夷險又各隨所遇而不同非有譜以精攷其年無由得其詳實卽一二瑣屑軼事亦其精神所流露國史家傳所不及詳者皆可披拾入之年譜凡史傳碑狀紀述舛午不可治者得年譜以理董之而井然如引繩以知矩也余治禮經嘗疑鄭君禮注與詩箋說多駁異讀山陽丁氏鄭君年譜乃知其箋毛詩在中平以後而禮注先行所據者三家詩也又嘗疑陽明朱子晚年定論之不足信讀白田王氏朱子年譜綜攷論學之年月及朱陸往來商榷之蹤跡而後較然得其移易坳會之誣然則年譜之作雖肇於宋而實足補古家史之遺闕爲論世知人之闕極不信然與如皋

冒巢民先生在明季以風節文章負海內重望主持文柄與復  
幾二社抗行身丁九厄排擊奸佞南都防亂之揭名震一時滄  
桑以後邈然高蹈不應鴻博之薦其志節旣爲勝國遺老之後  
勁而詞藻之美著述之富於康熙詞科諸君亦足相輝映以遺  
書傳播甚少無由綜緝未得登 國史文苑之傳高文亮節鬱  
而未彰其族遠孫鶴亭孝廉始掇集其遺文及地志家牒輯成  
年譜一卷誦芬述德其事甚盛非徒以鉤稽排比爲傳記家言  
也詒讓曩嘗攬涉 國初遺聞於巢民先生最所欽服而恨未  
見其傳書不能攷其事迹之詳去冬鶴亭就婚瑞安出所著譜  
見眎乃得屢平生晞慕之志竊用自幸鶴亭以妙年舉鄉薦所

學甚富所著文奄有陽湖宜興之長尤工爲詞夢窗白石可與  
共論它日所造殆未可量而斯譜尤其矜慎之作余所見名賢  
年譜幾及百家若竹汀錢氏三洪王陸諸譜之簡要石洲張氏  
顧閣兩譜之詳核其尤著者而鶴亭斯冊酌乎詳略之中足以  
兼綜錢張之長世有精於史例者當自知之固無俟余之揚推  
矣光緒丙申孟陬瑞安孫詒讓叙

冒巢民先生年譜

第二十世族孫

先生姓冒氏冒春榮家譜序吾族冒氏世著如皋

僻姓錄云如皋冒為江左之一廣生素王世貞委宛錄編自序云姓有百家有千家則姓

苑所不載者多今據古人所有而雅隆凌氏葛姓統譜采入頗僻者錄之此標題僻姓錄誤

號韻首明初泰州學正諱哲者懋卿夏氏奇姓通亦載之廣生

案哲號仲智家譜石字冒仲智公墓誌銘云冒公仲智卒死江  
南梓潼既歸友人清河張蕙武威石字相與定銘以葬之  
字復為論次而誌之哲公諱也吳陵公之鄉也德新大父也  
珪父也珪歿時公年十二能鞠育諄勵俟其成立抱負節道  
之三十有三載姓董氏公之母也張氏公配也日端甫十歲  
公之子也厚重寡孀消苦力學孝義以報其親之施珪步不  
少忘公之修也州文學博士所止也甲子二百二十八公言  
年也洪武十九年十一月乙卯死之日也後十五日乙巳葬

之時也州城之北永吉鄉所葬處也嗚呼天與之趾鄉先輩

斐公丁氏序云

廣生案縣志丁其馨字董公履治十二年進士

積冒氏之先出自殷

帝王子期受封於滎陽郡郡有冒鄉因氏焉

廣生案春榮號甚原符葆森

國朝正雅集小傳如皋冒氏多才皆巢民先生後莊原尤冒

氏之鍾鍾者余愛其空山悲落日積雨卧清秋二語如大厯

劉賓詩襄同人集和宋既庭詩汴先大父令會昌橫江造抑

洪橋百丈青螺郭大司馬比功洛陽余僅五六歲公著余膝

上名之曰襄蓋以忠惠屬望也字辟疆號巢民卓爾堪明遺

民詩小傳冒襄字辟疆別號巢民王暉今世說冒辟疆孝友

易直能文章善結納知名天下小名繩繩冒夢齡得全堂集

有送襄孫赴郡試詩註云時年十六小字繩繩江南揚州之

如皋人

廣生案

國朝雍正二

始

祖諱致中嘗爲兩淮鹽運

司丞元亡不仕汪之珩東皋詩存小傳郭通甫元季隱居不

仕冒運丞致中致仕家居與爲金石之交再傳而至基者永

樂朝奉詔進書授官不就學者稱潛德先生楊廷撰一經堂

詩話萬卷樓在東陳鎮明吳郡劉亮嘗以巨艦載所藏書萬

餘卷渡江抵如皋主於冒致中家謀獻天府未果上而卒致

中結宇貯之其孫徵君基克承祖志永樂間詔命御史中璫

下縣一縣皆驚基盡發藏書上之御書萬卷樓額以賜家譜

徵書詔詔曰西漢下詔書之令舊編悉萃中朝後唐有鐫板

之行副本盡傳通邑太常博士掌錄司官石室蘭臺積書爲



府典午時率歸江介初收之籍開元中曾借民間未見之書  
菽滿六街何妨謀野名標四庫不厭兼城爾處士冒基廣爲  
哀集大有標湘朕特詔蒐羅可無獻納曹倉社庫莫任蠹蝨  
長生奎壁靈文直射龍光上達自有酬繚之典將旌稽古之  
勳欽哉永樂八年三月口口日東皋詩存冒基紀恩詩老爲  
傭書拙何年達聖聰十行天語重三字墨華濃白壁懸金簡  
青箱吐玉虹自慚樗櫟質難以報宸衷又傳而至瑞瑞弟政  
進士官巡撫以忤劉瑾下獄明進士題名碑錄成化十一年  
乙未科謝遷榜第二甲七十九名冒政直隸揚州府泰州民  
籍明史張龜附傳冒政泰州人龜同年進士歷官右副都御

史巡撫寧夏守官廉劉瑾覲賄不得遂假遼東事逮之罰米至三千石瑾誅復職致仕久之卒明武宗實錄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冒政傳政字有恆泰州人成化乙未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庚戌陞武昌知府守正奉公多所興革尋陞山東左叅政分巡東充施南駐湖禁以食貧民又分守遼陽正德丙寅由遼陽陞江西右布政將發以所餘餉銀千兩歸於代者毫髮無所取奉新饑盜且起政賑恤有方一時晏然丁卯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寧夏逆瑾陷之會遣科道查勘遼陽軍儲有虧耗逮治罰米三千石累歲事方竟褫職以歸瑾誅復職致仕正德十四年二月卒賜祭葬如例政爲

人質直坦易居官廉正卒後家貧無遺貲其子朗良稱貸襄  
事士論重之子鸞鳳鵬鸞亦進士官叅政明進士題名碑錄  
宏治六年癸丑科毛澄榜第二甲五十七名冒鸞直隸揚州  
府泰州如皋縣軍籍江南通志冒鸞字廷和號得庵如皋人  
宏治癸丑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丁父憂歸服除改除武庫  
主事壬戌分校禮闈轉員外郎中時諸邊缺戰馬舊例准揚  
止納折色至是欲令納馬計其費數倍於昔鸞立疏上之得  
復舊遂革減其半陞福建左叅議初建寧都司聶賢私買軍  
民貨物妄受詞牒私役軍人鸞立遣私役者歸伍又以法論  
衆私買妄受者俱息汀州大茂山劇賊李四孜等肆劫掠遣

人諭以威福賊眾乃降給業分居地方獲安久之慮母老疏  
請終養得歸無何母卒亦竟以憂瘁不能起鳳生閭閻生承  
祥承祥生士拔士拔生夢齡先生祖也由選貢知會昌縣有  
政聲江南通志冒夢齡字汝九如舉人以萬曆丙申選貢授  
江西會昌令縣萬山中吏治久墮竊立意振刷造橫江橋新  
學宮再令蜀之鄞都值重慶之變夢齡立誅叛民計擒妖賊  
攝服土司重慶既復口不言功畧移甯州尋歸卜築泮池  
上名曰逸園祀名宦鄉賢父起宗登進士第以吏部郎出歷  
官副使督上江漕儲 大清一統志冒起宗如舉人崇禎進  
士授行人選南考功掌內計時憚其方正出爲充西僉事會

流寇據河南起宗監河上軍賊不能渡後備兵嶺西旋補湖  
南寶慶副使以憲副督漕江上乞休歸母馬恭人築民文集  
馬恭人行狀吾母姓馬氏爲外王父學博肖禹公次女前甲  
戊進士會稽縣尹禹河公孫女會稽公先世爲寶豐縣尹松  
澗公雲南道監察御史述齋公祖孫父子三世制科吾臬望  
族馬實爲冠云

明萬曆三十九年辛亥一歲

三月十五日先生生行狀府君生萬曆辛亥年三月十五日  
卯時吳修積疑年錄冒襄八十三歲萬曆辛亥三月十五日  
生廣生案吳榮光歷代名八年譜崇禎庚午三月十五日冒辟疆生卒年六十三誤也

四十年壬子二歲

隨祖父之會昌韓莢有懷堂集冒潛孝先生墓誌銘先生甫

二歲卽隨南甯公之會昌行狀府君生稟異姿兩歲卽隨奉

直公令會昌時大司馬青螺郭公總憲南皋鄒公廣生案郭名元嘗置府君於膝上深器之

名元 嘗置府君於膝上深器之

冬第京生

四十一年癸丑三歲

第京隨伯祖之海澄馬恭人行狀伯祖與伯祖母朱安人五

十無子視吾父吾母愛踰腹出時襄生三歲矣姊五歲第京

二歲曾王母念伯祖服官閩海膝下無人吾母仰體其意從

言  
五  
綑裏中孛第京授朱安人而後曾王母喜可知也家譜王鐸  
冒中垣公傳別駕冒公者字汝三別號中垣以貢謁選爲海  
澄丞

聘蘇孺人巢民文集祭蘇孺人文聞吾祖萬曆癸丑捧檄會  
昌吾父與岳父訂婚兩家男女甫三歲行狀配吾母蘇孺人  
同是嘉靖壬戌進士江西布政襟海公諱愚曾孫女中書舍  
人縝庵公諱文韓第三女

四十二年甲寅四歲

四十三年乙卯五歲

授大學巢民文集馬恭人七十乞言時外祖學博公亦來會

昌襄五歲授大學。又善病外祖鍾愛特甚無刻不置懷抱學博公內外諸孫最多終身注意者惟襄耳同人集書唐歐陽行周與友中秋玩月詩序後余五歲入小學卽知坐先大夫膝上賞秋玩月於虔之會昌

四十四年丙辰六歲

四十五年丁巳七歲

曾祖母沙太孺人卒馬恭人七十乞言沙太孺人七旬外倚孫婦爲鳩杖甲寅篤病半載時王父治會昌有神君頌萬民代禱得痊痊後有髮黑齒生之異丁巳復病遂不起老母目不合睫衣不解帶如是者百日厓瘦骨立日下血數升不少



言  
衰沙太孺人臨訣以首叩枕上曰老人何以報孫婦願來世  
為汝孫婦以報不婦如唐山夫人語廣生家譜沙孺人行狀孺人同邑太學諱梓

女公

夏弟京殤馬恭人七十乞言京第六歲殤老母知伯翁姑翁  
姑之病傷心掩淚委之脩短

### 四十六年戊午八歲

秋父憲副公舉賢書陳維崧湖海樓集明中憲大夫嵩少冒  
公墓誌銘公十七補博士弟子員才名鵲起先後受知於學  
使熊公芝岡駱公浸魯遂以高才餼於庠而邑令熊公尤奇  
公文每月試屢拔冠軍臺使郡守觀風季試輒第一遂舉戊

午應天鄉薦舉主爲來閣學子由鄭文恪方冰而本房爲雲  
間司李劉公碧山也

冬第偕生馬恭人行狀戊午先君子舉於鄉是冬計偕北上  
復舉一第王父名之日偕

四十七年己未九歲

憲副公下第歸馬恭人行狀己未先君子下第歸王母患滯  
下水米不沾者兩月馬恭人七十乞言己未秋王母患滯下  
就醫海陵尚少公墓誌己未庚申甯州公患病公宛轉事之  
四十八年庚申八月爲泰昌元年十歲

甯州公服闋赴補中道歸馬恭人七十乞言庚申夏王父補

官北上中道以左手指不仁歸

天啟元年辛酉十一歲

復隨祖父之豐都馬恭人七十乞言辛酉王父補任蜀豐都

同人集書唐歐陽行周與友中秋玩月詩序後十歲隨祖入

蜀携登鄧陵之平都山二仙樓是為天啟辛酉中秋秋月江

山與天無際極不能忘墓誌十歲復隨南甯入蜀輒能賦詩

從蜀歸第偕殤於途嵩少公墓誌辛酉重慶奢酋之變起廣

案奢崇明也事載明史土司列傳時甯州公方由會昌補蜀之豐都重慶距

鄧都順流且五百里甯州公誓獨身餒賊命公奉母挈妻子

以行馬恭人七十乞言重慶焚酋變起廣生案崇明王父抗

婦樊龍也

守孤城遺家累還老母備受兵火間關之苦而借第復蕩於

途廣生案是年永平同知城破自縊見李遜之三朝野紀而縣志家譜俱失載增識於此

二年壬戌十二歲

三年癸亥十三歲

寧州公致政歸馬恭人行狀王父以守禦功應重叙乃隨牒平進遷守滇之寧州王父亦倦於宦遊遂以癸亥致政歸同人集慎餘堂倡和詩序猶憶兒時先祖大夫從蜀致政歸宅砌紫草忽開紅白並頭先祖有無復將離意應教字合歡之句嵩少公墓誌寧州公量移滇南尋解組而寧州之兒別駕

公亦復由辰州致仕別駕寧州先後歸而公以名孝廉家居  
謀所以奉歡則爲園一區顏曰逸園以居兩老人兩老人善  
酒諸賓客亦多善酒園中惟置酒具鳴夷纍纍自床頭直至  
門外參橫月沒猶屏息伺兩老人叱酒聲

### 四年甲子十四歲

以詩見賞於董其昌陳繼儒其昌序而刻之香儷園偶存董  
其昌序王右丞集載十六十九歲詩不必王子安滕王閣詩  
若序江河萬古四傑無論假令右丞之詩不著年月誰能辨  
其爲少作耶此辟疆十四歲時作才情筆力已是名家上乘  
安知非高常侍五十爲詩韋蘇州六朝吟客千鏹百鍊撚破

髭髯者習氣未盡再入詞場點綴盛明一代詩文之景運同人集陳維崧冒巢民先生五十雙壽序先生幼有神童之譽年十四雲間董宗伯陳徵君卽序其詩以行

五年乙丑十五歲

甯州公六十歲馬恭人七十乞言乙丑丙寅雙壽六十老母佐家君稱觴介壽累月不倦又王父觀劇必點琵琶大喜大壽不及湯藥剪髮諸齣曰吾婦蓋絕似之

六年丙寅十六歲

赴郡試得全堂集送襄孫赴郡試詩註云時年十六

七年丁卯十七歲

補博士弟子員馬恭人七十乞言丁卯襄應童子試受知督  
學陳公以冠軍補弟子員仍儒士科舉時八月初老母曰兒  
年踰舞象何亟亟也竟不令之行陳雜崧壽序以第一補子  
矜以第一補鎮而臺使郡邑無不冠軍冒表事實看語冊前  
朝天啟七年蒙陳院科考取第一名入學同人集鄭超宗書  
試草後憶丁卯辟驪院試既出行吟月下橋頭余醉後放歌  
過而相遇草牘出諸袖中羣州邑之友生忽焉聚目提唱一  
聲百千歡讚巢民文集告祖墓文孫襄追思年十七補弟子  
員是冬爲天啟丁卯吾考上公車獨子遠養命獨孫侍母代  
養祖父母

結社邦上何人集鄭懋嘉中翰詩集序憶前丁卯與超宗龍  
侯結社邦上

### 崇禎元年戊辰十八歲

春憲副公舉進士授行人司行人特疏爲寧州公請封歸嵩

少公墓誌登進士第出施張兩閣老暨豫章謝侍讀門是歲

戊辰蓋思皇帝登極元年也宗伯馬康莊先生以館選相屬

不果選行人公特疏爲通榜請覃恩於是寧州公晉封奉直

大夫母封宜人同榜緣公請而獲封者且至四百人尤爲三

百年異數云廣生案家譜嵩少公請覃恩揚云爲龍御遠乘

盛典事竊惟仁元歲虎榜幸值首科合懇特廣錫類宏仁用光

內外推罔極於一本固人子水木之至情敬龍慶於九天尤



人臣茅茹之盛會邇者陰氛迭埽多士棄征堯天舜日之表  
 人人仰觀傳臚管窺蠡測之言一一親經乙覽是某等之受  
 知沐寵真千載一時而昭代屢科以來所希觀也即捐糜頂  
 踵猶恐莫報高深何敢妄有陳請茲蓋緣覃恩隆典曠被普  
 天不獨內外文武官員給有應得誥命即如丁卯鄉試副榜  
 名未列賢書而有准與優選之渥旨今歲授選郡邑等官足  
 未履治境而有准給誥勅之殊榮此皆舊例所未經行感仰  
 新恩而成浩大故雖落孫山之外者欣氣壯風雲捧毛義  
 之檄者奕奕光分綸符今某等登作人之首科際建隆之元  
 歲黃甲竊依光日月與半收之乙榜迥殊青雲附聽履星辰  
 豈需次之鄉貢可比其間或應拔京秩而身列班行或應任  
 司牧而符分郡邑咸抱移孝作忠之志誰無事君及親之恩  
 伏乞俯念泰運之初允附覃恩之末先選者准與先給假回  
 者准與執照則某等幸甚而具慶獲生色椿萱即不幸而永  
 感赤無悲風木矣某等初沾一第望敢逾涯但念已叨元造  
 而不可免雨露有徧幸入虞門而不與圭組同體是又某等所  
 踴躍翹瞻合詞披瀝萬不敢居諸人後也為此除具題外理  
 合具揭又明行人司行人冒起宗父夢齡母宗氏誥命一道  
 尙日朕軫念斯民兵賦重困獨不得一二循吏厝之安而持  
 其危而况謀貽燕翼瑞起鳳毛庭範希為國棟者乎蓋寵錫

終必及之爾原任雲南寧州知州冒夢齡乃行人司行人冒  
 起宗之父忠規奕葉孝緒蟬聯三千牘藹以標鴻九萬程修  
 其銀羽既捧毛檄百里并識鸞祥旋奏必琴兩邑咸觀雄狎  
 釐逋敵以還國課新獎構而摩人文利涉梁虹高出惠人之  
 政反風驟虎復聞長者之言至奢樊蹂躪三江若軍餉旬匄  
 萬狀片言鼓義杯酒彌好卓績振雙鳧滂鼎俊登祗席閱心  
 謝五馬歸第惟有角巾更放哲嗣適承景運一經克傳乎舊  
 德載世宜被以新給茲用封爾為奉直大夫肆今優錄蜀功  
 偏加廷賞繁爾保障實于長城屬在眾耳目之間豈第一手  
 足之烈爾即絕口不言于且有獨鑿矣勉受覃章仍需懋賞  
 制曰夫人砥行立名得力庭訓者什九而闕訓什一若夫孝  
 與順俱義兼慈著一身而眾善集焉難復信矣爾宗氏乃原  
 任四川邛州知州傳之女行人司行人冒起宗之母高閭孕  
 懿景胄儲徽七誠允叶班規九儀聿光願秀承顏奉盥時將  
 井臼之勤贊德載繇日效韋弦之益從官無慙曳素簪蒿杖  
 藜扞冠每勵扞丹讓夷急病在爾夫勇以赴義淮爾亦國而  
 忘家共知天地之心不墮風雲之色功成身退偕五柳以冥  
 鴻善積慶餘奮千里而展驥寶婺肇容星之曜朱衣添綵服  
 之娛是用封爾為宜人於戲易闡坤載六三取象於從王詩  
 悉下情四牡與歐於將母道固交相近也西崑之帖有秩北

宣

十一

堂之教無忘又董其昌跋往在史館掌詞頭有年大行告身  
一篇而足神祖未始有封蓋異數也冒生妻爲其祖父乞  
書諸勅特破例正書於焚硯之後又陳繼儒跋皇華之使不  
宿於家將父將母獨懷陟陟肥之情亦良苦矣昔王稽勳  
士與請給全典議格今冒大行得全封矣張江陵云厚恩異  
於考績恩資爲榮不詳閱歷此制體也今大行寵錫獨超夷  
等又得董官保書石豈非家謨國寶異日  
名位加崇大書直書更不知何如烜赫也

二年己巳十九歲

憲副公奉閩差馬恭人七十乞言先君新第卽奉閩差又先

君四載大行三奉使命

蘇孺人來歸祭蘇孺人文崇禎己巳于歸我兩人齊年十九

同人集董其昌並頭茉莉花詩註云辟疆將婚適有此瑞

有香儷園並頭茉莉倡和詩

三年庚午二十歲

科試優等秋始應制金陵冒襄事實看語册前朝崇禎三年  
蒙李院科考一等六名補增水繪庵二集彭師度序庚午南  
闈家大人與西銘維斗大樽棧部諸先生俱推一時之雋而  
先生於是年頭場入教竟以病阻三場以是姜居之先生惜  
之諸先生與交甚驩陸世儀復社紀略三年庚午鄉試諸賢  
與者咸集天如又爲金陵大會又是時江北匡社中州端社  
松江幾社萊陽邑社浙東超社浙西莊社黃州質社與江南  
應社各分壇玷天如乃合諸社爲一而爲之立規條定程課  
曰自世教衰士子不通經術但剽耳僧目冀倖弋獲於有司

登明堂不能致君長郡邑不知澤民人材日下吏治日偷皆由於此溥不度德不量力期與四方多士共興復古學將使異日務爲有用因名曰復社又申盟詞曰毋從匪彝毋讀非聖書毋違老成人毋矜已長毋形彼短毋巧言亂政毋干進辱身嗣今以往犯者小用諫大則擯弗與約旣布天如於是哀十五國之人文而詮次之目其集曰國表廣生案吳嗣復社姓氏傳如皋三人吳素貴白耳石璜夏宗吳素五優公無先巢民先生然其卷首例言有張受先徐九一兩先生經營社事最先而冊中不見其名可知與於社者猶未盡於此錄云云

四年辛未二十一歲

歲試優等冒襄事實看語冊四年十一月歲考一等十五名

五年壬申二十二歲

補廩膳生員冒襲事實看詔冊崇禎五年九月蒙甘院歲考

一等一名補廩

憲副公補南吏部考功司主事嵩少公墓誌壬申應考選授

南吏部考功主事馬恭人行狀壬申考選王父力命吾母偕  
北先君子應得臺省以忤執政僅還南考功主政甫視事卽  
迎養王父母并外王父母留都勝地遊屐殆遍又襄以歲試  
受知督學甘公故未及侍行

六年癸酉二十三歲

憲副公轉郎中尋出爲山東兗西道僉事馬恭人行狀故事

南都隳陟權屬功郎會有同寅某公者與先君子誦誼甚密  
每出其夾袋與先君子刺刺耳語吾母輒從屏後聽之告先  
君子曰此君藏詭譎於侃侃君之執掌將爲所侵先君子素  
服膺某公以爲非婦人所知也是春轉正郎應掌內計不三  
月出爲山東充西道僉事而某公則以選郎調功司掌計躐  
京卿矣

科試優等秋應制金陵冒襄事實看語册六年五月科考一  
等六名同人集高名爲贈詩序辟疆諸試無不冠軍不敢以  
余特拔遂稱獨知也然屬望至矣癸酉應制白下特贈二首  
七年甲戌二十四歲

憲副公之充西馬恭人行狀甲戌夏王父開七十筵先君子  
堅乞終養不許吾母堅留代養亦不許遂同之充西嵩少公  
墓誌流賊破汜水薄歸德虞城且窺黃河公奉旨監軍同曹  
人劉澤清防河

樸巢成同人集還樸齋倡和詩序崇禎甲戌余年二十四於  
南郊得古樸一章盤銅拗鐵卧於河碣結巢其上自署巢民  
海內爲賦記詩歌紀之樸巢文選杜濬樸巢記跋余往讀樸  
巢記及聞入說樸巢神往而心疑之以爲當是樹奇古有致  
耳茲容辟疆所急往觀之其根如怪山枝如虹梁葉如涼雲  
亭於其間望之如蜃氣結就下臨清流爲狀萬千匪夷所思



殆過如所聞

夏長子克生馬恭人七十乞言甲戌孟夏襄長子生小字曰克

有樸巢題詠詩

八年乙亥二十五歲

刻寒碧樓帖成同人集董其昌寒碧樓帖跋辟疆以余數年來有特達知己之誼凡余爲作序記詩歌題跋手札及爲臨顏米諸書成倩願公彥摹勒成帖此千古金石之韻僕何敢當註云乙亥冬月

秋甯州公卒馬恭人七十乞言乙亥九月王父以病逝世焉

少公墓誌乙亥九月十七日於甯揚境上突聞甯州公訃痛毀踴哭曹之一軍白衣冠相送霜袍雪錦哭聲震地

冬子承書生馬恭人七十乞言是冬襄生次子承書

歲試優等冒襄事實看語冊八年十二月蒙倪院歲考一等六名

有泛雪小草

九年丙子二十六歲

科試優等秋應制金陵冒襄事實看語冊九年四月科考一等二名樸巢詩選有丙子赴白下舟中憶先祖大夫詩同人集董其昌書桂香近矣今秋得辟疆冠冕南國真足再造文

運覓佳緣作畫以待高捷爲賀五日一山十日一水八十八  
老人竭兩月經營之力必有以抒寫生平足當巨眼且留作  
菽林佳話

與陳梁五人盟於眉樓復大會東林諸孤於桃葉渡余懷板  
橋雜記歲丙子金沙張公亮呂霖生監宦陳則梁漳浦劉漁  
仲雉皋冒辟疆盟於眉樓則梁作盟文甚奇末云姓盟不如  
臂盟臂盟不如心盟又陳則梁人奇文奇舉體皆奇致書肩  
樓勸其早脫風塵速尋道伴言詞切至眉樓遂擇主而事同  
人集陳梁紀事詩序丙子八月十八日子一聚同難兄弟於  
桃葉渡時次第至者爲繆采室周子佩子潔左子正子直子

忠子厚周長生願玉書高永清黃太冲是日子一出血書孝  
經展玩各以詩畫贈辟疆辟疆卽席放歌余與密之屬和焉  
又往昔行跋乙亥冬嘉善魏忠節公次子子一餘姚黃忠端  
公子太冲以拔貢入南雍同上下江諸孤以廢送監者俱應  
南京鄉試當日忤璫諸公雖死於逆閹同朝各有陰仇嫁禍  
者魏忠節死忠長子子敬死孝崇禎改元子一弱冠刺血上  
書者再痛述父兄死於懷甯懷甯始以城旦入欽定逆案時  
流氛逼上江安池諸紳皆流寓南京懷甯在南京氣燄反熾  
子一莞莞就試傳懷甯欲甘心焉金壇孝廉楊儼公廣生案  
楊名良  
弱質廝馬祿街以身翼子一避之適余與陳則梁張公亮呂

霖生劉漁仲四兄刑牲願樓則梁兄曰吾郡魏子一忠孝才  
人吾第不可不交覓儼公廨以余言寔之自見蓋當日送逮  
吳門則梁兄身在魏周兩公間余卽往訪儼公出箕踞傲睨  
詢客何爲者余曰訪兄及子之余兄則梁氏命之來儼公一  
笑呼子一與相見秀挺清奇不可一世余曰兩兄何爲者舊  
京何地應制何事懷寯卽剛狠安能肆害夫害有避之轉逼  
揆之立御者我因四方同人至止出百餘金賃桃葉河房前  
後廳堂樓閣凡九食客日百人又在通都大市明日往來余  
廩懷寯歛迹矣兩君是余言猶鯁鯁慮懷扶中傷場畢果無  
恙也於是子一於觀濤日大會江陰繆文貞公子采室李忠

毅公子遜之吳縣周忠介公子子潔子佩桐城左忠毅公子  
子正子直子忠子厚常熟顧裕愍公子玉書吳江周忠毅公  
子長生餘姚黃忠端公子太冲無錫高忠憲公孫永清於余  
廡館則梁兄方密之與余各長歌紀事子一出血書孝經共  
展觀後做大癡畫於扇題贈云辟驢遠性風疏逸情雲上吾  
黨中喜而不比暱而思正者不得儔儷之矣丙子觀濤日不  
肖學濂欲大會同難兄弟同人皆咋舌無所稅止辟驢置酒  
高會假蔭鴈亭因卽席畫層峯數朶贈之謂峩峩澹峻有類  
於其人也繆采室以詩贈且述洪武初我兩家始和爲兄弟  
各變姓一隱江陰一隱如皋今得和見合是兄弟一拜聯譜

餘有以詩贈者以書法留數行者則梁兄長歌結句云只恨楊家少一人蓋應山楊忠烈公子在楚不至一時同人咸大快余此舉而懷舊飲恨矣吳應箕樓山堂集有南門舟中同辟疆定生翁之朝宗子方諸兄作詩

秋祖母宗太宜人卒嵩少公墓誌越丙子太宜人復陡患痰疾遂不起

有五子同盟詩

十年丁丑二十七歲

十一年戊寅二十八歲

歲試優等冒襄事實看語冊十一年四月蒙元院歲考一等

十二名

夏葬寧州公於萬花園告祖墓文祖父母壽屆古稀命孫曰  
記語爾父我死去城三里內相地高阜安吾靈不可遠不可  
遲吾考不敢違急於東郭外萬花園少叅公祖塋側吾考與  
兒力排眾議於戊寅初夏赤日荒原負土爲倡考文公家禮  
循少叅公葬親遺規附棺之誠信精堅表樹之華整完備竭  
一年心血罄數千金物力

冬長子亮殤陳維崧壽序戊寅五月冒先生忽有妖夢是憑  
占者蓋在太夫人先生平日則尤敬禮漢壽亭侯則與侯言  
請以身及兩兒代居無何太夫人果抱奇疾衆醫急計莫知



所出當京醫皇迨時而先生則力行萬善請以是日始仍請  
身及兩兒代甫及萬善竣而克也殤太夫人病愈禾書則瀕  
死而復甦而當克也殤時母蘇孺人不哭也曰此余及夫子  
志也馬恭人七十乞言戊寅己卯老母抱乳巖危症裏屢得  
異夢祈禱神應詳夢記中是秋同盟陳則梁魏于一兩兄悉  
其事宗梓以傳襄秘之不欲詬怪

### 十二年己卯二十九歲

春子丹書生巢民文集題計甫草思子亭記後崇禎戊寅春  
老母馬恭人危病復多徵應不祥余堅以身及兩兒禱神請  
代殘臘而長子八歲殤然己卯春旋舉一子貌宛若長兒即

今丹書是也古有思其子子死而再世爲子者而余以請代  
得代而代之者復生尤爲身歷

憲副公履闕補官粵東高摩道尋調永衡又調襄陽馬恭人  
七十乞言閱五十先君以糴丁兩祖艱甫服闋誠弗稱觴時  
襄以老泉發憤之年五困場屋無能自致於親謬以虛名受  
知當世海內名流詩文書畫不脛駢集且是春臺省交章以  
邊才特薦先君需次仗鉞強進一觴遂偕赴粵憲嵩少公墓  
誌高摩多珠玉象犀翠羽香藥諸物公醜酒珠江而設誓曰  
吾他日檢粵中裝而以粵一物歸者有如此江甫蒞任揭發  
賕賄者一將一令直聲震天下人亦以是故爭恭公半載調

永衡又半載調襄陽馬恭人七十乞言已卯入粵襄偕元方  
舅氏夢鴻表第吾姊姊丈同送至吳門復以次子禾書五歲  
侍行禾忽病甚老母手付襄携歸襄曰子果不生豈携歸遂  
免耶禾遂從宦粵楚

科試優等秋應制金陵冒襄事實看語十二年四月科考一  
等八名十二年七月蒙張院覆科取一第一名陳維崧書序  
維崧猶憶戊寅己卯間而懷甯有黨魁居留都云時先人與  
冒先生來金陵飾車騎通賓客尤喜與桐城嘉善諸孤兒遊  
遊則必置酒召歌舞金陵歌舞諸部甲天下而懷甯歌者爲  
冠所歌詞皆出其主人諸先生聞歌者名漫召之而懷甯者

素爲諸先生誦厲也日夜欲自贖深念國未有路耳則亟命  
歌者來而令其老奴率以來是日演懷寧所撰燕子箋而諸  
先生固醉醉而且罵且稱善懷寧聞之殊恨吳偉業梅村文  
集冒辟疆壽序往者天下多故江左尙晏然一時高門子弟  
才地自許者相過於南中列壇站立名長陽羨陳定生歸德  
侯朝宗與辟疆爲三人皆貴公子定生朝宗儀觀偉然雄懷  
願盼睥睨舉止蕙籍吐納風流視之雖若不同共好名節揚  
議論一也以此深相結義所不可抗言排之品聚執政裁量  
公卿雖甚強梗不能有所屈撓有脫人者故奄黨也流腐南  
中通賓客蓄聲伎欲以氣力傾東南知諸君子唾棄之也乞

好謁以翰平未有間會三人者置酒雞鳴埭欲召其家善詠者歌主人所製新詞則大喜曰此諸君欲善我也旣而偵客云何見諸君笑踞而嬉聽其曲時亦稱善夜將半酒酣輒舉中大罵曰若璫兒媼子乃欲以詞家自贖乎引滿浮白撫掌狂笑達旦不少休往昔行跋已卯陳定生應制來金陵携髮覆額之才子其年在廬其年方負笈從吳次尾候朝宗入雍以萬金治裝求友才名踔厲典願于方梅朗三方密之張爾公周勒卣李舒章及余訂交氣誼非復恆情咸爲于一揚聲吐氣于方次尾定生朝宗首倡逐懷寧之公揭合數十百人鳴鼓而攻懷寧卽強項是秋奔竄幾無所容申酉報復秋一

網打盡其禍首及定生朝宗與余者謂此搆乃三人左右之  
也陳貞慧書寧七則防亂公搆本末崇禎庚寅吳次尾有留  
都防亂一搆公劄阮大鍼大鍼以黨崔魏論城旦罪暴於天  
下其時氣魄尙能奔走四方士南中當寧多與遊實上下其  
手陰持其咽喉焉次尾憤其剛逆也而鳴騶坐與假蹇如故  
士大夫繚繞爭寄腹心良心道喪一日言於顧子方子方曰  
杲也不惜斧鑕爲南都除此大憝兩人先後過余言所以余  
曰鍼罪無籍搆士大夫與交通者雖未盡不肖特未有逆案  
二字提醒之使一黜破如贅癭糞溷爭思決之爲快未必於  
人心無補矣尾燈下隨削一藁于方毅然首唱卧子亟歎此

舉爲仁者之勇獨難斗報書以鉞不燃之灰無俟巖淵如吾  
鄉逐顧秉謙呂純如故事在鄉攻一鄉此輩窟無所託足矣  
子方因與反覆辨論有書書不載時上江有以此舉達之御  
史成公勇成公曰吾職掌事也將據揚上聞會楊與顧之辨  
未已同室之內起而相牙揭遲留不發事稍稍露矣阮心揣  
此事仲馭主之然始謀也絕不有仲馭者而鉞以書來書且  
哀仲馭不放視就使者焚之鉞銜之刻骨揭假而南中始總  
總知有逆案二字爭囑囑出恚語曰逆某逆某士大夫之素  
鮮廉耻者亦衰足與絕鉞氣愈沮心愈恨未幾成御史以論  
楊武林嗣昌逮遂不采上鉞遂有酬証瑣言一揭語雖驚起

中實振驚至已卯竄身荆溪相君幕中酒闌歌過襟解罷  
輒絮語且泣鉞歸潛跡南門之牛首不敢入城向之裘馬馳  
突廬兒崽子焜耀通衢至此奄奄氣盡矣留都防難公搗爲  
指扉捋虎爲國投豺留都可立清亂萌逆璫庶不遺餘孽撞  
鐘伐鼓以答昇平事杲等伏見皇上御極以來躬蒞黨克親  
定逆案則凡身在案中幸寬鉞者宜閉門不通水火庶幾  
腰領苟全足矣矧爾來四方多故聖明宵旰於上諸百職惕  
勵於下猶未卽親治平而乃有幸亂樂禍圖度非常造立語  
言招求黨類上以把持官府下以搖通都耳目如逆黨阮大  
鉞者可駭也大鉞之獻策魏璫傾殘善類此義士同悲忠臣



共憤所不必更述矣乃自逆案既定之後愈肆兇惡增設爪  
牙而又每駭語人曰吾將翻案矣吾將起用矣所至有司信  
爲實然凡大鉞所關說情分無不立應彌月之內多則巨萬  
少亦數千以至地方激變有殺了阮大鉞安慶始得甯之謠  
意謂大鉞此時亦可稍懼禍矣乃逃往南京其惡愈甚其僕  
愈張歌兒舞女充溢後庭廣厦高軒照耀街衢日與南北在  
案諸逆交通不絕恐喝多端而留都文武大吏半爲攝惑卽  
有賢者亦噤不敢發聲又假借意氣多散金錢以至四方有  
才無識之士貪其餽贈倚其薦揚不出門下者蓋寡矣大鉞  
所以怵人者曰翻案也曰起用也及見皇上明斷超絕千古

以張捷薦呂純如而敗唐世濟薦霍維華而敗於是三窟俱  
窮五技莫展則益陽爲撒潑陰設克謀其禱張變幻至有不  
可究詰者姑以所聞數端證之謂大鍼尙可一日容於聖世  
哉丙子之有警也南中羽書偶斷大鍼遂爲飛語播揚使人  
心惶惑搖易共事至不忍言夫人臣挾邪行私幸國家有難  
以爲偷快此其意欲何爲也且皇上何如主也春秋鼎盛日  
月方新而大鍼以聖明在上逆案必不能翻常招求術士妄  
談星象推測祿命此其意欲何爲也杲等卽伏在草莽竊見  
皇上手挽魁柄在旁無敢爲煬竈叢神之奸者而大鍼每欺  
人曰涿州能通內也在中在外吾兩人無不朝發夕開其所

以叔持喇噶欲使人畏而從之者皆此類至其所作傳奇無  
不誹謗聖明諷刺當世如牟尼合以馬小二通內春燈謎指  
次子兄弟爲錯中爲隱謗有娘娘濟君子灘末詆欽案有饒  
他清算到底糊塗甚至假口爲爲呪塌天關隴住山河伏  
馬曲江波舞睡朝元閣等語此其意抑又何爲也夫威福皇  
上之威福也大鍼於大臣之被罪獲釋者輒擡爲已功至於  
巡方之有薦劾提學之有升黜無不以爲綫索在已呼吸立  
應卽如乙亥廬江之變知縣吳光龍縱飲苑監生家賊遂乘  
隙破城殺數十萬生靈光龍奉旨處分大鍼得其銀六千兩  
致書淮撫巧爲脫卸只擬杖罪廬江人心至今抱恨又如建

德何知縣兩袖清風鄉紳士民戴之如父母大鉞使徐監生  
索銀二千兩於當事開薦何知縣窮無以應大鉞遂暗屬當  
事列參禠職致令朝廷功罪淆亂而南國之吏治日偷至於  
挾騙居民萬金之家不盡不止其贓私數十萬通國共能道  
之此不可以枚舉也夫陪京乃祖宗根本重地而使梟獍之  
人日聚無賴招納亡命晝夜賭博目今闖賊作亂萬一伏間  
於內釀禍蕭牆天下事將未可知此不可不急爲豫防也助  
大鉞之陰險叵測猖狂無忌罄竹莫窮舉此數端而人臣之  
不軌無過是矣當事者視爲死灰不燃深慮者且謂伏鷹欲  
擊若不先行驅逐早爲掃除恐種類日盛計畫漸成共爲國

患必矣夫孔子大聖人也聞人必誅恐其亂治况阮逆之行  
事具作亂之志負堅詭之才惑世誣民有甚焉者而陪京之  
名公鉅卿豈無懷忠報國志在防亂以折衷於春秋之義者  
乎杲等讀聖人之書附討賊之義志動義慨言與憤俱但知  
爲國除奸不惜以身買禍若使大鉞罪狀得以上聞必將重  
膏斧鑕輕投魑魅卽不然而大鉞果有力障天威能殺士杲  
亦請以一身當之以存此一段公論以寒天下亂臣賊子之  
膽而況亂賊之必不容於聖世哉謹以公搆布聞伏惟戮力  
同心是幸題名附後

顧 杲

黃宗羲

魏學濂

左國柱

姚宗典

穆廷樞

張自烈	周鍾	陳貞慧	徐栴臣	周立勳	吳易
錢禧	吳洪裕	吳應箕	陸符	劉應期	黃正色
邱民瞻	錢嘉徵	姚元台	黃文旦	劉灼	周茂藻
王都俞	葉履春	沈士柱	錢泮	鄧履古	徐世溥
陸坦	朱鑑	姚宗昌	劉良	方文	楊良弼
羅萬藻	左國棟	麻三衡	萬泰	許元溥	顏紹庭
左國林	徐孚遠	魏學洙	馮棕	江涪	鄭敷教
劉城	李雯	馮晉舒	沈壽民	周岐	文乘
梅朗中	周茂蘭	朱有章	宋繼澄	彭賓	黃家舒
侯岐曾	陳正卿	徐時進	吳餽	薛憲岳	賀王醅

朱 健 梅之煊 陳之杰 范邦瞻 李調鼎 劉斯祺

萬日吉 李 楷 宋存楠 潘懋德 鄭元勳 顧 樞

金漸泉 宋元貞 朱 阮 顧夢齡 周 鎔 劉明翰

龔九疇 馮京第 葉 襄 胡士瑾 蕭雲倩 朱 灝

葛壽祺 吳國杰 王玉汝 錢繼振 周景濂 陸慶衍

徐纘高 萬大吉 高世竄 宋存標 周錫成 顧開雍

錢繼章 孫永祚 顧 宸 趙初浣 吳允夏 吳名世

鄭 鉉 虞宗玖 嚴 渡 張岐然 唐德亮 劉 曉

陳名夏 姚 彥 吳 霖 華 浩 冒 襄 蔣思宸

劉 曙 杜長源 惲日初 陳 灝 龔典孝 吳中英

金光房 顏 坡 華時亨 黃道耀 朱茂暎 吳開禮

趙自新 王家穎 陳元綸 劉敷仁 吳伯裔 蕭 聲

穆 峻 李 愷

右一百四十八

廣生案揭文及題名均據吳饒復社姓氏錄錄出丁酉夏客廬州管從傅太守以禮

家取貴池吳應箕本校一過貴池本多二人不同三人周

鍾胡士瑾葉履春貴池本無陳子龍巢鳴盛顧應生

劉湘此無貴池本有增述於此

十三年庚辰三十歲

與鄭元勳集諸名士於影園賦黃牡丹詩鄭懋嘉中翰詩集

序余與超老翁釋東南主持文事海內鴻鉅以影園為會歸

庚辰影園黃牡丹盛開名士飛章聯句余為徵集其詩賦致



虞山定其甲乙一時風流相賞傳爲美談鄭元勳書黃牡丹  
詩俱已全彙糊名易書卽求尊札遣一疾足至虞山繼牧齋  
先生定一等次得黃牡丹詩狀元者第已精工製杯一對內  
鑄黃牡丹賞最待之一時羣公咸集聽命萬望吾兄加意由  
貴邑至常熟三日可往返也又得牧齋先生回札知其賞心  
在美周卽以杯贈之美周將渡江訪虞山執弟子禮此亦干  
古快事弟更乞其序言和章以光此刻也因思春夏得吾兄  
下榻小園旣倡牡丹之詠再舉燈船之遊又贊助愚兄弟手  
僉萬茂先吾兄才華道義不得不令海內心折也至祭茂先  
文其令姪已刻成帶回豫章寄來與百史巢友喜雨古詩及

燈船諸曲卽刻入瑤華集中

歲試優等冒襄事實看話冊十三年四月歲考一等五名

歲大饑陳維崧壽序崇禎末年大江南北率苦饑而庚辰尤甚斗米估值錢千貫麥錢四百他蕎花麥梗價幾與米穀等甚有不得食者人多相食先生憂之則爲粥於路以食饑者因門設粥廠四分請亭長及邑中文學治之蓋自臘月朔至明年四月杪所全活數十萬餘人又糴米五百三十餘石他所買藥餌雜碎之物稱是而城外若丁堰雙甸岔河馬塘掘港芹湖諸場堡全活又不下十餘萬人咸冒先生力云阮元廣陵詩事同郡許若魯直序云歲庚辰江南北飛蝗蔽天赤

地千里吾邑斗米千錢僮尸藪道辟疆捐金破產躬自倡賑  
日待哺者四千餘人許又有詩紀其事又如皋冒辟疆救荒  
義事甚多吳橋范質公景文記之同人集范景文救荒記偶  
同侍御方孩未觀佛事時冒辟疆在座辟疆具述畿城棄兒  
之慘彼凡有所見則抱歸鞠育然不可糴也謀之余與方公  
思得一普遍救養法適蔡懷真首舉西天寺僧可嘗其在辟  
疆詳爲條議有綱有目周慮厥終復捐重資以倡之前冬捐  
產救荒其里人沾被者以億萬計

有影園倡和詩

十四年辛巳三十一歲

歲大旱墓誌辛巳歲大旱上官才先生委以賑其邑人條法甚具全活無算不足自驚產出管珥糴之

省憲副公於襄陽樸巢文選南嶽省親日記崇禎辛巳同法章爾開兩叔謁省兩尊人於南嶽督賑四者老率饑民數千人相送河干馬恭人行狀時襄陽經獻殘破之後千里無人煙先君子命襄奉吾母歸同人集張自烈冒辟疆省覲兼遊南嶽詩序辟疆將母馬恭人返里門復維舟過余黃宗羲思舊錄張自烈舉國門廣社而與予尤密者宣城梅明之宜與陳定生廣陵冒辟疆商邱侯朝宗無錫顧子方桐城方密之無日不相徵逐也

科試優等日襄事實看語冊十四年九月蒙張院科考一等

九名

有省觀南嶽詩省觀南嶽贈言

十五年壬午三十二歲

春大集虎邱杜春登社事本末壬午春又大集虎邱雜揚鄭  
超宗先生元勳吾松李舒章先生雲爲主盟雜揚冒辟疆先  
生襄暨前所稱諸先生之子弟雲間之後起皆與焉其他各  
省名流予不能悉得之長兄端成及外舅無近公所傳稍稍  
憶及嗣後復社無復大會社局將衰矣

憲副公調寶慶尋告歸墓誌先生往省觀奉恭人以歸歸而

不入寢或問之先生曰父在殘疆而子安枕席乎泣血上書  
抵政府言路之與副使忤者皆心動得調寶慶而副使不之  
知也時有與副使同官以邊事嬰禍者其子以數千金屬先  
生得解還其金封識如故嵩少公墓誌襄陽新爲闕獻屠破  
勢更危於曹濮左良玉鷓張於荆樊張獻忠蟻聚於綿竹降  
賊數十萬復出沒肘腋間公子念父以勞臣踐危疆戒家人  
不令公知而陰泣血上書政府同鄉之孫黃門顏銓部成侍  
御又翁然感頌公子才而嘉其孝力爲之爭乃得再移寶慶  
而公浩然乞骸骨歸未兩月襄陽復破

秋應制金陵冒襄事實着節冊十五年七月蒙張院覆考一

等六名本年八月中式德天鄉試副榜往昔行賊壬午子一  
名愈振與余廝比隣砥礪爲一人之交兄子允構字交讓亦  
弱冠以蔭監隨叔鄉試魏忠節逮至吳門周忠介以女訂婚  
卽交讓也頭場夜半交卷我兩人恰直於至公堂子一日余  
文滯志必售子何若余曰頗竭吾技相與坐明遠樓明月下  
高談同候欣鑰者環聽不欲出樸巢文選杜濟擬上念歲稷  
獄繁頽詔中外悉蠲十二年以前未完錢糧特諭輔臣會同  
三法司官清理淹禁務稱好生至意羣臣謝表跋此表乃壬  
午闈中與舒章連號爲之者乃俱中副車又社昔行賊舒章  
出場始覺策中有悞重拉子一見外監場蕭伯玉先生先生

傳語提調金楚曉先生毋以小悞致幾社李爰不得作今榜  
元魁先生卽傳如其言行狀壬午擬上卷復申副車同列者  
侯公雍瞻李公舒章宋公輟文夏公仲文宗公鶴問百餘人  
府尹楚曉金公謂副榜之盛百年所無特別題名序齒二錄  
以張之廣生案于一以明年癸未連捷進士入翰林

漕督史可法以人才薦辭馬恭人七十乞言壬午秋總漕史  
公以特疏辟余監軍學臺宗公薦舉入雍皆辭之同人集費  
密冒巢民先生七十壽序三十時閭臣史公總督漕運巡撫  
淮揚奏薦才行請爲監軍時巡漕御史霍巡江御史詹督學  
御史宗咸欲交章薦辟不就



董小宛來歸張湖處初新志張明弼董小宛傳一時應制諸  
名貴咸置酒高宴中秋夜觴姬輿碎驅於河亭演懷甯燕子  
箋時秦淮女郎滿座皆激嘆羨以姬得所歸爲之喜極淚下  
影梅庵憶語虞山宗伯親至半塘上至薦紳下及市井纖悉  
大小三日爲之區畫立盡索券盈尺樓船張宴與姬餞於虎  
膠旋買舟送至吾皋至月之望薄暮侍家君飲於拙存堂忽  
傳姬抵河干接宗伯書妮妮灑灑始悉其狀

有洗心詩

十六年癸未三十三歲

授台州司李官不赴馬恭人七十乞官裏以乙榜貢廷對首

擢特用爲司李朝拜命而夕拂衣行狀遂與和州樞夫戴公  
蒲州仲文孟公等十六人俱以恩貢特用司李未之官而亂  
作

十七年甲申十月朔爲

大清順治元年三十四歲 弘光元年

起憲副公山東按察司副使督理七省漕儲道家譜李清馬  
恭人墓誌甲申之正月流氛日熾轉公副使督糧三月十九  
之變公遂歸隱不復仕恭人亦以逸妻自期待往昔行跋南  
都再造冢宰徐公寶摩宗伯顧公九疇錄臺侯公廣成司空  
何公大瀛劉公吉侯臺省喬公君徵李公映碧諸同年父執

成致聲與余趣先君入朝共薦爲清卿先君堅謝

往金陵往昔行跋八月忽聞吾舉地分高鎮將來刻不可居  
於是渡江與先君商赴南京到京而徐願侯諸公皆爲馬阮  
拂衣去懷寧知余至命其伶人教師陳遇所來曰若輩爲魏  
學濂仇我今學濂降賊授官忠孝安在吾雖恨若寔愛其才  
肯執贄吾門仍特薦爲纂脩詞林余笑曰禍福自天吾輩實  
衆余已自來南京任彼荼毒執贄二字唾還之時馮本卿爲  
大金吾校尉班首鄭廷奇余家舊清客日勸余歸余仍住桃  
葉小河房二間至臘盡中間朝宗幾爲所得竄去定生捕入  
錦衣一夜捕定生夜鄭廷奇環走余爲種種風波幾及卒無

善傳云大得誠意劉公力廣生紫蜀名孔炤不解何以得此於誠意

也廣生業明史魏大中傳學濂受賊戶部司務職墮其家聲

所以死者蓋宏光時羣小當道卒以愛偽命為子一罪而莫有原其

所知曰吾不難勅修諸臣倘治其說其實子一當國變日詭

蒼頭約總戎唐通赴難而子一身任為內應期某日以草場

發火為驗已而唐有所屬子一知事不諧作絕命詞二首投

計六奇勇季北略所載與此略同人傳子一降賊其母曰吾

子必死難陳貞慧防亂公搆本末無何甲申弘光事起鉞寅

始待之綠官兵部尚書將盡殺天下所不快以揚中切齒者十八

列之上曰此擁戴潞藩以圖不逞者又造為十八羅漢七十

二金剛之目曰此其羽翼者如王紹徽點將錄故事黃宗義

南雷文定陳定生墓誌士英定策大鉞暴起遂廣揭中姓名

以造蝗蝻錄思一網殺之仲馭下獄死眉生次尾崑銅皆亡  
命余與子方從徐署丞疏逮問而定生亦爲校尉縛至鎮撫  
事雖解已十死矣若是乎弘光南渡止結得留都防亂揭一  
案也朱琰明人詩續鈔小傳辟疆與宜與陳定生商邱侯朝  
宗矜名節持正論品覈執政不少寬也馬阮當國時幾罹於  
禍後居水繪園以朋友文章爲樂遠近高之

以金贖王解卒墓誌邑有許生以誣被法妻子當入旂胥王  
姓者實護行先生予以道里齋並辦所贖之費胥感動陰以  
其妻代行久之以先生所辦金贖歸而許妻不知也先生高  
胥義迎養其夫婦至死

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布衣

許德溥如皋人聞揚州陷痛哭刺其臂曰生爲明臣死爲明  
鬼事發遂受殺虞初新志陳鼎王義士傳王義士者失其名  
泰州如皋縣隸也雖隸能以氣節自重任俠好義甲申國亡  
後同邑布衣許元博德溥不肯薙髮刺臂誓死有司以抗令  
棄之市妻當徙王適值解高德溥之義欲脫其妻而無術乃  
終夜欲獻不成寐其妻怪之問曰君何爲彷徨如此耶王不  
答妻又曰君何爲彷徨如此耶曰非爾婦人所知也妻曰子  
毋以我爲婦人也而忽之子第語我我能爲子壽之王語之  
故妻曰子高德溥義而欲脫其妻此豪傑之舉也誠得一人  
代之可矣王曰然願安得其人哉妻曰吾當成子之義願代

以行王曰然乎感耶妻曰誠然耳何處之有王乃伏地頓首  
以謝隨以告德海妻使匿於母家而王夫婦卽就道每經郡  
縣邑舍就驗時儼然官役解罪婦也歷數千里抵徙所風霜  
艱苦甘之不厭於是舉人感之歛金贖歸夫婦終老於家焉  
吳嘉紀陔餘叢書王解子詩序如朶王解子酷嗜酒里有義士  
妻某氏罪當遣戍縣官差役往送解子與焉歸悲惋終夜爲  
之罷飲其妻詢知願代義士妻解子許之送至戍所值鄉人  
以金贖義士妻還不知其爲解子婦也姚潛爲余言余賦詩  
云州志德溥初聞北京破痛哭數日不食聞揚州破又痛哭  
數日不食每獨坐輒痛哭食必以崇禎錢一枚置几上祭而

食食已復哭會嚴雉髮令德薄乃截髮如頭陀夜讀宋史感  
 岳少保故事刺字兩臂曰生為明人死為明鬼又刺其胸曰  
 不愧本朝繫揚州獄同里故郎官李之椿亦在繫深服德薄  
 器量曰子真義士也臨刑過北園壽亭侯廟笑曰此不忘漢  
 者既至西市從容語觀者曰吾乃今日得為明鬼矣妻子罪  
 當戍縣官召胥遣送胥歸家竟以妻代之里人冒裹以金贖  
 胥妻歸遂為夫婦如初胥王姓失其名廣生案明季死難吾  
舉小邑得三人焉既  
 食其祿君辱臣死則忠愍大夫也抗志首山比於放頑則元  
 博布衣也緬襄信公就義從容則但休先生也布衣死事既  
 緣贖王解于許著於譜而忠愍為先生姑夫徂徠為先生表  
 叔兩家交誼並見文字復為拾據許李二公死事於後樓巢  
 文選吏部考功清吏司員外郎若魯許公殉難狀崇禎十七  
 年三月十九日賊破神京時公隔夜方議人各守城百堞始



歸厲傳聞先帝出齊化門諸臣咸徹服追捧聖駕公迫於人  
 言亦微服往從之甫出廟見賊眾充斥道路即返曰駕必不  
 能出也易嘗服如故家人知其必死蓋公數日前與同鄉諸  
 紳約不能撥甲堅守矢以死報遂辱伺竟日洗友入羊君韓  
 李羽中泣告曰太翁望八而一子成童且太母尚未及葬稍  
 緩須臾或從權為報警地公瞑目不聽徐執羊李手諭諸僕  
 曰我自讀書時便有今日矧老父自幼以忠孝相勉且前屢  
 書至云聞爾持已以廉無忝厥職即此便是大孝大下有君  
 死爾臣生謂之厥慈無忝者乎君未見不忠而能孝者家有  
 伯兄可以承事弱子俾為忠臣之裔是矣稍緩則虧體辱親  
 并爾輩不可保也旋更冠服北拜君南向拜父寫家書數  
 行作詩六絕書中惟致慊於忠孝之難酬自葬母教子外不  
 及家事一字詩中憤填膺筆鋒戩血旋出銀書尺一命歲寄  
 太翁付其子乃閣學文師十年前所贈屢乏用銘其一不可  
 不守也言畢以好言慰羊宿他所密諭諸僕翌日當園間道  
 速歸復呼一僕隨入內室取麻練命作環僕職愕不能措手  
 斥之出遂自縊死一手持練尾一手上榻凝然懸於室中顏  
 色怡悅神朗如生遲二日羊李二友匍匐稱貸手殮之尚面  
 目如初公三日始完清苦可知也四月望日羊始出都五月傷

廿八日抵皋計聞余小子揮淚述其言為狀嗟乎國家培養  
 人才三百年而先帝更益額取士鼓勵多方一時委衮名流  
 咸登樞要而周公殉難者僅二十餘人自古君國之難有如  
 是之奇慘義勇忠烈之不振有如是之萎蕙者乎蓋諸士子  
 平日浮獵文章而不實務根本即操爵人之權者徒飾稱治  
 諧而未嘗嚴考其家行也若公沈毅莊格天生至性為諸生  
 有聲便慨然具大志聯登甲戌進士受濬特文公特知益自  
 砥礪初任烏傷令三年任事與卓然比丁內艱哀毀幾於  
 滅性遺愛委茹素不入內每晨夕上慰太公外即侍飯寢泣  
 於柩傍三年一日服闋時柴骨鳩形人不忍見即古之大孝  
 曾是有是乎庚辰冬江南北大饑而吾邑尤甚余不操力任賑  
 救時公補粵任方北歸倉無一粒囊無一錢密貸多金助余  
 不逮余黍公內戚一日入其庭公方持竿翻麥蓋恐淫菽脹  
 餓人之腹手自曝之其隱行可師大抵如此辛巳春公赴粵  
 余亦覲兩親於南嶽聯舟北行憐吳入越同寢食者五旬益  
 得盡公之深蘊過三衢而烏傷子民擁趨如蟻是時公因限  
 迫由閩抵蕙來以行李附余入豫章惜別痛飲者數日公亟  
 念太翁老矣五千遠道迎養維艱與余言淚下不止亟願就  
 冷曹以圖終養公質直無飾言余不敢混以世法遂力贊之  
 且堅以詩比履任後復專人迎養旋擢天官主政人方笑余

之迂疏無常乃余必不致信公之顯權會有以致之也公聞  
 報殊不憚奉太翁還稱觴獻壽戀戀不忍行而太宰竟以逗  
 留欲議處太翁力促始就道客夏午日余追送邗關促膝推  
 手惟以以人事君為己任入都十月公之殉難死忠余固蚤  
 於共平日次之也以公才品學問一死何憾獨是上有霜白  
 之老親下有未婚嫁之兒女通籍十一死何備而太翁以子能  
 中敵惟煙積几席垢穿間計後喪禮不能備而太翁以子能  
 承其教且悲且喜是父是子豈易言者哉試觀今日偷生  
 輩因嗜慾攻心利害慌志穿窬之行久管於清夜而貪鄙之  
 愛不能自割於妻子女故喪身失節雖死不悔如公質以處世  
 愚以守身仁以愛人誠以接物故孝為純孝忠則純忠上可  
 與夷齊比干抗行矣豈無所植而偶然者耶余辱公知己之  
 誼最真且篤附述其大端用尤信史則余小子亦附以不朽  
 州志初益忠節國初賜諡忠愍州志李之椿字伯傑天啟  
 二年進士由行人改官吏部侍郎直忤歸福藩立南京起尙書  
 卿督糧浙東鼎革棄官歸以藏故明較印未繳論流順治大  
 年凡順治五年以前犯者勿作叛論故歸櫜登入武夷山復

中蜚語被收絕粒死揚鳳苞秋室集書李元旦事李元旦如  
奉人侍郎之椿子也魯監國時官御史時入中土為間諜而  
之椿避亂遠遊庸家吳興吳祖錫許因吳移腐湖州施鴈舉  
之烏山及沈仁叔之化石墩元旦常往來二家之間有訪庭  
蘭者變童也與元旦嬖妾通李覺而毒殺其妾庭蘭躡身京  
師鬻於內府為銀工製栝尊之屬鏤刻極精原缺六十餘  
字故存臣江南人習知海寇事皆內地人為之響應四處聯絡  
子元旦出沒海上齎劑飲饑有某某等皆授爵此其一也  
事下所司執之椿至江甯見總督卬廷佐曰身為前朝大臣  
國亡應死久矣兒子受國厚恩死亦恨晚若其所言不足信  
遂默不一語下獄七日不食死與元旦同慘者四十八人皆  
庭蘭所舉發也

弟褒生馬恭人七十乞言甲申生弟褒  
廣生素憲副公嗣室劉穉人出也

二年乙酉三十五歲  
弘光二年 隆武元年

避兵鹽官嵩少公墓詩是時江淮盜賊竄起阜城外有窰戶

內有中營白晝殺人縣門火徹夜不絕縣志故明興平伯高傑據揚州四月十八日邑中風聞高兵東下空城遠遁越三日兵不果來民甫安業五月亂賊陳君悅等號召數百人立中營六月初二日陝西馬御鞏以我朝命來令皋邑悅等乘夜襲殺之并殺典史王家瓚據城自守馬恭人七十乞言乙酉夏秋蕩於水遁於山卒罹大兵殺掠僅免俯仰冬入鹽官城襄旣受驚悸復迫饑寒病十旬死一夜始甦旋冒兵火生還影梅庵憶蕭乙酉流寓鹽官五月復值崩陷大兵追擄李薙髮之令初下人心益皇皇莫知所措展轉深林僻路茅屋漁艇或月一徙或日一徙或一日數徙饑寒風雨苦

不具述卒於馬鞍山遇大兵殺掠奇慘天幸得一小舟八口飛渡骨肉得全又秦谿家難之後僅以俯仰八口免維時僕婢殺掠者幾二十口生平所蓄玩物及衣具靡孑遺矣亂稍定匍匐入城告急於諸友卽襍被不辨夜假蔭於方坦庵年伯方亦竄跡初回廣生案巢民文集祭方坦庵文時年伯與伯母俱自北都被賊難顛沛奔走率諸兒亦僅得一驪與三兄共裹卧耳房時當殘秋窗風四射來鹽官僅得一驪與三兄共裹卧耳房時當殘秋窗風四射翌日各乞斗米束薪於諸家始暫迎二親及家累返舊廬余則感寒痲瘡沓作矣橫白板扉爲榻去地尺許積數破絮爲衾爐爨桑節菜缺攻補及傳聞家難劇起自重九後潰亂沈迷迄冬至前僅死一夜復甦始得間闕破舟從骨林內莽中

冒險渡江猶不敢竟歸家園暫棲海陵

有淮海詠別詩

三年丙戌三十六歲

隆武二年

魯監國元年

爲弟褒聘妻家譜官偉鏐嵩少冒公副室劉孺人墓誌銘公

自海鹽携家海陵館余家園時無譽甫一歲以余女許字無

譽廣生案褒字無譽

歸如舉行狀其時年纔三十絕意功名而本朝初出代巡

萊陽姜公徵書特薦兵道周公櫟園又以人才薦府君扶病

哀籲俱不就總漕沈公巡撫趙公皆定鼎大臣從不相識亦

知府君生平共爲保護得還故居溧陽陳公長沙趙公合肥

龔公先後維持以故府君得閉門少息與先慈同甘隱遁上  
事兩親憲副公自返里門屏居不出府君先意承志曲盡子  
職外而驚濤惡浪之震鄰炎涼親疏之世態府君一身當之  
憲副公始得全其志焉馬恭人七十乞言丙戌至甲午老母  
共先君杜門偕隱九年中間風鶴池魚之慘切在震斷至人  
情炎冷波瀾之態不可言不忍言老母常謂先君曰苟全性  
命足矣凡有所加宜拜受之

四年丁亥三十七歲

永愿元年

魯監國二年

夏病甚影梅庵憶語丁亥護口錄金太行干盤橫起人面余  
胸墳五嶽長夏鬱蹙久抱奇疾血下數斗腸胃中積如石之



塊以千計驟寒驟熱片時數千語皆首尾無端或數晝夜不知隄醫者妄投以補病益篤勺水不入口者二十餘日此番莫不謂其必死余心則炯炯然蓋余之病不從境入也

五年戊子三十八歲

永曆二年

督監國三年

刻樸巢詩文選成杜濬序辟疆以詩名久矣戊子冬底與余聚邗上以余論詩有當也輒盡出其藁以屬余又余既爲辟疆論定藏詩辟疆復語余曰子之論古文也入既其嚴顧余獨喜之子盍不并定吾文吾有樸巢文上下卷蓋輯之喪亂之後亡失之餘隨見隨錄雖所存者無多吾猶欲子更有去取也

有三十二芙蓉齋倡和詩

六年己丑三十九歲

永曆三年

魯監國四年

秋疽見於背影梅庵憶語己丑秋疽發於背余五年危疾者三而所逢皆死疾

七年庚寅四十歲

永曆四年

魯監國五年

四十歲影梅庵憶語容春三月欲重去鹽官訪患難相恤諸友至邦上爲同社所淹時余正四十諸名流咸爲賦詩藁奉常瀾諧姬始末成數千言帝京篇連昌宮不足比擬

窮齋生馬恭人七十乞言庚寅生弟裔咸劉出

承書補博士弟子員祭蘇孺人文兩兒皆十六補諸生

有友雲軒倡和詩深翠山房倡和詩四十壽贈言

八年辛卯四十一歲

永曆五年

魯監國六年

春董小宛卒樸巢文選亡妾董氏哀辭余與子彤影交儷者

九年今辛卯歲歲二日長逝謹卜閏二月之望日安香靈於

南阡影梅庵憶語壬午清和晦日姬送余至北固山下舟泊

江邊時西先生畢今梁寄余夏西洋布一端薄如蟬紗潔比

雪豔以退紅爲裘爲姬製輕衫不減張麗華桂宮霓裳也借

登金山時四五龍舟衝波激盪而上山中遊入數千尾余兩

人指爲神仙遠山而行凡我兩人所止則龍舟爭赴迴環數

匝而去又秦淮中秋日四方同社諸友感姬爲余不辭盜賊

風波之險間關相從因置酒桃葉水閣時在坐爲詹樓顧夫  
人寒秀齋李夫人皆與姬爲至戚美其屬余戚來相慶是日  
新演燕子箋曲盡情豔至霍華離合處姬泣下願李亦泣下  
一時才子佳人樓臺煙水新聲明月俱足千古又乙酉客鹽  
官嘗向諸友借書讀之凡有奇僻命姬手鈔姬於事涉閨闈  
者則別錄一帙歸來與姬遍搜諸書積成之名曰匯豔其書  
之瑰異精秘凡古今女子自頂至踵以及服食器具亭臺歌  
舞鍼神才藻下及禽魚鳥獸卽草木之無情者稍涉有情皆  
歸香麗又姬於吳門曾學畫未成能作小鼓寒樹筆墨楚楚  
時於几倪上輒自圖寫又姬書法秀媚學鍾太傅稍瘦閱戎

輅表稱閻帝君爲賊將遂廢鍾學曹娥碑梅村詩集題冒辟  
疆名姬董小宛像夫笛步麗人出賣珠之女弟雉皋公子類  
側帽之參軍名士傾城相逢未嫁人諧譙婉時遇漂搖則有  
白下權家蕪城亂帥阮佃夫刊章置獄高無賴爭地稱兵奔  
送流離纏綿疾苦支持藥裹慰勞羈愁苟君家免乎勿復相  
顧寧吾身死耳違恤其勞已矣夙心終焉薄命名留菟裘迹  
寄丹青板橋雜記小宛事辟軀九年年二十七以勞瘁死辟  
羅作影梅庵憶語二千四百言哭之陳維崧婦人集秦淮董  
姬明秀溫惠與推官雅相稱若豔月樓集古今閨幃軼事蒼  
爲一書名曰匿豔王史部撰朱鳥逸史往往津逮之查爲仁

蓮坡詩話龍眠方復齋先生爲江南望族行七子年二十復齋已六十七矣方氏諸名宿往來水繪園最久故復齋談冒氏掌故尤詳所言同人贈答詩文多有本事集他書所不載者辟疆有姬人董白字小宛金陵人善書畫兼通詩史早卒辟疆作影梅庵憶語悼之一時名士吳園次以下無不賦詩以贈溫陵黃俞邵虞稷二絕更佳冒見之哀感流涕廣陵詩事華亭周壽王積賢有悼小宛賦一篇極能擬于建者

### 有影梅庵悼亡題詠

九年壬辰四十二歲

永歷六年

魯監國七年

歲大饑墓誌壬辰復大殺先生賑如前民疫死者舉先生日

行道殫中亦病且殆邑令陳泣禱於神死三日而蘇陳名素

葬同人集華乾龍冒巢民先生壽序巢民附疾之辰里中右

患疫將死者見冥司勾攝牌凡五十餘人有錢某許某及某

某之名而巢民之名亦列焉未幾錢與許相繼而殞者數萬

人而巢民獨神遊瀚海身入諸天布霖雨於四方暢清噴於

床簣忽然而醒霍然而起及其家之僕從凡從事於賑者十

六人咸死而復生

十年癸巳四十三歲 承歷七年

春禾書婦姚來歸馬恭人七十乞言癸巳春禾書娶婦於邗

上為姚承言年伯女孫

十一年甲午四十四歲

永曆八年

戴移孝來拜其先人於碧落廬同人集戴本孝小三吾亭倡和詩序初先君子嘗欲結碧落廬未及成先生獨知其意卒成之拓水繪庵之壩與小三吾對峙甲午秋先生自長干携余仲弟移孝來拜廬下因命守其中又陳維崧水繪庵記碧落廬者主人所知戴无忝客居也其先戴敬夫與主人善擬構是廬不果主人因力爲成之而館其子无忝於其中今遊黃山不歸更置一僧斯夕悠然有鐘磬聲

丹書補博士弟子員祭蘇孺人文兩兒皆十六補諸生

冬丹書婦蘇來歸馬恭人七十乞言甲午冬禾書自南閣下



第歸丹兒時納蘇婦祭蘇孺人文二內兄嗣宗少女所爲親  
上親視媳猶女也

憲副公卒嵩少公墓誌公歸如皋見城郭里巷室廬田畝都  
非舊日遂邑邑若有不釋於中者又余聞公十年來恆於一  
室中切切私語蓋爲祝宗之所者非一日矣告祖墓文先是  
就醫邗上忽於夜半抱兒頸大哭聲淚慘傷追悔痛恨數百  
言兒不忍述墓誌當憲副公疾革索筆書示兩孫爾父天生  
孝子不可不學又曰爾父胸中天空海濶學得一分便是孝  
子

十二年乙未四十五歲

永歷九年

無可知大師使其子來唁同人集無可知詩序竹關三年爐  
炭中辟疆道兄甲午秋園光仲叙再生事註意兩各終天耶  
山中言念遺兒過水繪庵書此寄淚

十三年丙申四十六歲

永曆十年

十四年丁酉四十七歲

永曆十一年

秋會同學故人子弟於金陵同人集哭陳其年詩註丁酉夏  
余會上下江亡友子弟九十四人於秦淮其年首假斯集時  
應制者少咸爲余至又丁酉余應泚水先生約始到秦淮時  
其年諸子從遊甚衆尙不欲出見貴人一日泚水過訪云床  
頭有真英雄忍不令余見大索出之

廣生案虞初新志歲丁酉尙書孀夫人重遊金

陵厲市隱園中林堂值夫人生辰張燈開宴請召賓客數十  
百輩命老梨園郭長春等演劇酒客下繼之張燕筑及二王  
郎串王母瑤池宴夫人垂珠簾召舊日同居南出呼姊妹行  
者與燕李大娘十娘王節娘皆在焉時尚書門人楚巖某赴  
浙監司在返留居樽下奉簾長跪捧卮稱慶  
子上壽坐者皆離席伏夫人欣然為釐三爵

有小三吾世盟高會詩秦淮倡和詩

十五年戊戌四十八歲 永曆十二年

陳維崧來墓誌定生子少而才邀至家園飲食教誨之以成  
其名行狀四方知交如竟陵譚只收灌湘歷陽蕪務旃无忝  
貴池吳子班皆先後延厲於家陽羨陳其年未遇時與不孝  
等讀書蓋十年其他望風接踵來學問字以一材一莖之士  
無不適館授餐家譜盧香冒巢民先生傳家故饒亭節之勝

有水繪三吾匿峯深翠山房諸處皆具林巒富煙水四方賓  
至如歸自所稱四公子外若東林幾社復社諸先達及前後  
館閣臺省下逮方伎隱逸編羽之倫來未嘗不留留未嘗輒  
去去亦未嘗不復來汪琬說鈴義興陳處士與余論六朝之  
文詞雄旨洽鉤入深微多出諸賢尋賞之外時冒樸庵在坐  
傾聽不置

冬長孫溥生哭陳其年詩註己亥人日穗兒生溥孫彌月其  
年湯餅詩有安得小婦生救舉余往買妾且令兩兒讓產旋  
爲遙制所阻後十六年中州娶妾生子余又爲詩招之云急  
挈枚舉過草堂力任撫養乃心許之而不來旋失掌去惟天

也祭蘇孺人文長孫純厚稍能文可望承家

有戊戌小三吾倡和詩

十六年己亥四十九歲承歷十三年

春第褒婦宮來歸馬恭人七十乞言褒年十六仲春婚宮紫

元年兄女婦人集婉蘭宮進士文歸余友冒無譽曲室唱酌  
才情助暢伉儷之篤亞於墳麓矣婉蘭尤工畫墨梅雪葉風  
枝飭然有偃蹇瑤臺之思

爲陳維崧薦其先人於定慧寺廣陵詩事水繪園主人冒巢  
民與陽羨陳定生世交景篤定生歿後巢民每中元節爲盂  
蘭會追薦先人於定慧寺必附薦定生率以爲常己亥定生

子其年讀書園中值薦刈其年賦詩亦是中元節躊躇淚萬  
行海聲號殿角夜色犯衣裳悄悄憐遊子悽悽問法王今宵  
烟月底人鬼總他鄉海上清光落人間客淚添五更秋正盛  
兩姓鬼無嫌風木悲何極關河氣正嚴卻看烏鵲影毛羽故  
纖纖

冬葬憲副公於萬花園嵩少公墓誌惟茲己亥十月奉遺命  
葬先大人於祖塋之昭

馬恭人七十歲馬恭人行狀己亥仲冬吾母壽七十襄乃乞  
海內鴻鉅詩文率褒裔跪進一觴

有己亥小三吾倡和詩

十七年庚子五十歲

永曆十四年

春五十歲同人集有陳維崧吳偉業高世泰吳克孝孫朝讓  
葛雲芝侯元涵王挺陳濟生陳瑚華乾龍瞿有仲壽序

夏陳瑚率其門人來講學同人集陳瑚得全堂夜講記庚子

夏乘戎馬間從一弟子劍書襪袂發虞山至雒舉訪冒子巢

民冒子時卧病聞余至急披衣起其二公子穀梁青若迎余

於水繪庵後記歌燕子箋之日座上客爲誰奈子公佑錢子

季翼持正石子夏宗張子季雅小雅宗子裔承節子昭伯冒

子席仲皆吾師樽榔趙先生之門生故舊也談先生遺言往

行相與歎息吳山嘉復社姓氏傳略趙自新字我完崇禎己

卯舉於鄉乙酉詣州守請給僧牒祝髮於松江之會龍庵旋  
隱嘉定之封家村如皋冒襄聞之請教其子旣而有謝姓者  
告以應舟山之招遠者至門自新曰吾久辨此矣械至松江  
絕食數日不死械至江甯鞠謝姓者卒無實得釋歸自新面  
目嚴冷人望而畏之陳瑚陸世儀皆其弟子

弟褒補博士弟子員鑄錯八十手錄順治十七年庚子伯兄  
命出就童子試且戒之曰余家先少參公遼陽公俱以一考  
遊庠卽余高曾及不才亦無再考者汝其勉之無取懲責錯  
錯奉命惟謹縣試覆試四次竟得冠軍府試第二名以兩書  
一經入泮名列第四



孫泓生

有五十壽贈言

十八年辛丑五十一歲

永歷十五年

夏觀競渡於邗 同人集已巳端陽詩序生平端陽之盛兒時  
嬉戲於祖官之章貢壯年省觀憲府看射柳後弔屈於衡湘  
盛矣壬午携董姬看龍舟於金山數千人隨之謂江妃携偶  
踏波而上征也至辛丑觀競渡於邗江追憶庚辰午月與陳  
百史徐巢友楊影園鄭超宗社集黎美周萬茂先茅止生陳  
旻昭卽席分韻歐陽憲文先生又招魯舒直劉阮仙周我容  
梁湛至瓜步舟中應詠屢日今辛丑閱二十二年而孑然獨

存者惟余不自知其死生孰是也浩歎一詩并呈王公阮亭  
詩曰隋帝龍舟事尙存偶來弔古獨聲吞廿年重采揚州艾  
一賦難招眾友魂冰雪壺中思舊令垂楊影裏失名園桃筴  
寫恨誰曾見惟向王恭盡此言

黃周星以鴛鴦夢引寄同人集黃周星鴛鴦夢引辛丑巧夕  
夢中似在真州江樓樓東南皆啟窗窗外林樾參天木末眾  
山環繞其正東雙峯秀出云是鍾山而東南一峯聳峭復過  
之有巨帆乘風西上余指顧欣然樓中似有美人文士之屬  
因相向言余嘗集長吉句爲詩云小玉開屏見山色西施曉  
夢綃帳寒殆謂是耶語竟不覺倏過白門舊書齋借兒童輩

於庭中踞地爲戲忽見草際有兩三蛺蝶翔舞不休文采殊  
常以手捉之忽化爲鴛鴦種種丹翠斑斕目所未覩余隨手  
攫得悉付童子持去俄有賓朋滿座東臯冒辟疆居上余詢  
童子適所獲鴛鴦共幾頭童子答云十一余卽起入書室室  
中復有鴛鴦三頭婆娑案間又攫之而出其毛羽尤絢爛可  
愛余見辟疆有柔頤之色笑曰公欲得之耶可自擇一雙將  
去辟疆笑而受之又後鴛鴦夢引乞巧之次夕夢與二客夜  
行童子持籠燭前導其後客足蹴著一物呼童子以火燭之  
乃一小布裹童子發視曰金鍼也余取閱之見鋒刀十數事  
頗類銀工所用意爲眼醫遺物仍付童子藏之稍前至人家

有人出應客余問此地有眼醫否應曰無余曰適途聞金鍼  
爲誰所遺曰此冒辟驪物耳余心異之復前行至一亭墅門  
內有丹漆花籬籬畔小案上列印石數方中有一方作白文  
小篆二字云虎謚問童子語云此小師父所鐫也俄聞笑語  
相接有梁溪潘緝仲自籬內出且行且言曰黃心甫得非東  
粵人耶余曰非也正是君鄉里耳又一垂髫小友踵至身著  
青帛年可十五六緝仲遽命揖余余亦匆匆答拜起入亭館  
右廂見一人踞座西嚮知爲辟驪窗前巨案橫陳綵繪花鳥  
一幅似是緝仲未完筆余稍就視之曰此官柱也遂趨過之  
辟驪忽從後追至語余曰公知君家墨農事已有好消息乎

余漫應曰墨農事姑勿論但吾因此爲公收得一物矣意蓋指金鍼云語訖而寤至十一夜又夢閱辟驪詩篇什甚繁披吟無暇比醒來止記其五言律二結句云綠稠諸雜詠不欲繫江城

秋吳扣扣卒湖海樓集吳姬扣扣小傳姬姓吳氏小字扣扣今年中秋後二日籍歲正十九先生將爲飾孔雀傳阿錫備小星嘉禮焉而先期一月姬遂病病一月遂死又先生曰姬八歲從父受書習戈法英慧異常兒舉止娟好肌理如朝霞眉嫵間作淺黛色宛君見而憐之私謂余曰是兒可念君他日香奩中物也十三四卽留姬隨余讀書授以詩詞輒能諷

習時於屏側作雛鶯聲尤愛讀全部文選杜詩常授以少陵  
北征古詩僅三遍卽覆卷成誦琅琅不遺一字余因戲語之  
曰子所能解者詩賦小致語耳若經史大篇亦能句讀者當  
爲子輸一雙條脫姬踴躍從命余卽隨手取架上史書一帙  
乃晉史石苞傳姬隨口句讀不錯一字疏解意義應對如流  
卽掣余條脫而去余時驚共宿寤豈知苞傳後有季倫一傳  
綠珠墮樓遂爲今日識也又余去冬今夏僦居廣陵姬間日  
以烏絲欄格子作簪花體訊余平安姿致明秀點畫道媚同  
人竊見者無不妬余余綺疏舊蕪蘭數百本姬一日寄余書  
曰見蘭之受露感人之難思余持箋在手訝其清麗歸相詰

問卿那便得如許巧製對以此特江文通語紅蘭受露稍除  
 一字君自不覺耳又憶春間携姬看桃花於水繪堤前姬向  
 余索詩君生平言語妙天下何獨於小女子惜一言耶余乃  
 作四小詩贈之姬生平未嘗向余索詩茲若有亟亟然者可  
 異也廣陵詩事董小宛侍兒扣扣姓吳氏名滄蘭字湘逸真  
 州人婦人集吳湘逸儀真人亦冒推官侍兒也一名扣扣蓋  
 摘繁欽定情詩中語資性穎異好讀書文選杜詩一二遍即  
 能覆誦年十九天聞者惜之

康熙元年壬寅五十二歲

廣生家自元年壬寅至十二年癸卯  
 臺海藥氏猶稱永愿正朔明統已亡

他後韓小屏紀  
 年物制其楚

孫渾生

有水繪庵讌集詩

二年癸卯五十三歲

爲方拱乾賦宣鑪歌巢民文集祭方坦庵年伯文壬寅冬邸  
報至知已入關喜極欲狂賦詩送六兄北遊及年伯伯母暫  
慰邪上襄得携幼弟兩兒拜於床下重見父執如見吾父悲  
喜交并不能自已至於揚扞風雅尙訂筆墨倡和宣鑪無一  
聚不盡驪王士禎池北偶談如皋冒辟疆博雅嗜古嘗爲相  
城方詹事賦宣鑪歌自爲之註甚精核云宣鑪最妙在色假  
色外炫真色內融從黯淡中發奇光藝火久燦爛善變久不



著火卽納之汗泥中拭去如故假者雖火養數十年脫則枯  
稿宣廟時內佛殿火金銀銅像渾而液又云寶藏焚金銀珠  
寶與銅俱結命鑄爐宣廟詢鑄工銅幾鈔始精工對以六火  
則殊光寶色現上命煉十二火條之復用赤火鎔條於銅鐵  
篩格上取其極清先滴下者爲鑪存格上者製他器鑪式不  
規規三代鼎鬲多取宋養鑪式仿之宣鑪以百招彝乳足花  
邊魚鰓蚰蜒諸耳熏冠象鼻石榴足橋囊香匱花素方員鼎  
爲最索耳分稽判官耳角端象鬲雞脚遍番環六稜四方直  
脚漏空桶竹節等爲下宣鑪仿宋燒斑初年沿永樂鑪製中  
年嫌其掩鑪本質用番適浸擦熏洗易爲擦蠟末年愈顯本

色著色更淡後人評宣爐五等色栗殼茄皮棠梨褐色而藏  
經帑色爲第一金鑿腹下爲湧祥雲金鑿腹上爲覆祥雲雞  
皮色覆手色火氣久而成也嘉靖後之學道近之施家皆北  
鑄北鑄間用宣銅器改鑄銅非清液又小治寒儉無精采且  
施不如學道多矣南鑄以蔡家勝甘家蔡之魚耳可方學道  
真宣爐本色之厄有二嘉隆前尙燒斑有取本色真者重燒  
有過求本色之露如末年淡色取本色真者磨治一新甚有  
歲一再磨景泰成化之獅頭彝爐等後人僞易鑿宣欺以重  
其價宣爐又有呈樣無款最真妙者後人得之以無欺恐俗  
目生疑取宣別器有款者鑿嵌畢竟痕跡難泯皆宣之厄也

三年甲辰五十四歲

秋夜集王士禎抱琴堂王士禎帶經堂集有將往金陵冒辟疆携歌兒見過同方坦庵先生杜于皇方邵村崔不雕小集詩

四年乙巳五十五歲

春修禊於水繪園府志水繪園在如皋縣爲文學冒一貫別業地富水竹入其中者如遊深林六壑王士禎香祖筆記余偶以公事至如皋冒辟疆約余修禊水繪園別業時通州八十老人邵潛潛夫及宜興陳維崧其年縣人許嗣隆山濤及冒氏諸子咸在座分體賦詩余得七言古體坐湘中閣立成

十章黃岡杜濬于皇後至他日或問之曰阮亭詩何如杜曰  
酒醅落筆搖五嶽詩成嘯傲凌滄洲又問君詩何如曰但覺  
高歌有鬼神焉知餓死填溝壑漁洋詩話余與諸名士修禊  
冒辟疆園分體賦詩余戲謂其年曰得紫雲捧硯乃可紫雲  
者冒歌兒最姝麗者爲其年所眷許之池北偶談邵潛夫性  
傲僻不諧俗人多惡之所著友誼錄循吏傳諸書多可傳者  
年五十無子客如皋城年八十餘矣余過訪之茅屋三間黝  
黑如漆邵筋骨如鐵白髮鬢髮被領雙眸炯然與修禊冒氏  
洗鉢池尙能與子輩賦詩廣陵詩事水繪園修禊在康熙乙  
巳之暮春三日時王阮亭按部東皋適陽羨陳其年與東毛

亦史亦在因合邵潛夫冒巢民冒穀梁冒青若許山濤會於  
此圖共爲詩三十八首

蔡女羅來歸同人集杜濬花燭詞註王儀部送與馬鼓樂爲  
前導又註前一日巢民逢初度又汪懋麟蔡女羅墓銘氏曰  
蔡名念字曰女羅生吳縣父曰孟昭故文士自其少壯時依  
如皋冒氏至於老止生念憐愛之而擇所嫁生十九年乃歸  
侍辟疆公又杜濬女羅字說辟疆一日載酒請余字之余謂  
名舍而字必及芳香與夫舒吐之美皆近習且俗不足取余  
雅聞蔡君德言容工俱非凡女而恬靜澹泊居然名士殆女  
中之羅君章也請卽以女羅字之廣陵詩事辟疆姬人繼小

宛後者有蔡女羅嘗學繪事工蒼松墨鳳山水禽魚花草夏  
文彥圖繪寶鑑蔡含能於擘帑淡墨喬松墨鳳尤奇今爲冒

辟驅側室長齋繡佛並通經典廣生案圖繪寶鑑又云含師事吳祺

冬移家北巷同人集有陳維崧乙巳臘月三日巢民老伯携

青若奉馬太恭人移居北巷詩廣生案今爲冒氏宗祠

有水繪園修禊詩五日喜雨詩九日菊約詩

五年丙午五十六歲

有紅橋讌集詩

六年丁未五十七歲

金陵珠來歸廣陵詩事金陵珠者名珙崑山人與蔡女羅繼

董小宛侍辟驅蔡早逝爐香茗椀辟驅賴之嘗封股進藥使  
七十八老人再生汪舟次有跋集民精書洛神賦曉珠手臨  
洛神圖卷吳蘭次有乞曉珠畫洛神啟又題曉珠畫盜盒圖  
臨江仙一闕王阮亭尙書亦有題曉珠雜畫三絕句

蘇崑生來同人集吳偉業書有中州一友向在左甯南幕中  
弟曾合禱敬亭同一歌贈之所謂蘇崑生是也王煙老賞音  
之最稱爲魏良輔遺響尙在蘇生而不免爲吳兒所囚比獨  
身蕭寺中惟兄翁可振拔之水繪圖中不可無此客也又大  
梁蘇崑生兄於聲音一道得其精微四聲九宮清濁抗墜誦  
求貫穿於微眇之間幾欲質子野州鳩而與之辨康崑崙質

懷智不足道也古道良自愛今人多不憚昔年知交大半淪  
落江湖幾同挾瑟齊王之門矣方今大江南北風流儒雅選  
新聲而歌楚調孰有過我老盟翁者乎弟故令一見左右以

小札先之

廣生案巢民詩集又有贈柳敬亭詩二首云也是高陽一酒徒嶽嵴歷落老黔奴青燈白髮江湖裏

常夢當年舊狗眉憶昔孤軍鄂渚秋武昌城外戰雲愁如今

袁白誰相問獨對西風哭故侯又廣陵詩事載冒青若工於

將軍出塞氣隆橫河講多少時思客寫向丹青只憐生敬亭

赤州人奉如接壤或敬亭當日亦著容水繪園也

七年戊申五十八歲

冬未書婦姚卒祭蘇孺人文姚媳丁未殘臘驟亡

管

五十四



右

適李氏姊六十歲為詩祝之巢民詩集壽姊六十詩註姊長

余二歲長齋繡佛已十年矣嵩少公墓誌女一適封吏部主

事李公伯龍孫文學之材子吾鼎邑庠生祭蘇孺人文尉圻

後姊之夫家覆巢幾無完卵廣生案卽徕徕先生被收事吾

姪吾鼎集指樹園詩余抵死相救破家數千金又割宅同居數年中形

影相依利害與共

八年己酉五十九歲

冬庶母劉孺人卒家譜陳維崧劉孺人傳己酉冬聞冒母劉

孺人之訃劉孺人者吾友冒無譽爰及之生母也又褒妻官

氏及裔前後封股進且日治湯藥母卻之笑曰死固吾志也  
記與汝父在荆襄圍城中賊騎充斥吾是時卽以死自誓今  
汝父死幾二十年吾死晚矣

### 九年庚戌六十歲

六十歲同人集有李清龔鼎孳壽序

秋丹書婦蘇卒祭蘇孺人文蘇媳庚戌秋踵喪

冬同人集水繪庵聽白生彈琵琶鄧漢儀詩觀冒襄寒夜聽  
白三彈琵琶歌跋是冬僕遊雉皋厲洗鉢池上憶作是題長  
歌漏已三下矣大雪迷漫林巒池閣如畫而巢民急遣銀鹿  
來蕭寺索余新詩是夜巢民不寐重命侍兒焚香淪茗圍爐

而和鄙什其詩離合詳略起伏頓挫備極神工拙構固遠不  
逮也徐鉉詞苑叢談白生名珏字璧雙琵琶第一手吳梅村  
爲作琵琶行一日抱琵琶至冒巢民水繪庵撥絃按拍宛轉  
作陳隋數弄陽羨生又賦摸魚兒一闕倚絃歌之聽者皆淒  
然泣下梅村詩集琵琶行序去梅村一里爲王太常煙客南  
園今春梅花盛開予偶步到此忽聞琵琶聲出於短垣叢竹  
間循牆側聽當其妙處不覺拊掌主人開門延客問向誰彈  
則通州白在溜子或如父子善琵琶好爲新聲須臾花下置  
酒白生爲予朗彈一曲迺先帝十七年以來事敘述亂離嗷

嘈錯雜

有庚戌歲寒倡和詩

十年辛亥六十一歲

承書自都門歸墓誌嘉穗翰林院嘗考取書法同人集龔鼎  
孳書穀梁之在都門書法日益精進歷試內院內閣兩呈  
御覽而客況寥落日切庭闈之戀不能止其歸思

女生墓誌一女適諸生洪必貞側室張氏出祭蘇孺人文側  
生一女謂生平無女置懷加膝撫弄含飴無晝夜比妻歿曾  
見有兩歲女能哭拜其母而乳啼哀哀者乎  
廣生素祭文又  
年十產小產者六  
生一女三兒女殤

二十一年壬子六十二歲

春蘇孺人卒同人集陳維崧蘇孺人傳孺人比得痰疾一足  
不良於行卒之日猶嬖嬖至馬恭人前問寢膳忽痰屢仆階  
下不能語遂卒時壬子二月十二日也祭蘇孺人文通計吾  
妻入吾門四十四年歷富貴貧賤兵火患難疾病死生仰事  
俯育嫁娶喪葬呼吸旋轉一言一事一步何一不恃有吾妻  
也

有染香閣倡和詩有王子歲寒倡和詩

十二年癸丑六十三歲

詔徵山林隱逸有司以薦辭不赴墓誌今康熙中復以山林

隱逸薦

刻同人集成自署其端曰六十年師友之貽吳脩昭代名人  
尺牘小傳冒襄家有水繪園四方名士畢集風流文采映照  
一時嘗集同人投贈詩文爲同人集十二卷

有癸丑倡和詩

十三年甲寅六十四歲

有甲寅倡和詩

十四年乙卯六十五歲

冬葬蘇孺人於萬花園祭蘇孺人文維康熙十四年歲次乙  
卯冬十二月甲寅朔日是爲故元醜先妻蘇孺人權葬祖塋  
傍之新阡偕二亡姊姚氏蘇氏同日歸窆期也

有雷起於萬花園之墓木巢民文集有雷傲與二弟書廣生案先

生二弟既年參商骨肉火焚又接極不可言先生與學叩頭鳥師批類忍辱忘怨旦夕祈死事載巢民文集卷中

有乙卯倡和詩

十五年丙辰六十六歲

春孫溥補博士弟子員馬恭人行狀今年正月携臣孫溥應

試海陵溥得隸學宮

夏馬恭人卒馬恭人行狀吾母生於萬曆庚寅十一月七日

卯時卒於康熙丙辰四月十七日午時享年八十有七又四

月十三日邑長吏率新弟子員謁先師廟吾母翟氏坐廳事

竊溥孫自謁廟歸肅拜而後起起入室意稍不懌越一日而寢

疾寢三日而革

冬葬馬恭人於萬花園李消馬恭人墓誌恭人卒之年以十

二月二十四日啟嵩少公之窆祔焉

十六年丁巳六十七歲

冬移家吳門同人集余懷冒巢民壽序丁巳之冬雉皋冒先

生巢民來吳郡余聞之驚喜過望握手道故若在夢中又如

隔世巢民既髮種種清癯善病余亦頽然自放憔悴行吟風

流文采非復曩時又詩註方伯丁公今之嚴僕射也廣生案

思孔余兩人並受其庇鄭子兼山割字留住迺祖三山翁余兩

人之老友余與巢民四十年文章義氣之交今亦移家吳郡



望衡對宇素心晨夕追思甲乙之際昔夢惘然喜寓公之勢  
不孤而吳中賢者不止一舉伯通也又王翬題重臨趙松雪  
移家圖跋程學士全家重遊江南圖此趙松雪筆也如皋冒  
巢民先生移家渡揚子流寓姑蘇肯堂囑臨爲贈烟波浩渺  
雲樹微茫松雪蓋用李思訓法先生爲海內鑒賞家自能辨  
之王應奎柳南隨筆鄧肯堂幼有神童之目年十三賦空谷  
詩爲松圓詩老所賞遂以此得名人呼爲鄧空谷後以薦舉  
入都沒於逆旅所著頤庵玉山柳下諸集散佚不可問嘗見  
其贈如皋冒徵君詩有旁若無人惟燕子不知有漢是桃花  
之句余最愛之李富孫鶴徵錄肯堂爲明孝廉文度先生曾

孫屢集冒氏辟疆園同人集頗載其詩久之被薦入都而卒  
十七年戊午六十八歲

春承書省侍吳門同人集有仲春望日穗兒省特來吳門詩  
夏歸如皋同人集冒坦然伯兄巢民先生壽序先生自丁巳  
爲當事迫促去吳門教梁從焉比戊午夏歸

十八年己未六十九歲

徵應博學鴻詞科辭不赴墓誌今康熙中復以博學鴻詞薦  
李清馬恭人墓誌辟疆有道能文當天崇朝已與張金沙陳  
陽羨方龍眠侯歸德魏嘉善諸彥士稱願厨領袖或諷辟疆  
稍降志富貴可拾取曰某懼無以對吾父甲午公卽世漂搖

之驚四逼惴惴不能保門戶或飄辟疆稍降志禍患可立弭  
曰某懼無以對吾母比年以來謗愈嚴道愈困而辟疆力行  
孝悌操亦愈厲行年及老終未矜射策之能干入洛之譽者  
蓋恭人之教於是爲多焉同人集答木永古招隱詩書昔人  
云八公之徒不特西漢異人定是三代先秦遺耆其招隱可  
以並穆天子之謠詛楚之文甯止躋招魂並傳也願襄何人  
年已七十旣不能如楚邱生正辭而當諸侯又不能效夷門  
刎頸以送公子尤可憐者去者萊僅三年而九十老母不待  
沈淪潦倒偷息溷穢何足比數乃前拜老祖臺瓌奇隱約直  
並鴻烈諸篇之大文蘭茝椒桂冷香古辛之尺牘日把誦於

茅亭石澗間真覺衆山皆響花草自搖上擬騷雅何慚並鶴  
今又錫欵寄魂福細縕蒸變之長歌比隆於渭水商山重擬  
招隱襄何敢當雖然茫茫大字豈少古處苦求之目前誰爲  
真隱初冷者終熱跡晦者心跡終南久爲捷經夷齊同下首  
陽若五月披裘入見金不有其躬矣寧惟顏闔之鑿坏以遁  
姜肱之韜面難圖者不復有卽宏景畫牛郭瑀指鴻王右軍  
稱阮裕爲古之沈冥豈可得哉襄不肖兩朝四爵特薦卅載  
兩死庚生傾家殉人傲屣萬有學古人而不似惡其飾師古  
人而相反極其遺雖爲大君子部下遺種之一老實斯世老  
而不死之慚民惟讀平原太冲之詩匡師正之茂松清泉食

鍾山之綠葵紫蓼爲晷朔之蟪蛄朝夕之葬華而已他何所  
慕抑復何求

冬染香閣火同人集染香閣倡和跋巢民日染香閣成於壬  
子至己未僅八年竟連寶彝樓臺同爲絳雲之積不特鼎彝  
書畫無一存六十年海內師友之貽并十世文獻無一字不  
化灰燼庚申倡和詩註己未陽月之望夜半大雷雨時寶彝  
染香樓閣一火赤身而出生平不存一物

有己未倡和詩

十九年庚申七十歲

七十歲同人集有徐倬卞永吉汪懋麟徐元文許承宣余懷

費密冒坦然壽序

秋何人入戶被刺不死墓誌庚申秋何人入戶將刺及焉先

生子以身蔽與婢俱被重創事聞於太守崔公廣生紫華先

生深念水木本源痛哭太守前力求寬釋太守泣觀者數千

人亦泣廣陵詩事水繪園嘗有盜夜入室操刃刺婢僕數人

女羅急滅鏹以身左右辟驅得脫又冒青若如身人有不利

其父者青若禦諸門連被四劍而父獲免李艾山作短歌贈

之

有庚申倡和詩

二十年辛酉七十一歲

夏自揚州歸同人集孫枝蔚冒巢民壽序如皋冒司理巢民  
先生以事來郡城居半載至次年三月事畢將歸且是月望  
日爲先生攬揆之辰年七十有一矣江都諸同人及四方士  
偶遊此者同堅留之願就旅館稱觴焉先生愀然曰吾老矣  
尙以意外事半載居此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未老時聞之  
可耳又許承家壽序未幾而天火其廬奪其家世所傳之書  
器劍佩又未幾而且有利刃入寢室必欲殺先生快意者  
不得已而獄事起遂以絕代之文人日携兩子藪梁青若匍  
匍於公府而不以爲怪且隱忍鬱抑有不敢不言不敢明言  
之故非仰而呼天則號泣呼父母耳乃其事卒得白而人之

稱先生者反甚於常時

有辛酉倡和詩

二十一年壬戌七十二歲

哭陳維松於定慧寺廣陵詩事其年官檢討卒於京邸壬戌

中元日巢民率兩子諸孫懺祀其年於定惠寺為位哭之並

有和其年前詩疊韻至二十餘首凡與其年交者皆有和詩

詞苑叢談廣陵冒巢民家青瑩紫雲儂巧善歌與陽鼓陳其

年狎其年為畫雲郎小照編索題句又本事詩其年尊前酒

邊之作別具一種柔情涼思沼悵纏絲令讀者魂消欲死嘗

客雉皋於水繪園主人家晚一歌童題詩寫照墨溢淋漓

者以為平原高誼杜牧凝情傳之本事詩中應作千秋佳話也

冬過海陵海陵屬館倡和詩註海陵屬館譙集四十餘人又



王戊冬夜過俞水文宅觀女劇詩註吳門南曲推沈恂如北  
曲推沈子芬余客吳門恂如向余讚歎水文諸姬獨得其傳  
有吳陳太史倡和詩海陵廡館倡和詩

二十二年癸亥七十三歲

秋省郡聘修通志辭同人集甲子倡和詩註客秋省郡聘修  
通志以老病力辭當事以丹兒代行狀丹書癸亥應聘纂修  
江南通志

曠逸園同人集裘充美冒氏逸園復祀記逸園爲如皋冒氏  
祀先人地初奉直冒公汝九從蜀滇致政歸晚年日夕觴詠  
其中因勒公像與手書行草法書逸園所著詩於石公與憲

副手書遺嫡長襄掌之襄巢民名也巢民徵承之三十年無  
改邑之黠者以計愚其幼弟奪而有之當是時冒氏有意外  
戕賊之禍巢民及兩子穀梁青若方痛心疾首號泣於郡伯  
之庭離家數月不歸他人遂伺隙以行其術及其事得白而  
向日之逸園已不復爲冒氏有矣余奉 簡命巡視兩淮離  
政出都日三事以下無不爲余言冒氏家祠爲人所奪狀又  
謂巢民貧且病恐不能復其故地余因屬郡守峇若邑令盧  
君及余同門韓侍講元少輩調劑其間而巢民不肯以錙銖  
累人乃剝膚抉髓百計以歸原值且更有過求委曲隱忍無  
不徇其欲而向者之逸園乃復歸於冒氏

有癸亥倡和詩

二十三年甲子七十四歲

移家東雲路還樸齋倡和詩序崇禎甲戌春余年二十四於南郭得古樸一章結巢其上自署巢長甲酉毀於兵燹迄今五十年矣余移家廢業又十九年近於祖宅後售叔氏隙地參天拔地有樸乃吾高曾時物卽以還樸名齋張圮授詩註齋在東雲路行狀甲子依祖宅傍築室數間命名還樸有夢揚州倡和詞還樸齋倡和詩荷花蕩倡和詩七夕匿峰廬倡和詩重陽倡和詩寒碧堂贈詩

二十四年乙丑七十五歲

得定武蘭亭帖跋云此本是從定武原石拓出無疑歷傳精  
好宋賢而下品題殆遍迨明季爲通政使侯峒曾所藏時遭  
革故公在籍集眾守城乙酉秋初大兵克嘉定公父子三人  
俱殉國難是帖爲公土人拾得予極力搜訪三四十年至今  
歲冬得之竊思是帖經公私惜今宛然如故真有神靈呵護  
也乙丑小雪前二日冒襄

廣生案是帖近  
藏海虞邵氏

有乙丑倡和詩

二十五年丙寅七十六歲

爲吳應箕作樓山紀事本末同人集丙寅倡和詩註壬戌春  
子班徒步入都爲尊人求以忠義表章付史館竟蒙浩蕩歸

過余謁請追述往事者三日余爲作樓山紀事本末字溢三  
千人存百餘頗盡當年節義

秋蔡文羅卒汪懋麟蔡女羅墓誌以康熙二十五年七月廿  
一日卒得年四十廣陵詩事女羅以孝稱其父孟昭遵毒創  
女羅割股療之得生後八十壽終女羅哀痛致疾卒

有丙寅倡和詩蔡少君輓詩

二十六年丁卯七十七歲

秋過昭陽行狀府君丁巳戊午因中丞慕公方伯丁公隆禮  
相招一遊吳門丁卯如昭陽赴河臺孫司空之召自後不復

出廣生案慕公名天顏丁  
公註見前孫公名在豐

有丁卯倡和詩

二十七年戊辰七十八歲

秋病幾殆行狀戊辰秋命老僕種菊數百本日集友人觀菊賦詩有菊飲和陶二十首三秋語不休詩百首忽得危疾不孝等計無所出割股以進病旋愈同人集吳鏞金夫人壽言跋金夫人與吳門蔡夫人同以畫名山水人物花鳥仙佛一披名蹟臨摹如舊真前身兩畫師也去冬割股進藥使七八老人再生

有戊辰倡和詩

二十八年己巳七十九歲

夏祭憲副公同人集吳鎔百歲祭祝詩序己巳清和廿五日  
冒憲副前輩百歲生忌巢民先生行事生之禮鎔等得與駿  
奔

有己巳倡和詩

二十九年庚午八十歲

八十歲同人集有張芳壽序行狀辛未春年八十不孝等率  
內外諸孫數十人進酒上壽兩叔父諸弟偕進酒府君顧而  
樂之座客咸謂非府君孝友感格那得全天倫之樂如此是  
冬寒甚府君每於午夜被裘捧火作大小書卷遂病目失明  
曾孫八春生同人集戴本孝曾孫彌月詩序巢民老年伯八

十得曾孫乃其適孫文博所首舉男也於其彌月之辰卽命以八十錫嘉名焉憶曩本初至東皋時穀梁以人日舉文博亦方彌月陽叢陳彝及同人皆賦有詩今倏三十有三載矣而余復續至爰賦其盛以紀歲月時庚午三月廿六日

秋曾孫八秋生同人集戴本孝辛未試醉詩序青若三弟令子耕硯初舉男巢民老年伯以曾祖命之曰八秋以是九月廿二日試醉盤

病復幾殆行狀庚午又病危殆五日而復

三十年辛未八十一歲

孫渾以從征臺灣功加左都督官四川建昌遊擊同人集有



賀三孫倡和詩

許掄以紀夢詩寄同人集許掄紀夢詩序舟中閱長沙郡誌  
知城西隅卽岳麓山山有追鄉臺北海李公碑記在上私心  
竊向往焉是夜卽夢晤公於齋左公問巢民冒某無恙耶其  
水繪樸巢與廢如何余悉以先生近對狀瞬息又隨公登湘  
中閣遊遺榭齋訪先生於得至堂先生置酒款公命歌兒演  
漁陽參搗正鼓聲填然余忽驚晤古人夢感神交往往有之  
遂援筆賦此以紀異

有辛未倡和詩

三十一年壬申八十二歲

賦還仙詩行狀壬申初春忽謂不孝曰我將辭世矣無一挂礙此中冰雪萬有皆空二子及孫雖金盡產空不能治生仍當敬天畏人爲要仁厚自處恩澤暗施而莫言橫逆重加而載德法我老人也又舉曾子有疾章誦誦戒勉曾賦詩云明明訂定還仙路加二人間八十年不孝等聞此言心甚訝之

三十二年癸酉八十三歲

冬十二月五日先生卒行狀癸酉春夏脾病全愈目重明潑墨作書無不如意初秋微者英香山諸會集呈中親友皆年八九十者爲會又作閑人會畫會欲舉詩人會未果是年孝感相國熊公奉命南來貽書相問大甲丞商邱朱公屢與

侯公朝宗賈公靜子鼎足齊名今秉憲三吳念府君曾附清流下交存問府君擬十月望後買舟往謁以慰生平會與化王景州來訪甚喜館於家聯吟角勝枕上構思八和景州贈詩原韻八宵不寐又與景州選訂寧州公憲副公遺詩談論一日至晚寒熱交作病遂增篤於十二月五日長逝計府君卧床三十六日時寐時醒清明精爽語不及家事惟以老人會爲念令諸童度曲問窗前黃梅開放否垂沒三日不飲食止飲瓜水將易箦時或見星如貫珠從宅上飛去深夜縷縷清氣從帳中繚繞而出墓誌學者隨其行私謚爲潛孝先生以興潛德配

明年十二月十三日葬先生於城東萬花園祖墓之左而合  
諸蘇孺人之兆□年□月□□日奉 旨冒襄准其入祀  
如皋鄉賢祠

卷之四

四

高樂民先生年譜畢

冒潛孝先生墓誌銘

韓 茨

故明熹廟時端禍大作黃門北寺之獄與諸賢相繼逮繫笞掠死六君子其最著也而國是淆於上清議激於下名流俊彥雲合風驅惟義之歸高自題目亦如所謂願廚俊及者當是時四公子之名籍甚四公子者桐城方密之以智陽羨陳定生貞慧歸德侯朝宗方域與先生也先生少年負盛氣才特高尤能傾動人嘗置酒桃葉渡以會六君子諸孤一時名士咸在酒酣以往輒狂以悲共詈懷甯懷甯故奄黨也時金陵歌舞諸部甲天下而懷甯歌者爲冠歌詞皆出其主人懷甯欲自結當先生讌客嘗令歌者來先生與客令之歌且罵且稱善懷甯聞益恨甲

申興黨獄定生捕得幾死先生賴誠意伯屢免旣而定生朝宗  
相繼歿密之棄官爲僧以去而先生獨存亦無意於世矣家故  
有園池亭館之勝歸益喜客招致無虛日館餐惟恐不及其材  
篤者愛之如子弟客至如歸而家日落園亦中廢主人遂如客  
幾無所歸亦不自悔也生平好施與與不倦而求者無厭願多  
不滿常構禍坐是頻更患難然不芥惹晚益以圖書自娛適竟  
克享大年以終蓋自先生歿而東南故老遺民之風流餘韻於  
是乎歇絕矣其可痛也余之得交於先生也後而先生待之如  
最故者其孤奉狀以來泣請銘余不敢辭而序以銘之序曰先  
生冒氏名襄字辟疆號巢民世爲揚州之如皋人始祖致中爲

元兩淮鹽運司丞元亡不仕累傳而至基者永樂時亦不應召  
學者私謚爲潛德先生又傳而至瑄弟政進士官巡撫以忤劉  
瑾下獄子鸞鳳鵬鸞亦進士官至叅政鳳生閻闔生承祥承祥  
生士拔士拔生夢齡由選貢知會昌鄆都二縣陞南甯知州先  
生祖也父起宗舉進士以吏部郎出歷官副使母馬恭人生先  
生甫二歲卽隨南甯公會昌爲青螺郭公南舉鄒公所器賞十  
歲復隨南甯入蜀輒能賦詩文敏董公爲作序尋爲諸生試輒  
冠其儕副使之官先生每留侍南甯曲盡敬養不以遺父憂副  
使嘗調官荆樊時流寇勢張甚誓死守先生往省覲奉恭人以  
歸歸而不入寢或問之先生曰父在殘疆而子安枕席乎泣血



上書抵政府言路之與副使忤者皆心動得調寶慶而副使不  
之知也時有與副使同官以邊事嬰禍者其子以數千金屬先  
生得解還其金封識如故既屢試不得以副榜當授推官而亂  
作遂不出數移居避亂艱難造次奉養萬方兩大人歡甚無所  
苦也當副使疾革索筆書示兩孫爾父天生孝子不可不學又  
曰爾父胸中天空海濶學得一分卽是孝子恭人嘗得危疾顛  
以身及長子代子果天而恭人幸無恙父歿遠事又三十年跬  
步不忍離其喪之也先生年七十矣泣慕如孺子於族黨尤有  
恩祖姑老而無子迎事之終身姊歸後家破亦如之事外王父  
母及諸舅氏皆曲體恭人心無不至友愛諸弟老而彌篤庚申

秋何人入戶將劊刃焉先生子以身蔽與婢俱被重傷事聞於太守崔公先生深念水木本源痛哭太守前力求寬釋太守泣觀者數千人亦泣與人交有始終定生子檢討君少而才邀至家園飲食教誨之以成其名邑有許生以誣被法妻子當入旌胥王姓者實護行先生予以道里齋并辦所贖之費胥感動陰以其妻代行久之以先生所辦金贖歸而許妻不知也先生高胥義迎養其夫婦至死其他完朋友之喪而恤其孤經紀其家時其婚嫁事不勝書也敬其桑梓而急其利病辛巳歲大旱上官才先生委以賑其邑人條法甚具全活無算不足自鬻產出簪珥繼之歲壬辰復大禱先生賑如前民疫死者眾先生日行

道瑾中亦病且殆邑令陳泣禱於神死三日而蘇其急人多此類晚年退居祖宅傍築室數間雜植花藥客至與酌酒賦詩解音律時命小奚度曲亦以娛客所著述甚富成集者有先世前徽錄六十年師友詩文同人集樸巢詩文集水繪詩文集書法特妙喜作擘窠大字人皆藏弄珍之其歿也年八十有三康熙癸酉十二月也海內賢士大夫咸歎風雅之道喪故舊親黨以至閭巷老穉男女咸哭泣失聲猶惜善人之不長云配蘇氏中書舍人文韓女有賢行實克事舅姑以佐先生自處勤儉而恩於媵御年六十有二而歿馬恭人哭之哀子嘉穗貢監生翰林院嘗考取書法丹書廩貢生考授同知卽代先生受創者皆蘇

出一女適諸生洪必貞側室張氏出孫男溥泓監生渾功加左  
都督管遊擊事曾孫重光維機維楫幼嘉穗丹書俱能讀父書  
以孝謹世其家有萬石二子風將以康熙甲戌冬十二月薨先  
生於城東萬花園祖墓之左而合諸蘇孺人之兆始先生旣不  
出名益高督撫以監軍薦御史以人才薦皆不就今康熙中復  
以山林隱逸薦以博學宏詞薦亦辭以親老不願仕也學者避  
其行私謚爲潛孝先生與潛德配余抑尤有感焉世之亟亟於  
得官藉口於祿養以致遺恨於不及事其親者何限先生少時  
意氣蠶發亦喜於自見後乃消融歛退不求獲乎上而惟順乎  
親視彼三公子所得爲何如嗚呼其於潛孝良不愧銘曰

桃葉長干賓客衣冠有如擊筑易水風寒水繪之居隱峰是廬  
有如舞衣伯瑜親娛孝友於家是亦爲政邱園大佳而非捷徑  
憂患怡然消其魁壘老大成灰少年如矢推排人間餘八十年  
海濶天空斯言良然我作銘詩藏諸馬鬣宿草春煙年年風月

冒巢民先生年譜跋

黨莫盛於明自 大軍入關後勝朝貳臣束身歸命者半闕逆  
餘孽愍賢士夫之甚其後也於是倡論禁社會懸爲厲條乾嘉  
文士吠聲相和疾黨如仇指會爲賊習非勝是深入人心於是  
學者避此號若浼嚙求之義蓋闕散沙之形遂見士氣不振安  
國恥若素卽有一二攘臂思起被髮狂叫獨木難任卒乃莫拯  
故無黨之弊極於今日吾觀泰西諸國會黨充地名號若細而  
彼土達巷未或憂之且其言曰黨也者國之礎也礎堅則國立  
礎弱則國亡以視我二百年來士夫之說何其相悖與吾又聞  
日本變法之始藩士倡尊攘論聚同志棄官爵號稱浪民脅幕

府自強傳露布直指以某日殺關白某日刺閣老天下騷動  
慄而卒以成維新之功余每讀外史氏所紀載輒引劍擊筑仰  
天拊髀唏噓憤涌不自勝以謂吾國苟得若此者數十輩豈有  
今日也丙申春夏閒居上海始見冒君鶴亭英姿颯爽氣咄咄  
若朝日問姓字譜邑居輒憶其先德巢民先生言論行事而口  
摹之而目營之而心追之留都防亂一揭越歲將三百生氣凜  
凜尙塞於天壤其以視法之牟拉巴日本之中山忠光雖異地  
不同時其浩然之氣輝映若旦莫又復懸想以今日事變之亟  
天下之大乃竟無如先生其人者出以明大義於天下天下事  
甯復有幸則流涕痛哭不復自制而因以痛恨於倡論厲禁社

會之人不置也鶴亭既撰先生年譜以跋相屬鶴亭之文史家  
之文也鶴亭之志殆先生之志也其文之體例與其品式則瑞  
安孫氏夫既言之余悲其志因述余志以質之並以告夫天下  
之有志者新會梁啟超





柴雪年譜

溧陽宋之繩其武自紀

萬曆四十年壬子

閏十一月初三生於都門西城之紅橋先太僕  
公自庚戌下第讀書都門者三年矣始太僕公  
艱嗣聞都城西頂祈胤甚驗因偕先張淑人及  
先金孺人往禱焉既而金孺人生不孝

戊午

時七歲始就塾塾師表伯吳同字名伯倫先祖  
母吳太淑人姪也

己未

學駢對有魚吞月影蝶舞風光之句其冬賀中  
冷尚書過視太僕公賀屬對楊柳外曉風殘月  
余應聲曰芙蓉際初日輕霞賀甚稱賞

泰昌元年庚申

弟絰生金孺人出也

天啓元年辛酉

表兄馬又如訓余作破承起講始讀先正諸文  
稿入如名用明嫡姑第二子也

壬戌

太僕公下第督師高陽相國孫公墓公之熟諳  
邊事也疏請公以中書贊畫其幕是歲正月先  
五叔父捐館舍未屬續前四日繩往視疾叔摩  
余頂泣曰汝幼慧貌吳凡免吾素愛汝他日必  
興吾宗當善視寡孀與汝兄弟無相尤也繩泣  
不自勝而退兄之綸字聿新弟之紘字殿宣五  
叔父子也

癸亥

始學行文大兄似祁訓之是夏出痘似祁名之  
續

二

廿八讀樓寫本

甲子

太僕公奉先祖贈太僕起巖公諱還里繩迎之  
淮陰仲冬月也

乙丑

經弟殤

丙寅

春侍太僕公至吳門得見周忠介夢洲張先生  
異度文相國湛持姚先生現聞文姚張皆太僕  
公布衣交周則以夙望為太僕公心慕至是皆  
攜余謁焉仍率至雲間訪陳眉公於佘山冬赴

童子試至白容病疹不能入院歸

丁卯

五月侍太僕公至石城讀書何太僕天玉翁之  
烏龍潭因交其第七子何德坤冬太僕公北上  
送至江浦還公服闋久因魏璫熯烈跼伏不出  
至是 先帝御宇君子道長故叱馭而行

崇禎元年戊辰

正月讀書外父史懋德先生之九如堂為文喜  
奔放有以小試卷宜作纖巧勸余者余不之顧  
冬北上省太僕公途中交南昌周水蒼抵都師

三

廿六讀樓寫本

事父執丁仲暘仲暘賞余文不置每一義畢即  
詣其寓請正稍變奔放之習就程矩矣而詩學  
亦究心焉是歲太僕公官中翰繩嘗易衣隨直  
得縱觀綸扉之地丁仲暘名立表江西南昌人  
周水蒼名以珩蜀方伯公著之長公也

己巳

太僕公轉戶曹督師袁自如專疏請公理餉東  
江以五月出都繩以四月南還五月抵舍適邑  
試逾期邑侯丁墨巖補試余於堂文完甚嘆賞  
而院試不利墨巖名聖時楚人

庚午

春正月冠二月娶史孺人五月赴府試不錄自  
念弱冠不能青衿心實傷之適太僕公家信謂  
好驢馬不入隊行已援例北雍矣從此始信不  
穢巧不利小試先是勸我者之言未嘗不忠也  
秋七月寒疾幾危九月愈十二月金孺人見背  
是月太僕公任滿還朝便道歸省

辛未

春太僕北上送至京口歷春夏讀書郊園八月  
余以蕩舟墮水得疾在腰尻之間不能屈伸冬

四

廿六讀樓寫本



奉張淑人之萊州時太僕公轉海右少叅也到  
萊不數日太僕公以慶賀入都繩奉母署中度  
歲

壬申

春太僕公奉 旨還萊旋聞吳太淑人喪還里  
夏濕疾劇就醫白門不得愈還讀書郊園林太  
僕公構郭東祖居二樓成挈宅歸火冬讀書櫻

虹閣

癸酉

春讀書史氏之龍泉庄大兄似祁三兄聿新五

允維仲八弟殿宣十一弟舍用偕焉夏四月之  
白門五月北上應鄉試八月失利還冬讀書纓  
虹閣十一月弟綸生子圃生

甲戌

讀書郊園濕疾甚跬步不能成行自分作廢人  
矣冬延醫汪田夫針灸丸劑並施久之稍愈先  
是太僕公官萊州也以廉簡失直指王道純同  
官陳應元勞永嘉等歡是歲因以外計中傷錫  
二級

乙亥

五

廿六讀樓寫本

太僕公赴補得趙州守余偕友錢偉仲讀書郊園陳五白唐五欽聯同志十人為文社冬東游雲間訪陳眉公于白石山為太僕公索集序也偉仲名士偉五白名丹五叙名明獻皆邑之方行矩步士也次子元正生

丙子

春離家赴趙州省太僕公讀書署中三月餘有趨庭草之刻六月入都七月東事急昌平臨時首揆冢宰以高陽公故素不喜太僕公因於昌平後移守焉故事遷客及一年更無平調之理

况昌已破調公所以殺公也大司馬馮鄴仙時  
為兵垣不平之疏爭不得太僕公間闕紆道備  
嘗險阻至昌城則殘破之餘束手敗垣下無可  
計者余出侍親復入赴試已為房師張練初首  
取矣而副考閃官諭擯之乃弁副車太僕公又  
以忤陵璫魏某糾罷父子凍餒南還幾幾伍相  
當年也是年余重鄴仙公誼因師事焉在都與  
金壇于御君締姻于以女為圃兔婦也御君名  
鑿太僕如菴先生仲子三子老吾生

丁丑

六

廿六讀樓寫本

正月至吳門讀書虎丘之三茅殿即太僕公壬  
寅年讀書地二月去婁東謁中丞馮留仙亦師  
事之馮公當戊辰榜下交太僕公出余文相視  
極稱賞至是備兵三吳握手恨相見晚留余甚  
堅余意書生以文字蒙知倘遲留婁壤耳目者  
將謂有他冀亟辭去之雲間慰訊許霞城都諫  
都諫以不合時宜歸也三月還里五月侍太僕  
公入石城讀書一拂祠宋鄭俠先生讀書處冬  
讀書枕葉渡之鷗天館迫歲歸

戊寅

正月偕錢偉仲至石城讀書何德坤潭上因與  
聯第三子姻秋仍坐鷗天館冬歸葬金孺人是  
年交范汝申汝申名國祐吏部秦蒙先生長子  
何德坤聯石社十三子余與焉十三子者崔李  
韞朱為谿謝實夫姚夢士諸君也

己卯

春讀書鷗天館夏四月與陳百史聯姻始次子  
元正為同邑進士楊文中壻文中女孺至是百  
史來南中因締盟焉六月北上至宿州為盜所  
掠罄身偕楚友程爾康行艱苦萬狀至都租畢

七

廿六讀樓寫本

場事出棘即策蹇南還九月初渡江聞入彀之  
信本房任老師首卷也時楊前輩機部以監軍  
忤時歸余訪之石城河干甚見器重任師名天  
成字玉仲廬州舒城人時官廷評程爾康名良  
馴孝感人四子蒼舒生

庚辰

正月望渡江閏正月至都而以秋闈未與騎射  
為順天尹戴澳棠叅候 旨不得與禮闈矣初  
上於丙子歲諭崇禎二十三年鄉會兩試起凡  
中士子俱於榜後試騎射著為令己卯十二年

也余以去秋出闈南下遂不及偕諸同年挽強  
至是共阻南宮者二十餘皆南人三月奉旨  
補射訖南還途中遇同年歸伯原孫曙東海寧  
孝廉查伊璜聯轡抵維揚分袂余仍入石城坐  
鷗天館時范相國質公先生以南大司馬詩達  
黃石齋學士悌上意罷居南中余執弟子禮  
謁之

辛巳

正月在南中二月納妾楊氏歸春夏秋居城中  
蝗旱甚乏糧煮糜并日余良安之冬東游武陵

八

廿六讀樓寫本



交嚴子岸子問子餐子觀四昆時杭亦飢凶道  
殓相屬嚴氏兄弟皆貧余遊因甚未斗銀四星  
日買作糜僅以升許耳嚴氏諸君猶攜蔬挈壺  
笑樂無虛日多見諸題跋詩句中也許霞城都  
諫居杭時亦來相慰凡官於杭者為鬼為帝余  
未嘗懷刺過一人房師任先生以廷評恤兩浙  
時在衢婺間書來招而余困不能買舟卒未往  
因滯杭度歲是年為四子聯姻溧水楊順先

壬午

正二月俱在杭三月歸時任師亦渡江而西以

三十金津助余歸貲充然矣四月馮鄴仙先生  
以南銀臺召為少司馬往送之七月太僕公蒙  
恩從田間起為永平二守買舟北發繩挈楊妻  
隨行十月抵都十一月太僕公入為職方副郎  
繩侍官邸是年與吳下戴繹兄右之姪相遇交  
日益親

癸未

春閉闔都城寓中夏太僕公同大司農倪公鴻  
寶中丞方公仁植 召對稱旨以山東僉憲監  
四鎮水師四月出都繩送至潞河還都八月會

九

廿六讀樓寫本

試入穀房師劉良哉先生也廷試閱卷者置余  
第十一上親拔第二九月題授編修每偕楊  
冰如陳百史追隨 召對之列時吳門令申兄  
官雲臺雲間尚木兄官中翰平懷兄官誥勅鴈  
行相篤一日 上視朝令申引奏尚木及余視  
班有京師灼灼之意

甲申

二月流賊破潼關直躡三晉 上恚憤時閣中  
集部堂詹翰議辨賊事余意主撤關寧密鎮諸  
師入護陵京時亦多持此見者業奉 命矣而

急不得至至者惟唐通一旅三月十七余方偕  
平懷兄坐史南湘金吾許聞賊薄城下矣十八  
黎明余過同年史趾祥寓同遠楊冰如入閣面  
陳政府天驟雨二人行雨中陳百史亦至時百  
史已兼戶兵兩都垣余意城守堅瑕城內悉不  
知惟羽檄橫馳人心惶擾此時宜各衙門無論  
文武無皆登城畫地死守無徒恃禁旅而吾衙  
門首倡之獨質公相國極然余言餘輔搖首謬  
謂

上意只許內侍登城即本兵亦不許廁足况其他

十

廿六讀樓寫本

手余悶極歸寓慟哭痛飲已復馳騎至阜城門  
終不見城上作何備禦惟砲聲礮礮不休途中  
遇工部申維寧以給餅從城上來馬上語余曰  
事不可為矣奈何奈何余含淚歸已暮次日黎  
明過百史寓偕至方密之所復過冰如則長安  
街紛紛耳語謂上於十八三更時六飛宵駕  
出正陽門矣同館姚若侯適馳馬至與余偕追  
魏相國與若侯謂今日之事惟有請上御殿  
御門諸閣師分視城上則人心方安魏雖唯唯  
孰知先帝爾時業已身殉社稷耶繩倉皇返

寓賊已露刃盈衢索驟馬聲不絕其時猶意  
聖駕果南馳忍死以圖跳身即急取案頭先祖  
所書玉峯公行實一卷付楊妻藏之身畔命之  
曰若汝輩得生可存此以見吾家世之概吾逝  
矣死生從此訣友人向遠他偕余亟走浣花菴  
蜀僧友蒼為余祝髮同在菴祝髮者方學士坦  
菴先生張金吾瑤星蔣戶部一个四人相對悲  
淚而已次日賊榜索先帝余輩飲泣不能出  
聲頃復有班役至傳謂賊無意吾輩且令俱回  
籍矣諸公曰此黠詐也將欲人人自出則恚擒

之耳不三日則果悉捕諸朝士余亦在捕中此  
廿五日也凡二賊駢驅五人皆余者為趙前輩  
月潭姚同年若侯其二不知姓者行至乾石橋  
忽令皆坐趙語余曰吾輩死分也臨難須從容  
吾三人可謂同所歸因坦胸相視將互書姓名  
於胸使家人得覓骸耳趙前輩携筆在袖方索  
研水不得而賊復露刃挾之行則三人分散余  
至阜城門一土室中囚焉同囚者王中翰慧生  
環守五六賊兇獍穢垢不可適如是者四月不  
令見賊魁至廿九伺者稍疎余偽如廁狀至一

空圍輓輓架井俯之深窅急不及顧唯東望叩  
闕南望叩親倉皇踴身而入一意速斃猛力下  
墜口鼻受水皆不甚苦頃之耳中水入若聲出  
甕中者一響之後愕然不知矣此午未未初事  
燈時則在坑上諸賊惺惺環詬謂吾好意相待  
不殺汝汝反欲殺我一窩舖也蓋余入井水時  
激有聲一賊控馬圍外聞之疑有異亟呼羣來  
井上視則余沉不見形而一夜二履在地一賊  
取梯來以纜繫之斜倚井中去水尺許賊附梯  
入井余忽浮上而賊急挽頂無髮不可握遂以



縋從水中絡二臂曳之諸賊之在井幹者羣助  
出而余則目瞑不醒倒置地上出水竭復出血  
因負之室中手足僵至晚方醒而訶詈隨之矣  
時王中翰在側為余危之余曰計惟一死汝輩  
出我終不過死耳何詈為賊曰汝不足惜如我  
一窩舖何所謂窩舖者十賊其一窩賊魁發一  
人于窩中苟或逃或死則一窩皆獲罪賊令然  
也是夜守者愈嚴次日天方曙羣賊以余死狀  
往語其長余意此番必連結矣乃賊魁聞余不  
屈且衆賊稔余貧也反令釋之去已復招之回

賊長曰且坐吾宅中二賊仍掖之一所則空第  
耳後層一翁先在詢之大司農傅東渤公也傅  
公見余而喜慰余曰此賊之旁舍也賊始執我  
謂我老不加刃因令居此君何以得至余告以  
故傅公曰從此或有脫期但聽之偕卧起十餘  
日賊長忽呼余出曰吾所以仍留爾者恐爾出  
而為別營所獲今無事可歸矣此時蓋賊亦張  
皇因東方有急自圖救死耳余歸寓匿影堦戶  
者又十餘日而賊忽竄回城中復大索居人桂  
擊之聲徧市余偕吏部吳震九潛入崇國寺三

日震九亦披緇也至三十日賊火焚宮闕及各  
門而遁五月初一日余與震九各歸寓復居十  
餘日而後挈家口出郭十五日至通州登舟南  
下途中盜賊竄聚一日數十警垢衣跣足之狀  
方坦菴先生林任先楊幼林前輩楊冰如史南  
湘諸君實相同秦中韓聖秋相遇張秋與之同  
舟間闕三月始得渡江即以方袍入建平山居  
久之太僕公以今階督師蕪采便道還里余因  
歸侍度歲

乙酉

春送太僕公之任太平還復居山中三月周昌  
晉以從賊漏網見糾昌晉浙產也與阮大鍼皆  
逆案渠魁邪勳劉孔昭輩死友一時猖狂殺善  
類如管去冬大鍼興大獄以淳詞恫喝太僕公  
欲挾余歸命太僕公謂北來公論吾鬼削髮自  
全昭晰耳目不之懾鍼心嗟之適孔昭以余孝  
廉時微嫌積毒同喉昌晉誣誠業速矣忽江南  
淪陷余遂避影深山自建平歷宜興繞入廣德  
依妙家夏氏諸昆棲焉冬十二月土寇四發又  
避入孝豐之澤邊村村人潘姓素無一面者毅

然留余因止其龍塢山莊雖寒餓不免而諸潘  
所以慰之者備至是秋邑南山大亂妻楊氏偕  
其母姑居山中被夫傷皆死余聞之為文遙酌  
楊吾患難友也自事余惟食貧作苦故心哀焉

丙戌

居龍塢塢去澤邊三里險磴漸引折登危峯遂  
若與人世隔賦垣之內古屋三楹終日無一人  
過其地惟孫中懷節心甫二門下客并一僮居  
焉夏叔從百丈兄弟勤來慰勞嶺下諸潘亦時  
時繼粟得以無飢環山三十餘里皆土寇獨澤

邊一村守耕讀不改余故得安藉以通家問者  
建平僧戒月也冬十月張淑人恙太僕公信來  
促歸因離山而返

丁亥

春渡江至維揚訪史顯甫子仁兩兄皆太僕公  
同年史永巖先生子也居其第兩月與同年張  
禕恭友善至泰州訪同年官紫玄于家三月還  
里四月入石城與石社諸友留連久之六月納  
妾唐氏八月歸而太僕公見背矣含哀茹痛粗  
營葬事十月舉襄十一月郊園為盜所憎十二

十五

廿六讀樓寫本

月移居城內五子淮生即與婦弟史君先聯姻  
君先名先□

戊子

居城中往還廢咏者孝廉吳見末彭旦兮李長  
公及五自偉伴五敘諸君而已秋史孺人歿冬  
弟絢婚十二月送吳門右之姪於毗陵彭雲客  
□三姪亦以送右之偕行與盤桓信宿而返雲  
客名瓏

己丑

三月自吳門至茗上蜀中郭汾又雲間彭燕又

張謀遠陸文饒適來遊偕登道場山信宿同年  
費韞生家諸公雄談甚樂四月偕夏竹孫至武  
陵訪嚴氏兄弟于岸于觀皆淪逝忍公先生亦  
歸道山子餐廬居禹航僅得一晤惟子問話舊  
涕零風雨不輟同年關六鈐吳岱觀于岸嗣君  
伯後亦過從無間鍾異度孫嘉客鄧左明查聖  
耳諸君皆同遊五月聞絢弟殤忍痛還至虎邱  
病不能前仍居焉萊陽姜如須居吳陸孝廉履  
常以賣卜居虎邱俱交之令申兄御之右之疇  
三三姪頻來周旋意好篤至年家王其長執禮



甚恭張綏子羽民相見驩洽異度先生之子若  
孫也是年奇暑暍幾死范汝申自通州來同度  
夏汝申家破矣酒酣相泣復相慰也如是者百  
日九月尚木兄書來邀往雲間與彭燕又同過  
尚木兄虹橋平懷兄之子有韓來晤過子建兄  
君子堂出諸詩詞相印見子楚鴻詩文絕勝家  
庭之樂藹如也交單猶菴與為文字飲者連夕  
賦詩相贈甚善十月奉張淑人諱歸  
不孝繩生三十八年矣前此大病不死為賊執  
赴市戮不死赴井不死歸途紆迴土寇鋒鏑中

三千里不死奸人含沙瀕遠不死避山中死虎  
死寇死飢時時死不死既歷險艱苟全性命乃  
三年之內怙恃靡瞻鴈行永斷一身百戚天意  
可知不必憂能傷人此子恐非永年物矣慮一  
旦淪沒懷未宣故含哀苦次略紀生平質言  
不飾繁言不詳粗舉大端以公知我繼此而猶  
存則編年不妨再續若其歿也生前墓碑此足  
述矣己丑十月廿三夜孤哀繩自跋

嗚呼痛哉此先君子自譜其年也自譜其年  
至己丑而遂閣筆也憶爾時先君子居張太

淑人喪每於寒風吹柝殘月催鐘時命陞執  
燭侍握管疾書至迴環身世艱苦危疑之際  
輒復投筆浩歎嗟乎陞將弱冠猶不識父意  
之悲也迨夫事與心違病由感集則己丑之  
後之所以不再譜也丁未迄己酉痼疾沉綿  
陞輩嘗以續編為請先君子曰休矣吾不任  
筆墨矣汝輩復不文其以託諸及門乎嗚呼  
先君子豈果不任筆墨哉此其意良苦矣所  
以自譜其年而終閣筆於己丑也陞謹奉遺  
訓敢以庚寅廿三年來出處心跡請於世好

俯賜椽筆以當行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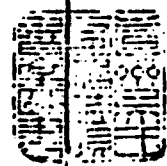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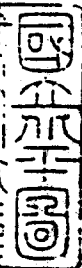
壬子三月望日不孝男震陞原名圃泣識

--	--	--	--	--	--	--	--	--	--	--

先府君年譜

不孝男孫

敬



弓和

校梓

弓聖

府君年三十生弓安又六年通籍又四年仕於

朝府君憐弓安之失恃也携之

京師邸中弓安雖生也晚彼時年十歲矣自是

竊聞府君立

朝居鄉之槩至今能記憶者敢筆之於書前此事  
實則得之王母家嘗之語府君訓誨之言凡舉  
以眎弓安者隨筆記誌又採諸先王父王母行  
述墓誌中府君嘉言懿行百不備一惟冀

當代立言大君子鑒府君生平踐履

俯賜闡揚增光泉壤府君藉以不朽世世子孫邀  
錫類之仁亦且不朽

弓安謹識

明萬曆四十年壬子府君生

六月王父以賓興冠軍束裝將赴應天鄉試十  
二日夜夢祖塋生香草伯祖鳳村公夢塋上有  
紅進賢冠自天墜下秘語諸伯叔祖十三日丙  
子未時府君生迨

國朝定鼎冠纓以朱府君通籍始應紅進賢冠之  
夢云

四十一年癸丑二歲





四十二年甲寅三歲

乳媪王嫗每求去王母留之不得王母語府君  
曰余爲所苦久矣宜去之乎卽不食乳

四十三年乙卯四歲

王母剝菱芡食府君府君見輒自剝上王母食  
然後自食王父母爲府君納聘於太學王公頴

初宅

四十四年丙辰五歲

四十五年丁巳六歲

秋就鄉塾師京口陳繼春先生讀書十行每日  
必先晚熟背然後入館恐落他生後也

四十六年戊午七歲

秋疾下血王父母憂之雖腹痛不敢言勉入館  
中師占對曰雨灑綠荷珠點翠應曰霜落黃花  
玉嵌金師曰將晚成乎

四十七年己未八歲

師出對云雨落橫山堪作雪旋應聲對日風吹  
雙火可成颺

四十八年庚申九歲 泰昌元年

秋復疾

天啓元年辛酉十歲

師與化盛君常先生讀八股制藝兩遍輒能背  
誦數日卽作承講呈師師異之○一日師令言  
志對曰願學孟子師曰何不學孔子對曰子思

可學耳豈敢學孔子

二年壬戌十一歲

王父自課作文論微子去之題問曰得無慙然乎王父曰不得已也府君尋曰賴有比干在

三年癸亥十二歲

師武進沈我素先生值邑試童子王父曰余幼入泮正此時也今尚蹉跎不如姑待學成王母強焉乃應試府太守豫章楊公  
點名時問

年幾何府君因請面試得錄學使西蜀孫公六

吉諱之益閱卷驚曰是必大成之器錄取入泮

試題 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 然則舜不禁

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則舜

如之何 入郡謝考時值通庠以馬差事聽判

理刑衙門鄉官李 受馬戶賄囑審時人皆

忿忿不平王父曰詩云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桑

梓者父母之邦也凡人立朝居鄉各是一種學

問立朝可假居鄉不可假也此人出身於微不  
恤桑梓若此須識之○鐫隨處體認天理印章  
付佩

四年甲子十三歲

五年乙丑十四歲

王父自課今日讀史鑑伯祖元徵公曰幼年讀  
史不太早乎王父曰非侈學問也庶幾古人是  
非邪正了然胸中使脚跟站得定耳

六年丙寅十五歲

史鑑讀畢問王父曰史中有關係事皆能記矣  
作何一貫之法王父曰有之孔子不云乎君子  
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從來聖賢做到肝腦塗地  
甘之如飴只是喻於義小人做到醜惡萬狀死  
而無悔只是喻於利又問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之旨王父曰利卽是害人於惠卽近於刑亦是  
對針之語至於懷刑是聖賢守身爲孝的道理

曾子如臨如履正爲此也府君諾曰忠孝果是

一理

七年丁卯十六歲

學使閩中陳公自公諱保泰科考一等○應天

鄉試房考沈公起建進呈試卷主考批卷首云

惜未深入

崇禎元年戊辰十七歲

秋我母于歸○王父爲府君擇友結社夏公元



開元錫王公汝錫楊公明京宋公儀之曹公爾  
錫王公仲明陳公武公八人

二年己巳十八歲

六月將偕陳武公姑丈讀書焦山王母命過生  
日府君固請以初二日行至山中足不窺戶每  
日讀書以寸許計九月杪以科試爭歸試由州

府州守盧公諱璟試第一郡守韓公諱試

亦第一

三年庚午十九歲

學使上虞李公玉完諱懋芳科試第一食餼○

試題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君子之爲

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日子何以其志爲哉

○南河工部東魯徐公準明諱標結文臺大社

十會每月二會梓府君文十有二篇○赴應天

鄉試與興化韓進之先生陸孟龍先生姚元吉

表伯結社能仁寺王父主文事許韓必售已而

果然有君子易事而難悅一段文韓公讀而歎  
曰予畏友也評云錦心耶繡口耶人工耶天巧  
耶弟謹錄而誦之後辛未會試韓公聯捷寄書  
姚元吉表伯云弟得第之文卽孝老同會所作  
殊卷刊本一字未改蓋不欲沒朋友之善亦使  
之有以自信也

四年辛未二十歲

六月學使李公歲試案發第二陳社伯拂扶第

一而於府君卷上第一字旁註一小二字謂本  
是第一以陳未補廩故也○試題 無惡於志

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歲試

童子截去府取五十名道府懼請不許二叔父  
魯生公名在焉府君跪門二日乃夜令差舍至  
提調處令備高郵州童生孫宗傳卷收試府君  
以受暑成瘡○王父爲書塾中聯曰御事須留  
一步地讀書應入十分心

五年壬申二十一歲

結震社十二子陸公襄明陸公韋紳夏公元開  
元錫薛公千仞三湘陳公拂扶陳公武公車公  
聖泚尤公其尤許公葭水每於夏公九山樓居  
會課府君一日成七藝不焚膏繼晷也

六年癸酉二十二歲

王父貢於鄉○學使甘公元宏諱學濶科試等

七年甲戌二十三歲

王父將入都廷對欲肅客問府君曰館中辛莢  
花開否欲邀社中友話別也府君謝不知及令  
人趨視之花謝矣府君讀書之專類如此

八年乙亥二十四歲

是時流寇煽亂詔天下學使者舉拔萃科以儲  
用校士仿鄉試例江南學使浙紹倪公三蘭

諱

元珙鴻寶先生嫡兄也拔府君於鄉潘公大也

諱

取臨錢公湘靈

諱

陸燦皆同榜同庚而最相

契者也○試題

知者樂仁者壽

尊賢之等

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

先是伯耀

鳳村公元旦日夢州守送一額題曰清朝鳴鳳

至是得與拔貢州將送額伯祖曰何不語禮書

令驗吾夢中字乎府君曰明經起家非吾志也

迨至

國朝定鼎丙戌科府君始舉於鄉州額即前四字

也人以爲十二年之前已爲之兆云

九年丙子二十五歲

正月流寇震鄰邑遷居城內張氏園亭○廷對  
歸至新城聞先王父訃嘔血幾不救夢關壯繆  
授藥而甦附舟南下徹夜號哭不寐同舟人詢  
其故歎爲孝子府君見其語多秘密艙中時露  
利器疑不敢問及至某地置酒食慰府君曰我  
等以實告不忍害孝子也其母過傷獨不念有



母在乎我等從此別前途不敢去矣遂徒步數  
十里乃得改舟而歸焉

十年丁丑二十六歲

丁先王父艱卜葬

十一年戊寅二十七歲

丁先王父艱○州守西蜀李公青藜諱合乙以

文字交因執贄焉○是年爲先王父卜葬地於  
江都縣淮子河之虞家橋有溫姓者地鄰狡健

也謀奪凡六訟得理於道府溫姓將死於獄府君爲請於州守縱釋之後葬先王父時溫姓携壺漿匍匐來謝焉

十二年巳卯二十八歲

應天國子監司成山陰周公巢軒諱鳳翔東廳

閩中何公玄子諱楷集天下之士試之糊其名

以較得奇文則顏曰特等府君偕姑丈陳公武公三叔父楚巖公年伯潘公大也錢公湘靈顧

公公綸家子長伯同讀書於雞籠山府君試每  
冠軍○六月歸葬先王父周公  
後諡文節  
爲先  
王父立傳焉

十三年庚辰二十九歲

是年大旱郵民饑且疫府君偕紳士募米賑之  
州守李公青藜主其事作誓文絕請託賑事得  
全生活者衆○買俞氏屋遷居焉○府君夢至  
三元宮中位天官起揖府君請坐其位後蒞仕

銓曹爲天官之應云

十四年辛巳三十歲

二月長子

弓安

生○是年大旱民饑府君力請

於州牧雲南張公

諱

垣賑救之全活者甚衆○

母染疫病中學使忽按臨兩叔當應童子試府君將偕行王母曰爲弟故不恤妻天必佑也已而母果愈

十五年壬午三十一歲

是年應北順天鄉試不售部試應選邑令不就  
○與外父潘公大也有婚姻之約

十六年癸未三十二歲

是年郵大熟有田在戴家溝佃戶曹缺唇積年  
荒歉多向姑母我母稱貸約歲熟償還府君曰  
大荒之後甫有一熟農夫何能償積逋耶取母  
處借券焚之姑母輩遂不復言○江都墓側有  
毀我風水者訟之得理

十七年甲申三十三歲

逆闖破京師里屋洶洶避居興化聞三月十七  
之變憤不欲生日夜飲水斗餘姚元吉表伯曰  
無官守言職也獨不計高堂母乎有弔死節十  
先生詩○五月爲

大清順治元年

王師底定後城居

二年乙酉三十四歲

府君在江寧與楊公翼飛諱龍惕自秣陵由福

山經海陵歸時王母已居薛北庄○奉王母命

與兩叔父析著府君不欲也出居於胡氏屋中

數日未舉火賴諸母舅王爾濟公玉立公庄王

公石臣公供饗殮焉後移居賈氏之宅王母子

之以粟府君偕我母跪而受之泣不能起○我

母以是年感疾

三年丙戌三十五歲

以尙書中江寧鄉試第六名房師李公

諱

蔡

科舉人

湖廣襄陽人座師呂公伯承

諱

崇烈

癸未科進士

山西安邑人張公中柱

諱

端

癸未科進士

山東掖縣人○書藝題

禮以行

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

知天地之化育

其

自在以天下之重如此○先是里中黠兒張光

宇以雀角訟於海道周公元亮

諱

亮工周公對

簿時語府君曰素慕文名何不進取而爲此輩



小人所侮府君曰進取之志久已灰矣周公強  
令府出結應試至江寧夢桌上筆飛去冲天至  
是遂得中式周公於接閱題名錄時語諸掾曰  
文字中識拔人物不足異詞訟中識拔人物方  
足異耳府君終身以師事周公不怠知己之感  
云○十二月初五日我母以疾終永訣之時府  
君語我母曰十九年糟糠相守荼苦共之今甫  
得科名中道棄捐子女此儻矢終身不更娶以

無相忘也

四年丁亥三十六歲

會試中第二百八十七名房師劉公諱顯績字

元公丁丑科進士順天大興人滿座師范公諱

文程字遼東人甯公諱完我字遼東

人剛公林滿洲人祁公充格滿洲人漢座師馮

公諱銓字伯衡丁丑科進士順天涿州人宋公

諱權字雨恭乙丑科進士河南商邱人○書藝

題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 知者不惑  
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  
民由之

殿試三甲第四名

賜同呂宮榜進士出身除授京職

五年戊子三十七歲

在籍候補是時

國朝定鼎之初令甲未申豪猾之族糧差優免濫

觴郵邑田賦近五萬應差者半耳餘非大族則  
各衙門之吏胥或流寓之縉紳或鄉紳之受詭  
寄者皆以勢力免差而田差悉加於小民迨府  
君得第回籍之日凡無優免者願以田相寄求  
爲優免田差而田價不願問也府君爲請於郡  
守王公諱宇春撫軍陳公諱之龍力清優免吏  
胥不得免流寓者不得免止本邑之鄉紳僅照  
其額免之丁數免其本身之田差而詭寄者亦

不得免郵邑優免之害遂除○是年大水時王

交通公鐵山諱永吉亦在籍府君偕募米設賑

全活甚衆

六年己丑三十八歲

在籍除授內府中書科中書舍人○爲郵遞馬

差之害郵之驛馬六十九匹每匹有額設之官

銀三十六兩後加七匹以防倒補繼因馬戶串

通衙役刁難里民私貼積年漸加至每匹貼銀

一百八十兩計至萬有餘金隔歲先完民不堪  
命府君屢經條議裁減尚有八千餘兩適奉有  
官養馬匹之

旨府君揭告督撫司道謂私貼有增則馬數宜減  
若馬數不可減則私貼宜革議上得允其請而

馬差之害遂除府君嘗語弓安云蓋記入泮時

王父於謁謝郡守時有觸於郵之紳李得

馬戶賂反害里差爲解維桑與梓之詩也○州

孝廉李鏡月諱澄家人發難構健訟者害其父

孝廉以報父仇斃健訟者命與其僕卜升俱坐

法論死府君曰孝子也為請於理刑武公諱績

緒巡按秦公諱世禎止坐其僕人卜升罪李孝

廉得不死迨後庚寅案上奉

旨下部核議時府君已補中書在都為請於刑

曹曰為主報仇獨認其罪又義僕也卜升亦得

不死

七年庚寅三十九歲

六月附漕院馮公

諱

右京舟入

都舟過淮上

為

弓安

納聘於潘尋舊約也九月蒞任上請明

職業疏以立衙署又上請歸職掌疏專司 誥

勅又上請遣官催辦誥軸疏部議皆從府君之

請○冬奉差頒

詔徽寧池太四府

八年辛卯四十歲



六月復命八月同考順天鄉試易二房本房

中式十八人

金錄

簡在江南  
滁州人

柳應奎

五緯直隸元城  
籍江南金壇人

張文鴻

雲騫浙江  
錢塘人

張萃

正甫直隸  
蠡縣人

邵沆

李仲浙江  
鄞縣人

楊逢泰

大來鑲  
黃旗人

陸鳴時

繡聞江南  
上元人

楊起鵬

萬程順  
天府人

馮源

崑泉山東  
高密人

胡心尹

廣乘浙江  
山陰人

胡獻瑤

心蓋正  
黃旗人

蘇宣化

亮公順天  
大興人

常來譽

直隸  
雄縣人

張勸

恣公順天  
大興人

劉名世

正  
黃旗人

張元美

乾儲直隸  
長垣人

陳可畏

伯聞順天宛  
平籍浙紹人

劉繼祥

瑞亭鑲  
白旗人

副榜楊士炘卷批云進以讀書養氣留爲元燈  
之續後於庚子果發解云○是年遇

覃恩勅授文林郎中書科中書舍人先妣

勅贈孺人先王父

勅贈文林郎中書科中書舍人王母

勅封太孺人

冬錢湘靈年伯至 京師府君延至邸中令  
弓

安  
受業焉

九年壬辰四十一歲

在中書任以文字受知於溧陽陳公百史諱名

夏

十年癸巳四十二歲

春冢宰大名成公青壇諱克鞏考選銓曹府君

歷任四司主政員外苞苴屏絕抗直不回滿漢

堂司皆敬憚焉凡內外職官請 誥勅者必向

封司請照驗例有餽遺府君曰此

朝廷沛恩之典何庸私覲槩却不受其別司賄囑  
之事無有敢向府君請者

十一年甲午四十三歲

以文選司員外郎充河南典試正主考闈中校  
士矢公矢慎三日夜爲之咯血同考官無不感

服榜發中州人士咸稱得人詞林王金章諱紫

綬中州縉紳也令僕充內供給府君較卷之勤  
咯血之疾悉以告其主王先生於榜放次日來

致謝以為秋榜之公得未曾有云是科中式九

十九人

王紀昭

憲一  
開封人

李

遙

襄水  
睢州人

周猶龍

濟源人

劉濟寬

公定  
潁州人

史

左

子明  
懷慶人

孔胤禔

杞縣人

熊綸

子布  
汝寧籍

蘇

銘

懋猷  
潁州人

游省民

陽武人

孟瑁

新安人

任

楓

汝州人

郝乘龍

濟源人

王可授

鄭州人

胡

平

鹿邑人

武威遠

寧伯  
開封人

張敘

辰生  
蘭陽人

張奇抱

陝州人

徐

瓓

杞縣人

程 琮

汝州人

張其行

彰德人

武夢洪

同始人

柴 泌

固始人

張鳳鳴

汝州人

常 江

鄆縣人

王 維翰

洛陽人

徐永嗣

杞縣人

邢亮六

柘城人

王 遵訓

信初  
西華人

魯 峻

鄆州人

陳聖俞

磁州人

馬 上驤

孟津人

侯繩武

永城人

魏闕寵

許州人

李 培茂

滋菴  
商丘人

孟帝知

懷慶人

魏 玳

柘城人

官 弘祖

光山人

張易賁

盧氏人

李向芝

偃師人

李 祥

太康人

馮 冠

光州人

杜 斷

河南人

善

三

李得實

湯陰人

屈

翔

郟城人

王

肅

寧調林縣人

曹文萃

新野人

張文旦

儀封人

柴薦盟

封丘人

胡宗鼎

永城人

王啓明

項城人

劉廷桂

雲子開封人

趙士旂

襄陽人

趙光耀

邙縣人

蘇嶠

汲縣人

趙 羣

滎陽人

陳應遴

懷慶人

鄭鼎鎮

新蔡人

李 錦

雲襄延津人

唐時亨

沈丘人

蕭舉

鶴聞商城人

何柏如

河南人

張之奇

祥符人

馬 騏

儀封人

孟維城

睢州人

張嶽瑞

閔鄉人

王景晉

新鄉人

陳振鐸

洛陽人

蕭灤露

上蔡人

羅士

光州人

謝御詔

河南人

余命牧

衛輝人

陳王星

洛陽人

趙士毅

禹州人

王鏌

河南人

郝毓嶰

元公  
開封人

郭昌

介繁  
太康人

張王綸

祥符人

申錫

河內人

郭希鈐

新安人

張其毓

中牟人

余天長

睢州人

張天翼

陝州人

張聯芳

武安人

何潤

魯山人

張聯璧

扶溝人

侯體隨

杞縣人

胡一蛟

瑞麟  
寧陵人

郝年

懷慶人

李天開

商丘人

汪度

確山人

奇

三



閻閻淳

杞縣人

劉之楫

商丘人

都

甫

平信延津人

田天開

鄧州人

李

鉢

考城人

劉

泗

光州人

韓生陽

陳留人

王

牲

寧陵人

姜興周

寧陵人

試事竣便道歸省王母值二叔父魯生公病故

王母悲感不勝賴府君歸得寬慰焉○九月次

子弓和

生於

京師邸中王庶母出

十二年乙未四十四歲

是年七月為王母七十壽擬春初請告歸省

值天旱

詔求言府君將有所陳時有吳剛思欲以城工授

推官婁出類欲以城工授知縣府君力主以爲

不可堂上官劉公

諱

正宗爲之言不得垣中宋

公

諱

牧民丁亥同也爲之言亦不得遂以索

詐疏叅不知府君先以循例陳言聞其事於

上矣疏中有云以財求官者必以官求財攘千金

而博百里之封疆可乎不可乎同日奉

旨下部議面質得理冢宰議各鑄俸一年奉

旨駁議宋罰俸府君得伸焉○八月請假歸省奉

都下公卿詩三百餘篇爲王母壽王母爲之喜

○是年抵家卽蔬食奉佛祈王母壽

十三年丙申四十五歲

春復延錢湘靈業師到郵 弓安 受業焉○請假

在籍是時里中苦於保長房差者至死蓋郵當  
衝地每多供應之差派之民房輸當名曰保長

而紳衿胥吏之房例得優免且得籍名優免差  
累窮民一日費至百金甚至數百金傾家喪命  
年年有之惟有獻房於豪家或拆屋逃走以避  
差徭其害甚大府君在籍爲請於漕撫蔡公  
士英先裁浮差去銀若干總計額應之差需銀  
若干將城市之房分爲上中下三等名曰間架  
紳衿止得免本身住房其店面生理及藉名包  
攬者不得免間架之銀輸之於官官給吏應槩

不擾民立石垂久而保長之害遂除○五月在

郡郡紳張介子以重案誣枉將罹於法府君為

請於揚道李  得白又五月 弓安 寒症不救

府君曰豈有甫救人一家性命而天遽死我子

者耶尋服京口醫何效充參附之劑而痊○八

月為長子 弓安 娶婦潘氏

十四年丁酉四十六歲

是年遇

覃恩誥授奉政大夫吏部文選司員外郎先妣

誥贈宜人先王父

誥贈奉政大夫吏部文選司員外郎王母

封太宜人二月假滿督撫奉部劄趣入 都臨

行牽王母衣不肯違王母計無出因允偕行於

是奉王母携季叔楚巖公行○五月入 都補

考功司郎中○是年秋季叔捷於北闈 弓安捷

於南闈以是招忌十月北闈科場禍起讞者語

涉季叔是時

章皇帝盛怒之下犯者必死府君慰王母曰如有  
中傷者某自當之留三弟依膝下也後事自免

勘○是科業師錢湘靈先生同弓安舉於鄉偕

外父潘公大也公車至京師府君邸中

十五年戊戌四十七歲

李公青藜兩公子會試至京師府君傾囊贈  
之○銓司有內陞外轉之例府君以剛直不容

於人堂上官引見有性氣不好之語因奉

旨外轉同時

弓安

遭忌將罹不測蒙

恩放歸肄業府君曰我得奉母携子歸足矣補薊  
州道副使未任住三河縣以疾請得

予告焉候

旨有詩返里聞州守貪暴衙胥飽橐

衣服鮮麗非紵緞不服府君布衣往晤州守州  
守語衙胥曰孫紳布衣若輩可華服乎命易之  
府君自是衣服絹帛



十六年己亥四十八歲

府君請之王母曰今得棄官歸盡鄉居尋田間  
樂乎因往營太陽溝莊○六月奉王母居湖西  
秋水大漲田廬盡沒復城居焉○兩淮鹺使高  
公顯之諱爾位知府君素清貧解贈千金爲置  
田供養殮焉○冬改葬先母

十七年庚子四十九歲

王母壽七十五背忽患疽府君侍湯藥衣不解

帶者三月乃愈○國師玉林再奉

詔過郵奉王母見

十八年辛丑五十歲

二月爲王母誦玉皇經祈壽有鶴十八隻降於  
庭飛鳴移時而去作降鶴詩○奉王母設放生  
會於城東地藏庵歸見市上有刎頸者云是當  
年現催爲差錢所逼也前孝廉阮公春宇之子  
以差錢逋負羈於差役之家差役繫之屋柱屋

被火燒鎖不得脫阮因焚死王母聞之惻然曰  
放物命數千盍若救生人一命乎適掌科柯公  
素培條議均里之法府君因率里民請於撫君  
張公諱尚賢並行均差之法蓋鄴邑八十六里  
每里十甲豪家糧銀多而充一甲之差貧民糧  
銀少而亦充一甲之差苦其不均也府君請每  
甲以糧銀五十餘兩爲率不得過亦不得不及  
而里均矣里均而差亦均矣現催之害不但正

供之催科於現催是問而雜差之起派亦於見  
催取足豪猾之人充常見催反借端科派於中  
取利且爲逢迎印官結交衙胥之階貧弱之人  
按數而輸累死無告也府君請核算民間之差  
爲某事某事總計共銀若干按正供之數每糧  
銀一兩出差銀若干銀輸於官官當民差而見  
催之害除矣議定民甚稱便而大家病其不能  
閃差也豪猾病其不能起派取利也多方阻撓

詳請各衙門不能無費王母毀冠帔以佐用焉  
○以均里均差事作誓城隍文○郵有田差有  
丁差田差者按田畝之數而當差也丁差者除  
額納每丁二錢三分官銀之外又按丁起雜差  
也凡有田之家曰里長有丁而無田之家曰甲  
首甲首附於里長則聽里長管轄如廝役然甲  
首夫婦終歲傭工所得辛力尚不足償里長之  
差錢里長之兇暴者少不如意鎖項加之鞭扑

隨之苦無告也府君目擊其慘請差從起而  
人丁不派差焉凡里長之有甲首者皆叢怨於  
府君謂古有庸租之征有力役之征奈何竟除  
力役之征耶府君曰每丁納官銀二錢三分非  
力役之征乎力主其說至今永著爲例而丁差  
之害遂除○偕善會友吳望雲造救生船於湖  
內風作時救生揚道杜公子濂諱濂聞而助教  
生船戶工食焉

康熙元年壬寅五十一歲

正月三子 弓聖 生汪庶母出○是年冬十月大

水詢之南河工部吳煒是其開周橋之故也因

上書具呈於總河朱公 諱 之錫云周橋與高堰

爲一帶之堤乃淮泗之障也周橋之設原是前

明防泗水之漲有損陵寢樹木是以雖設而常

關成語云東去只宜開海口西來切莫放周橋

今海口久塞而周橋擅開則淮從中潰力不刷

黃勢必清口淤墊運道阻塞而高寶之湖勢不受水漕堤必且常決所患不止淹沒民田也朱公可其請許爲閉周橋而奉行不實萬不可閉矣○作治河全議

二年癸卯五十二歲

十月長孫萼孫生 弓安 長子

三年甲辰五十三歲

州之里蠹吏胥謀廢均差郵民大恐王母過地



藏庵放生有老媪數十人環輿拜且泣府君偕  
紳士往海陵力請於撫軍張公諱尚賢乃得不  
廢作海陵行○舟中有紳語及鄉紳例應免夫  
差不應與里民一體應役府君曰鄉紳不與里  
民一體當差則民差之輕重鄉紳不得而知矣  
且今日鄉紳占里民便宜則異日里民中有爲  
鄉紳者又占鄉紳後人便宜矣天道好還甚可  
畏也卒不肯行至今郵邑鄉紳無優免○冬語

弓安

日連年以里役均差事心神頗耗不欲聞  
家中瑣屑矣爾與爾婦其共理之○復延錢湘  
靈業師到舍令弓和受業

四年乙巳五十四歲

庠里公呈請祀先王父於學中之鄉賢祠各院  
道檄下擇二月二日奉主人祠郵民致祭填塞  
道路有農夫持升米束菜而來者有鄰邑扶老  
携幼而來者鄉賢祠祭之盛從未曾有郵志紀

其事後斬總河據以列款題叅○時里猾秦苞  
訟州佐漕糧使費之多有嫉均差不便其家者  
聳苞牽及均差一事事上通政司下督察審

五年丙午五十五歲

秦苞一案督臬理刑反覆駁訊得理擬秦苞罪  
府君請曰赦前事也釋之

六年丁未五十六歲

二月府君以結秦苞案去江寧王母示脾疾府

君聞之遄歸侍湯藥不甦離醫者云脾氣喜悅  
府君謀所以娛王母服綵衣爲鞦韆戲於前有  
客李純白過訪聞戶內嬉笑聲怪府君久不出  
見從屏隙窺之見王母坐堂中憑案看府君服  
綵衣在鞦韆架上搖曳而姑母輩從旁嬉笑容  
驚歎出語人曰斑衣之舞再見於今矣後刺血  
書詞告天求減年以益王母壽至五月十五日  
王母壽終府君哀毀骨立命

弓安

日喪禮悉遵

紫陽遺制行○冬迎羊山馬先生到舍講易命

弓安

遵行羊山先生所講祀先禮

七年戊申五十七歲

丁先王母艱○是年夏霖雨淮水從周橋習壩

直下高寶湖湖水瀑漲田舍盡沒府君偕紳士

泣請於州牧佟公

諱

有信申報督撫兩臺又

另為書上撫軍韓公心康

諱

世琦求停徵蓋高

郵現奉藩司撥京口軍餉數千也州文上韓公

已批藩司查報矣及接府君書乃改批停征另  
撥遂會督院郎公諱廷佐以災傷事上聞奉  
旨遣戶部郎中穆公成格等勘災穆公與府君曾  
同蒞銓曹到郵來晤府君府君爲陳說水不入  
海淮水不合河流之故穆公回奏極陳災狀蒙  
恩卽照所勘九分七厘災傷卽免正賦九分七厘  
蓋定例災不滿十分者免賦三分郵邑正賦四  
萬八千有零所征者止五百餘耳又蒙



恩發米賑濟又遣大臣馬公爾賽明公珠查訊下  
河水不入海之故二公至海口見有鹽城縣所  
立碑文事涉鹽城諸紳鹽紳遂移怨於府君焉

○江都邵伯史壽平

諱 顛 弓安

同年也謀爲尊

甫際亨年伯稱觴際亨年伯曰水患頻仍親串  
此儔以杯酒詩章爲余壽余不欲也何不以所  
費條陳水利使人人各得其所乎壽平因偕王  
毓素過郵請之府君府君爲悉上下河淮黃水

故道命 弓安 曰凡有所需爾兄弟共肩之亦爾

養志之道也因聯二姓之好焉○十月次孫濩

孫生 弓安 第二子

八年巳酉五十八歲

丁先王母艱八月服闋十二月舉先王母殯與

先王父合葬於江都縣之淮子河虞家橋廬墓

建祠無力石賈孫九芝感而助磚工焉有哀廬

詩○是年修儒學西之青雲樓改爲忠孝閣有



全言  
記○秋大水民饑蒙賑有詩紀頌

九年庚戌五十九歲

有浙東之行應浙督范公觀公詳承謨請也范

公為相國諱文程之子與府君有世好焉遺書

致府君問災苦之狀府君至浙修岳武穆墓有

祭岳鄂王文重修岳鄂王墓記勒之石紹興太

守張公禹木諱三異延至紹郡為之作行畧○

為倪文貞公謀葬有佐葬說○為紹人謝孝子

立傳作五倫鏡傳奇紀孝子賣妻葬親事○是  
年鄆大水聞鄉里蒙賑感賦有詩

十年辛亥六十歲

弓安

謀爲府君徵詩稱觴府君曰爾王父壽止

五十四余科第服官皆未及見也今王母又歸

泉壤矣余何以生日爲拒不許○總河王公中

立

諱

光裕遣淮揚道張公俊升

諱

登選造門問

治水之策府君悉舉以告且教以開清口刷黃

沙之車式王公不能用○五月為次男 弓和娶

婦沈氏○八月初為維揚之行謀修準提寺完

先王母願也○十二月三孫曇孫生 弓安 第三

子

十一年壬子六十一歲

州奉督撫檄聘時 書 修本州志書矢公矢慎

凡忠孝節義之值 濫入以是開豐於一二

人為指摘而中值 總河後據以為款○代

兩淮巡鹽御史門人陳可畏作治河條奏疏陳  
不能上○是年大水民饑蒙賑作

皇仁大賑恭紀○是年江都門人張敘

原姓桑河南籍江都

人

罷官已久病卒於路府君命

弓安

以第四女

許字其孤子而撫之

十二年癸丑六十二歲

四月偕戴瞻明先生黃拂雲遊天目山晤玉林

國師有省

十三年甲寅六十三歲

居湖西培庄秋病瘧復城居

十四年乙卯六十四歲

五月四孫弁孫生 弓安 第四子

十五年丙辰六十五歲

弓安 在都時有援納就職之例府君寄書曰古

語云人重科名科名且不足重人况貲郎乎但  
能讀書以紹書香吾之願也

上遣大司空冀公諱汝錫查河府君有三工並舉

議有上冀司空書有上帥總漕條議皆不用

十六年丁巳六十六歲

桑壻之族有人構釁府君至郡理直其事得白

郡縉紳錢大士張子瑜偕諸紳皆感服拜謝焉

○次子弓和以廩例三子弓聖以附例入闈府

君携之至江寧寓鄧園作贈社伯尤其尤世兄

尤幼齊二詩

三言  
三二  
十七年戊午六十七歲

郵學隨州牧蔡公

禱雨隍廟時征楚兵回

需用絳夫衙胥作弊以一派十府君請之蔡公  
曰肯於夫役中省此民力當降甘霖州牧雖大  
不憚卒減夫五千而雨果降○郵有趙家廝養  
之婦李氏被姦不從姦夫扼殺之府君徵詩建  
祠於城西隅以獎烈婦爲請於府道以正姦夫  
之罪事聞於

上烈婦得旌命 弓安 集紳衿耆老以禮葬烈婦於

祠後○時蔡牧被劾去官新州牧白公林九 諱

登明出都都中有人譖府君於白公白公潛行

至郵訪之道路之口知府君居鄉品望到任後

來拜晤曰公聖賢也執禮甚恭由是相得○十

一月爲三男 弓聖 娶婦黃氏

十八年己未六十八歲

於屋東建一樓顏曰天心閣註易其上名三才



易宗○夏大旱湖心走馬有詩紀災○靳總河  
大興工役里夫賠累甚苦府君令弓安親至工  
所辦夫急公○九月爲長孫勇孫娶婦李氏

十九年庚申六十九歲

三月府君拜掃祖塋於郡城見郵之災民以就  
賑染疫死亾於府城者日以數百計因偕吳萬  
子諱世杰請於州牧白公撥船載回念其無食  
作書上撫軍慕公鶴鳴諱天顏請粟設賑○藩

司差書吏周易下州提免十七年涸丁使費州  
不能應因扣除撥協供應驛遞銀兩卽後里民  
欠白知州之一千一百一十八兩也因靳總河  
續叅之河夫銀卽此項抵兌故並記於此○四  
月撫軍慕公發米下州賑饑府君恐吏胥之冒  
領致災民不沾實惠也因命 弓安 偕吳萬子請  
於州牧白公請紳士各分鄉村親勘查核移粟  
就賑人得全活甚衆○五月疫行府君請州之

明醫設藥局於三官殿關帝廟普施療治撫軍

慕公發丸藥至○六月初旬

弓安

謀治酒爲府

君稱觴恐府君不許也因托爲施藥會滿諸同人擬演戲祀神飲福諸同人推府君命戲因令演清忠譜爲明周蓼洲先生故事周先生原官吏部文選司梨園以避府君官也改爲兵部武選司府君詫問之梨園告以故府君曰忠正先賢增重衙門多矣何以改爲劇中演周先生被

逮士民號救及周先生被害卒於獄中坐客皆  
爲不懌迨後府君被難里中罷市通庠哭廟寃  
獄竟成事類八九親友皆以爲機之先動云○  
是月高堰堤開西水直灌高寶湖湖水大漲旬  
日之間郵之田廬盡沒郵之城垣浸水府君親  
在北關率夫伐園中柳樹築塞至廿一日南關  
之關忽決水灌入城街市水深數尺舟楫載道  
哭聲盈耳府君命弓安從水中奔赴州署告之

州牧蓋白公癱痿卧署外事悉爲家奴劉文學

蒙蔽

弓安

哭訴白公方知也因痛責劉奴劉奴

之訂仇始此因問

弓安

以堵救之法令捕衙帶

人役隨

弓安

設法搶救

弓安

於城頭下埽以阻

未入之水於東關開壩以洩已進之水一夜而

水退一尺府君復親到城頭相度督率如是者

三晝夜而城內始有炊烟起然城內死於溺者

已數十人矣淮場道差王忠勾提河夫搶築北

堤死於覆舟者又數十人矣水定白公詳請罷  
斥府君聞之於里長公正一百七十二人中闕  
拈名姓具公呈繪災圖上督撫司道衙門請留  
賢牧呈中訴水災夫役之苦有云邇民死於水  
者死於饑者死於道路者死於工役者走於四  
方者賣於旗下者十去八九所餘零星人口幸

荷

皇仁浩蕩屢年蠲賦賑荒賴以復活上年又遭大

旱今年復遇奇水城內水深丈餘人民溺死無  
算州官目擊傷心多方拯救乃以起派人夫勢  
難支應申文引咎力請罷斥

云

撫院慕公批

示云高郵水淹情形慘苦異常業據道府州詳  
批行查勘自應作速具詳以憑轉

疏題報白

州牧治郵深得民心昨據詳引咎請斥亦經批  
明今據輿情似出公好目今救災先以安民爲  
急而撫民實藉良牧仰布政司一併敘詳妥報

毋得泄視速速圖併發以是觸怒於總河禍端  
始於此○府君又作書上撫軍慕公慕公卽具  
疏以高郵異常水災事上聞復府君書嘉救  
城之功且云已發銀於州牧爲郵地覓舟濟度  
擇地結茅之需州牧請鄉紳議因令弓安相度  
城西沿城高阜處搭蓬五百七十餘間榜曰安  
插被水災民所督院藩司府州各承撫意捐貲  
蓋造饑民蓬共成蓬千百十間安插災



民萬千百十口各樹榜誌之以是又

觸總河之怒○督院阿公諱席熙令原臬司崔

公諱維雅持帖造舍敦請問救水之策府君以

疾辭○科公爾坤奉命來勘水災督院阿公來

郵會勘時已有中傷府君於科公者矣科公住

郵南門欲查得府君未澹之田以誣告災傷罪

之知無不澹之田也乃行○總河批藩司提訊

誣捏河工之里長蓋指前呈中死於水死於工

役二語也張拱辰乘機起矣張拱辰者郵之庠生也中年無子娶妾於外生子其妻知之毆拱辰剪其鬚鬚其母欲庇拱辰遭媳詈辱而自縊告發罪擬重辟賄贖得免而通庠之公憤未平也時學道田公子綸諱雯按臨歲考例查劣行通庠曰孰有劣於縱妻弑母者乎因具公呈於學學申田公批揚州府嚴審查報拱辰計無所出求救於李有功李有功者河營守備也駐劄

高郵總河令有功掘高郵漕河之堤爲滾水壩  
拱辰之田盡在郵城北堤之下恐開壩而田滄  
也因結連有功已久有功語之曰總河甚怒孫  
紳爾肯出告孫紳父子則總河據以題 疏爾

且爲欽案原告矣學道其奈爾何因與拱辰聯  
姻拱辰之女許字有功之子焉拱辰遂撫告府  
君於總河衙門總河飭知學道捺弒母案將拱  
辰所告發藩司審訊焉○撫院檄下州云請賑

疏下部議部令該撫設法賑濟撫檄該州設法  
州無法可設因集紳衿里民公議願將久存司  
庫溢解銀四萬餘兩充賑粥之費州具詳撫院  
具領濟司令現年里長耿譚朱

卽朱永思

同戶

勇趙從之賞詳文印領赴蘇又諭朱永思云蓬  
內饑民死亡日多若此項尚費查覈則有本年  
錢糧現奉蠲免溢解存司之一千兩此項司應  
給還宜先具領領回買米賑饑及詳投撫院發

司查覆司覆云溢解銀兩四萬餘久用無存朱  
永思因具呈云四萬餘兩既無項可查現存之  
千兩請發州買米賑饑司因給示付與耿譚未  
令其領回買米賑饑及發銀時司出諭卑令吏  
張良佐下州追取部費有司吏齊國政藩司用  
人也因酌議以一半買米賑饑以一半留充部  
費俟新正張良佐下州再議拔足及至次年正  
月張良佐果下州提取部費署州事興化縣縣

丞和備集紳衿里民公議議已留五百再議五百以完一千之數不旬日而拱辰以溢解一欵告河院矣因總河列此欵以題叅故悉其顛末於此○府君憐蓬內饑民萬有餘口饑無食寒無衣也請於州牧白公爲募疏親叩督院臬司各衙門募絮衣以賑之江行遇雪有詩○州牧白公卧病素清貧無醫藥之貲府君爲請於總督阿公阿公付參一劄以遺白公○州牧白公

病死府君哭之痛以其廉正愛民也恤其後人  
無事不爲周旋焉乃以交馬事中怨於署州和  
齋

十年辛酉七十歲

州奉撫軍慕公檄請府君偕諸紳士親詣各鄉  
村查饑民戶口設賑○總漕帥公顏保江西班  
師過郵府君晤言久之總河聞之怒益甚帥公  
抵署於正月十三日出示曰河夫一項奉

旨現給工銀每日四分今止給數厘反追曠工以

致百姓賣兒鬻女生離死別本部院遙聞髮指

云

總河疑府君之下石也亦於十七日出示

云劣紳孫某播散流言吠犬吠聲

云

怒不可

解而禍成矣○二月遂據張拱辰告欵具疏

題叅○三月初九日署州事興化縣縣丞和盈

奉總河檄逮府君於火星廟看守次孫濩孫從

焉下

弓聖

於獄抵叅欵內孫箕禁也逮

弓安

不



到時弓安在淮未歸和爾逮家人夾禁欲得弓

安從堂弟辰垣字緯列乘夜奔淮上來告弓安

續有州捕役王全等四人至王全見弓安而泣

曰公家積德遂至此乎自有天理毋過激也在

淮相依五日聽弓安請之漕撫帥公淮道劉公

全等不忍拘繫弓安也○府君在火星廟中每

有里民望門而泣有州聽事吏陳學必欲請府

君一見號泣不止里民丘圖從旁曰此我公成

名之日也亦不必爲我公苦矣○府君課孫獲  
孫歌誦之聲聞於外邏卒輩聞之皆驚異曰孫  
公神人也○州街市罷市和鬻責故衣舖朱子  
芳朱天如各十五板押令開市州庠友哭於  
文廟撞鐘插鼓號哭之聲震天府君於火星廟  
中白通庠曰

聖天子在上 各上臺自有公審某處之坦然無  
所苦也請諸庠友母以憤激爲○  
弓安  
從淮上

逮至北門三元閣道旁觀者搥胸頓足流涕簇

擁而行

弓安

請到火星廟省視府君和倅不許

竟下獄獄卒八人擁

弓安

拜泣曰公父子皆爲

救我等小民遂來此處耶護孫來獄門哭

弓安

詫之回○州奉總河檄查哭廟諸生名姓學師

曰文武兩庠俱在從何指報必欲指報惟有文

武二生全冊耳張拱辰因開數名於李有功有

功以之報總河州奉總河械繫庠友車異錫王

介以王孝成季日生陳升聞王友潛李碩人李  
性之八人又朱壽期劉治甫二人壽期被逮去  
治甫未獲州下其妾於獄撫院慕公檄云激變  
於庠序實起釁於州官將署州事和縣丞摘印  
○淮揚道劉奉總河檄下哭廟諸友於山陽縣  
獄獄卒指一屋曰爲追贖工銀此屋已斃三百  
餘命矣○總河親至高郵應守備李有功請也  
有功請之總河謂總河臨州則有狀詞數百告

孫氏父子及總河至無有告者有殷團臣原以  
侵欠店本有隙州令人捉至今告殷禱於關帝  
曰孫氏父子以救災致禍若昧心以乘其危天  
誅難免也因踰垣而避○李有功因聚州工房  
張健季宜春高象乾陳璽等於小七公廟以銀  
五十兩米五十石賂之遂以預鳴未給夫銀事  
告總河狀詞先呈總河改易數次因發卞糧廳  
聶河廳署州事和縣丞訊問口供蓋未給夫銀

白知州未給之夫銀也郵邑十八年河工夫銀  
三項共有八百一十九兩二錢州官未給與里  
民里民有涸丁使費銀一千一百一十八兩未  
納於州官官與民兌因令里長朱玉海劉天生  
李自青戴京周等具領於官兩相抵兌此官民  
兩相情愿兩相授受之事也乃羣兇得賂遂構  
同白知州之家人劉文學竟供此項是府君用  
帖送領 弓安 將銀八百一十九兩袖之而出而

問官遂據口供以報總河○從堂弟壁字北昭

斗垣字建南為奔江寧告急於安徽藩司龔公

諱

祖錫蒙其解贈以佐資斧焉○二十九日州

奉總河檄移府君與

弓安弓聖

於揚州府獄

弓

安婦潘氏

先買舟候於邵伯府君舟至

弓安婦

哭見於舟中府君曰患難人所時有但要返之

本心無愧耳吉凶聽之於天何庸哭為○四月

初一日到揚府尊崔公蓮生

諱

華令以

弓安

兄

弟下獄看守府君於寺院府君曰業被逮矣何

爭獄內外乎請下獄獄司俞子祥

長發

浙紹人

也敬事府君掃除其書室以居府君崔府尊給  
銀與司獄令設席以致款洽焉○五月卞糧廳

聶河廳和縣丞奉總河檄復訊

弓安

因會審於

司理舊署諸刑具皆備

弓安

出獄聽審諸里民

皆號泣相向恐遭鍛煉也審時雖蒙優禮未加  
刑訊竟硬坐以覆總河據以續叅○總河復提



拏庠友端梅和唐再勛姊丈李翼子械繫而去  
爲哭廟案也○里民劉治甫至京師爲府君申  
寃於刑部不准復申寃於通政司不准復申寃  
於登聞鼓院司鼓漢官孫樹百諱蕙滿官雅齊  
納雅語治甫曰曾任於淮往來高郵淮揚之民  
老幼皆感孫鄉紳德孫紳賢紳也某所素知今  
此案已發慕江撫慕必能主持公道應靜聽其  
審理審之不當再告可也○六月獄中饗殮已

缺而府吏陳恭索承行錢不已俞子祥出其內  
人釵飾質當以應之至十三日爲府君七十生  
日弓安與弓聖偷淚相向悲不自勝是日俞子

祥於其官舍結綵張筵邀其同官劉經歷袁檢  
校陳照磨傅稅司皆官帶來爲府君祝且曰非  
敢邀同儕小吏爲公祝蓋以之愧今日不來與  
公祝者耳命其廝役曰凡有來祝壽者俱請進  
署設麪以待郡中紳士戚友有至者王聖起張

子瑜雷佩之雷含輝史季陟卞昭子其他不能  
記憶矣碩揆和尚時住善慶庵來祝府君府君  
與談竟日甚懽至十六日郵之縉紳至○懸示  
審期在倉卒間衙門一切費用無湊漢孫奔告  
親友有秦中戚友雷佩之嫂席氏從屏後聞之  
解手鐺簪珥相贈○七月初三日崔府尊奉檄  
審州之里民間而來揚者千百人望見府君出  
獄卽號泣跪拜不能止有老媪數十人泣拜於

府君之前曰公皆爲我等遭此禍也羣起毆張  
拱辰拱辰幾不保得救而匿府審之時里民各  
持香號哭於二門之內香烟高數尺府尊逐欵  
審訊案內欵証皆爲府君辯甚力案外里民叫  
寃者聲徹於堂府公曰爾等里民皆爲孫紳叫  
寃人數太多不便解審願報名者報兩名來以  
便入卷有吳性華卽吳楚楊孔文卽楊禮挺身  
報名自是吳楊二人口供入卷內隨審○自知

州之子白浩偕管錢糧人張伯淳在郵與里民  
銷算白公任內官民完欠銀數其民欠一項內  
有一千一百一十八兩下註云已收八百一十  
九兩二錢庠友周又曾毛堯夫問曰此項官收  
民銀是何項耶白浩曰卽河夫一項也周又曾  
等爲之叫佛衆里民同聲叫佛此在郵千佛庵  
內事也府君聞之因訴出周又曾毛堯夫二人  
府提到案入供同審○崔府尊據口供解赴江

寧臬司金公長真

詩鎮

弓和

從京師至

弓聖出

獄府君舟至儀真新河口泊舟郵之災民流離  
住於新河口者相傳至舟中必欲見府君面拜  
泣不忍去爭餽粟焉○八月到江寧臬司已奉  
檄轉發淮揚道劉諱審人人皆爲府君危  
蓋劉道爲總河就近屬官無不仰承意旨也從  
堂弟辰垣偕兩孫奔京口爲投辯狀於撫軍慕  
公蒙慕公溫諭焉迨返至揚州而劉道已病卒

矣。府君作祭劉公文。○府復收府君下獄。承行吏陳恭索重賂。然後出獄。俞子祥復出其內人衣服一箱。典質付陳恭。是日卽得出獄。○九月復解至江寧。臬司專孫濩。孫具呈臬司請免府君禁臬司不允。批發江寧府陳公諱龍巖收禁。兩孫又往白陳公。陳公白臬司不允。陳公語兩孫曰。本府告金臬司云。寧可得罪於河院。不敢得罪於清議。世豈少殺人者。而要卑府做劊子。

可乎已將臬檄繳還矣金遂收下臬司獄府君  
到獄門有人具手揭跽迎府君訝之詢其人則  
司獄范平白浙紹人也請府君坐其堂上行叩  
頭禮府君遜謝再三范曰某出身於銓曹雖未  
得供役於我公然辦事衙門時久知公聖賢人  
也今於不幸中幸得見公敢不執下吏禮乎府  
君作詩謝之○廿六日金臬司親審坐府君於案  
前逐款研訊夾鄉約顧簡審槍築夫銀一款也



夾劉天生李自青審未給夫銀一欸也夾朱允  
思審溢解銀一欸也被夾者皆號呼爲府君白  
寃未夾者皆爭先求夾以未夾爲恥次日復傳  
揚州府審未給工銀一欸夾朱玉海玉海夾死  
復甦者再口供終不易也三日金臬司覆審畢

語 弓安

曰此案原叅者河院被叅者賢紳本司

審畢已皆了然甚難處此 弓安

曰將有作無固

是枉法將無作有亦是枉法但求執法雖死

曰也臬司曰今撫院將來省中監試武場待場  
事畢當會同在省司道公審以全公道耳此奉  
撫軍慕公意也此語一洩總河防伺愈密矣

安

請移禁江寧府監蓋兩兒遞呈江寧府公時

陳公語之曰臬司承總河之意已萬不能免禁  
矣江寧司獄衙門堂上朱欄堂下梅花頗清雅  
可觀若得在此亦足讀書怡情書不云乎素患  
難行乎患難陳公與府君從未識面乃蒙其垂

念如此至是請移禁江寧府監臬司從其請是  
日下江寧府獄司獄王惠伯浙紹人也接待之  
禮甚恭卽請府君住於朱欄梅花之堂更深聞  
禮斗者異口同聲在在皆是晨起問之知皆奉  
王司獄教也府君愈敬司獄聞司獄募絮衣施  
藥設粥以恤重囚府君以老佛呼之司獄奉府  
君甚周時令家人治精潔飲食以供府君○一  
日更餘陳府尊忽傳王司獄進見詢之曰高郵

鄉紳孫公在監安否王曰安府曰以何地居之  
王曰卽是司獄官堂上府首肯曰此是聖賢中  
人也宜小心優禮之本府欲於今夜親往候問  
可乎爾爲我先致此意至二鼓獄卒忽傳府差  
人至餽米炭熟食小菜之類來役請見府君曰  
本官將來親候請勿就寢至三更府公從二人  
提小燈隨至見府君執禮甚恭坐問案內各款  
甚悉爲之流涕至五鼓然後別至階下執弓安

丁曰知大人素清苦某分俸數金敢助患難中  
薪米之費若缺時則令司獄說知也  
弓安 感且

泣下。江寧劉公覺岸鄧公元昭偕江都物皆  
叔同至淮上清江浦爲府君請解於總河河領  
之而已。○臬司將案欵批江寧府陳公審陳公  
卽爲出檄勾提白公子對質以辯八百一十九  
兩之誣總河聞之檄臬司不許發江寧府審蓋  
知陳公素剛直不阿恐其執法平反也臬卽日

將一切文卷弔去○十一月河南門人李遙自

河南來省府君於獄五日而去時大雪府君作

愬雪詩○哭廟諸友復解江寧臬司審○十二

月淮安詞林張毅文諱鴻烈自淮冒雪渡江來

視府君於獄與弓安相持而痛毅文爲請釋禁

於臬司府君作詩謝之至廿七日臬司出府君

弓安於獄寓府前關帝廟中除夕專孫從淮募

貲至依府君膝下府君甚歡問應募之人情厚

薄莛孫為述淮府學師徐松岑諱元美弓安同

年也慨然有所餽海州學師倪越公諱田玉弓

安舊交也邀莛孫至寓中亦慨然有所餽其他

親友餽遺多寡莛孫悉舉以告府君曰誌之人

情交道正於此時見矣○時江撫慕公以京口

案去官

二十一年壬戌七十一歲

正月携弓和侄翠亭子荆等為牛首之遊作詩紀

事○二月偕獨任和尚先渭求往靈谷寺訪普  
門和尚留信宿看梅花有詩紀事是月移寓萬  
竹園年伯鄧公元昭園也○三月偕劉年伯覺  
岸諱思敬過天界寺訪靈潤和尚自是每相過  
從與靈公甚契○臬審衙門費用無貲卞公圖  
南出貲助之○四月臬司提白浩到案親審  
安請同白浩夾訊臬曰明明白白事何庸刑訊  
耶向白浩云此項銀子是爾父用去爾卽承認



亦無罪何苦害孫家父子爾看孫弓安如此迫  
切請同爾夾訊急親之難爾父在任死後孫家  
父子無一毫負汝汝何苦以此相報耶出勘語  
盡爲昭雪臬承行吏張燕又出以相示○五月  
寶應詞林喬石林諱萊粵西試差回至江寧來視  
府君有所餽以資饗殮○臬司解赴新江撫余  
公佺廬諱國柱院駁臬司覆訊着批江寧府審  
及抵省而陳公已病卒矣府君作詩哭之○長

垣門人張元美自垣邑來省府君留一月而去

○六月署江寧府江防同知朱公喬三諱雯審

里民號寃朱公嚴訊得實令親筆書供入卷○

總河聞誣案將露親審哭廟諸生欲更借府君

獄中詩生端陷害府君在禁中有詩四首其釁

因一首末句云造車原自覆豈是識爲愆下註

云諫土堤之不可久乃以爲詛咒蓋以清水潭

決口原是石工總河輦土築塞府君曰西湖之

浪從前石工尚不能文土工焉可久乎其年水  
發果不保李有功語府君曰河院云孫某詛咒  
我也故府君詩中及之是日提諸庠友到案河  
出府君所刊之詩問識字如何解諸友爲解識  
字忽出一紙云此碑文也令諸友解之諸友云  
此皆不可解之語不能解也河云此是孫家父  
子祖孫同做之文爾等必知夾訊供招諸友云  
某等從未見此碑文焉知是孫某所做此文是

何人送來到案但問此人是何處得來便知是  
何人所做某等從未見此文何敢妄供是孫某  
所做夾訊王介以唐再勛李翼子因李係子婿  
被夾尤甚諸友雖被夾不忍供也後發新任濟

寧道董公

會曲阜縣孔公

廳

公

審董覆詳云事屬虛妄似難以懸坐

其事得已蓋李有功見臬審叅欵皆虛又捏造  
碑文妖言欲總河借以陷害將祖孫父子一網

打盡也若非董公親審知事屬誣害持正論以折之

弓安

祖孫父子兄弟殆無完卵矣此事不

能行復將原叅欵申飭臬司臬司頓改管糧廳所審口供解赴撫院余公親審余公語季宜春等曰孫紳年未五十卽棄官歸豈愛錢人耶肯於鄉黨中取此數百金乎府君聞之感泣撫駁訊口供牌內有云據孫

弓安

訴稱該司與江寧

府所審口供悉係張拱辰與經承商同捏造而

臬司不顧也○九月撫上疏請寬限提白知州

管錢糧人張伯淳米舖戶趙欣普質審○十月

黃州宮詹王公昊廬諱澤弘僑寓江寧聞府君

難來顧府君於萬竹園握手流涕餽遺薪米之


外又貸以二百金○十一月金臬司入覲案

歸署臬司黃公○十一月五孫靚孫生

聖長子

二十二年癸亥七十二歲

二月署臬司黃公親審提到白知州管錢糧人  
張伯淳供實是白知州未給里民夫銀因里民  
有欠白知州代解一項未曾完官官與民抵兌  
是百姓情愿與孫紳何干其他別款臬司亦悉  
爲剖白詳覆撫院撫院復駁署臬司黃公勘署  
臬司駁江寧府于公振甲諱成龍金臬司回案  
復歸金金受總河囑良于公丰采復調發管糧  
同知朱公喬三審○總督于公北溟諱成龍令

大廳田  來浼府君爲其尊人作崇祀鄉賢  
錄序觀風較士錄序○王宮詹吳廬急府君之  
難親到吳門泣告撫軍爲府君剖白不得○總  
督于公北溟江撫余公佺廬以會議到淮兩公  
爲府君請解於總河河曰若爲孫某理直當自  
拜疏請滿審耳余曰寃事固難陷人也河曰地  
獄中刀山劒樹某自當之必不涉公也余公爲  
之頓足捶胸京口張年伯公選 諱 九徵語人如



此○四月朱公喬三覆審朱語

弓安

日前審已

白更有何審耶

弓安

日前審口供盡改奈何朱

公曰少不得有水落石出時也改供者天地鬼

神鑒誅之仍命親筆立供○五月臬司復改供

上撫院解審無貲斧王宮詹昊廬又出自金貸

之○撫院親審張伯淳爲辯甚力且曰小人代

孫紳辯冤將來必死於河院之手但小人一身

死而無怨若壞良心鬼神必誅全家小人五子

寧可死小人一身不肯死小人全家五子也周  
又曾又爲辯甚力撫語周云汝就將水說了點  
着燈也沒用了○又六月撫疏上下法司核議

初八日

弓和

向刑曹蕭寃不准○黃門許公力

臣

諱

承宣於家信郵書至知撫疏已寃擬上聞

矣府君聞之歎曰余從前以天理王法爲有據  
而今知其誤矣語姪辰垣緯列曰我自患難以  
來汝不避艱險往來奔馳欲白我寃任事勇猛

臨事敏捷我不但因我事感汝且於汝有厚望  
 焉宜多讀書以成有用之才也○府君從蘇至  
 揚寓準提樓語吳萬子姊夫李翼子令為愚兄  
 弟析著李受府君遺命甚悉○七月寃案成奉  
 咨下府君於揚州府獄弓安 奔赴撫軍號哭投  
 呈請以身代撫軍見弓安 叩頭流血亦為慘動  
弓安 請代題不准請批語以便赴北蓋叩 闕無  
 督撫批語不得上聞也撫軍此准存案○八月

十四日 弓安 到揚原擬見府君後卽北去不意

府君已感痢疾十餘日矣延江都史農長醫不

效延高郵葛允宜醫葛胗脈出語 弓安 曰病似

可治脈已不可治脈病不合其難救乎爲之泣

下 弓安 惶懼奔京口延醫蔡伯齡蔡不肯行 弓

安 號於府尊高公 諱 龍光蓋高爲府君門人楊

諱 逢泰之門下士也高以東代招復延靳

醫不效府君遂堅持不肯服藥謂數已至此服

藥何爲任

弓安

等號呼叩頭府君不恤也彼時

府掾陳恭許以重賂可借發州出獄府君知之

呼

弓安

婦潘氏語之曰大兒甚癡無罪而死於

獄自古有之何足以辱我今貧至此乃欲以無

益之費填虎胥之腹何爲乎聞汝爲我刺血書

金剛經祈白我冤汝孝婦也此一事已可傳矣

此九月初三日語也至初五日索筆墨書遺訓

遺訓曰予自六歲授書先大夫至廿五歲見背

凡所朝夕訓誡之辭未嘗忘却一字成童入塾  
卽以隨處體認天理六字令佩之十二歲入泮  
有所感觸爲解維桑與梓之詩謂桑梓本原之  
處孝弟之所推也親親仁民愛物皆由此推致  
古人立朝名節有假立底居鄉道德假不得故  
也二十歲訓以凡事須留餘地汝才應可觀否  
則不足觀矣又憶十四五歲令讀通鑑訓以論  
世知人之學先辨君子小人不過義利二字利

上輕一分心術正一分人品高一分矣予蓋終身奉之不敢隕越今日之事總是先人遺訓亦非不留餘地使然所謂時窮勢極亢龍有悔數之爲也此中原自泰然從不爲動今撫軍雖受制枉我未嘗不知我冤我亦可以含笑長往矣

感撫軍孫紳豈愛錢人耶之語

獨是汝等平昔未嘗不以先人

之訓訓之也而以求進躁心重於制藝通鑑都未講貫此予之憾事弓安性頗善不肯戾於鄉

黨於財亦疎其長也而氣質浮識力短惟其浮所以短當以深沉藥之深沉則識定而膽亦壯矣非學問不能詣也宜速取通鑑設身處地知古人之用力而後能有進汝資稟尚可有爲曾有兆驗應還有科名但切不可做外官終身識之弓和沉潛醇正天良越人只是一个懶字必致有悞見汝於通鑑似有繙閱然未必體認若體認必不疎懶矣又見汝凡事處於恬退恐於



綱常名教之大所必當爭者亦只以恬退處之  
便不成人矣慎之慎之弓聖天性孝友勇於就  
義然氣質尚粗入理未深涵養二字宜時在意  
凡遇一事先有涵養二字在胸中則自不徑直  
再思而行無過舉矣易曰終則有始天行也天  
行健必統終始所以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  
成卽時中也陰符曰動其時萬化安通鑑一書  
可以觀時變也專孫性坦直資筆斂讀書取科

名所優爲涉世則在淺淺一路亦須以通鑑一  
一細爲講貫可長識力漢孫英敏子所深望不  
止讀書取青紫也繼志述事唯其能予字以窾  
人便知所以補其不足而義利二字早已爲之  
晰說似知奉教然讀書尚有恃其聰明以爲一  
切無難此是其病古人云大禹惜寸陰吾人常  
惜分陰時乎時乎不再來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學問之事已精而益其精須立志勤篤務求深

造自得能自信於心可也曇孫弁孫靚孫各各  
體此意而教之○書夢占詩詩曰世事橫肩二  
十年浩然無往亦超然水中漉影千潭月火裏  
翻身十丈蓮一念度人忘自度三生緣覺息他  
緣虛空粉碎光明盡萬里無雲萬里天○題獄  
舍詩詩曰曾說囹圄是福堂誶誶異類也同行  
熱來葵吐傾心赤寒到梅開徹骨香善不可爲  
人絕種天如難諶日消光求仁得我應無悔任

訝纓冠惑鬪鄉○孤筇七尺倚芙蓉狹路逢人  
爲剖封正氣千秋青史案春風一偈白拈宗叢  
神載鬼龍蛇窟方丈園扉烏兔蹤塞上之翁爭  
得失冰山冷落雨花濃○夜臥引左手書寄湖

南撫軍韓公心康

諱

世琦詩詩曰從來

聖主得賢臣大節嶙嶙始可親誰識當年魚水合  
却緣武帝閉關人○北山移文不可讀惟我寒  
歲三人獨

追憶苗公  
大生也

患難餘生萬可憐莫比繚

袍眼前熟袍字一點筆燥未註墨復迴筆補點  
書畢指却緣武帝閉關人之句語弓安曰汝未  
悉此事呈韓公自知之弓安請曰是大人偕韓

公在銓署時講光武帝出獵夜還上東門邳惲  
拒關不納明日詔惲受上賞故事乎府君首肯  
曰然蓋府君歷任銓曹與韓公心康苗公大生  
同官相善公餘韓公手不釋卷其日講光武帝  
出獵故事府君贊歎是君是臣俱傳千古矣韓

公識之迨府君

子告歸林下後有侍衛至銓部傳

上意授某人官韓曰未見

旨不可以是忤

上意

章皇帝詔面責韓遂寢其事後江南撫軍缺部開  
應署之員進呈韓公名以次在後

章皇帝指韓公名曰是前不肯署某官人耶遂

命撫江南韓公赴任舟過高郵晤府君曰當日不肯署某官時意中有邳惲故事也迺以是竟受上知府君舉手加額曰公爲名臣欣逢

聖主

今君今臣漢事不足道矣故詩中述及之○初六日早復碩揆和尚札札曰遠教字字金鑑今世止倚碩老惟願作千萬億大樹觀來生或可把鋤左右也不能多及○致微旨和尚札札曰昨

家人衣服具事在頃刻未請老和尚既而悔之  
以爲皈依久佛母翻身全賴弘力○八伯父儷  
屏公三叔父楚巖公大叔父迪聲公來獄省視  
府君府君舉手曰行將別矣無罪死於獄古有  
其人今日之事不足爲我辱也○初七日午刻  
呼弓安具筆墨書語句云以不生生焉能生人  
以不死生焉能死我於意云何無餘滅度書畢  
索水浣浴者三端坐移時而逝○三叔父訃聞



於郡守崔公崔公憐府君死非其罪聽弓安以

禮歛府君時貧不能歛秦中戚友雷含輝諱珪

貸金三百七十兩貨杉枋舁至獄中是日棺成

○初八日小歛親友之在郡者奔哭甚哀訃至

郵道路人無不揮涕有乞兒於市中號淘大哭

碎其瓦器人問之曰我孫公也問其名姓曰

姜不棘○訃至省張年伯公選劉年伯覺岸鄧

年伯元昭卞太翁圖南設位哭奠○初九日大

歛從司獄官舍闢一門通醫學官舍初十日依  
紫陽遷柩禮鼓樂彩亭移至天寧寺停喪方丈  
和尚雪悟爲府君設供禮懺三日○十三日州

父母李滋庵

諱

培茂至哭府君哀李爲府君甲

午典試河南門下士也受郡中戚友之弔李年

伯書雲

諱

宗孔來哭府君○廿四日扶櫬回里

至州境三十里外紳士居民哭迎者不絕於路  
城幾爲空里遞中男婦扶老携幼持香哭悲痛

之聲聞於數里○廿六日停喪於北門外先姨  
夫夏公元錫屋中姨兄夏素臣夏從先兄弟哀  
而允不孝之請也開喪受弔時每日有百里外  
之老者幼者持香楮來弔瞻府君之像撫府君  
之棺拜無不哭哭無不哀○台州八十六里八  
百六十甲里民爲萬民哭奠之詞來哭府君曰  
世之稱鄉先達者品類不一其賢而有行誼者  
閉門却掃潔清自治斯足尚已至於鄉黨之利

害民生之休戚孰有過而問之者乎惟道德厚者以利濟天下之才卷懷而歸垂情鄉里視同里之疾苦不啻痲痺一體焉則其人之存歿遂關乎兆姓之安危而途嗟巷哭罷社輟春自有不能恣置者若吾郵之虞橋孫公以真儒之學問具名臣之經濟殆近今之罕覯者歟公天挺忠孝願力弘深以總角入膠庠弱冠充鄉試於國朝定鼎之初應運而起成名進士筮仕中書歷

任銓部考功郎中嘗位於朝尊顯矣其摘華薇  
省視草天曹甄別流品弘獎士類功烈顯奕著  
聞朝野自有木天椽筆爲之闡揚非吾輩所能  
縷述顧在鄉言鄉今止纂述其前後恩德所以  
覆被乎郵人者公自釋褐後值郵境大浸稽天  
民苦昏墊公爲請於當道得粟萬石以賑濟翳  
桑之餓者多所全活庚辛之際大兵絡繹南征  
車需草豆襍辦幾十倍於正供民不勝擾公爲

清外郡之優免塞奸胥之弊竇均解隨乎正欵  
正色攻爲折色規畫詳盡立爲一定之章程至  
今猶守之不易嗣後職守羈遊宦京華者十載  
地方舉動苟有不便於民者輒東寄當事爲之  
釐正推公之意雖在數千里外未嘗一刻而忘  
邇人也迨恭膺

特簡分巡冀州之命下公念太宜人年高抗疏陳  
情乞請終養白是嘯傲烟霞優遊林下者二十

餘載乃公布衣蔬食潛修淨土若不知有官者  
口與里之三老咨詢利弊務期有裨於民者次  
第而舉行之易保長爲間架而廂坊之民賴以  
保其室家定里甲爲均徭而鄉村之人乃得安  
其耕鑿奸胥朋謀訛法累民償已給之俸工公  
一聞之撫軍而城狐社鼠見睨日消賈客構蠹  
病里索民賠浮橋之木價公再鳴之藩司而詭  
計陰謀頰首懾服以至不經之浮費額外之私

加畏公威德其潛消而默化者不知凡幾寧待  
疾風震雨而後知夏屋之爲帡幪哉蓋公自爲  
諸生時後樂先憂卽有天下已任之志重以尊  
甫鄉賢公邃於理學接濂洛之薪傳家學淵源  
師承有自啟禎之季驛遞旁午馬戶與里民爭  
差有左袒於馬戶者我鄉賢公有慨於中進公  
而屬之曰昔石慶尊爲漢相不敢乘車以入里  
門詩稱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汝識之幸博一第



當保護此一鄉人矣故公每事不怠桑梓承先志也是以晚等八十六里叨公之蔭庇者凡三十餘載今已矣自茲以往將復何所倚賴哉重九前二日聞公訃報里中咨嗟涕洟遠近哀悼如出一聲及旅櫬回鄱之日紳衿士庶以逮牧豎樵夫咸奔走南郊數十里外空城以迓之無有異者則其生平之所施暨概可知已古之所謂鄉先生歿而可祭於社者非公將誰屬哉典

型在望風流不泯明禋俎豆陪祀官庠良有待也乃不揣謏陋次其大畧以誌不■有覽之者應與叔子覲山之碑同其墮淚矣○其縉紳通庠鄉耆率二十四鋪居民親友奠章皆不敢悉載○以寬歛內官逋銀一千三百餘兩變產完官貧不能葬停喪四年至

二十六年丁卯

十月廿五日舉府君殯是日紳士親友鄉耆居

民各各設奠道旁揮涕而送城內外爲之罷市  
鄉村居民持香楮米蔬哭奠送至二十里外方  
止詞林汪公舟次諱楫來郵爲府君黠主見而

歎曰孫公之德及人遠矣○廿八日泊舟揚城  
之北來寺郡縉紳庠友齊集公祭祭文曰嗚呼  
公之器量可以函蓋乎天下而天下不能容公  
之一身公之德業可以利濟乎當世而當世不  
盡知公之爲人盛年成進士而致君澤民之學

未竟中歲在銓曹而澄敘官方之志未伸惟嚴  
翼以自持曾嘖笑之不假故不合者恒多而合  
者恒寡旣解組而歸來侶麋鹿而在野侃侃然  
惟知急桑梓之利病何暇慮乎側目中傷之愴  
壬凡公之所爲皆衆人之所不爲而不以難易  
變其胸襟凡公之所遭皆衆人之所難處而不  
以成敗二其初心所利鄉先生歿而可祭於社  
者庶幾有合於古而無媿於今公有哲嗣克承

家學方負盛名比於管樂令緒有紹休光如昨  
有餽在俎有酒盈樽臨風致奠靈爽如存尙饗  
○十一月初一日葬府君於江都縣七里店之  
北原

按世系傳自新安世居秦郵仕宋以龍圖聞世  
亂子孫徙江南蘇州府至惟善公復家高郵沛  
城東邨今以惟善公爲遷世始祖焉自惟善公  
傳慶本至文景公以及高高祖諱堂喜施予城  
以西咸賴周瞻人號曰西城西城公生高祖守  
齋公諱樂守齋公生曾祖午泉公諱滋午泉公  
生祖考泰階公諱兆祥泰階公生府君府君諱  
宗彝字孝則號虞橋誌先王父母墓地也別號

厝休居士著有三才易宗八卷曆數四卷致中

堂文集十卷詩集四卷禪喜集二卷生子三人

長卽

弓安

先妣王宜人出娶潘氏甲午科舉人

常熟縣教諭前乙亥科拔貢生應選知縣潘公

大也

諱

取臨女

弓和

王庶母出娶沈氏丙子科

舉人廣平府知府沈公石友

諱

奕琛女

弓聖

汪

庶母出娶黃氏巳丑科進士西寧道副使黃公

蘭巖

諱

宣泰女女八人一適歲貢生陳公武公

諱 鏞子國學生 名灝 一適文學夏公衡可 諱宗

尹子邑庠生 名禹敘 一適文學李公爾調 諱鼎

子邑庠生 名燕孫 一適廣平府知府沈公石友

諱奕琛子現任工部員外郎 名弼 一字西寧道

副使黃公蘭巖 諱宣泰子國學生 名之垣 早逝

一適丁亥科進士翰林院簡討鄧公元昭 諱旭

子候補內閣中書 名煒 一適丁亥科進士

縣知縣徐公兼善 諱我達子邑庠生 名燮 一適



國學生黃公介石諱圖泰子名之衛孫男五人

莠孫邑增生娶李氏乙酉科舉人唐縣知縣李

公康侯諱時晉女辛丑進士原任監察御史李

公吉爻諱時謙嫡姪女漢孫邑廩生娶陳氏庚

戌科進士現任浙江昌化縣知縣陳公仲宣諱

瑄女曩孫邑附生娶張氏文學張君象星女弁

孫附生聘癸酉科經魁江都吳公元讓諱德修

女俱弓安出觀孫聘文學徐君夔諱熒女弓

生葉尹一字文學車君赤文諱奭子車璿早逝

一適戊戌科進士吳縣知縣桑君辰生諱敘子

國學生桑應張一適興化文學李君凱士諱栻

子炳晟一字文學李君翼子諱燕孫子李于宣

俱弓安出一弓和出一弓聖出一嗣甥孫女適

丁酉科舉人六安州教諭史君壽平諱奭子國

學生史克欽一嗣姪孫女字劉君治甫諱國隆

子劉起孝俱嗣弓安會孫人祖錫勇孫由馨

錫胥錫濩孫出

曾孫女六人

不孝  
弓安  
謹述

同里同盟八十七老人尤運昌頓首填諱

吏部年譜高高祖臥薪孝廉謨時值吏部患難後  
家業一空行乞楚省歸而成此愛日堂集王父體  
齋解元叔祖魯川文學醜宗人授徒脩金十分之  
一作刊資數年迺就板藏郡城準提寺己亥冬

科

搗兩兒應試來寺中檢年譜板闕十頁愛日堂集  
板闕二頁惶懸無已載回安宜舉家食粥茹淡積  
錢數千付梓人穆如心補刻工竣畧志數言告我  
子孫俾知前人艱苦之狀或能保守勿墜云道光

第

庚子夏四月裔孫

應利

謹識

吏部考功司郎中孫公墓誌銘

順治十五年孫公罷其吏部郎中之任歸而養母於家布衣蔬食居林下閱二十三年因愍州人之墊溺上狀有司詞連夫役之苦忤治河使者以致奸利小人乘隙造作飛條遂據以入告下所司致公於理案勘連年不惟其平亭所閱之實主張誣覆將曲殺公會公得利下疾卒於獄或曰公死於獄爲辱夫獄國之獄也彼且以獄爲辱公乎公則以國之獄寄史魚之直至今巖巖然王尊魂魄立金隄水上也於公則何有乎陸燦交公父子間幾

六十年。今老而後死。抵命奮筆。書公江湖廊廟。爲國憂民。精忠至計。藉文字傳人間。懦夫小儒。謂公不引閒局外。据孟子閉戶之文。又謂公爲善近名。違莊子養生之主。此皆未足窺公。總提一生學問。經濟之萬一者也。至邪足。碁正德不勝妖。則天爲之。而豈人也哉。嗚呼。初公乃祖乃父。皆有世德在其州人之口。公赴善如嗜慾性也。亦家教然矣。旣起家進士。與州之父老約。凡除民所疾苦。請先州紳士言之。或不得請於州牧郡伯。則請之司道督撫。其後督撫司道之賢者。皆向慕公。州牧郡伯。往往因

公之力。以得請於司道督撫。故德之例及於人者。東南蒙公力焉。而本州尤其切膚之効也。先順治五年請除優免之害。高郵通田賦近五萬。其應差者半免。差一惟其勢力。公首請於當事。吏胥大族。槩不得優免。紳衿僅免一身。請託不行。詭寄無所。於是優免之害遂除。六年請除馬差之害。本州驛馬有額。設之官銀。而馬戶胥役。壓詐里民。加貼計至萬餘兩。民不堪命。公揭告題請。改民養為官養。於是馬差之害遂除。十三年請免房差之害。地當衝繁。供應派之民房輪當。名保長。紳衿胥吏。借名



影苦而窮民孤露一室。日費百金。其後至獻房於  
豪以逃。公請裁浮費若干項。總計城市之屋三等  
曰間架。即紳衿止免其棲止。餘悉輸間架之錢於  
官。官給吏代民應差。於是房差之害遂除。十八年  
請免田差之害。富室田廣糧多。充一甲應差之首。  
貧家糧少者亦然。且田畝踰鄉越村。豪強每以零  
星之差累庶民。而庶民則分應不勝其煩。公請以  
每戶田糧編彙一處。每甲錢糧以四十餘兩為編  
額。則甲均而差亦均矣。是時本州尤病現催之害。  
每里差頭曰現催。豪猾之人當現催。借端科派。以

交官吏而容其奸貧弱之人當現催人止按數而  
輸納已則罄田房無所逃其命公請核算民間之  
差若干項每兩糧銀出若干差銀輸於官官給吏  
代民應差於是現催之害遂除是時本州又病丁  
差之害州有田差有丁差有田之家曰里長有丁  
而無田者曰甲首甲首如里長附庸轄制如廝役  
甲首終歲之傭不足填里長一月之壑公請差從  
田起而人丁免焉曰非征租獨廢庸之征蓋已納  
每丁官銀矣於是丁差之害遂除凡如上所除之  
害至今繫為令公所請除民之害者除平民之害

然亦除奸民之利故至

今上三年

有里胥謀廢均差者。鄉紳亦以其時請於公。謂例應免差。公拱手曰。鄉紳不與里民一體。應差則民差之苦。鄉紳不得而知矣。且我輩能保世為鄉紳乎。今日之鄉紳免差。以累里民。則異日之里民有為鄉紳者。又免差以累鄉紳之後人矣。天道好還。非計也。明年有里猾秦苞者。訟州佐漕費一案。遂及均差事。上通政司。下督察審。有嗾苞撼公者。明年督臬理刑。反覆駁訊。以苞罪罪苞。公請曰。赦前事也。釋之。蓋公以誠心待物。以公心應物。以

廣大心。包荒含容。物如此。其後十五年為

今上二十年。而河工之難作。河工者。因河而有工。因工

而有每工所給之金錢。河一日不治。則工一日不

完。工一日不完。則一日所給之工銀。踐更乾沒。故

河工以工完為效。雖然。繇九年不治。禹元圭告成

此。各有其所以治與不治之故。使者狃於河之不

治。而有工而未嘗精求其所以治之之故。糜費金

錢。斬艾民命。徒然。漢帝作瓠子之歌。六塔太史公唱無仲昌

之貶。不亦可哀也哉。先

今上元年。公具呈總河朱之錫云。周橋與高堰為一帶

之堤乃淮泗之障也。成語云：東去只宜開海口，西來切莫放周橋。今海口久塞，而周橋擅開，則淮從中潰，力不刷黃，勢必清口淤墊，運道阻塞，而高寶之湖勢不受水漕，堤必且常決。并作治河全議以上七年。

上遣戶部郎穆成格勘災到州，公具言民災狀與淮水不入河流之故。十年，總河王光裕問治水之策，公又具言其故，且教以開清口刷黃沙之車式。其論不可得聞，要其著於文集州誌者，畧曰：治水必治下流，是大禹之故。智治河必先治淮，乃古人之成

法。水性有強弱。緩急。地勢有高下。紆直。古人之成法。有本末。精粗。紙上之陳言。有不可不用者。賈讓上中下之三策。有必不可不用者。潘司空聚淮敵河之說也。今之治水。用鯨智。不用禹智。黃河屢決。桃宿之地。清口淤阻。故也。清口淤阻。周橋不閉。故也。又曰。渾河沙重。所向必淤。專借淮水合流。以刷其沙。全淮以敵河。尚恐強弱不抵。况分淮而東注乎。淮不能刷沙。而河流不迅。清口必淤。上流必潰。今之五險工。工不險矣。沙壅故也。今之清口不清。淮弱故也。又論周橋曰。人知周橋不可輕開。尚不

知必不可開也。周橋建於明萬曆中年。因時雨暴  
浸泗陵。一暫開耳。故前賢潘總河黃南河爭之甚  
力我

朝順治十年。大旱。暫開半月。以濟漕。壬寅年。周橋奸  
人營開放船。遂至大水衝決。當事反執宜開之說。  
不過曰高堰防決也。不思二十年前。周橋不開。高  
堰曾決否。又萬曆未建周橋以前。高堰曾決否。高  
堰高於周橋二尺。周橋又高翟壩二尺。高堰水滿。  
早已漫周橋。翟壩而入湖矣。何待開閘。蓋平時常  
開。則晝夜不舍。湖水大漲。潰堤而沒田矣。其親歷

考核辨駁詳確如此。至論治河之工曰：會計不過百萬三歲可以成功。舊制歲修有額，何嘗不足於用。從來用民力冒銷，到工不過毫髮。廉吏但求古人之成法，循其故而治之，則清口可使之清，險工可使之險，堤可使之成，其堤閘可使之成，其閘其論似竒而至平，其策甚簡而實要，惜未采而用之。然皆治河者所不樂聞也。十九年六月，高堰掘開，西水直灌高寶湖，州之田廬盡沒，城垣水浸數版。公遣子弓安衝水奔告州牧，州牧白登明癱痿，卧署為家人，劉文學所蔽而不知。及晤弓安，痛笞之。



劉奴遂銜公父子刺骨。是時城內死於溺者已數十人矣。淮揚道差吏勾提河夫搶築北堤。死於覆舟者又數十人矣。白州牧詳請罷斥。公率里民請留賢牧。具呈申訴水災。語連夫役事。因忤某者。一公又上書撫軍慕天顏。請發銀覓舟濟渡。擇地結茅以救城中未死之人。城以西凡造廬五百七十餘間。督院阿席熙至河干。邀公晤談。稱賢紳者。再於是率藩司府州又共造廬千百間。活災民共幾千萬口。分立匾額。顏曰安插被水災民所。此又忤某者。二。明年正月。總漕帥顏保過州相訪。以易學

詢公與語久之抵署丙寅出示曰河夫一項奉  
旨現給工銀每日四分今止給數釐反追曠工以致  
百姓賣男鬻女生離死別本部院遙聞髮指等語  
疑公之嘆之也遂忤某者三矣怒不移晷辛未出  
示指名曰劣紳孫宗燠播散流言吠影吠聲云云  
以府辜嫁禍淮揚萬萬人眼哭口詈手咲皆不暇  
顧矣李有功者揚河營守備駐劄高郵受某命掘  
高郵之堤爲滾水壩者也劣生張拱辰爲其幕客  
適以縱妻弑母事發有功曰無如訐孫紳足以逃  
死某遂飭知學道格學案不行先以拱辰訟公父

子入告俾爲欽件之主。據所列駐款一曰搶築天銀也。搶築水關州牧借公親督之。所需物料官給銀與鄉約顧簡而拱辰誣公爲經手人也。一曰溢解銀也。奉

旨設法賑濟州牧集紳衿里民共議詳請溢解之一千兩充賑費。藩司給付里民朱永思買米若干石。當官給飢民尚餘五百兩零貯米市。永思料理未竣而拱辰遂以誣公父子領用也。一曰未給夫銀也。白州牧未給之夫銀扣除民欠。里民劉天生朱玉海等已經銷算具領。及白州牧死家奴劉文學。

即曩之銜公父子者。今又受拱辰賄而誣告曰。有八百一十九兩。交弓安袖出也。於是下公父子於獄。就勘問。七月。知府崔華審州之里民水陸至者千百人。望見公出獄。號呼跪拜不能止。已而炷香號哭於府門之內。香烟高數尺。手瓦石擊拱辰。款証叫寃聲徹堂上。死不肯寃。孫紳以逆天。太守據供解赴江寧。按察司金鎮再發江寧。知府陳龍巖。陳素廉吏。且有剛直名。因抗言曰。寧可得罪於河院。不可得罪於清議。拱辰恐。適告某某。遂飭知按察司奪江寧府審。而鎮親審之。坐公於案前。夾訊。

鄉約顧簡審搶築夫銀夾訊朱永思審溢解銀夾  
訊劉天生審未給夫銀被夾者爭呼公救民賢紳  
不可寬爭先求夾以未夾爲恥次日復傳滄州府  
獨審未給夫銀一款夾訊朱玉海死而復甦大呼  
勿改我口供一字司亦無如之何明年四月再提  
白州牧子浩弓安請同夾訊白浩俛首無辭因出  
勘語昭雪解赴新撫軍余國柱又批江寧府會陳  
公病卒署印同知朱雯如實勘親筆供入卷牘方  
上先獄之起也州民哭罷市州學諸生撞鐘播鼓  
爲文告文廟守備李有功報聞河院檄問姓名學

官曰文武二生全冊在拱辰籍其異已者數人有功据以上至是聞誣案盡露無實驗某親審哭廟諸生指公獄中詩為詛咒又袖中忽出一紙曰此碑文是孫家父子所做諸生昂首問此文何人送來便知是何人所做遂夾訊諸生三人死不妄供也於是碑文妖言一網打盡之計又不行復賄囑按察司一夜改口供解撫撫牌駁云據孫弓安訴該司與江寧府詳報口供悉係張拱辰與經承商同捏造仍下司候訊又明年提到白州牧管糧人張伯淳供是知州未給里民夫銀因里民欠州代

解一項官民抵兌與孫紳何干五月撫又親審伯  
淳辨冤如前撫亦爲之太息及與督院于成龍會  
議河工事向某曰孫某一案事皆不實奈何某怒  
形於色直言不殺不休撫婉諷曰知其冤而強坐  
之冥譴何逃某謂刀山劍樹已所甘心不累及君  
也于督從旁艱然向撫曰尸之餘息耳某不之解  
於是撫軍竟用按察司改詞奏坐公侵用官銀一  
千三百餘兩天下冤之七月復下公揚州府獄八  
月感利下疾弓安禱走延醫治不效公亦搖手勿  
復進藥坦然如無事人九月癸酉索筆書遺訓一

篇具敘其入塾鄉賢公以隨處體認天理六字鑄  
爲印令佩之十二歲補諸生爲解維桑與梓之詩  
謂桑梓本原之地仁民愛物皆由此推古人立朝  
名節有假立者居鄉道德則假不得故也又讀書  
先讀通鑑論世知人不過先辨君子小人與義利  
二字其次論別諸子及諸孫質地當如何爲學明  
印作詩獄舍中有善不可爲人絕種天知難諗日  
銷光求仁得我應無悔任訝纓冠惑鬪鄉等句乙  
亥午刻作扎致舊交某撫軍繼之以詩書畢索湯  
浴者三端坐移時而逝是爲康熙二十二年九月



七日也。太守崔華傷公死非其所命，弓安以禮歛。  
 丙子，訃至州。道路人號咷大哭。孫公為吾輩合州  
 百姓死耳。罷市如前。壬辰，弓安兄弟扶櫬回州境。  
 三十里外，紳士居民哭而迎者不絕。城幾為之空。  
 至鄉村，男婦扶老攜稚，持香哭聲聞數里。甲午，停  
 喪北門外合州八十六里。八百六十甲里民大抵  
 河。夫之剝骨飢蓬之遺骸相聚為萬民哭奠之詞。  
撮。敘。如。畫。讀。者。亦。滑。然。矣。  
 來哭公，剝肝為紙，瀝血團辭，不知百萬人。推誰主  
 筆。賈生所謂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昔端木  
 子美夫子曰：其生也榮，其死也哀。觀於此，州人送

公之喪蓋哀榮具矣。彼辱公者不轉所以榮公也。哉。獨惜公所論治河會計不過百萬。今幾百萬矣。三年可以成功。距今又幾三年矣。上無以紓

聖主

之宵旰。下無以拯吾人於沸鬱。勞臣義士齋志長

往。儉人得氣不許插齒。牙樹頤頰於其間。土崩魚

爛。蝸蟾沸羹其可哀也。公諱宗彛。字孝則。號虞橋。

其先故新安之裔。世居高郵。則自惟善公為別子。

高祖諱堂。善施子。人號西城。城以西人德之。曾祖

諱樂祖。諱滋。是為午泉公也。午泉生鄉賢公諱兆

祥。少業儒。既補諸生。益以德行聞於州。州人以為

烈陳實之徒也。前公一年貢上京。先萬曆四十年舉壬子大比。鄉賢公冠其軍。將赴鄉試。行有日。夜夢祖塋生香草。伯氏鳳村公夢塋上進賢冠。朱其頂者。自天墮下。相駭語秘。卒驗。母姚氏以六月十三日生公。其卒也。年七十二歲。妻王氏。子弓安。原中丁酉科江南舉人。王氏出弓和弓聖側。出孫專孫。濩孫。曇孫。弁孫。靚孫。諸子孫皆廩。增名諸生。並嫁娶名族。詳公年譜。行狀。公由崇禎八年拔貢生。應順治三年再行鄉試。中式江南第六名。明年丁亥科。中呂宮榜。下進士。六年。除授內府中書科。

中書舍人掌科事。七年。頒詔。徽寧池太四府。明年。分考順天鄉試。易二房。是年遇。

覃恩。鄉賢公暨姚太孺人。王孺人。受。

勅封十年。擢吏部考功主事。明年。轉驗封員外郎。旋以文選員外郎充河南典試正主考。十二年。假歸。籍為母稱七十觴。十四年。再遇。

覃恩。鄉賢公暨姚太宜人。王宜人。並膺。

誥命。轉稽勲郎中。旋補考功郎中。明年。外陞薊州分。巡道副使。隨以疾。

予告歸里。距二十五載而卒。公居官竭忠盡職。其梗

以下依類敘事跡

直要爲時所忌。在中書請明職業疏。以立衙署。又請歸職掌疏。專司誥勅。又請遣官催辦誥勅疏。凡三上。在吏部歷任四司主政員外郎中。苞苴干牘。無一跡。故事。內外職官請誥勅者。必向封司取照。驗以例饋遺。公謝曰。此朝廷霑恩。何庸私覲。概却不受。其別司意所賄屬。見公輒不敢啟口。而退時。吳剛思以城工授推官。婁出類以城工授知縣。公在選司。力持不可。堂官劉正宗垣中。宋牧民皆以不得請怒。遂以索詐中公。公以遵例陳言。先上疏曰。以財求官者。必以官求財。判千金而博百里之

上直

封疆可乎。同日下部面質冢宰議各罰俸一年。公免之。獨坐牧民。其分考主考所得士皆為國額。俊洗手奉職無毫髮之類。在中州榜既放。設鼓轅門。謁座主者擊以進。不許吏役取寒士一錢。丁酉之役。公之弟家臣奉母兄在長安。試得售而弓安亦舉於南側。目公者假手陞轉之例。出公於外。余與公交。則自同舉拔貢時。明年公廷對回至新城。聞鄉賢公之訃。倉卒不暇擇舟行。舟人輒私語。後見公嘔血號哭狀。因共嘆為孝子。行至某所。置酒食。勞公告以不忍害孝子。我等從此逝。公心知其

大盜顧哭謝之。徒步十餘里，廼得改舟達於南。十二年春，公挈其弟宋臣讀書舊京雞鳴寺，而余與潘學博取臨。顧大令其言，孫推官永祚皆來會。此五人拔萃科同年也。而公與取臨、陸燦又同壬子年生。尤暱。其六月，公歸高郵，葬鄉賢公。吾輩作序送之。余主其筆，公讀余文泣而行。襄事畢，則又挈其弟泣以來。謂先公已往，雖旦晚一第奉老母歡，止寫慈侍下。言已，又泣。公旣以弓安聘學博之女，而要余主其塾。傅弓安兄弟，余見公之專奉太宜，人其語念動靜，蓋未嘗一刻離太宜人左右。其赴

文選之召。牽太宜人裾不肯行。太宜人叱之登舟。既登舟又上。抱太宜人哭曰。兒罷此宮。敝屣耳。不忍別膝。下一步決矣。太宜人亦爲之感動。遂母子偕行。道路觀者皆歎息。謂真孝子。太宜人卒。公排纂年譜。手疏其內行。遣弓安詣余金陵曰。吾之爲是也。血淚墨汁俱下。手戰魂悸。不能復措筆作一字。請於汝師爲行狀。周元亮侍郎吾知己故人也。可以銘。踰年葬太宜人於虞家橋。合鄉賢公之兆。既塋將封。公幾以身殉。撫穴叫號呼天。兒孫爭抱持之。彙葬者千餘人。無不揮涕掩袂。晚以虞橋自



號識不忘親也。此皆余所親見。聞公之孝於其父。母然也。公與人無妄交。其在仕路。吾不詳。二百里外。聘學博女爲婦。前後以千金請余爲諸子師。故貧賤所交遊。白首過從。患難相調。賙無間言。其於家庭骨肉之際。如撫恤。次第宗傳之後。如季弟。孝廉之成立。宜人王氏。婉婉有婦德。孝於舅姑。太宜人待子婦嚴。衣食百須。不許婢使。每侍立。終日深夜。無跛倚。公旣鄉舉。宜人病卒。公謂宜人十九年糟糠。庶有以報。遂舍六歲兒去。耶誓不更娶。爲永訣。衣帶之言。卒終身不移也。至教其諸子。一一本。

鄉賢公之家教。具見遺訓中語。當難之始作。弓安  
弓聖詣獄。弓和赴闕。奔南竄北上。告下訴。擣椒舂  
櫛。萬死一生。弓安妻潘氏。儼居獄旁。朝夕進蔬膳。  
刺血寫金經。冀白翁寃。次孫濩孫年甫十三四。每  
遇庭鞠。伏地攤紙書兩造供詞。效秦廷之哭。其竈  
下媪。厠上兒。人人至今欲報主人之寃。而食讐人  
之肉。豈非公家教天性之淪於肌膚。而入於骨髓  
者哉。嗚呼。其又可哀也已。公旣少受鄉賢公廷教。  
其於儒學身體力行。晚年學易。精研於圖書理數。  
無所不貫通。故其於患難死生之際。灑然自得如

此蓋嘗謂吾輩從儒林立脚而不究極於性命之根柢。此俗學也。從心體立脚而不擴充於經世之作用。此迂儒也。故以天下爲己任。以萬物爲一體。以與人爲善爲其實際。體用同歸。三才兼兩。豈後之學者所得而擬議哉。所著有易宗十二卷。圖說一卷。歷數四卷。愛日堂文集十二卷。詩集四卷。今以二十六年十月朔日。葬公於江都縣七里店之北原。蓋坐寬款。至貧不能葬。非緩也。以余與公之交。旣不克如古者大夫三月葬。同位至之文。又老不復能出疆。姑援無車之例。以塞責。庶幾公之屍

視而賞厥罪。特書其墓中之石。以應弓安兄弟之請焉。銘曰

猗甃社湖。有珠沉底。其光燭天。緬彼鮫人。築室其上。夜織作焉。珠可照乘。淚哀吾人。織以相宣。有波斯胡。剖腹藏之。不慎於淵。婉戀孫公。正織珠者。鮫淚所躔。沐日浴月。仁經義緯。輕綃錦纏。登於隋掌。弄印予之。察於璣璿。徐勉風月。山公啟事。廣廈細旃。按劍在旁。無助珠者。罷其內銓。在家憂國。思庇葛藟。仰佐平平。如賈運米。米笑珠饑。伺覆其船。嗟彼夜光。證於魚目。衆不謂然。道長食盡。來日大難。

S  
K82-64  
17(70)

ZN 21181888778267

嘉言金

口燥唇乾。於乎孫公。淤泥不辱。珠潔且圓。采珠之  
論。戲於空中。雲霧爲先。老蚌所貽。珠孫珠子。如九  
曲穿。公何憾哉。買犢還珠。抱珠長眠。江都縣西。七  
里店北。山光墓田。我作銘詞。附采珠論。欲至萬年。

虞山年春姪錢陸燦頓首拜

